

全 传

清 郭小亭 著

济 公

(二)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济公全传

(二)

(清) 郭小亭 著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托义弟英雄离故土	见嫂嫂李平生疑心·····	298
第六十二回	暗访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陈遇盟兄·····	303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马宅谈心	济禅师酒馆治病·····	308
第六十四回	李平为友请济公	马静捉奸毗卢寺·····	313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醉禅师古寺治狐·····	318
第六十六回	卧虎桥淫贼杀和尚	庆丰屯济公救文生·····	323
第六十七回	二班头饥饿寻和尚	两豪杰酒馆求济公·····	328
第六十八回	看字柬寻访赵家楼	见孝妇英雄施恻隐·····	333
第六十九回	钱心胜黑夜偷银两	圣手猿暗探赵家楼·····	338
第七十回	见美丽淫贼邀知己	遇故旧三人同采花·····	343
第七十一回	奉师命趋吉避凶	华云龙镖伤三友·····	348
第七十二回	镇八方赌气找张荣	乾坤鼠毒镖打扬明·····	353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济公惊淫贼	小酒馆班头见圣僧·····	358
第七十四回	施佛法戏耍豪杰	杨雷陈又遇淫贼·····	363
第七十五回	猛汉听言抓黄云	义士见信收陆通·····	368
第七十六回	蓬莱观四英雄谈心	密松林猛豪杰受骗·····	373
第七十七回	德兴店班头见凶僧	蓬莱观济公找淫贼·····	378
第七十八回	丢公文柴杜被捉	说假话圣僧投案·····	383
第七十九回	龙游县日办三案	二龙居耍笑凶徒·····	388
第八十回	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	393
第八十一回	看字柬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	398
第八十二回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403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耍笑捉飞贼·····	408

第八十四回	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禅师·····	413
第八十五回	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 ·····	418
第八十六回	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和尚·····	423
第八十七回	济公斗法金眼佛 云龙二次伤三友 ·····	428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度华云龙 见美色淫贼生邪念·····	433
第八十九回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镖淫贼见公差·····	438
第九十回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故旧 ·····	443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	448
第九十二回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人杀·····	453
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华清风炼剑 铁佛寺济禅师救人·····	458
第九十四回	僧道斗法凌霄观 弟兄送信马家湖 ·····	463
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庄 猛豪杰正气惊妖女·····	467
第九十六回	奉师命投书马家湖 赛专诸见字防贼寇·····	472
第九十七回	杨明助友战群贼 恽飞智捉镇八方 ·····	477
第九十八回	董士元欺心求圣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	482
第九十九回	常山县柴杜拿贼犯 马家湖济公救杨明·····	487
第一百回	济公火烧孟清元 贼道智激灵猿化 ·····	492
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	497
第一百零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	502
第一百零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 ·····	507
第一百零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闹公堂·····	512
第一百零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赵德芳·····	517
第一百零六回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遇救星·····	522
第一百零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人 ·····	527
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设奸谋·····	532
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金翅雕·····	537
第一百一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拿人·····	542

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	547
第一百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	552
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	557
第一百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	562
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	566
第一百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	571
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	576
第一百十八回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	581
第一百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	586
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	591

第六十一回 托义弟英雄离故土 见嫂嫂李平生疑心

话说马静练了一趟双铜，外面有人叫好。马静一看，是一位年高的和尚，面如满月，身穿古铜色的僧衣，拿着一百零八颗念珠。马静一看，吓的惊慌失色，赶紧把双铜扔下，往外就跑，说：“众位我要失陪！”大众说：“马静爷哪去？”李平一看，说：“了不得了，马静的叔父来了。”

书中交代，这位和尚乃是千里独行马元章，由外面游方回到家中，问嫂嫂侄儿马静上哪里，马静之妻何氏说：“被人约出去练把式去了。”马元章一听，勃然大怒，说：“好孩子！我马氏门中在这方住居多年，没人知道我家是做贼的，他恐怕人家不知道，在外面招摇是非，我去找他！”故此来到三皇庙外，有心进去叫他，当着众人多有不便，故此失声一阵冷笑。马静一看，连忙出去，到他叔父跟前叩头行礼，马元章立刻转身回家，到了家中说：“马静你自己好不知自爱！咱们马氏在这小月屯居住多年，并无人知道是绿林，你还要在众目所观之处去练把式？”马静一听，说：“叔父你老人家有不知，皆因是有我拜弟李平所约，是给他圆脸。”把上项之事，从头至尾说述一番。那马元章听罢，如梦方醒，说：“我知道了，从今以后不准再和他们去练把式。”马静答应。

叔侄二人吃酒，马元章说：“明日我要访道游方，毗卢寺庙内你两个师弟高庆、周兰，如要是没有日用之费，你给他们些银

钱使用。”马静答应。

次日他叔父马元章游方去了，马静在家中侍奉老娘，见太太病体越发沉重，自己一想，今年手下并没有什么余钱，倘若老太太有一个山长水远怎得办事？又要给毗卢寺庙里送钱，有心出去做一趟买卖，家中又没人照应，左思右想，还是得出去弄点钱要紧，家中可以托付李平给他照应。想罢，这天自己够奔李平酒馆。来到门首，李平一见，赶紧把马静让到后面柜房。马静一看，见李安躺在炕上，咳声不止，马静说：“二弟还没好哪？”李平说：“只见他的病势沉重，请了许多先生也治不好。”马静说：“须得请高明医家，赶紧给他调治。我今天来找你，非为别故，我来求贤弟一件事，我打算要出外，家中老太太也病着，你嫂嫂也无人照应，我出外走后，早晚你没事去照看照看家里。要是没零用钱的时节，你可以给垫办垫办，我回来必如数奉还。”李平说：“你我知己弟兄，何必说还不还。兄长不必嘱咐，小弟必当从命，兄长打算哪天走？”马静说：“我明天就起身。”李平说：“兄长如果是明天走，我后天必到你家去。每天我给你家中老太太送两吊钱零用，要有别的用项，只管叫嫂嫂跟我提，我多了不敢说，三五个月，我可以垫办。”马静说：“甚好，我这就告辞。”

马静回到家中，收拾行李，告诉何氏：“我走后李平兄弟来给送钱，你就留下，我已然托咐好了，如有什么用项，只管跟李平借，我回来再还，大概多者两个月，少者四十天，我就回来。邻居要打听我，就说我取租子去。”何氏娘子点头。次日马静起身走了，不表。

单说李平过了一天，自己一想：“马大哥托付了我，我得去瞧瞧。”把铺子的事，交代伙友照管，自己带上两吊钱，出了酒

馆，一直的向东往前走着。离马静的门首不远，看见马静家里出来一个妇人，李平远远一看，乃是何氏娘子，穿着一身华美的衣裳，浓妆艳抹，心说：“我马大哥在家，家规甚严，平素他家的妇女，大门不出。今日我大哥刚走，她这样打扮出去，恐其中有什么缘故，我何不去问问马老太太，是什么一段缘故。”想罢，李平刚要往前走，只听后面有人叫：“李大爷！”李平回头一瞧，是店中的小伙计。李平说：“什么事？”小伙计说：“铺子有人找你。”李平复又回来，一看是东街冥衣铺掌柜的杨万年。一见李平，杨万年说：“李大爷，我在这里等你半天了，所为当初我赁房时节，是你老人家的中保人，立字为许推不许夺，现在他把房租给别人，硬要拿钱赎房，他赎也可以得，我开铺子，他应得赔偿我损失。不然，我们是一场官司。”李平说：“杨大哥你不用着急，你做你的买卖，我去找房东，跟他说说，凡事都有个情理。”李平立刻去给找房主说合。这件事办完了，天也晚了，李平一想：“明天再到马家去罢。”一夜无话。

次日带上几吊钱，吩咐伙计：“好好照应酒座，我到马爷家里去一趟。”自己来到十字街，抬头一看，见马静家双扉一开，何氏娘子浓妆艳抹又往村东去了。李平紧走几步，要打算赶上何氏问问，见何氏走的甚快，已去远了，李平一想：“我问问老太太，他到底是上哪去？”到马静门首，正要打门，小伙计追来喊嚷：“李大爷，李大爷，可了不得了！你快回去罢！有一个醉鬼，在酒店中和邻酒座打起来，这个拿酒壶把那个脑袋打破了，还不知是死活？地方官人都去了，你快回去瞧瞧罢！”李平无奈，回到酒铺中一看，果然是两个醉鬼，因说闲话打起来，有本地街坊众人帮着解劝。忙乱了半天，劝完了，算没成官司，天也晚了，李

平一想：“今天又不能去了，明天再说罢。”

到了次日起来，把铺子事忙乱完了，天已日中，自己带上几吊钱，出了酒铺。刚到十字街，见何氏已出了东村头，李平一想：“怪呀，我马大哥不在家，他妻子接连三天打扮着出去，怕其中定有情节。”自己一想了不得，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别到他家去了。倘若这妇人见了我，说出不三不四无廉耻的话，我如何能做无礼之事。倘若他老羞变成怒，我马大哥回来她说我调戏她，我马大哥准信，红粉之言，能入英雄之耳。”自己愣了半天，叹了一口气：“可惜我马大哥是一位朋友，叫妻子给染了。”自己一想：“我何不到东村头去等她，看她到什么时候回来？”想罢，自己直奔东村头，一直等到二更以后，并未见何氏回家，李平这才回归酒馆，从此永不到马静家去，自避嫌疑。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就是两个月的光景。马静此次出去，很为得意，正遇见罗相的侄儿，在外面一任太守，剥尽地皮饱载而归，道路上马静得便，偷了些金珠细软，买了许多土产物件，打着骡驼子回家。来到小月屯，把东西卸了，先瞧瞧老太太，见老太太仍是病体沉重。何氏见丈夫回来，赶紧预备茶水点心酒饭，马静问：“娘子，自我走后，李平贤弟给送了多少钱来使用？他共来家几次？”何氏一听，说：“你交的这个朋友甚好，你走后一次未来，也未送钱，我当了几两银子使用。他在咱家酒饭也吃过无数，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马静一听，心中甚是有气。吃完了饭，拣了几样礼物，说：“我给李平送礼去，看他见了我，应该如何说话。”自己出了大门，到西头李平酒馆。

一进去，马静问：“伙计，你们掌柜的可在家么？”伙计说：“现在后面。”马静直奔后面，李平一瞧，赶忙的迎出来。马静本

是大丈夫，面不改色，带笑开言说：“贤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来，都是你爱吃的。”李平说：“兄长一向可好？请里面坐！”把礼物接过去，二人来到屋中落座，坐了半天，李平也没话说，马静说：“贤弟买卖好？”李平说：“快关门了。”马静又问：“二弟可好了？”李平说：“快死了。”说完了话，李平愣了半天说：“马大哥，我有句话，有心不告诉你，耽误你我弟兄的交情，有心告诉你罢，实在难以出口。”马静说：“贤弟有什么话难出口，你告诉我听听？”就见李平不慌不忙，说出一席话来。马静一听，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时回家，又生出一场是非。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暗访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陈遇盟兄

话说李平见了马静无话可说，愣够多时，自己一想：“要不说罢，又耽误了弟兄的交情，要是说罢我又难以开口。”马静说：“你有什么话只管说，不要隐瞒。”李平就把头一天拿了两吊钱送去，碰见嫂嫂浓妆艳抹，穿着华美的衣服，由家中出来，往东而去，正要追过去问，有人找我有紧要事，我就回来。第二天，第三天，怎么在村头等着，从头至尾，述说一遍。马静听了，“哈哈”一声，说：“贤弟，我告诉你，今天我来，原打算跟你画地绝交，我不知有这缘故。既然如是，我也不必多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这一分心，我今日方知非真知己，也不能说这些话。我走了！”站起身来，回到家中，也并不提这段事。过了一两天，告诉何氏：“你好生看家，龙游县有一家财主请我去看家，大约得两月回来。”带上单刀，辞别了老娘，由家中出来，直奔正南。

离小月屯二里有庆丰屯，原是小镇，也有买卖铺户，路南有座万盛客舍，马静进去，店里伙友都认识，大众说：“马爷怎么闲着？”马静说：“给我找一间房，我家中来了几个亲友住不开。”伙计说：“是。”给马静找了一间上房。马静来到屋中，要了酒菜，心中闷闷不乐，正是：

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

喝了几壶酒，叫伙计把残桌撤去，自己躺下就睡了。睡醒了，

又吃了些东西，自己一想：“奸乱情热，互相难拴，奸夫必找淫妇，淫妇必找奸夫，知道我不在家必要往一处凑合。我今晚带上钢刀，到村头去等候，要遇见贱婢，我一刀将他杀死。”自己想罢，直奔小月屯村头。一直等到三更以后，并未见一人，自己到家门口一瞧，双门紧闭，蹑身上房，各处偷听，并没有动作，自己复返回店。到店门口，叫开了门，到了屋中倒头便睡。白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觉，晚上带刀出来，就在小月屯东村头等候。

天有二鼓之时，听东边有男女欢笑之声，及至临近一看，听有人说：“你快走罢，明天就要请你去，请了好几位吉祥婆都不好。”马静一听，是请收生婆的，急忙退身，隐在树后。刚隐在树后，只见由正东来了一人，脚底下甚快，电转星飞，大约有三十多岁，白脸膛，看不甚真。马静见这人一直的奔他的住宅去，来到他的门首，愣了半天，那人意思是要叫门，又害怕不敢叫的意思。马静在暗中瞧着，见这人围着门首来回绕了几个弯，就听这人说：“哎呀！有心叫门，又怕大哥不在家，有心不叫门，黑夜的光景无地可投。”马静一听是熟人，即至临近一看，原来是乾坤盗鼠华云龙。说：“二弟，你从哪里来呀？”华云龙连忙过来行礼，叙离别之情，说：兄长，黑夜因何在此？”马静说：“二弟，我在这里等人，你我家中坐罢！”二人越墙而过，到里边开了东配房门。何氏娘子起来，立刻烹茶伺候。马静同华云龙在屋中落座，问华云龙是从哪里来，华云龙把在临安所做之事，述了一遍，就是没提尼姑庵采花。马静说：“华二弟，你只管放心，在我这里住，没有人会到我这里办案。就有人来，我这里有现成的夹壁墙地窖子。还告诉你，我这里属龙游县管，本地面官人决不能来，没人知道我是绿林人。”华云龙一听，说：“甚好！”谢过马静，两

个人说着话，天光已然大亮。

二人正在净面吃茶，忽听门外人声嘈杂，一阵大乱，吓得华云龙颜色改变。马静说：“你不要害怕，我出去瞧来。”到外面开门一看，门口站定有五六十位都是小月屯本地绅士富户、举监生员，大众一看说：“马大哥在家甚好，我们约你有一件事，此事非马大爷出去不能完全。皆因前街庆丰屯骡马市争税帖，帖主方大成跟姓柳的争税帖，打了官司，现在又要打架了，两头都约了有一二百人，这场架要打成，就得出几十条人命。听说这两家都跟马大爷至厚，我们说合了两天，没说合好，约你老人家出去就可完了。”马静说：“就是罢，我该让众位家里坐，地方可是狭小，多有不便。众位在此少待，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众人说：“是。”马静到里面，拿了两吊钱，一个菜筐，说：“贤弟，人家约我说合事，家中没人买菜，回头贤弟你辛苦辛苦，到前街庆丰屯去买两条活鱼，买两只小鸡，买些干鲜水菜，买回来交给你嫂嫂做。我少时就回来，你我弟兄好吃酒。”华云龙说：“就是罢。”

马静走后，华云龙拿了菜筐出去，买了些菜，正往回走，只见雷鸣、陈亮二人慌忙跑来。一见华云龙，雷鸣、陈亮说：“华二哥，你原来在此！你还不快跑？后面有灵隐寺济公长老前来拿你。”华云龙向二位说：“贤弟，你我由千家口分手，你二人上哪里去了，你们怎么知道济公来拿我？”雷鸣、陈亮把上项之事，如此如此，述了一番。“现在济公领着二班头随后就到，他说小月屯见，大概必是算出你在这里。”华云龙一听这话，心中犹疑，正打算扔下菜筐要跑，只见由那里马静来了。三个过去，给马静行礼，马静说：“不要紧，雷、陈二位贤弟，华二弟，都跟我来。”四个人一同直来到马静家中。

马静把菜拿到里面去，四个人来到东配房，华云龙说：“马大哥，我来到这里尚未给老伯母请安，你带我去见见伯母。”雷鸣、陈亮一听说：“原该如是。”马静说：“老太太有点身体不安，倒不必惊动她老人家，三位贤弟请坐罢。”少时间酒菜得了，四个人吃酒，谈心叙话。马静又细问雷鸣、陈亮济公的根本源流，陈亮从头至尾，又细说一遍。马静一听，哈哈大笑说：“二位贤弟，就凭一个和尚带同两个班头，就要拿你华二哥？就有二百官兵将他围上，也未必拿得了他。再说他在我这里，更没人敢来拿他。他不来便罢，他要来时，我先拿他，将他结果了性命。”雷鸣、陈亮说：“马大哥你趁早别说这话，你可不知济公长老的能为，你要一念道，他可就来了。他能掐会算，算你要从前门跑，他在前门堵着，你要打后门走，他在后门等着，你往东，他在东面迎你，你往西，他又在西面候你，叫你够四面八方无处可跑，就得为他束手被擒。”这几句话，马静一听，气得拍案大嚷，说：“我两人休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如来时，你看！”用手一指，“在东墙有一轴富贵牡丹图，把画卷起来，里面是转板门夹壁墙，进去就是地窖子，你们可以在这里面藏躲。”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外面打门说：“华云龙在这里没有？在这里叫他出来，见见我和尚。”雷鸣、陈亮一听，吓得颜色改变，说：“马大哥，你瞧，和尚来了。”马静就把这轴画卷起来，说：“你们三个人都进去，自有我一面承管。”三个人无法，进到夹墙之内，马静把画放下来，往外够奔。

书中交代，济公从哪里来？和尚自从雷鸣、陈亮走后，和尚领着两位班头往前走，走来走去，天也不早了，肚也饿了，见前有酒馆，济公进去，柴头心说：“要是和尚吃我们就吃，反正有

给钱的。”三个人坐下，和尚要了几壶酒，吃了个酒足饭饱，和尚说：“堂官，给我拿个溺壶来，我要溺尿。”堂官说：“我们管拿酒壶，不管拿夜壶，你外头去溺去罢。”和尚站起来说：“给我拿两壶酒搁着，我回头来喝。”说着话，和尚出去。柴头、杜头等着和尚，老是不来了。柴头说：“老杜，了不得了，吃酒饭没有钱，和尚走了拿我两个人押了桌。”柴头说：“咱们两个也溜罢。”瞧伙计要端菜没留神，柴、杜二人一溜出来，到外面正碰见和尚。柴头说：“好呀，你出来拿我两个人押了桌。”和尚说：“你们两人跟我走，晚上我有钱。”柴头、杜头嘴里答应，心里说：“晚上我们两人吃完了先走，拿和尚押桌。”果然晚上三人到酒馆吃饭，柴杜二人忙忙吃完了，站起来就走，和尚说：“你们两个人走呀？”柴头、杜头说：“早起你拿我们两人押账，我们不走怎么样？”说着话，两个人走了，跑堂过来把济公看上。不知济公如何走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马宅谈心 济禅师酒馆治病

话说济公同柴杜二位班头在酒馆吃饭，柴头杜头先吃饱了，杜头站起来说：“出恭了。”柴头站起来说：“我要小便去。”和尚说：“对，你们两个人都走，拿我和尚押桌。”柴头说：“你上次怎么先走了，把我两人留下？横竖没钱，我们先走。”说着话，二人都出去。伙计一听，“这两个人是蒙吃蒙喝的。”伙计留神看着和尚，和尚坐在那里，也不言语。偏巧外面有一个人，端了一碗木樨汤，端着正往外走，外面进来一人，慌慌张张，把碗碰掉了，汤也洒了，洒了那人一身，这个叫赔碗，那个叫赔衣裳，两个人口角相争打起来了。众位酒客也一阵大乱，伙计只顾劝架，没留神，和尚趁乱出了酒馆。

来到村头，见柴、杜二头那里坐站着，和尚说：“好的，你二人吃饱了也不管了。”柴头说：“你早起为何吃完了走了？”和尚说：“对，算你有理。”柴头说：“师傅你怎么出来的？”和尚说：“我叫掌柜的写上账。”柴头说：“人家认识你吗？给你写账。”和尚说：“你们就不用管了。我出个主意，我们三个捉迷藏，我藏起来，你们要找着，明天早起我给饭吃，你们要找不着，明天我吃你们。”柴头一听，说：“这倒不错。”和尚就藏起来，这两个人找遍了也找不着，焉想到和尚连夜够奔小月屯而来。

天亮，和尚来到李平的酒店门首，伙计将挂幌子，和尚迈步进了酒馆，一瞧有六张桌，桌上都摆着四碟，一碟煮鸡子，一碟

豆腐干，一碟盐水豆，一碟糖麻花。和尚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拿过一个鸡子，往桌上磕，和尚说：“掌柜的。”磕一下鸡子，叫一声“掌柜的”。伙计一瞧说：“大清早起，和尚你够多讨人嫌，磕着鸡子叫掌柜的。”和尚说：“你卖几个大钱？”伙计说：“这么大的，卖几个大钱？”和尚说：“我问你是鸡子。”伙计说：“鸡子卖六个钱。”和尚说：“豆腐干卖几吊大钱？”伙计说：“这一碟豆子，怎么可卖几吊钱？”和尚说：“倒不是别的，我瞧这豆子皮上，难为你做的折子工夫大了。”伙计说：“和尚你真是有心，这豆子是水泡的自来折。”和尚说：“敢情你是自来的折子。”伙计一听，说：“和尚，别玩笑，我有自来折？”和尚说：“不是，我也说是豆子，你给我拿两壶酒来。”伙计就拿了两壶。和尚喝完了，又添了几壶，一共吃了六壶酒。和尚叫伙计算账，伙计一算，一共二百五十六文。和尚说：“你给我写上罢。”伙计说：“大清早起，你搅了半天，吃完了酒不给钱，那不行。”和尚说：“你便写上，怎么不行？”

二人正在争论，李平由里面出来，问：“伙计，怎么回事？”伙计说：“喝完了酒不给钱。”李平说：“和尚你没带钱，坐下就喝酒？”和尚说：“我是在你这酒店等人，是你们这方熟人，他约会我叫我喝酒等他，不然，我也不喝酒。我等他半天也没来，故此我和尚没给酒钱。”李平说：“你几时定的约会？”和尚说：“去年定的。”李平说：“在什么地方约定的？”和尚说：“路遇约的。”李平说：“跟你约会这个人姓什么？”和尚说：“我忘了。”李平是打算问问和尚，只要和尚提出个熟人，就不跟和尚要酒钱，叫他走。一听这话，李平说：“和尚，你这可是胡说。”和尚说：“我不胡说，因我和尚会瞧内外两科，勿论男妇老幼的病症，我都能

瞧。这个人约我来，叫我瞧病，我把这个人的名姓忘了。”李平一听和尚会瞧病，想起兄弟李安病的已在垂危之际，倘若和尚能治，岂不甚好。想罢说：“和尚，你既能治病，我兄弟是痼病，你能瞧不能？”和尚说：“能瞧，可以手到病除。”李平说：“你要真能给治好了，不但不跟你要酒钱，还要谢谢你，给你和尚换换衣裳。”和尚说：“感谢！”

李平领着和尚来到后面，一瞧，只见李安在炕上躺着，哼声不止，面如白纸，一点血色也没有了，眼睛角也开了。鼻子翘发讪，耳朵边也干了。他本是童子痼，李平为叫他兄弟保养身体，叫他在铺子住着，焉想到病体越发沉重，今天和尚一瞧，李平说：“和尚你能治不能？”和尚说：“能治，我这里有药。”和尚掏出一块药来，李平说：“什么药？”和尚说：“伸腿瞪眼丸。”李平说：“这个名可不好。”和尚说：“我这药吃了，一伸腿一瞪眼就好了。告诉你，我这药是：

此药随身用不穷，并非丸散与膏丹；专治人间百般症，
八宝伸腿瞪眼丸。”

和尚把药搁在嘴里就嚼，李安一瞧，嫌和尚脏，直说：“哎呀，我不吃。”和尚把药嚼烂了，用手一指，李安的口不由的张开，和尚“呸”的一口，连药带吐沫粘痰啐在李安嘴里，“咕噜”把药咽下去。工夫不大，就觉着肚子“咕噜噜”一响，气引血走，血引气行，五脏六腑透爽畅快，四肢觉得有力，身上如失泰山一般，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立刻说：“好药，好药！如同仙丹。”坐起身来就要喝水，喝下水去就觉着饿，要吃东西。李平一瞧，心中甚为喜悦，说：“师傅这药，果然真好，就是名儿不好听。”和尚说：“我这药还有一个名儿。”李平说：“叫什么？”

和尚说：“叫要命丹，你兄弟是已然要死没了命，吃了我这药，把命要回来，故此叫要命丹。”李平说：“这就是了，还有一位老太太是痰中带血，师傅能瞧否？”和尚说：“能瞧，不算什么。”李平说：“师傅既能瞧，我拜兄马静的母亲，是多年的老病，痰中带血，病的甚厉害，我同你老人家去给瞧瞧。”和尚说：“瞧病倒行，就怕人家又没请先生，你同了去，到门口不叫进去，那是多么难以为情。”李平说：“他家如同我家一样，要不是，我也不能管。师傅只管放心，跟我同走罢。”

和尚同着李平由酒店出来，李平问：“师傅在哪里出家？”和尚说：“我是西湖灵隐寺出家，上一字道，下一字济，论言传说济颠就是我。”说着话，二人来到马静的门首。李平刚要叫门，和尚说：“我叫。”这才一声喊嚷：“华云龙在这里没有？”李平说：“师傅方才你说什么？”济公说：“你不用管。”少时，马静出来一开门，说：“贤弟，你叫门来着。”李平说：“不是我叫门，是这位大师傅，是我同来的。这位和尚是灵隐寺济禅师，把我兄弟病给治好，我同他老人家来给老太太治病。”马静一愣，说：“贤弟，你来的不凑巧，我这里坐着朋友，你先把和尚邀回去，候我去请罢。”和尚说：“对不对？我猜着了。是不是不叫进去？”李平说：“大哥，你胡闹！有什么朋友在这里坐着，我见不得？给老太太瞧病，何必瞒人呢？老太太的病不可耽误，要不是济公给我兄弟治好，我也不同来了。”马静还说：“过天再瞧。”李平真急了，带着和尚望里就走。这两个人本是知己的患难朋友，马静也不好说什么，也就随着进来。

和尚自向东配房走，马静赶忙一把手把和尚揪住，说：“大师傅，请上房坐罢。”和尚说：“怎么不叫上这东屋里去？”马静

说：“有客。”和尚说：“有三位堂客，反正一个跑不了。”李平也不知内中底细，心说：“这是书房应该让客，怎么马大哥不叫和尚进去？”扒窗户瞧瞧没有人，李平纳闷。三个人来到上房，李平说：“师傅你给瞧病，我回去预备酒菜，回头师傅到我铺子去吃酒，咱们茶水不扰。”和尚说：“你去罢。”

李平走后，和尚掏出一块药来，要阴阳水化开，给老太太灌下去。少时，老太太觉着神清气爽，就坐起来说：“儿呀，我为娘病了这好几月不能翻身，怎么今天忽然好了。”马静说：“娘亲不知，现有灵隐寺济公给你老人家吃了灵丹妙药。”老太太一听是灵隐寺济公给我治的，知道济公爱吃酒，说：“儿呀你给济公磕头，同济公喝酒去罢。”马静过来说：“我娘亲教我给师傅磕头，请师傅到外面喝酒去。”济公说：“好。”站起身来，直奔东配房。不知济公怎样捉拿华云龙，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李平为友请济公 马静捉奸毗卢寺

话说马静见济公给老太太把病治好，心中甚为喜悦，遵母命给济公磕了头，无奈请和尚到东配房来喝酒。和尚跟着来到东配房，一看摆着一桌残菜，四份杯筷，和尚说：“谁在这里喝酒。”马静说：“我喝酒。”和尚说：“你喝酒，为甚四份杯筷？”马静说：“我四面转着喝。”立刻把残菜撤去，别整杯盘，同济公落座吃酒。和尚说：“你贵姓。”马静说：“我叫马静。”和尚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认识？”马静说：“谁？”和尚说：“我有个徒孙马元章，你认得不认得？”马静心说：“这个和尚真可恨，说我叔父是他徒孙。”瞪了和尚一眼，说：“不认得这马元章。”和尚说：“我给你母亲把病治好了，你怎么谢谢我？”马静说：“师傅任你要多少药钱，多少金银？你说，我必从命。”和尚说：“我倒不要钱了，我最喜爱字画。”马静说：“你喜爱字画，只要我有的，你只管拿了去。”和尚说：“别的我俱不要，我就要这张富贵牡丹图。”马静说：“可以，回头你走的时节给你带了去。”和尚说：“我说要就要。”站起来就要去摘，马静连忙挡住，说：“师傅别动，一摘就有许多尘土，这饭菜怎么吃？你且吃完饭再摘。”和尚说：“这也行得，反正我今天不出房子，看他一个也跑不了。”

此时雷鸣、陈亮、华云龙在夹壁里，听得明明白白，吓得三个人战战兢兢。马静心说：“这个和尚可留不得，莫若我一刀把他杀了，省得他找我二弟。他死后，我给他修一座塔，报答他给

我母亲治病之恩，逢年按节，给他烧点纸钱。”想罢，自己到屋中，暗把单刀带好，陪着和尚喝酒。拿酒灌和尚，想要把和尚灌醉了。给和尚斟一盅，和尚喝一盅，直喝到天有掌灯以后。和尚自言自语，说：“喝了这些酒老不醉，醉了也好，就省得喝了。”和尚坐在那里直哼哼，马静说：“师傅为什么哼哼，喝醉了么？”和尚说：“我要出恭。”马静说：“要出恭外头去。”和尚站起来，马静跟着出来，一边走着，和尚道：“马静你瞧我这药好不好？”马静说：“好。”和尚说：“马静你猜那药值多少钱？”马静说：“多少钱？”和尚说：“我那药合一文钱一丸。”马静说：“那药真便宜。”和尚说：“便宜可便宜，我今后打算不再配了。如今的人没好良心，我和尚给治好了病，反倒安心要杀我，我死后还给我修一座塔，逢年按节还给我烧化纸钱，就算报答我。”马静一听这话，暗想：“这个和尚真怪。”

说着话，来到东村口，和尚蹲下，马静绕来绕去，绕到和尚身后，举着刀照和尚就砍，和尚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马静定住。马静举着刀不能转动，和尚就嚷：“了不得了，杀了和尚了。”小月屯村庄居户甚多，听见喊嚷，大家拿着灯光出来看。马静可吓着了，心说：“我这里拿着刀不能动，人家问我，我说什么？”想到和尚一使佛法，大众都没看见，过去了。

马静说：“师傅，我错了，你老人家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和尚说：“你跟我动刀，你何不把刀拿你妇人的情人，杀他好不好？”马静说：“我不知在哪里。”和尚说：“你跟我捉奸。”马静跟着和尚来到毗卢寺，和尚说：“就在这庙里。”马静说：“待我敲门。”和尚说：“捉奸那有敲门的？你真是呆笨。”马静说：“捉奸还有行家？我没捉过，不叫门怎么样呢？”和尚说：“你蹿进墙去。”马

静说：“我蹿墙，你怎么进去？”和尚说：“我也会蹿。”马静这才一拧身蹿上墙去，一瞧和尚已在墙内蹲着。马静说：“你怎么进来？”和尚说：“我挤进来的。”马静说：“由哪里挤进来的？”和尚说：“由墙里挤进来的。”马静说：“师傅挤我瞧瞧。”济公往墙上一挤口念：“唵敕令赫！”马静一瞧，和尚没了。和尚又念：“唵敕令赫！”马静一瞧，和尚又有了。马静说：“这个挤法倒不错，明天我学学。”和尚说：“你跟我走。”和尚带领马静往后奔。

这座庙原本是三层殿，越过头层大殿，来到二层大殿，由东角门穿过去。是东跨院。这院子里栽松种竹，清气飘然，北上房灯光朗朗，人影摇摇。马静来到窗棂外，把窗纸湿了个小窟窿，往里一看，这上房本是前廊后厦，屋内靠北墙是一张大床，地上有桌椅条凳，床上搁着一张小床桌，点着蜡灯，正当中坐着一个妇人，穿着一身华美衣服，打扮得浓妆艳抹，甚是鲜明。马静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妻子何氏，两边坐着两个和尚。上首坐的这个和尚，身体胖大，赤着背，穿着阳绉中衣，白袜青鞋，面皮微黑，粗眉大眼，马静一看，认得是探花郎高庆。下面这个和尚，黄脸膛，瘦小枯干，穿着灰色僧袍，白袜青鞋，乃是小白虎周兰。就听高庆、周兰说：“嫂嫂今天怎么这样闲着？我二人听说马静回来，嫂嫂不能出来，我二人真是茶思饭想。没想到，今天嫂嫂来了。”何氏说：“不然，我也不能来。今天是家里来了一个济颠和尚，给老太太治病，马静陪着和尚吃酒，我告诉家里，说上娘家去，我才到这里来，省得你们两个人想我。我今天也不回去了。明天再回去，我就说住在娘家。你二人快给我预备点吃的，我还没吃饭呢。”

马静一看，气得三尸神暴跳，自己一想：“真是大丈夫难免

妻不贤，子不孝。辱贱婢，做出这样无廉无耻之事！”立刻伸手拉出刀来，闯到屋中，手起刀落，先把探花郎高庆杀死。小白虎周兰，踹后窗户出去逃命，何氏站起来往外就跑，马静随后就追，刚赶到院中，见何氏用手一摸脸，两个眼珠子掉出来，有一尺多长，吓得马静大吃一惊。这妇人说：“好好，焉敢管我的事。”说着话，一张嘴，一口黑气喷来，马静翻身栽倒。

书中交代，马静的妻子何氏，可并不会喷黑气，这其中有一段隐情。原本何氏娘子，乃是知三从，晓四德，明七贞，懂九烈，根本人家之女。他娘家兄弟叫律令鬼何清，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侠义英雄，当初马静与何清乃是结义的弟兄，先交朋友，从后结的亲。这天何清来探望马静，两个人坐在书房谈话，何清说：“姐夫，咱们三十六友之内有一个人出了家，当了老道，你知道不知道？”马静说：“谁出了家？”何清说：“黑沙岭的郭爷，夜行鬼小昆仑郭顺，他出了家。那一天我碰见他，瞧他带着道冠，穿着道袍，我说：‘你疯了。’他说：‘怎么疯了。’我说：‘你为何穿老道的衣服。’他说：‘我看破了红尘，人在世上，如同大梦一场。’他出了家，他师傅是一们高道，乃是天台上清宫的，复姓东方双名太悦，人称老仙翁，外号昆仑子。有一宗宝贝，名曰‘五行奥妙大葫芦’，这葫芦能装三山五岳，勿论什么精灵，在里面一时三刻，化为脓血，将来老道一死，葫芦就是他的。他师傅给他三道符，一道能捉妖净宅，一道避魑魅魍魉，一道能保身，避狼虎豺豹。我把他那道捉妖的符偷来，你瞧瞧。”马静一看，何清说：“我不知道他灵不灵？”马静说：“咱们试试。”何清说：“怎么试？”马静说：“现在庆丰村王员外家，他儿子被妖精迷住，贴出告白条来，谁能捉妖把他儿子病治好了，谢银二百两，我去

举荐你，你就充何法官。”何清说：“就是，倘要能了，就得了二百两银子。”

马静就到庆丰村王员外家一说，王员外求之不得，就把何清请了。王员外问：“何法捉妖，用什么东西？”何清说：“一概不用。”王员外说：“人家捉妖，都用黄纸砂等类，何法官怎么全不用呢？”何清说：“你就把你儿搭出来，我到你儿的卧室去等捉妖。”王员外立刻吩咐，把公子挪出来。何清吃过了饭，有人带领来到后院公子的卧室，何清就把这道符贴在里间屋门上。他在床上一躺，瞪着眼，等到天有二鼓，只听外面狂风大作。何清睁眼一看，吓得毛骨悚然。不知何清怎样捉妖，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醉禅师古寺治狐

话说何清躺在公子卧室，时有二鼓，听外面一阵狂风。何清本不会捉妖，心中暗自担惊，心里说：“真要是妖精一来，若这道符不管事，我趁早踹窗户逃走。”正在思想之际，听外面有“咯哒咯哒”木头底的声音，由外面进来一个妇人，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怎见得，有赞为证：

一阵阵重风扑面，一声声燕语莺啼。娇滴滴柳眉杏眼，嫩生生粉脸桃腮。樱桃口内把玉排，粉面香腮可爱。身穿蓝衫可体，金莲香裙可盖。恰似嫦娥降玉台，犹如神仙下界来。

何清一看，心说：“敢情这就是妖精。”就听这妇人说：“什么人胆大，敢来到仙姑的卧室？”说着话就往里走。刚一直进里间屋门，只看见那道符显出一道金光缭绕，直射那妇人。那妇人“哎呀”一声，拨头便走。何清赶过去一刀，剁下一只红绣鞋，鲜血淋淋，何清就说：“拿住妖精了。”王员外有许多的家人俱在别的屋里伺候，点着灯，听何清一嚷：“拿住了！”大家掌灯光过来，说：“何法官可将妖精捉住？”何清说：“你们看红绣鞋成精，被我杀了。”大众一看，果然是只红绣鞋，鲜血淋淋。王员外谢了何清二百两银子，把那道符留下贴着。

何清走后，妖精果不闹了。焉想到王宅不闹了，马静家里闹起来，平白无事，眼见着桌上的茶壶茶碗没人动，自己会滚在地下。马静胆子也大，把刀拉出来往桌上一拍，破口大骂说：“什

么东西敢在我家闹？”可是骂也不行，马静一想，何清那道符避邪，就使人到王员外家把那道符要来。贴在马静家中，果然马静家中就不闹了，王宅又闹起妖精来，王员外又遣人把符要回来贴上，就不闹了，马静刚把符给了王员外，马静家又闹了。这样往返两家，闹了有半年。马静正走鸿运，也不理论，焉想妖精跟马静结了仇。妖精就在毗卢寺庙里住着，凡事是以邪招邪，祸无根不生。探花郎高庆、小白虎周兰他两个人本是淫贼，跟马元章出了家，有马元章看管，他两个人不敢胡作非为。先前两个人常到马静家中去，或要钱、或送东西，高庆见马静之妻何氏美貌，高庆在庙里常跟周兰说：“你瞧马静的媳妇，长的有多好。”后来何氏向马静说：“不必叫高庆、周兰到家里来，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和尚到家里来总不便，庙里没钱，你可以送去。”马静一想也是。这天到庙里告诉高庆、周兰：“不便到家去，如没钱我给你们送。”这两个人遂不能到马家去，也见不到何氏了。

高庆跟周兰在庙里，天天念道：“恨不能再见何氏一面方快。”这天忽然外面打门，高、周二人开门一看，乃是马静之妻何氏。书中交代，可不是真何氏，乃是妖精变的。这两个人一看，说：“嫂嫂由哪来？怎么这样瞧着？”妖精说：“二位贤弟到家里去，我早看出你两人的心思，今天你马大哥出了外，我来瞧瞧两个人。”高庆、周兰一听，喜出望外，说：“嫂嫂请里面坐。”把假何氏让到里面，高庆、周兰二人争先求欢，假何氏任其云雨巫山之事，高、周二人如获至宝。妖精一来为盗取的真阳；二则跟马静有仇，变作何氏的模样，直由马静家里出来到庙内，免得高、周二人疑心，叫李平瞧见，好教李平告诉马静，马静必把妻子何氏杀了，闹得他家务自乱。

妖精天天到庙里来，与高、周二人作乐。这天忽然不来了，高庆一打听，知道了马静在外回来，两个人茶思饭想。今天忽又来了，妖精说，马静陪着和尚给老太太治病，她偷空来的，高、周二人欢喜非常。今天马静也认作真何氏，把高庆杀死，再追出何氏来。妖精把马静喷倒，说：“好马静，仙姑老不吃人，今天活该把你吃了。”妖精正要上前吃马静，济公赶过来说：“你先别吃人来，我给你看看我这相貌好不好？咱们二人商议商议，你跟我去罢。”妖精一看，说：“呸好和尚，你真不要脸，敢合我说这样无脸的言语？我来拿你！”照定和尚吐了一口黑气，立刻和尚哈哈大笑说：“妖精，你爱和尚，可知道有一个故事吗？在大晋朝，有个柳太师知道有一个高僧在深山修道，名为红莲和尚，派人去请三资，并不下山。柳太师甚恼，叫人把勾栏妓女荷花找来，告诉她：‘你能到深山把红莲和尚合你办那件云雨之事，叫他失了真道，我给你二百银子。’荷花说：‘大人给我一乘小轿，两个婆子，我扮做官宦人家小姐，叫他不敢小看我。’柳太师照样全给了，荷花乃乘轿到山内古庙进得拜见老和尚。到了方丈之内，只见老和尚端然正坐，闭目养神，荷花故作娇声说：‘老和尚慈悲慈悲，我肚腹疼痛，我病非男子肚脐对我肚脐才能好，此时我肚腹疼痛难过了。’和尚一听，口念：‘阿弥陀佛。’说：‘小姐，不要胡说，男女因片刻之欢，误了一生之名节。我和尚乃出家人，坐守深山，应该戒杀盗淫妄酒，小姐乃闺门秀女，我焉敢做这伤天害理之事？再说小姐必系官宦之女，尚未出阁，恐将来闹出是非，岂不玷污了上人的脸面？小姐请要三思。’荷花本是妓女，被柳太师所托，今天见和尚所说之话，荷花‘扑哧’一笑，往和尚怀中一扑，说：‘老和尚慈悲慈悲罢，奴家腹中难过。’老和尚一

闻脂粉头油，异香扑鼻，见荷花百般献媚，俗言说的不错，‘眼不见，嘴不馋，耳不听，心不烦，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老和尚一阵心神飘荡，被荷花缠绕的欲火难挨，当时从荷花那件云雨之事。荷花回到柳太师府，把引诱和尚、和尚依从的话，说了一遍…。太师给了荷花二百两银子，随后作了一首诗，派家人给和尚送到庙里去。和尚打开一看，上写的是：

红莲和尚修行好，数载苦守在庙中；可惜十年甘露水，流入荷花两瓣中。

和尚一瞧，明白其中隐情，自己羞愧难当，悬梁自缢。死后阴魂不散，转世投胎，柳太师家的夫人所生一女，系和尚所托生。姑娘大了，名叫柳翠云，专好勾引和尚，那就是红莲和尚的报应柳太师。常有人说：‘大头和尚戏柳翠’，就是爱和尚的这段故事。”且说济公过来戏耍妖精，妖精哪里看得起济公？施展妖术，要和和尚斗法。和尚微微一笑，说：“你来我看有何能为？”妖精祭起混元石子，照定和尚打去，济公说：“你这孽畜，胆大无知！”伸手把石子接住，又把草鞋脱下来，照定妖精打去，妖精往旁边一闪。济公用手一指，说：“拐弯，拐弯。”那草鞋一拐，正打在妖精脸上。妖精大怒，说：“好一颠僧，仙姑我合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跟找做对？”济公说：“你今无故搅乱他安善之家，害王员外之子，又在马静家中闹的人不安生。你又假托人之面貌，败坏佛门。”说罢，将僧帽摘下来：“看我法宝来取你。”照定妖精一扔，立刻一片红光把妖精罩住。和尚先过去，到房中取了一碗水，把妙药一块放在碗内，一化成药水，给马静灌下。水到肚内，只听“咕噜噜”一响，“哇”的吐出几口黑水来，翻身起来说：“好贱婢，你害的我好苦。”济公说：“你不要生气，你

看看你妻子在哪里？已现原形。”马静回头一看，“呀”了一声。不知看见是怎么一段原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卧虎桥淫贼杀和尚 庆丰屯济公款文生

话说马静睁睛一看，见济公僧帽罩着一个狐狸，有狗大小。济公说：“你瞧，这就是你媳妇。”马静说：“师傅，我妻子乃是狐狸？”济公说：“你妻子不是狐狸。这个狐狸跟你有仇，它变的你妻子模样，扰乱家务要害你。你媳妇现在家里，她原本是好人，你不要听了李平的话，先前李平瞧见的，就是妖精变的。你把李平找来，叫他瞧瞧，也可以洗出你的朋友。”

马静听罢，赶紧去到酒铺把李平找来。李平来到庙中一看，是一个大狐狸，李平说：“这是什么缘故？”马静就把从头至尾的话，对李平一说，李平这才明白何氏嫂嫂是好人。和尚说：“马静，你把狐狸杀了。”马静拉出刀来，照狐狸一刀，和尚用手一指，狐狸脑袋掉下来。和尚说：“你找柴草点着，把狐狸同高庆的死尸一并烧了。”马静就找了柴草，连高庆的死尸并狐狸一并烧了。

和尚说：“马静，你可把华云龙放出来呀！还是我到你家里去拿他？”马静说：“慈悲慈悲罢！可以看在我的面上，饶恕了他罢。”和尚说：“那可不行！华云龙罪大恶极，你要不放出来，我到你家拿他，你得跟着打官司。”马静说：“我还是把他放出了，师傅再拿他。”和尚说：“也好，你去罢。”

马静谢过了济公，自己这才回到家中一看，果然他妻子回娘家去刚才回来。马静甚为感激济公的好处，自己来到东配房把夹

壁墙开了，说：“三位贤弟出来。”华云龙、雷鸣、陈亮三个人说：“马大哥，和尚哪里去了？”马静说：“华二弟，你快逃命罢！济公他算出你在我这夹壁墙内，我实不能隐藏你了。我托我的朋友把和尚绊住，少时和尚就来拿你，你快走罢！出了门，你可快走，我也不管你在东西南北，任凭你自己。和尚也不定在那边等你，你自己酌量。”华云龙一听，吓的颜色更变，不能不走，这才谢过了马静，马静送出大门，华云龙慌不择路，一直够奔正南。

往南走了有三里路，眼前有一道桥，名叫卧虎桥，华云龙一看，桥下有一个和尚，正探头往外瞧。华云龙吓的就要跑，自己又一想：“尽跑当了什么，莫如我掏出镖来打和尚一镖，叫他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打不了他，我姓华的这条命也不要了，跟他一死相拚。”想罢，掏出镖来，和尚又一探头，华云龙抖手一镖，正打在和尚的咽喉。华云龙赶过去一刀，把和尚脑袋砍下来，“咕噜”滚在河内。华云龙把刀擦了擦入鞘内，自己一阵狂笑说：“我打算这么个济颠和尚，项长三头，肩生六臂，敢情就是这样无能之辈，也是个肉体凡胎。听雷鸣、陈亮一说，济颠不亚如神仙，我华云龙还要到临安，再闹个二次，叫他等看看。”自己正在扬扬得意，就听后面有人说：“好华云龙，我看你往哪里走？”华云龙回头一看，是济颠和尚，贼人吓的魂飞魄散，撒腿就跑。

书中交代，这是怎么一段事呢？方才华云龙杀的和尚，不是济颠，乃是由毗卢寺跑出来的小白虎周兰在桥底下藏着。他只当是马静追下来，细一瞧不是马静，他也没想到华云龙拿镖打他。这小子也没做好事，他叫小白虎，犯了地名，这道桥叫卧虎桥。华云龙认着是把济公打死，故此济公一说话，华云龙吓的没了

魂，尽命逃走。和尚随后紧紧赶来，华云龙围着庆丰屯绕，和尚直追了一夜，天光亮了，把华云龙也追丢了。

和尚慢慢往前寻找，见眼前围了一圈人，和尚说：“我进去瞧瞧。”内中有一个人，最讨人嫌。和尚说：“借光。”那人说：“借光给多少利钱？”和尚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那人说：“我还挤不进去呢，你还挤什么？”和尚照定头里的人脖子上一吹，那人觉着脖子一股凉气，一回头，和尚挤进去。那人说：“和尚，你为什么吹我脖子？”和尚说：“你脖子上停着一个蚊子，我怕叮了你，我是好心吹蚊子呢。”和尚又照头里头人一吹，那人一回头，和尚挤到里面去。那人说：“你做什么又吹我？”和尚说：“那蚊子由他的脖子上，飞到你脖子上来。”

和尚走到里面一瞧，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赤身露体，身上一根线都没有，头挽牛心发髻，品貌端方，长的不俗。众人问：“你这是怎么一段事？”这人说：“渴。”众人问：“你是哪里人？”这人说：“渴。”众人说：“你姓什么呀？”这人说：“渴。”众人说：“你叫什么呀？为何不穿衣服？”这人说：“渴。”和尚说：“他是河沽县的，叫河沽。”大众说：“和尚别胡说了。”和尚来到旁边一铺户说：“掌柜的，借我一个碗，给点水给那赤身露体的喝，他直嚷渴。”掌柜的说：“我们不给，倘喝了水竟自死了，我们反担不起。”和尚一瞧，那边菜园子有人在那里打轱辘汲水，和尚过去说：“辛苦，有水没有？”那打水的说：“做什么？”和尚说：“跳井。”那人说：“跳井别处跳去，我们不准在这里跳。”和尚说：“你们有桶，借我一个桶打点水。”那人说：“没有，你要好好来说，倒许借给你，你说跳井，有也不借给你。”和尚说：“你要不借给我，我就跳下井去，叫你打一场人命官司。”那人说：“你只

要不要命，跳了井，我就打一场人命官司，就怕你不敢死。”和尚说：“你瞧我敢死不敢死。”说着话，和尚跳下井去。

那人大吃一惊，到井口前一看，和尚没跳井下去，两只脚挂住井口，倒挂蜡烛，脑袋冲下，和尚拿僧帽舀水呢。本来井也浅，那人一瞧说：“和尚你吓杀了我，我看你怎么上来。”和尚使了一个鲤鱼单鹞子翻身上来，说：“我不用跟你借桶，你瞧我帽子舀水行不行？”本来帽子的油垢多了，盛水都不漏，和尚拿着来到这赤身男子的跟前，把水给他喝了，和尚把僧衣脱下来，给这人盖上。

工夫不大，这人出了一身冷汗，大众一瞧说：“好了。”就见这人“哎呀”了一声，说：“好和尚，你害的我好苦！”破口大骂。众人瞧着，就有气不平的说：“你这人可真太不懂情理，和尚给你找了水，把僧衣给你盖上，你出了汗好了，你不说谢谢和尚，反倒骂和尚，真是以怨报德，太实无礼。”这人“唉”了一声说：“众位有所不知，我骂的不是这位和尚。我姓张叫张文魁，乃是文生秀才，在龙游县北门外张家庄住家。因家中这几年种落不收，度日艰难，我到临安找我娘舅，借了二百银子回家，好垫办过日子。没想到走在半路上，我觉着肚腹疼痛，坐在树林子歇息，来了一个秃头和尚，面如喷血紫脸膛，一脸的斑点，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肚腹痛’。他给我一丸黑药，我吃了就觉着不能动转，他把我的包裹连银子都拿了去。我一发迷蒙，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里，落到这般光景，我骂的是那个和尚。”大众说：“这就是了。”济公说：“我把僧衣给你穿，你跟我走罢。”张文魁站起来，跟着济公走。

跟前有一座酒馆，和尚就往里走，伙计一瞧，一个和尚穿着

破衣草鞋，光着背，一个穿着破僧袍。伙计只当是要饭的乞丐，伙计说：“喂，和尚，没有剩的。”和尚说：“给我煎炒烹炸，配十六个菜来，两壶人参露酒。”伙计说：“人参露卖一吊二百钱一壶。”和尚说：“不多，我们那地方人参露都卖两吊四百文一壶，这里便宜一半呢。”伙计也不敢说不卖给他，饭馆子又没有先要钱的规矩，只得揩抹桌案，把菜给要了，把酒拿过来。菜都给上好，和尚让文魁吃，张文魁说：“我不吃。”和尚说：“你怎么不吃？”张文魁说：“吃完了，没钱给人家。”和尚说：“没钱你嚷什么，反正吃完了再说。他要打，就卖给他两下，他打轻了不怕，打重了得给养伤，吃喝倒有了下落。”伙计在旁一听，“这倒不错，和尚卖打来了。”和尚正同张文魁说着话，忽然由外面闯进两个人来，一声叫嚷：“好和尚，你在这里！”说着话，直奔济公而来。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二班头饥饿寻和尚 两豪杰酒馆求济公

话说济公正在酒馆跟文魁说话，由外面进来了两个人。伙计一看，这两个人穿着月白裤褂，左大襟，白骨头钮子，原来是柴元禄、杜振英二位班头。他两人自从跟和尚捉迷藏，这两个人找不着和尚，柴、杜二人腰中一文钱没有，连夜追到小月屯。次日直饿了一天一夜，围着小月屯找遍了，也没找着和尚。两个人又饿又气，正在街上闲游，远远望见济公赤着背，同着一个人，穿着和尚的僧衣，进了酒馆。柴、杜二人来到酒馆一看，柴头说：“好，你在这里吃上了，我们两个人直饿了一天一夜。”和尚说：“你们两个人嘴懒，为什么不吃呢。”柴、杜二人说：“没钱，吃什么？”伙计说：“这倒不错，又来了两个白吃的。”柴、杜二人饿急了，坐下就吃。伙计暗中告诉掌柜的说：“一个穷和尚同着一个光眼子的，又来了两个怯货，大概都是没钱。”掌柜的说：“等他们吃完再说。”

正在这般光景，只听外面一声喊嚷：“老三，你我到里面吃杯酒，好一座庆丰楼。”说着话，进来两个人。头前一位赤发红须蓝靛脸，紫缎色壮士帽，紫箭袖袍，腰系皮挺带，披蓝缎色英雄大氅，后跟这位身穿白褂，翠白脸膛，俊品人物，正是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这两个人在马静家，自华云龙走后，马静说：“雷、陈二位贤弟，在我这里我多住几天罢。”雷鸣、陈亮说：“兄台不必相留，我二人还有事呢，天亮我二人就要告辞。”

等到天亮，雷鸣、陈亮告辞，马静说：“二位贤弟，吃了饭再走。”陈亮说：“我二人实有要紧事呢，你我知己之交，何在一顿饭。”当时二人由马静家出来，一直往南，来到庆丰楼。

二人想要吃杯酒再走，迈步进了酒馆，二人直奔后堂，抬头一看，见济公同柴、杜二位班头在那里吃酒，雷鸣、陈亮赶紧上前给济公行礼。掌柜的见这二人穿的衣裳整齐，过去给穷和尚行礼，心中甚为诧异。雷鸣说：“师傅，你老人家从哪里来？怎么赤着背，把僧衣给他穿上？这位是谁？”济公就把救张文魁事说了一遍，雷、陈二位这才明白。和尚说：“陈亮你先同着张文魁出去，到故衣铺中给他买一身衣服鞋袜。”陈亮点头答应，领着张文魁出去，到了衣铺，买的文生巾，文生氅，白袜云鞋，裤褂襟衫，俱都穿好，回到酒馆，把僧衣给了和尚。大家归座，要酒添菜，和尚说：“雷鸣、陈亮，你们两个人谁带着钱？周济周济张文魁。”陈亮说：“我有四锭黄金，自留两锭，把他两锭，每锭可以换五十两银子。”雷鸣说：“我有五十两银子，给他罢。”说着，两个人便摘出来，递给张文魁。文魁说：“我与二位萍水之交，如此厚赠，我实惭愧之甚。”雷鸣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区区银两，何足挂齿。”

众人吃酒，陈亮、雷鸣二人把济公拉到别的桌上无人之处，济公说：“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什么事？”陈亮说：“师傅，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看在我二人面上，你老人家别拿华云龙。你回临安去，我二人给你老人家叩头。”济公说：“你二人不叫我拿华云龙，好办。陈亮，你去买一张信纸，一个信封，到柜上借一枝笔来。”陈亮不知和尚要写什么东西即到外面买了信纸信封，到柜上借了枝笔，拿过来交给和尚。和尚背着雷鸣、陈亮写了半天，

把信封封好，信面上画了一个酒坛子，这是和尚的花押。陈亮说：“师傅，这是什么用？”和尚说：“我把信交给你二个人带回，回头你两人把张文魁送到龙游县北门外张家庄，你二人进北门路西有一座酒楼，字号是‘会仙楼’，你两个人进去，上楼在楼门口头一张桌上坐下，打开我这封信来看，要是华云龙今天晚上没有做这件事，我和尚就不拿他。”雷鸣、陈亮也不知和尚写的是什么东西，二人只点头答应。和尚说：“我叫你两个人把张文魁送到家里去，你两个人若不送到了，叫我和尚算出来，和尚要你两个人的命。”雷、陈二人说：“是。”和尚说：“你两个人送到了张文魁，若不入北门，不上会仙楼去，我和尚算出来，要你两个人的命。你两个人到会仙楼去，若不上楼，不在靠楼门关一张桌上坐下，我和尚算出来，要你两个人的命。你两个人在头一张桌上坐下，不打开我这一封信瞧，我算出来，要你两个人的命。”雷鸣、陈亮一听，“这倒不错，错一点就要命。”二人点头，把信收好。吃喝完了，把酒饭账给了，和尚说：“张文魁，我派他二人把你送到家去，你跟他二人走罢。”张文魁给和尚磕了头，跟着雷鸣、陈亮，三个人在和尚跟前告辞。

出了酒馆，顺大路直奔龙游县，三十余里也不甚远，三个不知不觉到了龙游县北门，张文魁说：“既然离我家不远，二位恩公到我家里坐坐罢。”雷鸣、陈亮说：“既是离你家不远，你回去罢，我二人还有事呢。”张文魁再三谦让，这两个人不去，张文魁无法，又谢了雷鸣、陈亮，自己告辞去了。雷鸣说：“三弟，你我进北门瞧瞧去。”两个人进了北门，往南行走，抬头一看，果然路西里有一座会仙楼，门口挂着酒牌子，上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应

时小卖，午用果酌，闻香下马，知味停车，里门刀叉乱响。二人迈步往里面奔，一进门南边是灶，北边是灶。二人直奔后面，地方甚为宽阔，楼下酒饭座甚多。靠北墙是楼梯，二人登楼梯上楼，靠楼门有一张桌。

雷鸣、陈亮刚才落下座，就听楼下有人让账说：“华二哥你不用让，这笔账我们早给了。”陈亮一听一愣，往楼下一瞧，原来是华云龙同着两个人在楼下让账，一个人是壮士打扮，头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帽，上安六颗明镜，身穿翠蓝箭袖袍，腰系丝鸾带，薄底靴子，肩披一件蓝缎色英雄大氅，三十以外的年岁，黄脸膛，细眉圆眼。一个人是武生打扮，二十以外的年岁，青白的脸膛。陈亮一看，说：“雷二哥，你看两个人同着华二哥，决不是好人。”雷鸣说：“你不必管他，你瞧瞧师傅这封字柬写的是什么。”陈亮把字柬拿出来一看，就是一愣，说：“二哥，你看，了不得了。”雷鸣说：“我看什么？我又不识字，你念与我听就得了。”陈亮说：“师傅只是八句解话，我念你听了，上写是：

侠心义胆壮千秋，为救云龙苦谋求。今到龙游三更后，北门密访赵家楼。有染美女伊须护，剪恶先当断贼头。云龙今夜无此事，贫僧明日返杭州。

陈亮念罢这张字柬说：“二哥，师傅这八句话，是说华云龙今夜要在赵家楼采花。师傅又说，华二哥今天要没这事，他老人家就不拿他。这件事可真假难辨，叫你我二人暗中瞧着，保护贞节烈女。咱们打听打听赵家楼在哪里。”雷鸣说：“就是。”二人这才要了几壶酒，要了四碟菜，吃喝完了，给了酒饭账，二人一同下楼。

出了酒馆往北走，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苍头皓首，须发皆

白，陈亮过去施礼说：“借问老丈，有一个赵家楼在哪里？叩求老丈指示明白。”那老者一听，说：“尊驾打听赵家楼？小老儿今年七十余岁，在这里根生土长，大小的胡同没有我不知道的，只是没有赵家楼这个地名。哎呀！我们这本地倒有一家财主姓赵，人称他赵善人，他家里可有楼房。”陈亮一听，真是随机应变，赶紧说：“不错，是人家托我带一封信，说龙游县北门里有一家财主姓赵，有楼，是我方才说的不明白。”老丈说：“你要找赵善人家，你往北瞧路东有一座德泰裕粮店，北边那条胡同叫兴隆街，你进胡同一直往东，到东头路北的大门口有‘乐善好施’的匾额，有棵大槐树，那就是赵宅。”陈亮、雷鸣打听明白，二位英雄这才要夜探赵家楼，保护贞节烈女，捉拿淫贼华云龙。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看字柬寻访赵家楼 见孝妇英雄施恻隐

话说雷鸣、陈亮听老丈说明了道路，二人一直往北，走了不远，果见路东有一座德泰裕粮店。北隔壁是一条大街，二人进了旧兴隆街，一直往东头一看，见路北里是广亮大门，门口有两个龙爪槐，门上有“乐善好施”的匾额。陈亮一看，知道里面栽着内挂。书中交代，什么叫内挂呢？此乃是江湖绿林中的黑话。保镖的调坎，说叫内挂，街上卖艺的叫星挂。陈亮看罢，同着雷鸣二人又往东走。东边有一个向北小胡同，雷鸣、陈亮二人进了小胡同，一直往北，这个胡同甚窄，大约也只有二尺宽。陈亮说：“二哥，你瞧这个小胡同，要是对面来了胖子就挤不过去。”二人来到北头一看，西墙里是赵宅的花园子。雷鸣、陈亮站在高坡之处一望，见一座花园，里面极其讲究，有假山子石，有月牙河，牡丹亭，蔷薇架，小舟船，留芒阁，避暑楼，赏亭，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园子当中有三间楼房，支着楼窗，挂着帘子，有几个仆妇丫鬟拿了小筐下楼摘花，摘后又复上楼。陈亮说：“二哥，你看这楼上，必住着姑娘妇女。”隔着帘子，也瞧不出是姑娘还是少妇，二人也不肯紧望里瞧，又怕人家里面瞧见。陈亮说：“二哥，你我今天晚上就由这条路来探访。”说着话，二人复又往南。刚才出了小胡同，只见赵善人门口，围着一圈子人。陈亮一愣，“方才进小胡同的时候，这里并没人，这是什么事？”陈亮分开众人，挤进去一看，是一个年轻的少妇，头上抹

着白布，身上穿着孝衣，系着麻瓣子，白布蒙鞋，旁边站着一个老者，在地下铺着一张纸，上写着一张告白：

四方爷台得知，小妇人刘王氏，在旧兴隆街西头路北住家。只因家中寒难，婆婆忧虑日深，旧疾复发，服药无效，于昨日申时病故。小妇人丈夫素作小本营生，现在身患恶疮，不能动转，小妇人婆婆一故，衣衾棺木皆无，家中素无隔宿之粮，当卖俱空，遭此大难，惟唤奈何？万出无奈，叩乞四方仁人君子，施恻隐之心。自古有麦舟之助，脱骖之谊，今古皆然。倘蒙垂怜，量力资助，共成善举，以免小妇人婆婆尸骸暴露，则殁存均感矣！

刘王氏拜叩。

陈亮一看，甚为可惨，就听旁边站着那老者说：“众位大爷，这妇人是老汉的邻人，只因她婆婆死了，她丈夫生了疮，不能殡葬，她家里又没人，我同着她出来，求四方仁人君子老爷们，行好积德，有一个赈济她一个。”大家辐辏，旁边就有好行善的，瞧着可怜，刚要掏钱，旁又有一人说：“老兄，你不必信，这个不知是真是？怕是借此做生意的。”这一句话，那人要掏钱就不掏了。这就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坏话这人，姓陈，名叫事不足，外号叫坏事有余。陈亮一瞧，说：“二哥，这是好事，我们两个人周济周济她。”雷鸣说：“好。”掏出一包银子，有十余两，递给那妇人，陈亮说：“这银子一共有四十两，你拿去回家买棺木罢，省得你一个妇人人家在这里抛头露面的。”这妇人一见陈亮给这些银子，赶紧问：“二位恩公贵姓大名？”陈亮说：“你也不用问我，我们也不是这里人，你也不必打算报答，你回去罢。”

书中交代，这个妇人倒没想到过路的人有如此行好事的，她

本意化赵善人家。当初赵善人常施舍棺材，皆因无耻之徒闹坏了事，没有死人，也穿了孝袍到赵家磕头化材，诂屯棺材，他把木头劈开卖了，因此赵宅现在不施材了，非得瞧见是真死人才舍。这妇人原打算到赵宅门口来化赵善人，没有想到雷鸣、陈亮二人周济她这些银两，那妇人谢了陈亮二位竟自去了。

雷、陈二人做了这件好事，见妇人去后，才出了兴隆街西口，找了一座酒楼，二人吃酒，直吃到天有初鼓以后。会了酒饭账，二人出了酒馆，找在无人之处，把夜行衣包打开，换上皂缎色软扎巾，迎门拉慈菇叶，穿上三岔通口寸帕衣，周身扣好了骨钮，寸半罗汉股丝绦，在胸前双拉蝴蝶扣，把走穗掖于两肋，头前带好了百宝囊的兜子，里面有千里火、自明灯、拨门撬户的小家伙，一切应用的物件，皂缎兜当棍裤、蓝缎子袜子、打花绷腿、倒纳千层底的趿鞋，把刀插在软皮鞘内，拧好了思把簧，把白昼的衣服包在包裹之内，斜插式系在腰间，抬了抬肩膀，收拾停当，二人拧身蹿上房去，越脊穿房，往前够奔。

二人走到一所院落，是北房三间，东里间屋中有灯光闪闪，人影摇摇，猛然听屋中说：“娘子，你把二位恩公供上了么？烧了香么？”就听有妇人说：“供上了。”又听说：“娘子，你歇歇罢，明天再去买棺材。真难为你，这几天受这样累，你歇息睡觉罢。总算老天爷没绝人之路，真有这样挥金如土的人。”陈亮在房上一听，说话甚耳熟。一拉雷鸣，二人由房上窜下来，到窗棂外，把窗纸湿了个大窟窿，往屋中一看，见地下停着一个死人，是老太太；顺前檐的炕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腿上长着有碗大疮；靠东墙有一张桌，桌上供着牌位，上写“二位恩公之神位”。烧着三炷香，地下站立一个妇人，正是那白天的化棺材的妇人。

陈亮见这妇人往炕上一躺，和衣而卧，把灯吹了。陈亮一拉雷鸣，二人来到东墙根，陈亮低声说：“了不得了，那妇人把咱们两个供上烧香牌位，上写着‘二位恩公之神位’。”雷鸣说：“供上怕什么？”陈亮说：“二弟你可不知道，你没看过闲书古来隋唐上有一位叔宝秦琼，他在临潼山救了唐王李渊，唐王李渊问他姓叫什么，秦琼走远了说：‘我叫秦琼。’唐王李渊没听明白，回去供琼五大将军，折受的秦琼在潞州城当铜卖马。你我凡夫俗子，他若供着烧香，岂不把你我折受坏了？”雷鸣说：“我去把牌位偷出来。”陈亮说：“你偷出来，明天她再写了。”雷鸣说：“怎么办？”

二人正说着话，只见墙上往下一掉土，陈亮、雷鸣只当是华云龙到赵家楼采花去，走在这里。二人赶紧往墙根下一贴，翻着脸往上瞧着，只见由墙外立起一根杉杆，上面绑着横棍，这叫蜈蚣梯子，由外面上来一个小毛贼，眼望四下里瞧。书中交代，来的这个贼人姓钱，叫钱心胜。这小子原来在兴隆街住，素日无所不为，吃喝嫖赌，把老人家的产业都花完了，媳妇出去给人家当仆妇，他在家里也无甚事。今日白昼，他瞧见雷、陈二人周济刘王氏一包银子，有四十余两，钱心胜恨不能把银子给他。晚间，他这才想出主意，做好了蜈蚣梯子，来到刘家，上了墙瞧了一瞧，顺梯子下去，掏出一把小刀，来到上房拨门，拨一下，听一下，拨了三下，将门拨开。贼人进去一瞧，屋内也没有箱子柜。刘王氏夫妇睡着了。本来也没地方搁银子，就在席底下搁着，贼人一摸就摸到手中了，心中颇为欢喜。由屋中出来，顺着蜈蚣子爬上墙去，骑在墙上把杉杆提出去，立在墙外，顺着梯子下去。雷、陈二人看的明明白白，心上说：“好贼人，真是狼心狗肺，人家

死了人没棺材，叩头化来的银子他给偷了去。”陈亮气往上撞，说：“二哥，你在这里等我，别走，我去追他。”雷鸣说：“就是。”陈亮这才伸手拉刀，蹿出墙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钱心胜黑夜偷银两 圣手猿暗探赵家楼

话说陈亮拉刀蹿出来一看，见贼人一晃，进了路北一个门楼。陈亮赶过去，由门缝一看，见贼人在院中把蜈蚣梯子解了，拿着进了北上房。陈亮拧身蹿到院内，这院内是北房三间，见贼人到北房东里间，点上了灯。陈亮来到窗外，把窗纸湿了个小窟窿，往屋中一看，这屋里是顺后檐的炕，炕上搁着一张床桌，搁着一堆棉被，地下有八仙桌，钱柜杌凳，桌上搁着一盏灯。贼人坐在炕上，把银子掏出来，乐得心花俱开，把钱包找开，瞧着自言自语，拿出一块银子来说：“这块银子置房，这块银子买地，这块银子做买卖。”说了半天，把银子包起来，搁在钱柜之内，由钱柜里拿出一吊钱来，拿了一百文，拿酒壶出去打酒。陈亮早藏在房上。

钱心胜出来把门带上，唱着哈哈腔，又唱二簧，又唱时调小曲，自己欢喜的不知如何是好。来到酒铺说：“王掌柜给我打酒。”这个酒铺掌柜的是山西人，叫老西。钱心胜先前常逛老西的酒铺，到晚上去打酒，老西上了门，隔着小洞儿卖酒，钱心胜带两把一样的酒壶，灌上一壶凉水，拿空壶给老西打酒，老西打好了递给钱心胜，钱心胜说：“掌柜的给我记上账罢。”老西说：“不赊。”钱心胜说：“不赊，你把酒倒下罢。”他把那壶凉水递给老西，老西倒在酒坛子里，钱心胜白换一壶酒。日子长了，老西起了疑心，因近来吃酒的都说酒不好。这天钱心胜又打酒，把酒打

上，他要赊，老西说：“不赊。”钱心胜说：“不赊，你倒下罢。”又把凉水递进去。老西一尝是凉水，出来把钱心胜揪住，一瞧他是两把壶，老西跟钱心胜打起来，有人给劝了。今天钱心胜一说打酒，老西道：“钱先生，你又来骗酒来。”钱心胜说：“我先给你钱，打一百钱的酒。”把酒打上，钱心胜拿着酒壶，心满意足回来。刚到门口，陈亮由后面一把手，把钱心胜的脖子一捏。

书中交代，钱心胜走后，陈亮到他屋中，开了钱柜，把银子拿出来，连他剩的九百钱也拿着，把他炕上的棉被，用火点着，拿桌一押，来到外面等着。见钱心胜打酒回来，陈亮过去将贼人揪住，拉出刀来说：“你要嚷，我要你的命。”贼人也不敢嚷。陈亮把他捆上，把嘴塞上，往大门口外头一搁，陈亮说：“我乃夜游神是也，专察人间善恶，你偷人家的银子，应当叫你报应。”说完了话，陈亮走了。

钱心胜往院里一瞧，屋中烟直往窜，钱心胜着急，又不能动，塞着嘴又不能嚷，直哼的嚷不出来。由东面过来两个打更的，一个拿梆子，一个拿锣，这个说：“这条胡同甚不清净。”那人：“你别吓我，我胆子小呀！”说着话，就听“哼的一声，吓得两个打更的背脊发麻，这个说：“是鬼呀。”那个说：“多怕呀。”正说着，又听“哼”了一下，这个打更的壮着胆子过来一瞧，认得原来是钱心胜，鼻子内嚷嚷不出来，想叫人听得，好过来把他放了。于是，两个打更的这才把他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打更的说：“钱先生，你怎么被人捆上？把我两个人吓着了。”钱心胜说：“我遇见夜游神了，你们二位请罢。”贼人赶紧到屋中，一瞧被褥全烧着了，即忙把火救灭，再开钱柜一瞧，银子没有了，连钱也没有了，这是贼人报应。

不讲钱心胜，再说陈亮拿着银钱回到刘王氏院中，偷进屋中，把老太太的死尸手扳开，把银子搁到死尸左手里，把钱搁到右手里，把桌上供的牌位撕了，来到院中，拿了个破盆“叭”往地上一掷。刘王氏夫妇也惊醒了，赶紧点上灯一瞧，见老太太死尸左手拿着银子，右手拿着钱，夫妻二人正纳闷。陈亮外面喊嚷说：“本家主人听真，明天不准再供恩公的牌位，再供必有大祸，我要去也。”说完了话，雷鸣、陈亮拧身上房，直奔赵家楼来。

来到赵家花园，暗中瞧探，院中一无人声，二无犬吠。二人蹿到里面，直奔楼下，拧身蹿到楼上，见阁上东间点着灯，二人来到窗外，把窗纸湿破，往里一目的地，这屋里真是幽雅佳境，靠北墙是一张湘妃竹的床，床上挂着洋绉的帐幔，当中挂着花篮，里面有茉莉夜来香，床上有藤席凉枕，香牛皮的夹被，两旁是赤金的帐钩，红绉的床围；靠东墙有一张俏头案，当中摆着水晶金缸，里面养着龙睛凤尾淡黄鱼，桌上摆着金钟玉磬，两头摆着一支珊瑚树，一棵翡翠的白菜，还有各磁器；靠西墙外边，有一张月牙桌，桌上有镜子，上面有粉缸、梳头油瓶，一切妇人应用的物件；靠窗户一张八仙桌，镶着墨玉的棋盘心，两边有把太师椅子，桌上有图书，盘里面搁着文房四宝，有斑竹煨成一支笔筒，里面有几支笔；东墙上挂着一轴条山，画的是富贵牡丹图，两旁有两条对联，上写：

女虹各月四十有五，饮酒百年三万六千觞。

陈亮着够多时，见屋中只有一个仆妇，并无别人，复返同雷鸣二人下楼，陈亮说：“这楼上没有人，二哥，你我同到前面瞧瞧去。”二人施展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本领，如履平地相仿，往前

够奔。这院中是三层房，头一层是待客厅、外书房，陈亮、雷鸣二人来到二层子东配房，趴在后房坡，往下一看，见房檐下挂着八角，北上房屋中灯光闪烁，见有两个男暹暹抱着弦子胡琴，两个女暹暹弹琵琶打洋琴，正在弹唱。原来今天是赵员外的寿诞之期，大家忙乱了一天，亲友来祝寿，天色已晚，大家陆续告辞。雷鸣、陈亮看够多时，陈亮说：“二哥，你我到后面去等着罢，本家大概有喜事，总得亲友散净了，本家才能安歇呢。”二人复返蹊房越脊，来到后面，在暗中等着。

直等到天交二鼓，忽见由前面灯光一闪，有两个丫鬟打着灯笼，两个仆妇搀着一位女子，雷鸣、陈亮暗中借灯光一看，这位女子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怎见得？有词为证：

只闻香风阵阵，行动百媚千娇。巧笔丹青难画描，周身上下堆俏。身穿蓝衫可体，金钗轻笼鬓梢。坠金小扇手中摇，粉面双腮带笑。

陈亮暗中一看，果然绝世无双，头上脚下，无一不好。陈亮再一看，这女子后面，又有两个丫鬟搀着一位女子，也不过十八九岁，尤加美貌。见这位女子怎样打扮？有赞为证：

头上乌云，巧挽盘龙髻。髻心横插白玉簪，簪插云鬟飞彩凤。凤袄衬花百子衫，衫袖半吞描荔腕。腕带钏镯是法蓝，蓝缎绉裙捏百褶。褶下微露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佩香珠颜色鲜，鲜妍长就芙蓉面。面似桃花眉柳弯，弯弯衬杏眼。眼含秋水鼻悬胆，丹朱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糯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女中魁元，好似仙女临凡。

陈亮看罢，心中暗为赞美，再一看后面，还有一位十六七的女子，也有两个丫鬟搀着。陈亮细看。

这佳人，天然秀，不比寻常妇女流。乌云巧挽青丝髻，黑真真长就了未擦油。眉儿弯，如春柳，秋波儿眼清儿漏。鼻梁端正樱桃口，耳坠金环挂玉钩。穿一件，藕色氅；翠挽袖，内衬罗衫楼外楼。百褶宫裙把金莲透，端又正，尖又瘦。瞧着好像不会走，行动犹如凤点头。心儿灵，性儿秀，美貌天仙比她丑，真正是貌美丰姿体态温柔。

雷鸣、陈亮看了这三位女子，真是一个比一个强，梨花面，杏蕊腮，瑶池仙子月殿嫦娥恐不如也。这三位小姐，这个说：“你碰了我了。”那个说：“你踩了我的脚了。”说说笑笑，都顺着楼梯上楼进去。陈亮同雷鸣来到窗外一瞧，见三位姑娘都把衣裳脱了，这个说：“姊姊，你可累着了，老员外的生日，有多少亲友来，哪里得走？你我此刻且歇息罢。”只见三位姑娘喝了一碗茶，把床帐一撩，和衣而卧。丫鬟把灯吹了，众人够奔西里间安歇。

陈亮、雷鸣在暗中等着，天交三鼓，忽然来了三个江洋大盗要来采花。不知二侠义如何捉拿淫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见美丽淫贼邀知己 遇故旧三人同采花

话说雷鸣、陈亮见三位姑娘安歇，两个人奉济公之命，在暗中保护，等候捉拿淫贼。陈亮说：“二哥，你看这三位女子，果然是十分人才，世上第一的美人，不怪华云龙要来采花。”两个人说着话，在暗中藏着，忽然打一块石子来，见墙上一连三条黑影，行走如飞，都是穿着夜行衣。陈亮说：“二哥你看果然师傅未卜先知，有先见之明。你看这三个人，当中走的是华云龙，头里走的那个，我认识他，也是西川人，跟华云龙是拜兄弟，也是个采花淫贼，叫桃花浪子韩秀，后面走的那个人，我可不认识。”雷鸣说：“后面那个我认识，叫白莲秀士恽飞。”说着话，见三个贼人直奔楼房东里间去了。

书中交代，华云龙自从马静家出来，被济公追了一夜，好不容易逃脱了，自己直奔龙游县而来。刚来到北门，抬头一看，见眼前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穿翠蓝褂，壮士打扮，乃是桃花浪子韩秀，一位是武士公子打扮，正是白莲秀士恽飞。这两个人也是西川路上有名的江洋大盗，跟华云龙是知己相交同类之友。今天一见华云龙，两个人赶奔上前行礼说：“华二哥，你一向可好，怎么今日会来到这里？”华云龙一看，说：“原是二位贤弟，哎呀！呼吸之间，你我弟兄恐今世不能见面了。”韩秀、恽飞说：“兄长何出此言？”华云龙说：“你我弟兄自四川分手，我在外面事多了。”就把三访凤凰岭，巧遇威镇八方，后来在临安乌竹庵采花伤人，泰

山楼杀死秦禄，秦相府盗玉下镯凤冠的事，从头至尾对二人述说了一番。

韩秀、恽飞说：“好兄长在京都做这样惊天动地的事，真算出类拔萃。兄长这打算上哪去？”华云龙说：“我也无地可投。”韩秀说：“兄长可曾带熏香盒子？”华云龙说：“做什么？”韩秀说：“我告诉二哥，我们两个人来到这龙游县，住在十字街富盛店，有十数天。我二人没事闲游，在兴隆街有一家赵姓，是大财主家，里有花园楼房，我们那日瞧见楼窗口有三个妇子，长得绝类无双，真可算天下第一佳人，世间罕有。我二人没熏香盒子，不敢去采花，恐怕人家里头人多，倒反为不美。我二人自那天瞧见，时刻惦念在心，没有主意，要不碰见兄长，我二人打算要走。你要带着熏香，该当你我作乐，要得这样美人，你我生平之愿足矣！”华云龙一听，淫心一动说：“好办，你我弟兄先喝酒去。”三个人这才一同复返进城，来到会仙楼要酒要菜，开怀畅饮，快乐非常。

三个人都吃的酒足饭饱，伙计一算账，三个人一让账，楼上陈亮、雷鸣刚来到，瞧见华云龙同着两个人，这三个人可不知雷鸣、陈亮在楼上。韩秀会了账，三个人出了酒饭店，韩秀说：“华二哥，你我仍回富盛店罢，不必在街市闲游。”华云龙说：“好。”三个人同来到十字街富盛店。伙计一瞧，说：“二位大爷又回来了？”韩秀说：“我们碰见朋友，暂且不走了，还要盘桓几天，你把上房开了。”伙计答应，拿钥匙把门开了，三个人来到上房，伙计端上一壶茶来，三个人也俱有点醉了，华云龙说：“你我没事，可以睡一觉。”三个人就躺下睡了。

睡到天黑起来，要酒要菜吃喝完了，天有初鼓，韩秀、恽飞

说：“二哥，咱们走罢。”华云龙说：“你们两个人真是笨头，哪有这么早去的？人家没有睡呢。倘被人瞧见一嚷，看家的、护院的出来，把你我拿住了，如何是好？偷盗采花总在三更以后，路静人稀，都睡着了才能使熏香。”

这两个贼人无奈，急得了不得。好容易盼到三更，三个贼人换好夜行衣，由屋中出来，店里早都睡了，将门反带，留了个记号，拧身上房。蹿房越脊，行走如飞，心急似箭，来到花园，见静寂寂，空落落，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先用问路石一打探，听没有动静，三个贼人直奔楼房。来到窗儿外，华云龙先掏出六个布卷，三个人把鼻孔塞好，华云龙把熏香盒子点着，一拉仙鹤嘴，把窗纸通了个小窟窿，把仙鹤嘴搁了进去，一拉尾巴，两个翅膀一扇，这股烟由嘴里冒进屋子里去。此时陈亮、雷鸣来到楼房上前坡趴着。三个人觉着工夫不小了，把熏香盒子撤出来收了，把上下的窗户摘下来，三个人蹿到屋里，华云龙一晃火折把灯点上，此时那三位姑娘都被香熏过，人事不知，这乃赵员外一个侄女两个女儿。华云龙撩起帐子，借灯光一看，这三女子真正貌比西施。贼人心中甚为喜悦，韩秀说：“华二哥你瞧，好不好。”华云龙说：“果然是好，你我弟兄每人一个，也不必挑选。我出个主意，写三张字，一、二、三，咱们三个人拈阄，省得争夺。”韩秀说：“也好，这三个妇子，我都爱。要依我说，咱们三个人乐完了，每人背一个走，每人有这么一个媳妇，总算这世没白来。”

雷鸣二人在房上一听贼人所说的话，二位英雄把肺都气炸了，陈亮赶紧够奔前面，自己要去给本家送信，雷鸣揭起瓦来，照定华云龙就是一瓦。华云龙正要写字拈阄，脸向里说话，由后面来了一瓦，正打在后脑海上，把脑袋也打破了。雷鸣打了贼人

一瓦，赶紧跳下来要跑，三个贼人由里面蹿出来就追。雷鸣赶紧把香牛皮的隔面具戴上，遮住本来面目，见三个贼人追出来，雷鸣准知道这三个贼人的能为，都是艺业出众，自知敌不过了，不敢动手，蹿房越脊就跑。贼人要想把雷鸣追上瞧瞧是谁，焉想到前面人声喊嚷起来。原本是陈亮先来到前面，站在房上喊嚷：“本家主人听真，后面楼上有贼，快去拿贼去，晚了可就了不得了！”陈亮说完了话，隐在一旁。

本家的看家的、护院的、打更的、打杂的，众人听见，各执灯球火把，齐声喊嚷“拿贼”。三个贼人本打算要追杀雷鸣，听得人声嘈杂，三个贼人不敢再追。华云龙说：“合字风紧，扯活罢。”三个人蹿房越脊，竟自逃走。雷鸣找着陈亮，二人也蹿出来，到无人之地，把包裹打开，将夜行衣脱了，把白昼衣换好。陈亮说：“二哥，你我不必管了，叫济公拿华云龙罢。”雷鸣说：“对，咱们不管。这三个人真可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说着话，等到天光大亮，红日东升。陈亮说：“二哥，咱们找师傅去。”

二人慢慢往前正走，只见对面来了两个行路的，这个说：“二哥，你去瞧热闹去罢，在东门外头，有一个人买棺材搁着正往前走，来了一个穷和尚把棺材截住不叫走，他问：‘买棺材是装衣裳，是装钱？’人家说‘是装死人’，和尚就要躺在棺材里试试。人家不叫试，和尚把棺材踢坏了，打起架来。你去瞧去罢。”陈亮一听，说：“二哥，这必是济公，咱们去瞧瞧。”二人来到东门外一瞧，果然是济公。

书中交代，济公在酒馆打发雷鸣、陈亮送张文魁走后，同柴、杜二班头由酒馆出来，柴头说：“师傅，你老人家说到千家口就

把华云龙拿住，直到如今倒是怎么样？”和尚说：“你们跟我到龙游县去，准把华云龙拿住。”柴、杜二人跟着济公来到龙游县北门。天已黑了，三个人找了宿店，要酒要菜，吃喝完毕，要了三份铺盖，躺下睡了。柴头道：“师傅，明天店钱饭钱怎么办呢？”和尚说：“不要紧，都有我呢。”睡到四更天，和尚起来，悄悄到了院中，一拍窗户说：“柴、杜头，明天龙游县见。没有店钱饭钱，我可不管，我要走了。”说完了话，和尚跳墙出店一直来到东门外。

和尚一蹲，等到太阳出来，只见由那边来了四个人抬着棺材，后跟着一个老丈。和尚过去把抬棺材的拦住，和尚说：“抬上哪里去？”抬棺材的说：“进城。”和尚说：“这棺材是盛衣裳的，是盛钱的？”有掌柜的跟着过来说：“和尚你疯了，那有买棺材盛衣裳的？这是装死人的。”和尚说：“装死人先得活人试长短，你搁下，我躺下里头试试。”掌柜的说：“不能叫你试。”和尚过去一脚，把棺材踢破了。掌柜的一瞧，气往上冲，吩咐伙计要打和尚。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奉师命趋吉避凶 华云龙镖伤三友

话说济公过去一脚把棺材踢破了。掌柜的一瞧真急了，要打和尚。书中交代，济公为什么拦住棺材不叫走呢？皆因棺材铺掌柜的心地不公。这个买棺材的老丈姓李，就是跟着刘王氏化棺材的。那老者原是因刘王氏家中没人，他丈夫刘福生了疮，不能动转，所以帮他们的忙。有雷鸣、陈亮周济四十多两银子，刘王氏就烦李老丈去买棺材。李老丈也不会买，来到东门外同峰桅厂，一瞧这口棺材，足够四五六的尺寸，漆着黑油。一问掌柜的卖多少钱？这位掌柜的说：“十五两银子。”这口棺材，是削檐钩头，原是两层板包的，里面是刨花锯末，外头一上油，瞧着好象杉木，实是碎木头做的，尽值五两银子。掌柜的是成心冤人，向李老丈要十五两，连抬代埋二十两银子。李老丈也不懂还价，就答应了。掌柜的一想：“这号买卖做着了，可以剩十几两银子，又够定一个月的伙食。”赶紧叫四个伙计，抬着跟去入殓。

那想刚走到东门，和尚拦住，要躺在里头试一试。掌柜的不肯，和尚用脚一踢，把一层薄板踢碎了，由里面直掉下锯末。李老丈一瞧说：“我不要了。我只说是厚木头，哪知里面净是锯末，我不能要。”掌柜的一想，已然银子到手，和尚给他踢破了，气往上冲，吩咐伙计：“你们拉住尽打！”四个伙计就奔上来，要揪济公。济公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这四个伙计眼定了，瞧着他们掌柜的，当是和尚。四个伙

计揪住掌柜的就打。掌柜的说：“别打，是我！”伙计说：“打的是你。你为什么搅我的买卖？”掌柜的说：“我是王掌柜。”四个伙计方才明白过来，一瞧把掌柜的打了。复反四个人又要揪和尚打。

这个时光，雷鸣、陈亮赶到。陈亮说：“别打，怎么回事？”掌柜的一瞧，这两个人都是壮士打扮，相貌不俗。说：“二位大爷别管，我跟和尚是一场官司。”李老丈一瞧，认识是二位恩公。陈亮说：“因为什么？”李老丈说：“二位恩公要问，皆因刘王氏家中没人，托我买棺材，我上了年岁瞧不真，我只当这棺材真有四五寸厚。哪知是两层薄板夹着锯末。”陈亮一看说：“掌柜的，你这就不对了，作买卖不准欺人，你趁早给人家换一口好棺材。不准争斗，要不然，我拿片子送你。”掌柜的也不知雷鸣、陈亮有多大势力，敢怒而不敢言。济公掏出一块药来，说：“李老丈你把这块药拿回去，给刘福敷在疮上，保管药到病除。”李老丈说：“大师傅什么称呼？”陈亮说：“这是灵隐寺济公长老。”李老丈谢了济公，拿着药，同棺材铺掌柜的回店，另换了一口棺材，抬到刘福家。把药给刘福上了，疮也好了，把他母亲葬埋了，一家人感念济公的好处，这话不表。

单说济公见了雷鸣、陈亮，和尚说：“你们两个人由哪里来？”陈亮说：“别提了，我二人再也不管华云龙的事了。”济公说：“好，咱们喝酒去吧。”三个人进了城，来到一座酒店。到了后堂，要酒要菜。济公喝着酒，叹了一口气。陈亮说：“师傅为何叹气唉声？”和尚说：“我看你两个人怪惨的。”陈亮说：“惨什么？”和尚说：“天有什么时候？”陈亮说：“天有已初，早的很。”和尚说：“天交正午，你两个人就准要死。”陈亮一听，大吃一惊，知济公

是未卜先知。陈亮说：“师傅既知道我二人有大难，可以躲得了躲不了？”济公说：“你二人要打算趋吉避凶，天到正午，你两个人须出了龙游县的交界，方可躲得了。”陈亮也不知龙游县有多大地方。忙问走堂的：“这龙游县的交界有多远？”伙计说：“往西有三十余里，向东有五六十里，往南北有七八十里。”陈亮一听，就是往西近。这才说：“师傅，我两个人这就逃命了。”济公说：“你走罢。天交正午千万可要离开。”陈、雷二人说：“是。”二人给了酒钱，出了酒店，一直往西。

刚一出西门。雷鸣道：“老三，我实困了，走不了。一夜没睡，我眼睛睁不开，腿也走不动。”陈亮说：“二哥，你快走罢。师傅的话，不可不信。”说着话又往前走。眼前是大柳林。雷鸣说：“我可实走不动了。”陈亮说：“你不走，可许有性命之忧。”雷鸣说：“这里又没有人，我歇息罢。”说着话，他就在地下一坐。往树上一靠就睡着了。陈亮心神不安，也不敢睡，坐在旁边。工夫不大，只见由南来了一个人，正是华云龙。

书中交代，华云龙自从赵家楼逃走，三个贼人回了店。华云龙是埋怨韩秀、恽飞：“要不是你两个人，我何至涉这危险！”恽飞说：“你别埋怨我们，倒是你愿意去。我们两个人要上临安逛去。你走你的罢。”这两个人今天一早走了。华云龙心中很烦，自己出来闲游，正走在柳林。一瞧是雷鸣、陈亮。华云龙心中一动：“昨天在赵家楼跟我动手，好像雷鸣？也许是他。”陈亮这个人机伶，赶紧站起来说：“华二哥一向可好？从哪里来，怎么还不远走？”华云龙说：“你们两个人从哪里来？”陈亮说：“我们由小月屯来。”正说着话，雷鸣醒了。一睁眼说：“华二哥，恭喜，贺喜，大喜呀！”华云龙说：“喜从何来？”雷鸣这个人口直心快，不懂

撒谎说：“你在赵家楼采花做案，还不是大喜？”华云龙说：“你怎么知道？”雷鸣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华云龙说：“好，昨天是你这小辈跟我动手。”雷鸣一听说：“好，狗娘养的，你骂我小辈，我拿刀剁了你！”说着话，拉出刀来，照华云龙就剁。贼人摆刀相迎。二人杀在一处。陈亮说：“华二哥，雷二哥，不可动手。三两句话翻了脸，你我自己弟兄，岂不被人耻笑？”雷鸣哪里肯听，一刀跟着一刀，恨不能把华云龙杀了，方出胸中恶气。

贼人的武艺，比雷鸣强的多。故意游斗，把雷鸣擂的浑身是汗。陈亮一瞧，把刀拉出来说：“雷二哥闪开！”雷鸣闪身躲开。陈亮说：“华二哥，你也站住。咱们弟兄是金兰之好，你们两个人一动手，叫兄弟帮谁？华二哥你走你的。”雷鸣把口气缓过来，又摆刀过来动手。工夫大了，还是不行。陈亮一瞧，又过来拦住说：“华二哥，你是个做哥哥的，总得有容让。异姓有情非异姓，同胞无义枉同胞。”说着话，雷鸣把气歇过来，仍然摆刀照华云龙要砍。陈亮又过来相劝。如是者三次。华云龙说：“好呀！你两个人使这车轮战法。他乏了，你过来说，他歇了又动手。就叫你两个小辈摆刀来过，华二太爷也不放在心上。”

正动着手，猛然华云龙掉头就跑。雷鸣刚往前一追，贼人回头喊说：“镖来！”抖手就是一毒药镖。雷鸣见镖打来，一闪身没躲，正打在华盖穴上，翻身栽倒。雷鸣觉着镖打上，半身一发麻，就知道没了命了。陈亮赶过来说：“二哥怎么样？”雷鸣说：“我完了。我受了毒药镖，十二个时辰准死。贤弟，你走罢。你要念兄弟之情，你到玉山县凤凰岭，找威镇八方杨明。告诉杨大哥，说华云龙拿毒镖打我。杨大哥若念兄弟交情，叫他撒绿林帖，请

绿林人布四网阵，拿华云龙。你只要把他的心搁到我灵前一祭，就是你尽了弟兄的义气。”陈亮一听这些话，好似万把钢刀穿心。不亚如刀挖肺腑，箭刺心窝一般。谁知道华云龙的毒镖，跟杨明学的，打上没有解药，情知雷鸣准死。华云龙在那里站着，听雷鸣叫陈亮送信。华云龙一想：“真要那么办，我这条命活不了。莫若我斩草除根。”想罢照陈亮一镖，正打在陈亮背脊之上。陈亮哈哈大笑，说：“姓华的，你成全了我。绿林中知道，有雷鸣就有陈亮。雷鸣一死，我焉得独生。我两个一处为人，死了一处做鬼。”说着话，药性一发，雷鸣、陈亮疼的就地乱滚。华云龙一看，心上说：“我跟他二人是拜兄弟，何必瞧着他乱滚受罪？莫若把他二人杀了。”贼人还算是好心，伸手拉刀要结果他二个性命。不知二位英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镇八方赌气找张荣 乾坤鼠毒镖打杨明

话说淫贼华云龙在大柳林用毒镖打了雷鸣、陈亮，正要过去杀二人。只听后面有人说：“华二贤弟，你要杀什么人？”华云龙回头一看，只见后面来了一人。身高八尺，头戴翠蓝色扎巾，搯金抹额，二龙斗宝，迎门一朵绒球，秃秃乱晃。身穿蓝箭袖袍，丝鸾带系腰。足下薄底快靴。身披宝蓝英雄大氅，周身绣牡丹花。面如满月，眉分作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下三绺须髯，飘洒胸前。肋下佩刀。手中提小包袱。来者非别，正是大义威镇八方杨明！

华云龙一看，吃了一惊。暗说：“他来了可不好办。”贼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赶紧说：“杨大哥，一向可好？”杨明说：“你要杀什么人？”华云龙说：“我要杀雷鸣、陈亮。”杨明一听一愣，说：“华二弟，为什么要杀他两个人？”华云龙说：“兄长要问，只因雷鸣、陈亮两个人无所不为。在临安府乌竹庵采花，因奸不允，杀死带发修行的少妇，刀伤老尼姑。又在泰山楼杀死净街太岁泰禄。在秦相府盗了秦相的玉镯凤冠。昨天在这龙游县北门里赵家楼采花。是我今天碰见他两个人。我用好言相劝，他两个人拉刀跟我动手，反杀我。我才用毒药镖将他二人打倒。我一想不必叫他两个人受罪，我要杀他。”杨明一听说：“二弟，你不该用毒药镖打他。自己弟兄，下这样的毒手。”华云龙说：“兄长，你看有人来了。”用手一指。杨明一回头，华云龙也就抖手一毒

镖，正打在杨明的琵琶骨上。眼瞧杨明翻身栽倒。

书中交代，杨明本不是出门的人。家中开着镖局子，又有银钱，又有势利。皆因华云龙有一个拜弟，叫黑风鬼张荣，也是西川人。张荣这天到杨明家找华云龙。家人进去一回禀，杨明出来一看，见张荣有二十来往的年岁，武生公子打扮。杨明说：“尊驾贵姓，来此何干？”张荣说：“我乃是西川人，姓张名荣，跟华云龙是拜兄弟。我听说他在这如意村杨大爷家中住着，我特来找他。”杨明一听，说：“你既是华云龙的拜弟，你我弟兄，都不是外人。现在华云龙到临安城逛去了，又约三两个月就回来。你也不必去找他，就在我这里住罢。”杨明这个人最好交友，就把张荣让到家中。说：“你要闷时，可到镖局子去坐坐。”

张荣就在杨明家住着。不想张荣忽然病了。杨明给请先生调治，精心用意，好不容易把张荣调养好了。张荣说：“兄长待我这番光景，我实感激。我给兄长叩头，认为义兄。”杨明说：“张贤弟是华二弟的拜弟，就如同我拜弟一样，何必再要磕头呢？”张荣说：“那不算。”一定要给杨明磕头。当时给杨明磕了头，到里面见太太行了礼，见过了满氏嫂嫂。从此就拿他更不当外人，内外不避。

杨明的妻子，本来长的容颜美貌，人才出众，很贤惠无比。张荣这小子，素常说话一点规矩没有。杨老太太是一位正直人，常常当面说张荣。满氏娘子怕给他丈夫得罪朋友，常给张荣掩盖。焉想到张荣这小子误想了。他疑满氏心中有了他。那天杨明不在家，张荣也就到里面去。老太太正睡午觉，满氏娘子在屋中做活。张荣说：“嫂嫂，做什么活？”满氏说：“做袜子。”张荣说：“我瞧瞧。”满氏一递。张荣并不是要瞧。他没怀好心，要调戏满

氏。他一接，伸手一拉满氏的手腕子。满氏立刻把脸一沉。说：“你这厮可真不要脸！”满氏照定张荣脸上就是一个嘴巴。这小子可不知道满氏是一身的好能为。她父亲名叫满得公，绰号人称铁棍无敌。膝下无儿，把一身的武艺，都传授了女儿。满氏今天一变脸，把张荣打了一个嘴巴。吓得那小子跑到前面，拿上自己的小包袱，不辞而别，竟自逃走。

后来杨明回来，问张荣哪去了。满氏还不肯说，怕丈夫知道生气。有这两句话：“你不忧心因子孝，家无烦为妻贤。”这话一点不错。满氏不肯说，杨明再三追问。满氏无法，才把张荣如何调戏的话说了。杨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杨明说：“非得找他不可。哪里见着，哪里结果他小辈的性命。他竟敢在我家这样无礼！我拿他当自己兄弟，这厮真是人面兽心。”越想越气。次日告诉老太太，说要出去保镖。带上盘费兵刃，由家中出来，寻找张荣。

这天走在龙游县的西南，见眼前有一片苇塘。有一位老者，欲要跳河。杨明过去一把揪住，说：“老丈为何跳河？这大的年岁，寻此短见。你跟我说。”老丈抬头一看，唉了一声，说：“这位大爷，要问小老儿，我姓康双名得元。我膝下无儿，过继了一个侄儿，叫康成。自己有一个女儿，许配临安开杂货铺的张家，尚未过门。前者来了信，要娶我的女儿。我把家里房产卖了几百银子，叫我女儿骑着一条驴，连我继儿，打算一同到临安去就亲。今天早起出了店，连我儿带我女儿都走丢了。我也找不着了，我故此要跳河一死就完了。”杨明说：“你儿多大年岁？你女儿多大年岁？”康得元说：“我继子今年二十八岁，我女儿十八岁。”杨明说：“素常他们和睦不和睦？”康得元说：“他兄妹素常不和。”

杨明说：“你别寻死。我代你找去。找着更好，找不着你也别死。你跟我走。”康老丈说：“大爷贵姓。”杨明通了名姓。老丈一听，说：“原来是保镖达官、威镇八方杨爷。我久仰久仰！”杨明说：“你跟我走。”领了老丈正向前走，见大柳林华云龙拿刀要去杀人。杨明说：“华二弟要杀什么人？”华云龙回头一瞧，是保镖师傅来了。贼人心中暗说：“不好。我要说拿毒镖打了雷鸣、陈亮，他准要我的命。莫如我一狠二毒三绝计。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当初华云龙不会打毒镖。他知道杨明会打毒镖。他苦苦要跟杨明学。杨明就嘱咐过他，说：“这毒镖是三十六味毒药，十八味草药，非有蛇红蛋尾木变石不能配。你学会了，不可轻易妄动。打上了只要一见血就死，没有解药。”今天华云龙见杨明走来，贼人暗说不好，赶紧过来行礼。杨明问要杀什么人，华云龙说要杀雷鸣、陈亮。杨明为什么事，华云龙把他做的事说了，我才拿毒镖打他。杨明一听，就一愣。说你不该拿毒镖打他。华云龙说，你瞧有人来了。杨明一回头，贼人抖手一镖，正打在琵琶骨。

杨明被打倒，哈哈一笑，说：“好，这是我交朋友的下场！我教会了你，你能拿镖打我。天下人，你都可以打了。”康得元一瞧，气往上冲。说：“好贼人，你嘴里说好话，你施展这样狠毒之心！把杨大爷打了，我这条老命不要了，跟你拚了！”华云龙一瞧，说：“老头儿，你休要前来送死。”说着话，贼人把刀拉出来。杨明此时痛的乱滚。汗珠子真有黄豆大小，直往下流。说：“康老丈，你去你的罢。我本打算要救你，替你把女儿找回来。这我的命没了，我也顾不了你。你趁此去罢，不必生闲气。这是我杨明交朋友的好处！来来，华云龙，你把我杀了罢。”康得元倒

是个热心肠的人。见杨明这般光景，心中瞧着难过。老头说：“好淫贼，你这厮人面兽心。你先把我的命杀了罢，我正不愿意活着。”说着话，把脖子一伸。华云龙说：“你这老匹夫！真是放着天堂大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康得元说：“你把我杀了好。”华云龙一想：“我何必杀他，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便宜他去罢。”想罢说：“老匹夫，你不必自己讨死。我杀你，我也不算英雄。你去罢。”贼人一想：“莫若我把他三人一杀，我远走高飞，也没人知道。”想罢，拉刀要结果杨明、雷鸣、陈亮三个人。正在这般光景，就听草中呱哒的一响。华云龙回头一看，来者正是济公禅师。大约贼人难脱活命。不知济公由何处而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济公惊淫贼 小酒馆班头见圣僧

话说华云龙见济公，吓得魂飞胆裂。济公说：“好华云龙，你往哪里走！”书中交代，济公从哪里来呢？只因和尚半夜里由店里走了，柴头、杜头也不敢睡了，怕的第二天没钱给店饭账。两个人没等店里起来，二人也跳墙出来，一直够奔龙游县衙门。来到衙门口一瞧，对过是茶铺子。两个人进了茶馆一瞧，有几位龙游的班头在那里喝茶。柴头说：“借问有一个和尚，你们众位瞧见没有？”众人说：“回头就过堂。”柴头说：“什么事。”那人说：“不是三官庙的二和尚拐带妇人那案么！”柴头说：“不是。我打听的是一个穷和尚。”旁边有一人说：“方才有一个穷和尚，在东门外拦住抬棺材的不叫走。你们二位上那里去找罢。”柴、杜二人，复又来到东门外一找，还是没有。二人到各处酒饭馆，找来找去。找到一座小酒馆，把济公找着了。柴头说：“好的，你在这里。你半夜里又跑了，我们两人没受这个罪，你趁早说罢。”和尚说：“你们二个坐下。”柴头、杜头坐下。和尚叫添酒添菜。

二人喝着酒，和尚说：“小便。”由酒馆出来，一直出了西门。正往前走，两旁是河，当中一条小道。由对面来了一匹驴，骑着一妇子，跟着一个男子。这男子长的兔头蛇眼。正是康成同康得元的女儿。原本康成这小子没好心，他打算把妹子卖几百两银子，娶个媳妇，岂不是乐事。早起由店里出来，他牵着驴子，趲了小胡同。姑娘问：“爹爹哪去了？”康成说：“你走罢，在头里

等呢。”姑娘不愿意，在驴上又下不来。正走在这股小道，济公早已占算明白。在那里一站，挡着路过不去。康成就说：“和尚，你回去罢。”和尚说：“你回去罢。”康成说：“我们这是驴。”和尚说：“我是人。”康成说：“你没瞧见我们是堂客？”和尚说：“我是官客。”康成说：“我们回不过去。”和尚说：“我拐不过弯来。”康成说：“你这和尚真可恨。”和尚说：“好东西！”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用定神法将康成定住。和尚一指驴，姑娘就迷住了。和尚牵驴就往前走。

来到大柳林，和尚一指，驴就站住。华云龙正要杀雷鸣、陈亮、杨明，和尚说：“好华云龙，你往哪走！”华云龙一瞧，拨头就跑。和尚随后就追。此时雷鸣、陈亮还醒过来，心里明白。陈亮一瞧说：“杨大哥怎么了？”杨明说：“华云龙拿毒镖打了我。你们两人为什么被他打了？”陈亮说：“我因为在临安要出家，济公收我做徒弟。要开水浇头，切菜刀落发，我跑出来。在店里住着，听着华云龙在临安城乌竹庵采花，因奸不允，杀死少妇。又在泰山楼杀死净街太岁。又在秦相府盗了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十三排嵌宝垂珠凤冠。后来铁腿猿猴王通、野鸡溜子刘昌，破了案被拿，招出华云龙来。有灵隐寺济公，带着两位班头，到千家口去拿他。我听见，到千家口给他送信，碰见雷二哥。我二人同华云龙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藏着。后来济公要拿他。我二人苦求济公不要拿他。济公给我二人一封信，说华云龙在这龙游县北门内赵家楼采花，叫我二人保护闺门贞洁。果然昨天华云龙同韩秀、恽飞三个人去采花。已然用熏香把人家姑娘熏过去。三个人已进了屋子。被我二人给搅了。今天在这里碰见，说翻了，他用毒镖把我两个人打了。”陈亮说完了话，疼的又昏过去了。杨明一听，

说：“好华云龙，做这场伤天害理的事，真算我交朋友交着了！”

康得元说：“杨大爷，你觉怎么样？”杨明说：“我不行了。”

雷鸣说：“你死不得的。我二人死了倒不要紧。上无父母的牵缠，下无妻子的挂碍。死了死了，一死就了，万事皆休。你老兄台有白发的娘亲，绿鬓的妻子，未成丁的幼儿。母老妻单子幼，你死了怎么办？”这一句话，说的杨明心中一惨。雷鸣此时也疼的昏过去。杨明心中万把钢刀扎心。猛一抬头，见那边树上有一个穷和尚上了吊，手足乱蹬乱划。杨明一看，说：“康老丈你过去把那上吊的救下。”康得元一看，果然树上吊着一个人。赶紧往前跑。刚来到和尚跟前，和尚跳下来了。倒把康老丈吓了一跳。康得元说：“和尚你没死呀？”和尚说：“我吊的是后脑勺子。我试试难受不难受。要不难受，我才上吊呢。”康得元说：“你为什么上吊？”和尚说：“我师傅交我五两银子买僧袍僧鞋，我把银子丢了。我不敢回去，怕师傅打我，故此上吊。”康老丈说：“为几两银子，何必如此短见？你跟我来。”带着和尚来到杨明跟前。杨明问：“为甚事寻死？”和尚一一告诉。杨明说：“你为五两银子，何必寻死？我这腰中银幅子有银，你拿几两去。”和尚伸手把银幅子找开，有散碎银子二十多两。和尚一瞧，说：“比我的银子还多呢，就是太碎些，有点成色。”杨明一听，说：“和尚，你将就用罢。”和尚说：“也只得将就些。”拿着银子就走了。康老丈在旁，瞧着气就大了，说：“这个和尚，真不知事，倒像该给他的，连一句情理话也不说，真是可气。白给他银子，他还挑成色。”

正说着话，和尚走了几步，又回来说：“当局者迷。我只顾了银子，也忘了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躺着睡了？”杨明说：“我是被贼人打了毒镖，活不了了，十二个时辰准死。”和尚说：“你

要死你死罢，我走了。”说完了就走。走了几步又回来，和尚说：“你贵姓？”杨明说：“我姓杨。”和尚说：“你真要死，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杨明一想：“必是和尚说要死，他不忍把银子都拿了走，他许给我买一口棺材。”想罢说：“和尚，你商量什么？”和尚说：“我瞧你这身衣服很好，可值几两银子。你死了也是给人剥，白便宜了人家，莫如你脱下来送给我罢。”杨明一听，气往上撞，说：“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气死我也！”心中一气，镖伤一疼，就昏过去了。康得元说：“你这和尚真太淘气。杨大爷周济你银子，你不说谢，反说这些话。你不是欺负人么？”

正说话间，雷鸣、陈亮又醒过来。睁眼一瞧，见济公在里站着。两个人挣扎起来磕头。口嚷：“圣僧救命！”康得元也不知和尚是谁。和尚过去说：“你们两个人怎么了？”陈亮说：“华云龙拿毒镖打了我们。师父救命罢！”和尚说：“我叫你二人出龙游交界，你们不听。受了毒镖，我也救不了你。你我师徒一场，你们死了，我给你念三卷往生咒罢。”陈亮说：“师父救命罢！”和尚说：“可不定行不行。”掏出药来，给雷、陈每人吃一块。把镖拔下来，把药嚼了，上在伤口。二人展眼之际，复旧如初，好了。过来给济公行礼。陈亮说：“求师父替杨大哥治治罢。”和尚又把杨明镖拔下来。杨明一疼，苏醒过来。和尚上了药，也把一块药与杨明吃了。杨明也好了。陈亮说：“杨大哥，这就是灵隐寺的济公长老。”杨明过来行了礼。济公在雷鸣耳边说：“你知道为什么华云龙拿镖打你？”雷鸣说：“不知。”和尚说：“有一个坏人，我已拿住，在南边小道站住。你杀他去。”雷鸣说：“我去。”

雷鸣走后，杨明、陈亮还不知道做什么去。杨明说：“康老丈你过来，见见这位灵隐寺活佛济公。你求求他老人家，好给你

找女儿。”康得元过来叩头，求圣僧慈悲慈悲。和尚说：“你不用着急，你女儿在树林外头。”和尚把验法一撤，康得元一瞧，果然女儿骑着驴子站在那里发愣。康得元说：“和尚，给我找找我的儿。”和尚说：“我派雷鸣杀他去了。”康得元说：“怎么？”和尚说：“你问你女儿就知道了。要留着他他就要害你了。”康得元谢过济公，带着女儿走了。不久雷鸣也回来。和尚说：“你们跟我拿华云龙去。”众人跟济公往北走。走了不远，忽然和尚不见了。再一看，华云龙同着一个人，在那里站着。三位英雄一瞧，气往上冲，伸手拉刀要捉拿淫贼。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施佛法戏耍豪杰 杨雷陈又遇淫贼

话说济公叫杨明、雷鸣、陈亮跟着往北走了不远。三位英雄一瞧，济公没有了。再一看，眼前树林子，华云龙同一个人在那里站着。三英雄一瞧，这人身长一丈头如麦斗。头戴皂缎色六瓣壮士巾，身穿皂缎色箭袖袍，腰系丝鸾带。单衬袄，薄底靴子。面似黑锅，粗眉大眼，直鼻阔口。扛着一条四楞铁铜。杨明细细一看，不是别人，就是绛丰县的原籍，姓陆名通。这个人天生的一条大汉。父早丧，母王氏。家中也是寒苦，全仗王老太太做针黹度日。陆通长到一十六岁，人情世故一概不懂。这天王老太太说：“儿呀，你也这么大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为娘的也老了，你有什么能为找饭吃？”陆通说：“不要紧，我找去。”说着话就出去了。少时陆通拿回二斤饼来，说：“娘呀，吃罢。”老太太一瞧，说：“你哪里拿来的？”陆通说：“我方才出去。见有一小子拿着饼。我过去打他一个嘴巴，把饼就抢来了。”老太太一听，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浑！国有王法，律有明条。你在街上打抢，叫人家拿着，就了不得了！明天不准抢了。”陆通本是个浑人，出去抢惯了，不管是谁，瞧见了便抢。人都不敢惹他，因他天生来的力气大，再也打他不过。

这天本地有一位吴孝廉，家里是财主，最好行善。开着许多的店铺。见陆通在他铺子门口抢东西，吴孝廉就问：“什么人？好大胆！竟敢白昼打抢。把他揪住，拿片子送在衙门里治罪！”旁

有一位老者是好人，说：“吴大爷，你老人家不认得他。他叫陆通，是个浑人。他家中有老母，没有养活。这个人虽然太浑，最孝母，抢了东西给他母亲吃。你老人家可以周济他，也是德行。”吴孝廉本是个善人。一听陆通是个孝子，人人可敬。叫陆通过来，说：“你姓什么？”陆通说：“我姓陆叫通。”孝廉说：“你别抢了。每天到德裕粮店取一吊钱，给你母子度日，好不好？”陆通说：“你一天给一吊钱，好小子！”吴孝廉一听，这倒不错。施舍一吊钱，落一个好小子，倒不错。知道陆通是个浑人，也不怪他。陆通就每天拿一吊钱，买了吃的，先给母亲吃，剩下的他全吃了。

这天他吃完了饭，把家里一条铁棍，拿到山里去游玩。正赶上有二十一家猎户打围，赶下许多的獐猫野鹿。陆通瞧见，他过去拿棍全给打死，挑起来就走。众猎户赶到。大众说：“我们撒下围赶下来的野兽，黑汉你别给拿了走。”陆通说：“不许爷爷拿去，你们抢罢，谁抢了去是谁的。”猎户过来跟他动手，不是他的对手。大众无法，不要了。陆通把野兽挑着一卖。他不知值多少钱，给钱就卖。把钱拿回家去。就不上粮店要那一吊钱。天天到山里去打野兽，众猎人都不敢惹他。大众一商量说：“陆通天天搅咱们。咱们跟他商量，每天给他一吊钱，叫他帮咱们打猎，省得他抢我们。”这天又碰见陆通，跟他商量。一天给他一吊钱，叫他帮着打野兽，给众猎户分。陆通也愿意。一天拿一吊钱到家里，给老母买吃的。

这天他老娘死了，陆通回来，他也不懂。见老娘在炕上躺着，也不说话。陆通就叫：“娘呀，吃饭罢。”街坊上过来一瞧，说：“你老娘死了！”陆通说：“什么叫死了？”街坊说：“死了，就不说话了，不吃东西啦。你买一口棺材埋了。不然，搁两天就臭了。”

陆通说：“这叫做死了？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买一口棺材埋去。不然搁两天就臭了。”街坊说：“对了。”陆通过去，把老娘背起来，往外就走。街坊说：“你上哪去？”陆通说：“上棺材铺，瞧哪口棺材好，搁里头就得了。”街坊说：“你真是个浑小子！没有背着死尸满街跑的。你搁下，你去找猎户，叫他们买口棺材埋了。”陆通答应，到猎户家去。大众问：“你做什么来了？”陆通说：“老娘死了，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了。买一口棺材埋了。要不然，过两天就臭了。我找你们给买棺材。”大众一想：“这倒不错，他是个孝子。”内中就有好人说：“这是好事，咱们大家凑着买一口棺材，把他老娘给埋了。”陆通剩自己一个人，仍然帮众人打猎。一天要一吊钱，这二十一家猎户，都不愿意，又不敢不给他。

这天内中有一个姓殷的，外号叫殷到底，说：“咱们每天给陆通一吊钱，冤不冤？”大众说：“没法子。”殷到底说：“你们众位每人交给我一吊钱，我能把他发出去。”大众说：“你能办的了，我们二十家，交你二十吊钱。”殷到底允了。大众给了他的钱。这天请陆通吃饭。陆本是浑人，请吃就吃。殷到底说：“陆通，你跟着我们这些猎户在一处，一天一吊钱，你也发不了财。你发财愿意不愿意？”陆通说：“怎么发财？”殷到底说：“你到常山县去，找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你把他捉住，跟他要二百银子。就凭你这个脑袋，这个身量，他就有得给你，你算是人物字号。”陆通说：“我就去。”殷到底说：“我给你两吊钱盘费，你拿了去。”陆通本是浑人，拿了棒锤认真，拿着两吊钱就起身。

来到常山县，他不知道打听人要说句谦恭话。过去把过路的人一把揪住，这个人吓的不知道为什么。陆通说：“小子，你告

诉我，追云燕子黄云在哪里住？”这人说：“就在这路北店里。”陆通说：“你要冤我，我把你脑袋砍下来。”夹着这人到店门首，那人说：“把我放开罢，就是这店里。”陆通这才把人家放开。那人瞧陆通这个样，也不敢惹他，自己竟自去了。陆通站在店门口，喊嚷：“姓黄的给银子！”追云燕子黄云，正在店里。听外面叫姓黄的给银子。黄云一想：“我并不欠人的银子？”自己来到外面一瞧，站着一个大汉，并不认识。黄云说：“你找谁呀？”陆通说：“我找姓黄的。”黄云说：“做什么？”陆通说：“要二百银子。”黄云说：“该你的？”陆通说：“不该。”黄云说：“你认识姓黄的么？”陆通说：“不认识。”黄云说：“你不认识，为什么找他要银子？”陆通说：“姓殷的叫我找姓黄的，要二百银子。说我就长了人物，立了字号。就凭我这个脑袋，这个身量，不给不行。”

黄云一听，心中明白，知他是个浑人，必是有人叫他来的。黄云一想：“这个人倒很雄壮。莫如我把他支到杨明兄处，叫杨明兄长调理来，入在镖行里，倒是个膀臂。”想罢，说：“你进来。”陆通说跟着来到里面。黄云问：“你姓什么？”陆通说：“我姓陆，叫通。你姓什么？”黄云说：“我姓黄。”陆通说：“你是黄云？给我二百银子。”黄云说：“你别忙，我告诉你一个人。你找他跟他要四百银，你去不去？”陆通说：“去。”黄云写了一封信，拿出十两银子说：“你到玉山县，去找威镇八方杨明。见了，他和他要四百两银子。”陆通答应，拿了书信银子出来。他不认得玉山县。要打探人，见了人问一声：“呸，站着！”吓的人家就跑。问了好多人，一口歹就跑。陆通想出主意。见村头站着两个人说话，陆通绕在人家身后，伸手把那人脖子一捏。陆通说：“你小子别跑！”吓得旁边那人拔脚就跑。这个跑不了了，他问：“怎么了？”

陆通说：“我问你上玉山县往哪里去？”这人说：“往北。”陆通一放手，把那人跌在地上，腿也折了。从此不敢再在外头趿着。陆通他也这样问人，遇见坏人，明是往北说往南。遇见好人，才告诉他正道。走了八天，才到玉山县。好容易遇见好人，告诉他杨明的门口。陆通两天没吃饭，有银子也不知换钱。来到门口，用铁棍一打门。管家出来开门。问：“找谁？”陆通说：“你姓杨？”管家说：“是。”陆通说：“给我四百银子。”管家到里面回禀。杨明出来一瞧不认识，问：“找谁？”陆通说：“找姓杨的要四百银子。”杨明一愣，说：“你找姓杨的要银子，可该你的？”陆通说：“不该。”杨明说：“不该，要什么银子？”陆通说：“是保镖姓黄的叫我来。”连十两银子一封书信，同拿出来，交给杨明。杨明拆书一看，心中这才明白。不知信上字着何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猛汉听言找黄云 义士见信收陆通

话说杨明拆开书信一看，原本是黄云叫杨明把陆通收下。教训教训他，将来可以当镖局子伙计。杨明这才问他贵姓。陆通说：“我姓陆，叫陆通。”杨明唤他进来。陆通来到里面。杨明说：“你家中有什么人？”陆通说：“家里有老娘。”杨明说：“你有老娘，你出来谁替你照应？”陆通说：“我老娘死了。不吃东西，也不说话了。拿棺材装上埋了。不然，搁两天就臭了。”杨明说：“你没吃饭么？”陆通说：“两天没吃了。”杨明说：“你为什么有银子不换吃？”陆通说：“什么叫银子，我不知道。”杨明吩咐给预备饭。当时叫厨子一备。陆通这顿饭吃了有三斤米饭，真吃饱了。杨明说：“陆通，你就在我这里住着罢。每天我给你饭吃，我收你做兄弟。”陆通说：“我也叫你兄弟。”杨明说：“不对，你叫我兄长。”陆说：“就是罢。”

杨明把陆通留在家里，天天教给他人情世故。住了有两个多月，还是教不清楚。陆通是天生来的浑人。这天老太太知道了。问杨明：“外面住着什么人？我听说你留野人在这住着。”杨明说：“倒是一个浑浊的人。”老太太说：“你带进来我瞧瞧。”杨明来到外面说：“贤弟。”陆通也懂了，说：“兄长。”杨说：“我带你进去见见老娘。”陆通说：“死了，也不说话了。”杨明说：“谁死了？”陆通说：“我老娘死了。”杨明说：“你老娘死了，我老娘没死。”陆通说：“怎么还不死？”杨明说：“胡说！见了老太太，你可规

矩些。”陆通点头。跟着杨明往里走。

刚一进上房，杨明说：“你在外间屋子站着，等我到里面回禀老太太一声。”杨明进里间去。陆通抬头一看。正面上是穿衣镜。他没见过，瞧里面一条大汉。陆通一睁眼，镜子里自然也一睁眼。他用手一指，镜子里他的影也向他一指。陆通赶上前一脚，把镜子踢了。杨明出来说：“怎么了？”陆通说：“跑了。这小子直跟我睁眼。”杨明一瞧，见镜子也碎了，也无法。带陆通进到里面，说：“你见见。”陆通说：“老娘在上，兄弟有礼。”杨明说：“胡说！你见我称兄弟，怎么见老娘也称兄弟？”陆通说：“称什么？”杨明说：“你说，老娘在上，孩儿有礼！”陆又说：“老娘在上，孩儿有礼。”杨明说：“对了，你见嫂嫂。”陆说：“嫂嫂在上，孩儿有礼。”杨明说：“又不对了。”陆通说：“怎么？”杨说：“你见嫂嫂，称呼兄弟。”陆通说：“嫂嫂在上，兄弟有礼。”杨明一听也笑了，说：“你跟我到外面去罢。”陆通就在杨明家住着。杨明也不拿他当外人。素常没事，杨明就教他说话。后来杨明见他略明白些。杨明叫他够奔陆阳山去找碗饭吃。陆阳山莲花岛有一位和尚，叫花面如来法洪。也是在长江五省保镖的镖头。杨明给他写了一封信，叫陆通去跟花面如来法洪当伙计。出去跟着保镖，每月挣十几两银子，也都交给杨明。没衣裳跟杨明要，杨明的家就算他的家。

陆通在外面，保镖有四五年的景况，人送外号叫万里飞来。皆因他是天生两只飞毛腿。今天是保镖回来，要到杨明家去瞧瞧。正走在这里，见华云龙慌慌张张，由对面跑来。原本华云龙被济公追下来。陆通一瞧，认识华云龙，在杨明家里见过。陆通说：“你小子哪去？”华云龙一瞧，说：“陆贤弟，你怎么叫我小

子？”陆通说：“我忘了。华二哥你哪去？”华云龙说：“我有事。”陆通说：“你同我瞧杨大哥去。”华云龙说：“我不去。”陆通说：“你不去，我把你捆上扛着去。”华云龙一想，知道陆通的脾气，说得出来行得出来。贼人一想，莫如我拿镖打他。又知道陆通跟法和尚炼的一身金钟罩。华云龙一想，非得拿镖打他的眼睛、或梗嗓、或肚脐。金钟罩这三处是命门。华云龙说：“你瞧，树上有两个脑袋的乌鸦！”陆通扬着眉一瞧，问：“在哪里？”华云龙正要掏镖打他，只见杨明、雷鸣、陈亮赶到。雷鸣一声喊：“好坏囊的，你往哪走？”华云龙一瞧，撒腿就跑。杨明这才说：“陆通，你干什么呢？”陆通说：“我瞧两个脑袋的乌鸦。”过来给杨大哥行礼。又见过雷二哥、陈三弟。陆通说：“你们为什么把华云龙追跑了？”雷鸣说：“方才华云龙拿毒药镖把我二人连杨大哥都打伤了。”陆通一听，把眼一睁说：“好狗娘养的！镖打雷鸣、陈亮我倒不恼。决不该打我杨大哥。我去找上他，要他的命。”说着话，撒腿就跑。

杨明见陆通追华云龙去，知道他是飞毛腿，这三个人也赶不上。遂说：“雷、陈二位贤弟，你我找个地方罢，天也不早了。”陈亮说：“这北边就是蓬莱山，咱找孔二哥去罢。”杨明说：“也好。你我见了朋友，千万不必提着华云龙镖打咱们。”陈亮说：“怎么还给他瞒着？”杨明说：“倒不是帮他瞒着。恐其朋友错想。不知道的倒许说你我交朋友不好。要好，怎么朋友会打咱们呢？咱们不必提他。叫他自己行去，大约必有恶贯满盈之时。”说着话，够奔山坡而来。这山上有一座蓬莱观。有一位老道，叫矮脚真人孔贵。当初这个人，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他自己看破了绿林没下场头，因此上山出了家。今天杨明、雷鸣、陈亮三个

人忽然想起来，要到蓬莱观瞧瞧孔贵，这才一同顺着山坡上山。

来到半山一看，这庙头里有一个牌楼，上有四个字，写的是：“蓬莱仙境。”这庙是两层殿。坐北向南。正中山门。两旁边角门。三个人到东角门一拍，里面出来了一个道童，把门开来，一瞧认识。说：“杨大爷、雷叔父、陈叔父，由哪里来？”道童赶紧行礼。杨明说：“你师父可在庙里？”道童说：“在里面。”杨明说：“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说我三个人来看望他的。”道童说：“是。三位伯父叔父先到里面坐。”杨明同雷鸣、陈亮进去。小道童把门关好。这殿中北房是大殿，东西各有配房三间。把三个人请到西配房。一打帘子，三个人进去。见这屋中甚是干净。靠西一张梢头几，摆着老子道德五千言。头前一张八仙桌。两边有太师椅子。迎面挂着一轴大挑条山，画的是四仙出洞。两旁有一幅对联，写的是：

怕事忍事不生事，自然无事。

平心守心不欺心，何等放心。

三个人落了座，陈亮说：“杨大哥，你看这庙里，极其清雅。院中栽松种竹，清气飘然。这鹤轩里倒很洁净。真是别有一洞天。”说着话，小道童出去烹茶。只听外面有脚步声音，口念“无量寿佛”。口中又信口说道：“寻真误入蓬莱岛，青松不改人自老。采药童子未回来，落花满地无人扫。”只见帘板一声，孔贵由外面进来。这个人是五短的身材，头戴青缎道冠，身穿蓝布道袍，白袜云鞋；面皮微紫，燕尾髭须，浓眉大眼。一进来说：“原来大哥二弟三弟来了。由哪里来了？”雷鸣说：“差一点你我弟兄不能见了。”孔贵说：“雷二弟这话从哪里说起？”杨明瞧了雷鸣一眼，陈亮一睁雷鸣。孔贵说：“杨大哥，陈三弟，你我弟

兄知己的朋友，有什么话瞒我呢？”雷鸣说：“杨大哥、老三，不必瞧我，反正我不说华云龙拿镖打咱们。”杨明一听，说：“你这是不说！要说该怎么说呢？”孔贵说：“华云龙怎么回事？”杨明叹了一口气说：“孔二弟，你问陈老三，叫他说说。”陈亮这才把华云龙在临安怎么采花杀人，盗玉镯凤冠，怎么在赵家楼采花，怎么镖伤三友，多亏济公搭救，已往从前之事，细说一遍。孔贵一听，说：“好华云龙，真是忘恩负义！我要是前三年的脾气，当时下山，拿刀找他去。当初要不是杨大哥给撒绿林帖，三十六友结拜，谁认得华云龙是谁？”杨明说：“孔二弟，不便提了，你我谈别的。”孔贵吩咐童子，检素菜，预备酒。当时童子把里间桌椅排好。四个人来到屋中吃酒谈心。

正喝着酒。外面童子说：“了不得了，厨房有了火了。”四人一听，赶紧奔到后面。一瞧，厨房窗户纸着了。赶紧拿花盆里水扑灭。孔贵要打小道童不留神。杨明说：“孔二弟你倒别打童子。你闻，有硫磺味。你我是做什么的，这分明是调虎离山计！你我到外面去。”四个人来到外面西配房。刚才坐下，就听床下咕咕噜噜一响，仿佛肚子里肠响。杨明说：“孔二弟，你养狗哪？”孔贵说：“没有。”杨明说：“我听床底下有肠鸣之声。拿灯来照照。”正说着话，由床下往外一窜，正是华云龙。杨明伸手拉刀。不知贼人由何处而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蓬莱观四英雄谈心 密松林猛豪杰受骗

话说杨明、孔贵、雷鸣、陈亮四位英雄，把火救灭，复又来到前面西配房。听床下有一阵肠鸣之声。刚要拿灯照，只见华云龙由床底下出来。书中交代，华云龙自从树林逃走，正往前跑，后面猛英雄万里飞来陆通追赶下来。口中叫喊：“好华云龙球囊的！你镖打杨大哥，我把你脑袋拿下来。”华云龙回头一看，吓得惊慌失色。知道陆通是两只飞毛腿，贼人料想走不脱。眼看就赶到了，华云龙赶紧上了一个大树。陆通他不会上树。来到这里说：“华云龙你下来。我打你一百棍，就饶了你。”华云龙一想，慢说打一百棍，恐怕打一棍就死了。陆通在下面直嚷：“你要不下来，我把树打倒了。”说着话拿棍就打。华云龙一瞧，他拿棍打的这个树直晃，工夫大了，真许打倒了。华云龙贼心生智，把英雄髦脱下来，说：“陆通，你瞧，我要驾云。”把英雄髦往西一捺。陆通本是浑人，拿棍就追过去。华云龙往东跳下来。陆通没瞧见。贼人这才逃脱了。

一看天色已晚，华云龙一想：“我奔蓬莱观，找矮脚真人孔贵。”想罢来到庙外。刚要叫门，自己心中一动：“且慢。倘若杨明、雷鸣、陈亮在这里，可了不得。莫若我暗中瞧瞧探探。”主意已定，拧身蹿上房去。一见西配房有灯光。华云龙来至切近，暗中一听，正是雷鸣、陈亮跟孔贵提起这件事。华云龙一想：“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一不做，二不休，用调虎离山计，

将他几个人调出去，我藏在屋中。等他睡了，我全要把他们结果了性命。”自己这才到后面放一把火，把四个人调出去。贼人来到屋内，藏在床底下，焉想到天不由人，华云龙肚子饿了。咕噜咕噜一响，被杨明等听见，要拿灯照。华云龙实在藏不住了，由床底下跳出来，给杨明跪下。雷鸣一瞧眼就红了。伸手拉刀要结果华云龙性命。杨明紧说：“雷二弟，不准。只可叫他不仁，你我兄弟不可不义。”华云龙向雷鸣跪着说：“小弟身该万死。我也没脸活着。兄长你把我杀了罢。”杨明哈哈一笑，说：“我杀你做什么。我同你也无冤无仇。你趁此请罢。”雷鸣又要拉刀。杨明这个人是大德君子，宽洪大度，倒解劝雷鸣不可，叫华云龙起来去罢。

华云龙立起身来也不走，无皮无脸说：“孔二哥，我饿了，你给我吃点。”孔贵心中有些不悦，也有些不肯，说：“酒也没了，菜也完了。你要吃，叫童子来给你华二叔熬点粥。”童子进来说：“华二叔好呀，我给你磕头。”华云龙赶紧上前拦住。童子说：“我再给你磕一个。你再来，可别放火来了。山上没有水，我师父还打我们，说我们不留神。”说的华云龙脸上一红一白的。小童出去，把粥熬好了，端起来正要喝，就听外面打门甚急，叫：“开门来，开门来！”大众一听，声音像是陆通。华云龙一听，吓得惊魂千里。说：“杨大哥你救我救到底。陆通他一瞧见了，就要把我脑袋揪了去。”杨明说：“他是个浑人，一见你也不容我说话，他就跟你动手。叫我怎么救你？你去躲罢。”华云龙说：“我在哪躲？”杨明说：“你方才在哪儿躲着，还在那儿躲去罢了，又来问我！”华云龙无法，又往床底下一躲。孔贵吩咐小童出去开门。道童来到外面，开门一看，正是陆通。

书中交代，陆通被华云龙所骗，说要驾云捺起英雄笔来。陆通追过去一看，衣裳掉在地上，里面有一支镖。陆通一瞧华云龙没了。他说：“这小子会地遁。”自己站了半天，天色已晚，刚往北一走，只见眼前黑呼呼的三尺多高，也没脑袋也没腿，冲陆通鸣的一声。陆通一瞧说：“这是什么东西！”拿棍过去，照这个一打。这个东西蹿起来有一丈多高，落在陆通身上。把陆通砸了一个筋斗，吓得陆通心中乱跳。起来就往南跑。刚向南一走，眼前一晃。这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又把陆通跌了一个筋斗。陆通也不知道是鬼是魔，是妖怪，吓得又往西跑。西边也有一个三尺多高的，没脑袋没足。陆通掉头往东跑。幸喜东面没有。陆通往前飞跑。自己一想，没处可去。忽想起蓬莱观。这才顺着山坡，来到庙门叫开门。

道童一开门，陆通往里就跑。跑进西配房中。杨明众人一瞧，见陆通颜色都改了。杨明说：“陆通，你打哪来？”陆通说：“也不知什么，三尺多，也没脑袋也没足，把我吓了。”杨明说：“你坐下。我问你，你如见了华云龙怎么样？”陆通说：“我见了他，把球囊的脑袋揪下来。”杨明说：“不可。若以后见了华云龙，不准你无礼。”陆通最听杨明的话，自己哼了一声说：“要不是杨大哥说，我决不饶他。”雷鸣向床下一指，伸了两个手指。用手一叱，是告诉陆通说，华二在床底下。叫他揪出来，把华云龙摔死。雷鸣把手一比，陆通错想了。瞧桌上有两碗粥，只当是叫他喝粥，喝完了把碗摔了。陆通拿起粥来就吃。吃完了把碗摔在地下，摔碎了。孔贵一瞧说：“这做怎么了？”陆通说：“雷鸣叫我摔了。”雷鸣说：“你浑蛋！”杨明说：“陆通，不准你打华云龙，听见没有。”陆通说：“是了。”华云龙听了明白，这才由床底下钻出来，

就给陆通作揖。陆通一瞧说：“这小子在这哪！要不是大哥说，我不揪你脑，我非得要你的命。”华云龙说：“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你把我的粥也喝了。孔二哥，我还是饿，怎么办？”孔贵无奈，又吩咐道童，“再给你华二叔熬点粥来罢。”两个道童就有些不愿意，嘟嘟囔囔地两个人去熬粥，这个把米里搭一把沙土，那个就把咸菜拿尿泡了，说：“给他爱吃不吃！”工夫不大，把粥熬熟了，给华云龙端过去。华云龙一闻，打鼻子里就嗅见粥香。正是：饿咽糟糠甜似蜜，饱饫烹宰也无香。

华云龙刚要喝，就听外面打门说：“借光您哪。华云龙在这里没有？”华云龙一听，是济公的声音。吓得惊伤六叶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雷鸣一听，哈哈大笑说：“华云龙你这可跑不了了，你别听和尚在前面叫门，你往后跑。他能后面等着。你往东，他在东边截着。往西，他在西边堵着。你不用打算跑。”华云龙说：“众位给我讲讲情，我先躲着。众位给我求求和尚行不行？我给众位叩头。”雷鸣是好人，见云龙苦苦的哀求，说：“你出去且躲。我们见了济公，给你求情。”华云龙赶紧出去，躲在西配房的北墙极角。陆通说：“我没见过和尚，我也躲出去。”雷鸣这才叫小道童去迎接济公。

书中交代，济公打哪来呢？自从白天济公由大柳林拿着杨明的银子，回到酒馆。柴、杜二人等急了，见和尚回来，柴头说：“师父出恭怎么这半天？”和尚把银子掏出来，往桌上一搁。柴头说：“这是哪来的银子？”和尚说：“对你说，工夫大，得等着，有好处。”跑堂一看，心说：“这个和尚不老实，必是个贼，偷来的银子。”和尚给了酒饭账，刚要走，就听众饭座有人说：“二哥，你瞧咱们龙游县好几任知县，都是贪官。好容易升来了这位吴老

爷，真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没想到南门外头秀才高折桂家花园子闹妖精，请了一位叶半仙捉妖，妖没捉成，却把脑袋没了。一无凶手，二无对证。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无缘无故砍死一个叫刘二混的，也没凶手。这两条命案，知县就担不了。恐怕要革职。”柴头一听，说：“师父，你知南门外高家花园子死的这个老道，跟北门高家钱铺门口死的这个是谁杀的？”和尚说：“你两个人少说话，少管闲事。岂不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不用管人家的事。”柴头碰了个钉子。三个人出了酒馆，柴头说：“咱们住店罢。”和尚走过好几座店，都不住。来到一座德兴老店，和尚进去。伙计说：“三位来了。”和尚说：“来了。有上房么？”伙计说：“上房有一位大师傅住着，你住配房罢。”三个人来到东配房。和尚说：“柴头，你猜方才众人说本地那两条命案谁杀的？”柴头说：“方才问你，你又不说。我不问你，你又问我。”和尚说：“方才是茶馆，莫谈国事。这是店家，就同家里一样，可以讲得。”柴头说：“你说是谁杀的？”和尚说：“凶手杀的。”柴头说：“我也知道是凶手。凶手是谁？”和尚说：“凶手是杀人的那个。”柴头说：“你这是开玩笑吗？”和尚用手一指，说：“你瞧，凶手来了。”柴头只听外面一声叫喊。往外一看，不知凶手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德兴店班头见凶僧 蓬莱观济公找淫贼

话说济公同柴头、杜头三个人在店中正提说龙游县这两条命案。柴头问：“和尚，知道不知道？”和尚用手望外一指说：“你瞧，凶手来了。”柴头往外一看，听外面一声叫喊“阿弥陀佛”，由外面进来一个和尚，身高九尺，头大项短，披散着发，打着一道金箍。面如喷血，粗眉大眼，两只眼朔朔的放光。穿了青僧衣，肋下佩着戒刀。伙计就嚷：“大师父回来了。酒菜都预备齐了。”那和尚说：“罢了。”说着话进了北上房。柴头说：“师父，你瞧这个和尚，长的甚凶恶。”济公说：“不用管他。咱们要酒要菜。”当时叫伙计要酒要菜。

吃喝完了，济公说：“伙计，你给我说一声，告诉住店的，说我们这东配房住着一位大师傅，两位在家人，别的屋中不准哼哼咳嗽。要吵了和尚，和尚就到他们屋里去嗽一夜。”伙计说：“我不管这个事。”济公说：“我不叫你白说，我给你一块银子。”掏出一块银子，有二两多重。伙计一瞧，说：“和尚你真把银子给我，我就说。”和尚说：“给你，我和尚有钱，就爱这么花。”伙计接过银子去就嚷：“众位住店的听真，我们这东配房住着一位和尚，两位在家人。和尚说，不叫别的屋里哼哼咳嗽。谁要一咳嗽，和尚上谁屋里去咳嗽一夜。”济公说：“伙计，你回来。你说，住店客人睡觉老实点睡去。要在一个屋里凑合，我和尚知道，也上他们屋里凑着睡去。”伙计说：“这话我可不敢说，我怕人家打

我。”济公说：“你要说，我再给你一块银子。”伙计说：“你给我银子我就说。”柴头说：“师父，你这是有银子自受用。”和尚说：“我愿意这样花。”又给了伙计一块银子。伙计又给照样说了一遍。旁边屋里住的一听，赶紧叫伙计给我搬屋子。伙计说：“做什么？”住店的这个人说：“我是痨病，爱咳嗽，我趁早躲开些儿好。”伙计说：“不要紧，你睡你的，我为得几两银子。这个和尚是半疯，不用管他。”说着话，伙计到前面去。济公同柴头、杜头也睡觉。柴头、杜头枕着包裹。和尚头枕着茶壶。睡到有二更天，和尚把茶壶也弄碎了，弄了一炕的茶。和尚就喊：“了不得了，杀了人了！快救人哪！”吓得掌柜的、伙计全行起来。伙计跑过来一瞧说：“怎么了？”和尚说：“我要出恭。”伙计说：“你要出恭，你怎么嚷杀人？吓我们！”和尚说：“我要不这么说，你们就不来了。我叫你起来，跟我出恭去。”伙计说：“你出恭有茅房，我不跟你去。”和尚说：“你给我打着灯笼，跟我去出恭。不叫你白跟着，我给你五两银子。”伙计说：“真的。”和尚说：“我不说瞎话。”伙计就把灯点着，跟了和尚奔茅房。和尚说：“你就在茅房外头立着，把灯笼举高的，不许探头探脑往里瞧。要瞧一瞧，五两银子我就不给。”伙计说：“就是罢。”

和尚进了茅房，一使验法，跳墙出去，直奔蓬莱观。走到树林里，见陆通正拿棍打华云龙的英雄骢。和尚用僧袍把脑袋一蒙，向陆通喊了一声，把陆通跌了一个筋斗。三面截着，叫陆通奔向蓬莱观。罗汉爷后面跟着，来到蓬莱观门首。等陆通进去，里面乱完了，和尚这才一拍门，说：“借光。华云龙在这里没有？”吓得华云龙央求众人给讲情。他同陆通躲在院内。杨明叫道童掌灯。众人出来迎接。一开门，众人过来行礼。和尚哈哈一笑说：

“你们都在这啊！”杨明说：“是，师父打哪来？”济公说：“我由龙游县来。”杨明说：“师父请里面坐。”和尚点头，进了庙门。小道童把门关好。众人围着来到西配房。和尚一瞧，床桌上有酒有菜，就在靠北墙椅子上面向南坐下。杨明说：“师父喝酒罢。”斟了一盅酒递给济公。孔贵就在和尚对面椅子上坐下。他本是矮子，向椅子上就一蹶。和尚一抬头，说：“这位道友贵姓呀？”孔贵赶紧跳下来说：“弟子姓孔叫孔贵，人送小号矮脚真人。”和尚说：“坐下坐下，不要拘束。”孔贵刚跳上椅子坐下，和尚说：“道友，你出家有多少年了？”孔贵又跳下说：“弟子是半路上出家的，有七八年了。”和尚说：“坐下说话。”孔贵又跳上椅子坐下。和尚说：“庙内有几位令徒？”孔贵又跳下来说：“四个童子。”和尚说：“别拘束，坐下坐下。”陈亮一瞧也乐了，说：“孔二哥，你坐着说罢。你不知道师傅的脾气，最好耍笑。瞧你身材矮，跳上去跳下来，这是成心和你作玩。”济公哈哈一笑说：“好陈亮，我正要瞧海里蹦，给你说破了。”孔贵说：“师父，你我一家人，别瞧海里蹦呀，师父喝酒罢。”

这时，外面华云龙直央求陆通，给陆通叩头说：“陆贤弟，你把英雄笔给我罢。”陆通本是肉眼佛心人，见华云龙一磕头，他就把英雄笔给了他。华云龙说：“陆贤弟，你下来，我踏着你的肩头，趴窗户。我要瞧瞧这个颠和尚什么样？”陆通说：“你瞧瞧就下来。不然，我摔你球囊的。”华云龙说：“就是。”踏了陆通的肩膀。贼人一趴北墙的窗户，往里一瞧，见和尚面向南坐着。华云龙一想：“我叫他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一镖把他打死，省得他拿我。”想罢掏出镖来，照定和尚后脑海就是一镖。和尚一闪身，这镖正打在孔贵的椅子上。吓得孔贵跳下椅子说：

“无量佛，无量佛！”和尚说：“呦，好东西，你要谋害和尚。陆通，你把他腿攥住，别叫他跑了。”陆通在外面就答应喊嚷：“攥住了！”和尚站起来，往外就要走。孔贵赶紧拦住说：“师父，你老人家要拿他。哪里都拿得了，何必在我这庙里拿他。这要送当官，在我庙里拿的，连我得跟着打官司，我就跟他是一党。师父慈悲慈悲罢。”杨明也说：“师傅，你老人家今天看在我等的面上饶了他。孔贵已然是出家有好几年了，别叫他受了连累。师父慈悲慈悲罢！”和尚说：“也罢。既是你等大众给华云龙讲情，我看在你等面上，今天我不拿他。陆通，你攥着华云龙的腿，把他隔墙摔出去。外面是山涧，把他摔到外面，滚下山涧喂了狼罢。”陆通本是个浑人，说什么听什么。他就攥着华云龙的腿，隔着庙墙往外一摔。也不知华云龙摔死没摔死，暂且不表。

陆通把贼人摔出去，他这才来到西配房屋中。睁眼一瞧，见和尚一脸的泥，头发有二寸多长。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丝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猛英雄上下直打量和尚。杨明说：“陆通你还不给师父行礼。”陆通说：“这不像师傅！”济公说：“好东西，你说不像师傅，你瞧我样儿不好。”当时把僧袍往脑袋上一蒙，冲他喊了一声。吓的陆通往外就跑。杨明说：“怎么了？”陆通说：“好利害。”杨明说：“你进来，快给师父叩头罢。”陆通这才跪向济公行礼。济公说：“给你怕不怕？”陆通说：“怕了，师父别喊了。”杨明说：“师父喝酒罢。”

济公喝了一杯酒，叹了一口气。杨明就问：“师父怎么了？”和尚说：“我瞧着你五个人脸上气色不好，必有大凶危险。不出一个月之内，你五个人有性命之忧。”杨明众人一听，大吃一惊。知道济公说话必应，赶紧说：“师父你老人家得救我们！”和尚说：

“你们要听我和尚的良言相劝。这一个月之内，你五个人别出蓬莱观，可以趋吉避凶。要不听我的话，一个月之内要出了蓬莱观，有性命之忧。我可不救了。你们可别说我和尚心狠。”杨明、孔贵说：“就是。我们一个月不出去，谨遵师父之命。师父在这里可以住几天再走。”和尚说：“我还有事情，少时就走。”大众说着话，天色大亮。和尚说：“我要走了。我嘱咐你们的话，可要记住了。”大众点头，送济公够奔外面。和尚直到庙门，又谆谆嘱咐一遍。和尚这才顺山坡下山。

刚一进城，来到十字街，只见由对面来了许多的官兵。有几位班头锁着两个人，正是柴元禄、杜振英。和尚按灵光一算，早已明白。不知柴、杜二位班头因何被人锁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丢公文柴杜被捉 说假话圣僧投案

话说济公刚走到十字街，见许多的官兵衙役锁着柴元禄、杜振英。书中交代，一支笔难写两件事。怎么柴、杜看两位班头会被人锁上呢？这其中有一段隐情。和尚由店里起来说出恭，柴、杜二人在屋中等候。工夫大了，不见和尚出恭回来。柴头可就说：“杜贤弟，你瞧和尚真是半疯。把茶壶也弄碎了，洒了一炕的茶，把包裹也沾湿了。”杜振英说：“打开包袱瞧瞧罢，也许海捕公文也湿了。”二人把包袱打开一看，果然文书湿了一个尖角。虽有油纸包着，日子多了，油纸磨破了，故此印进水去。二人把文书拿出来了，放在炕上。又等了半天，和尚还不进来。柴头说：“咱们瞧瞧去，和尚又许出了岔子。”

二人出了东配房。来到茅房一瞧，见伙计拿着灯笼在茅房外头站着发愣。柴头说：“我们那位和尚出恭还没出完呢？”伙计也等急了，探头往里一瞧，和尚踪迹不见。伙计说：“怪呀，怎么会没有了？”柴头说：“怎么啦？”伙计说：“我瞧着和尚进了茅房，怎么会没有了？”柴头说：“是不是和尚走了？”杜振英说：“真是被你猜着了。”

说着话二人转身往回走。只见由东配房他们住的屋里出来一个人，穿着一身夜行衣，拧身上房。柴头、杜头一愣。这个时节要追也追不上。柴头说：“快到屋里瞧瞧丢了东西没有。”二人赶紧来到屋中一看，办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没有了。柴头就嚷起

来。伙计过来问：“什么事？”柴头说：“我们丢了东西了。”伙计说：“这倒不错。你们来了三个人，剩了两个。反说丢了东西，打算讹我们可不成？你打听打听我们这店里，开了不是一年半年。都要这样讹起来，我们的买卖就不用做了。”柴头是真急了。

伙计一吵闹，掌柜的也过来。这个店的东家，原本是龙游县的三班总头杨国。在本地很是人物，无人不知。今天掌柜的过来一问，伙计说：“他们来了三个人。有一个和尚，也不知哪去了。他们两个人还说丢了东西。”掌柜的一听说：“好，这必是和尚把东西拿了走，他们活局子讹咱们。伙计，你问问住居的众位客人去，丢东西没有？要丢了东西，跟他们两个人要！”伙计就嚷：“众位住店的客人，瞧瞧屋里丢东西没有？要丢了，趁早说。”各屋里全点上灯。伙计按着屋子问。里面都答话说没丢什么。

问来问去，问到上房屋里。没人答话，伙计说：“上房的大师父丢东西没有？”连问了数声，屋里并不答言。伙计一推门，门虚掩着。伙计进去一瞧，里间屋子有灯光。伙计刚一掀帘子，呦了一声，吓的掉头往外就跑。掌柜和众伙友一瞧，这个伙计颜色都变了。大众就问：“怎么了？”这个伙计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缓了半天，说：“我的妈，吓死我了！”大众来到上房一看，见那个脱头和尚的大脑袋掉在地下，死尸坐在椅子上。半倚半靠，掌柜的一瞧说：“别叫东配房那两个人走了！这必是他们一同来的那个穷和尚，把这个脱头和尚杀了跑了。”大众一想，这话对。赶紧来到东配房，就把柴元禄、杜振英堵住。掌柜的说：“穷和尚杀了人跑了。你两人必知道。人命关天，我担不了，咱们是一场官司。”柴元禄、杜振英实不知情，哪能应答。大众一吵，嚷了半夜。掌柜的说：“众位别叫这两人走了。”当时叫地保给县里送

信。

少时，该班头役官兵都来了，刘头说：“你们二位，打官司去罢。”哗啦一抖铁链，把柴元禄、杜振英锁上。柴头说：“众位班头锁我们，因为什么？”刘头说：“你们二位不必分说。有什么话到堂上说去。”柴元禄、杜振英把公文丢了，本来着急。这又出了人命案，心中暗恨和尚。天光亮了，众官兵衙役拉着柴元禄、杜振英够奔龙游县去过堂。

出了杨家店，刚走到十字街，济公由对面来了。和尚一瞧说：“好的，你们这两行人，到底是晕天亮。还要把花把的瓢摘了。摘了，不急付流扯活，可叫翅子窑的鹦爪孙把你们两个浮住。这还得叫我跟着打官司。”柴头、杜头一听和尚这话，把眼都气走了。

书中交代，和尚说的这是什么话？这原本是江湖黑话。晕天，就是夜里，把花把的瓢摘了，是拿刀把和尚杀了。不急付流扯活、叫翅子窑的鹦爪孙浮住，说是不跑被官人拿住。柴头一跌，说：“好和尚，谁教给你这些话？”和尚说：“不是你们两人教给我的吗？”官人一听说：“大师父是朋友，全说了。官司你打了罢。”和尚说：“打了。好朋友做好朋友当。”小伙计散役过来，一抖铁链，把和尚锁上，拉着就走。这个散役说：“和尚真是好朋友。”和尚说：“那是。冲这一手，喝你的酒多不多？”这个散役本是新当差的，一听和尚要喝酒，他说：“你走罢。你喝我的酒，你真是得了屋子想炕。”和尚说：“你这东西，给脸不要脸。我和尚冲你官司不打了！”说着话，和尚一抖铁链上了房。

刘头一瞧，过来打了伙计一个嘴巴说：“你这是把差事挤走了，你担得了？”小伙计也不敢言语。刘头说：“大师父请下来。喝酒我请。”和尚说：“我冲你官司打了。”说着话，和尚蹿下来，

说：“刘头贵姓呀？”刘头说：“大师父这是存心。叫我刘头，又问我贵姓。”和尚说：“你请我哪喝？”刘头说：“龙游县衙门对过，有一座大酒馆，什么都有。你想吃什么要什么。我决不吝惜。我那里有账，现钱我可没有。”和尚说：“就是罢。”

说着话来到龙游县衙门对过。一瞧，路南的酒馆字号是“三义居”。和尚同众人进了酒店，来到后堂落座。刘头说：“和尚你是好朋友，不能叫我们费事。你回头把案全说了。”和尚说：“全说。一点不留。”刘头说：“南门外头那案是你罢？”和尚说：“是我。”刘头说：“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那案也是你罢？”和尚说：“是我。有什么，吃完了再说。”刘头说：“也好。回头吃完了饭，到班房，你把案一说，一写单子递上去，就得了。”和尚说：“先吃。伙计过来！”柴头、杜头知道和尚这是没安好心，要吃人家。伙计过来问：“大师父吃什么？”和尚说：“你们有什么？”伙计说：“应时小卖，上等海味席，一应俱全。”和尚说：“你给我办一桌上等海味席，五斤陈绍。”伙计答应，当时擦抹桌案。菜碟摆好，酒籽，干鲜果品、冷荤热炒，摆了一桌子。和尚说：“柴头、杜头，你们两个人不吃，瞧我吃。”和尚又吃又喝。

刘头一瞧，心说：“和尚这是想开了。这几条人命，反正一定案，就得当时立斩之罪。”见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叫伙计一算账，共合十两四钱。刘头说：“写我的账。”这才带领和尚、柴、杜二人，一同来到衙门班房。刘头说：“和尚你说吧。南门外秀才高折桂的花园里，请了老道叶秋霜捉妖，在法台上，老道的脑袋没了，是怎么一段事？”和尚说：“我不知道。”刘头说：“你这就不对了。方才你说南门外的案是你做的。你怎么又不认了。”和尚说：“我说的是南门外我偷过一个小鸡子。人命案我可没做过。

我没有那么大胆子。”刘头说：“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无缘无故一刀之伤，脖颈连筋。那条命案是你呀？”和尚说：“不是。我在北门外，那一天在高家钱铺门口，捡了一个大狸花猫。我偷了走，别的我不知道。”刘头说：“你这可是不对。我没问你偷鸡偷猫的案。东门外杨家店杀死脱头和尚，这总是你了？”和尚说：“那我更不知道了。”刘头说：“你这时不说，回头等老爷一升堂，用刑一拷，三推六问，他也得招认！那就晚了。”和尚说：“我真不知道。那也无法。”众班头赌气，也不问了。有人进去回禀老爷。老爷当时传壮皂快三班，立到升堂，吩咐带和尚。不知济公上堂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龙游县日办三案 二龙居耍笑凶徒

话说济公来到衙门。工夫不大，老爷升堂，吩咐带和尚。济公来到大堂一站。见这位老爷，五官端正，一表非俗。老爷往下面一瞧说：“你这僧人，见了本县为何不跪？”济公说：“老爷为官，官宦自有官宦贵，僧家也有僧家尊。我又不犯国法王章，这里又没有佛祖，我跪的是哪个？”老爷一听说：“你这僧人叫什么？在哪里庙里出家？”和尚说：“老爷要问，我乃是灵隐寺济颠和尚。老爷可知道济公的名头高大？”老爷一想：“济公乃是秦相的替僧，焉能这个样子？”心中有些不信。老爷说：“你是济颠，东门外杨家店内脱头和尚被杀，你必知情？”和尚说：“我一概不知。”老爷说：“你既是灵隐寺的济颠，来此何干？”和尚说：“老爷要问，我是奉秦相谕，带着临安两个班头出来办案，捉拿临安盗玉镯凤冠的贼人华云龙。”老爷吩咐：“把两个班头带上来。”立刻把柴、杜二人带上公堂。柴元禄说：“老爷在上，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请安。”杜振英也给老爷行礼。老爷问说：“你两个人是临安的？”柴元禄说：“是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当捕快。”老爷说：“既是你们出来办案，可有海捕公文？拿来我看。”济公说：“老爷要问公文，是昨天晚上在店里丢的。”老爷一听这话，勃然大怒，说：“没这么巧事。大概我抄手问事，万不肯应。先把和尚给我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打完了再问。”旁边皂班一声答应，过来就把和尚拉下堂去。和尚就说：“我要挨打了。”连嚷了两声。皂班说：

“和尚你嚷也不行，快趴下，别叫我们费事。”

正在这般光景，只听外面一声叫嚷：“千万别打，我来了！”说着话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直奔公堂之上，道：“老爷千万别打和尚。下役尹士雄，我认得这是灵隐寺济公。”知县说：“尹士雄你怎么认的？”尹士雄说：“当初救徐治平徐大老爷，我在秦相府阁天楼盗五雷八卦天师符，我见过济公一次。老爷打不得的！”书中交代，尹士雄怎么会在这衙门当官人呢？只因前者在临安秦相府盗五雷八卦天师符之后，搭救了徐治平。后来徐治平连登科甲，榜下即用知县。尹士雄去找徐治平，要跟徐治平去当差役。徐治平说：“你是我救命的恩人，你跟我当差，我坐着叫你站着，我居心不安。要叫你坐着，又不成规矩。我给你荐举一个地方去当差罢。”就把尹士推荐在龙游县。吴大老爷跟徐治平乃是同窗知己的朋友，也不能错待了尹士雄。就留下他叫他当八班的班总。今天尹士雄正在外面班房坐着。听说要打济颠和尚，尹士雄一想：“要是济颠和尚，我认识，我去瞧瞧去。”故此这才来到公堂。一看，果然是济公。尹士雄赶紧一回禀老爷。

老爷听说，即忙下了坐位，上前说：“圣僧千万不可见怪，弟子是一时的懵懂。今请圣僧上坐。”和尚说：“老爷说哪里话来，你不知不为罪。”知县忙忙赔礼，说：“弟子久闻圣僧大名，善晓过去未来之事，佛法无边。现在弟子这龙游县出了三条命案。都是一无凶手，二无对证。求圣僧你老人家给占算占算罢。”济公说：“不用占算。老爷把文房四宝拿来，我和尚给你写出来好不好？”老爷一听，赶紧取过纸墨笔砚，交与济公。济公背着人，在袖口里写好封好。和尚说：“老爷，你把我这张字柬带好。等着你到东门外杨家店验完了尸回来，那时轿子一落平，你打开我这

张字柬瞧。这三条命案，我都给你写明白。可别早打开。如早打开，可不灵了。”知县吴老爷点头，接过字一看，上面画一个酒坛子，钉着七个锯子。这是和尚的花样。老爷把字收好，和尚说：“老爷，你派你的两位班头杨国栋、尹士雄跟我和尚办案去。叫我这两个班头暂在衙门歇歇。”知县答应，叫杨国栋、尹士雄跟圣僧去办案。两位班头答应，跟着和尚下堂，一同出了衙门。

尹士雄说：“圣僧一向可好？”和尚说：“好。没有病。”尹士雄说：“杨大哥，我听说嫂嫂不是病着么？”杨国栋说：“不错。”尹士雄说：“大哥你给济公叩头，求求他老人家。真称得妙药仙丹，手到病除。无论什么病，都能治的好。”杨国栋一听，立刻给和尚行礼，说：“圣僧慈悲慈悲罢，给我点妙药灵丹。”济公说：“不要忙。丹药倒有，咱们先办案去要紧。”尹士雄说：“师父上哪去办案？”和尚说：“上五里碑。”这两个人一瞧，和尚往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尹士雄说：“圣僧你怎么这样走？什么时候走得到呢。快的走呀。”和尚说：“我要快走，你两个人跟的上么？”杨国栋说：“跟的上。”和尚迈步“踢他踢他”就走。电转星飞。这两人随后就追，展眼之际，和尚没影子了。这两个人一想，快追罢，反正同到五里碑相见。

两个人一追，焉想到和尚藏在小胡同里。等这两个人追过去，和尚由小胡同出来，慢慢往前走。走了不远，见路西里有一座酒馆。掌柜的姓孙，正拿笔写花账。到节下一算，说多少是多少。多写两笔，人家也不查细账。掌柜的翻着账，拿着笔正要往下写。和尚迈步进去说：“辛苦，掌柜的姓孙吗？”掌柜的说：“我姓孙。什么事？”和尚说：“你跟龙游县的三班班总杨国栋是拜弟兄是不是？”掌柜说：“不错。”和尚说：“杨国栋的媳妇死了，

你知道不知道？”掌柜的一听，吃了一惊。一着急，笔往下一落，把账上画了一道黑圈。自己一瞧，反把账都勾了。掌柜的说：“和尚你怎么知道？”和尚说：“今天早起，杨头到我的庙里去，讲接三焰口。他说五个和尚接三，七个和尚放焰口，搭鬼面坐。我说七个人接三，十一个人放焰口，搭天花座。临完了唱一出四郎探母，代打脸挂胡子。”掌柜的一听，说：“你们庙里焰口真热闹。”和尚说：“热闹。杨头告诉我说，叫我顺便来给个信。故此我才来送信。”掌柜说：“大师父劳驾！里面坐，喝碗茶，吃盅酒罢。”和尚说：“好。我正想喝酒。”掌柜的立刻叫伙计拿了两壶酒给和尚喝。掌柜的说：“我跟杨头换帖，我不能不去。回头先到饽饽铺定一桌饽饽记我的账。”那几个伙计说：“素日杨头跟咱们都不错。咱们大家送份公礼，到布铺撕八尺蓝呢。叫刻字铺做四个金字，要驾返瑶池。”大众说：“就是罢。”

和尚喝完了酒，说：“我走了。”大众还说：“劳驾！”和尚无故给人家报丧，诓了两壶酒吃。

出了酒店，慢慢往前走，来到十字街。和尚抬头一看，见路南有一座酒饭店，字号是“德隆居”。刀砧乱响，过卖传菜，里面酒饭座挤不动，偏挤满了。对过路北也有一座酒馆，字号“二龙居”，里面一个饭座没有。掌柜的坐在店内冲盹，跑堂的坐着发愁，灶上空敲擗面杖。和尚迈步进了二龙居。和尚说：“伙计，你这屋里怎么这样清静？”伙计说：“大师父别提了。先前老掌柜的在日，这屋里的买卖，龙游县是要算头一家，谁不知二龙居？现在我们老掌柜的去了世。我们少掌柜的，可就差的多。真是买卖在人做。他一接手，买卖就不好。又偏巧我们这屋里的伙计出去，在对过开了一座德隆居。虽然说船多不碍江，可是人家

那屋里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一天不如一天。昨天卖了八百多钱。大家吃了，今天还没开张。我是这屋里的徒弟。我打算赌口气，多买点货，跟对过比着卖。他卖一百二的菜，我卖一百。无奈我有心没力。”和尚哈哈一笑，说：“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伙计说：“怎么不愿意？”和尚说：“你既愿意，我有主意。”罗汉这才施佛法，大展神，要在二龙居招酒座，捉拿凶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

话说济公来到二龙居，听伙计一说，和尚说：“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伙计说：“我愿意多卖钱。可是你瞧，没有多少货。就是几斤肉，还有十几斤面，有一只小鸡子，酒也不多。就是有座没东西，怎么多卖钱？”和尚说：“不要紧。有水没有？”伙计说：“后头有井。”和尚说：“有水就得有酒。你就打水当酒卖，我准保没人挑眼。我能叫你当时卖一百吊钱。你叫掌柜的摇摇算盘，叫灶上小勺敲大勺。我要两壶酒，你就唱白干两壶，叫他们嚷卖。回头就有座。做饭馆子的买卖，是要热闹才好。”伙计也是穷急了，就依着和尚主意，告诉掌柜的摇算盘，灶上高敲勺，摔擀面杖。和尚说：“来两壶酒。”伙计喊道：“白干两壶。”掌柜的、众人全都答应，喊嚷卖呀。

伙计刚把酒给和尚拿了来，外面进来了酒客。伙计一瞧，认得是对过杂粮店的陈掌柜。素常这位陈掌柜最恼喝酒的人。他屋里的伙计，要一喝酒，被他知道就不要了。今天他自己刚吃完饭，在门口漱口，心里一迷，进了二龙居说：“来两壶酒。”伙计知道陈掌柜素不吃酒，就问他道：“陈掌柜，今天怎么也要喝酒？”陈掌柜把眼一瞪，说：“我要喝。你管我么！”伙计碰了个钉子，给他拿了两壶酒过来。陈掌柜心里一明白，自己一想：“我刚吃完饭，我又不喝酒，怎么心里一糊涂就要喝酒呢？”自己再一想：“既然要了，我倒尝尝酒是什么味。”他不喝的人，今天也喝上了。

这个时节，又进来一个酒客。两眼发直，手里端着一个碗。买了三个钱的韭菜花，一个钱香油。他出来买东西走到二龙居门口，心里一迷，进来坐下说：“来两壶酒。”伙计答应，把酒拿过来。这个人忽然明白了，自己一想：“我家的饭没吃完，怎么我进来要酒呢？”自己正发愣，外面又是进来一个人。也端着一个碗里面有两块豆腐。原本家里等着做菜。走在酒店门口，自己不由的进来了，坐下就要酒。伙计把酒拿过来。这才明白了，回思家里等着做菜，叫我买豆腐。自己说：“干什么进来要两壶酒吃呢？”这个说：“我有韭菜花，你把豆腐搁在内拌着，咱们两个喝。我也没打算成心来喝酒。”这两人也喝上了。三五成群，直往里走。

忽见外面进来一人，手里拿着五包菜，进来坐下，自言自语说：“老二，给你一包；老三，给你一包；老四，给你一包；老五，给你一包。伙计，来十壶酒，先来六个菜。你们哥四个，想什么要什么。”伙计一瞧，见他一人好象跟几个人说话。也不知怎么回事。书中交代，这个人原本是拜兄弟五个，他行大。请四位兄弟吃饭，它定的是德隆居。那四个人进了德隆居。他一迷糊，仿佛瞧见那四个人都在这里坐着，因此把酒菜要了。伙计给端了来。他这明白了自己一想：“这是二龙居。”已然把菜要了，也无法了。即到德隆居一瞧，那四个人等着他，还没要菜。他把四个人叫过来。少时，酒座就满了。伙计也忙不过来了。

人一多，酒都打完了。伙计一想，没酒打凉水。当时到后面打了一桶凉水，倒在酒坛子里。拿酒壶灌了，就给酒座拿过两壶去。刚给拿过去，那位酒座就叫：“伙计过来。”伙计一想：“了不得了，必是给凉水。不答应了。”伙计赶紧过来说：“大爷什么

事！”这位酒客说：“你们这酒怎么改了？”伙计说：“许是打错了。”这位酒客说：“这个酒比先前的好得多。要是老卖这个酒，我就每天来吃。”伙计一想：“真怪！怎么给他凉水，他反说好呢？”屋中酒客，随来随往，拥挤不堪。

只见由外面又进来两个人。头里这人是青白脸膛，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鹰鼻子，俏下颏，两腮无肉，穿着一身青，歪戴着帽子，肩披着大氅。后面跟定一人，也是兔头蛇眼，龟背蛇腰。这两个人一进来，众酒客全嚷：“三爷四爷，这边喝罢。”这两个人说：“众位别嚷。”走进来就在和尚后面一张桌子坐下。伙计一瞧，是这两个人，就一皱眉，知道这两个人素常净讲究嘴上抹石灰白吃。伙计无奈，过来擦抹桌案说：“二位要什么酒菜？”这两个人要了两壶酒，两个菜，喝上了。和尚一回头说：“二位才来呀。”这二人没听见，也没答话。和尚把桌子一拍说：“我和和尚让好朋友，不理我还罢了。就凭你们两个忘八，也在这里充好朋友不理我。我和尚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媳妇身上，把你们养活了。这回不理我，充好朋友。”这两个人也不知道和尚是骂谁，也不能答话。众酒饭客可都知道和尚是骂这两个人。众人心说：“敢情这两个人是忘八，不是好朋友。”都拿眼瞧着这两个人。和尚直骂，这两个人有一个说：“我问问他骂谁呢。”说着话，就站起来。那个说：“老四，你坐下。和尚说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花了，花在你家里。你去问他是吗？”这个说：“别胡说，那是花在你家里！”这个说：“你既不认得，你何必去问他？”说着话这个又坐下了。和尚说：“我骂的是你！”两人一听这话，真急了，站起来说：“和尚你骂谁呢？”和尚说：“我二十顷稻田地、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家里，你二人媳妇身上。今天叫

我做衣裳，明天叫我打镯子。你们两人见我穷了，不理我了。”这两个人一听这话，气得颜色更改，说：“好和尚，你认得我们两个人是谁？只要你说出我二人的名姓来，就算你把二十顷稻田地花在我们女人身上了。”和尚一听，说：“你叫抓天鹄鹰张福，行三。你家里就是两口人。你媳妇是白脸膛，今年二十五岁。你叫过街老鼠李禄，行四。你家里也是小两口。你媳妇是黑黄脸膛。我花了许多钱，你还不知道？连你们家里有几床被，我都知道。”这两个人一听，真急了，就要跟和尚动手。和尚说：“要打，咱们外头街上打去，别连累人家的买卖。”

说着话，张福、李禄同和尚三人出了酒店。张福、李禄就要揪和尚。和尚围着这两个人绕弯。拧一把，掐一把，这两个人老揪不住和尚。张福实急了，抡拳照着和尚脑袋就是一拳，正打在后脑袋上。直仿佛打在豆腐上，扑的一下，拳头打在脑袋里去，立刻花红脑浆迸流。和尚说：“你可打了我了。”翻身栽倒。蹬蹬腿、咧咧嘴，和尚气绝身亡。张福大吃一惊，心说：“好糟脑袋！我一拳就会打碎了。”本地面官人过来说：“好，你们打死人了。”张福说：“是李禄打死的。”李禄说：“是张福打死的。”官人说：“你们二人不用争论，到衙门再说去罢。”哗啦一抖铁链，把两个人锁上。

刚要带着走，就见由正东上鸣锣开道。说：“闲人躲开，县太爷轿子来了。”书中交代，知县是坐着轿子，到东门外杨家店去验尸。带着刑房仵作，来到杨家店。仵作找本地面官人，给预备半斤酒，洗洗手。要一领新席，一个新锅。地方姓干，叫干出身。赶紧跑来说：“众位头儿闭闭眼罢。验完了，我必有个面子。”仵作说：“就是。你给预备半斤酒洗洗手。”当时一验，仵作一报

说：“皮吞肉卷，生前致命。一刀之伤，并无二处。”先生写了尸格。老爷把店里掌柜的叫过来一问：“这个和尚被谁杀死，你可知道？”掌回老爷：“昨日三更，不知被谁杀死？”老爷问：“他在这里住了多少日子？几个人住店？”掌柜的说：“就是他一个人，住了二十三天。”老爷说：“你店里几个伙计？谁跟和尚不对？”掌柜的说：“八个伙计，都在这里。没有跟和尚不对。”老爷吩咐：“你且把死尸成殓起来。”掌柜的答应。老爷吩咐打轿回衙。件作找地方问：“怎么样？”地方说：“你们几位要面，到对过每位吃两碗，我来算。”件作说：“我只当是验完给我们几吊钱哪。哪知叫我们吃面。我们也不吃，底下有事，咱们再说。”赌气跟着老爷的轿子，一同回衙。

刚走到十字街，官人过来说：“回禀老爷，打死和尚了！”老爷说：“哪里的和尚？”官人说：“一个穷和尚。已然拿住两个凶手。”老爷吩咐轿子落平，带凶手。当时把张福、李禄往轿前一带。老爷一审问口供，焉想到又招出一条人命案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看字束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

话说知县吩咐把凶手带过来。官人把张福、李禄带过来。知县一看说：“你们两个人姓什么？”这个说：“小人叫抓天鹄鹰张福。”那个说：“小人叫过街老鼠李禄。”老爷说：“你两个人谁把和尚打死的？”李禄说：“是张福把那和尚打死的，我是劝架来着。”张福说：“李禄打死的。”老爷说：“你这两个东西混账。倒是谁打死的？”李禄说：“老爷不信，瞧张福手上有血。他说我打死的，我手上没血。”老爷立刻派官人一验，果然张福手上有血。知县说：“张福，明明是你打死的。你还狡赖。”张福说：“回老爷，和尚是我打死的。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一刀砍死刘二混，可是李禄杀的。”

老爷一听一愣，书中交代，怪不得和尚说他两个人是忘八，原本张福、李禄这两个人是破落户的出身。在外面做光棍，欺财主，无所不为。家里每人娶了好媳妇。这两个人在外面尽交的有钱的浮荡子弟。瞧见人家一有钱，这两个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没有交不上的。爱吃的人，他就先请他吃。爱嫖的人，他也陪着他嫖。日子长了，他就带往自己家里，叫他女人勾引人家。他作为不知道，充好朋友。不是向人家借钱，就是向人家借当。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镯子，明天又叫置衣裳，两口子吃人家。怎么刘二混会被李禄杀了呢？皆因刘二混有个本家，给了他几百两银子。李禄见刘二混有了钱，他就把刘二混招到家去住着，吃喝不

分。李禄的妻子一勾引刘二混，刘二混也是年轻的人，焉有不贪色的？把自己银子拿出来，吃喝穿戴，全是他的。后来刘二混把银子都花完了，还在李禄家吃喝。李禄就往外撵。刘二混说：“我把钱都花在你们家里，我也没处去，你叫走不行。你们吃我就吃，你们喝我就喝。”李禄实没有法子，也撵不出去，心中暗恨刘二混。

这天张福跟李禄两个人在酒馆内喝酒谈心。这两个是拜兄弟，彼此一类，谁也不瞒谁。李禄说：“张三哥你瞧，现在我家里这个刘二混，他吃我喝我，讹住我了。我也撵不出去，实在可恨。我打算把他约出来，请他喝酒。拿酒把他灌醉了，我把他杀了。三哥，你给帮个忙儿行不行？以后你也有用我的地方，我也不能含糊。”张福说：“就是罢。”两个人商量好了。

次日把刘二混约出来喝酒。李禄暗带钢刀一把。两个人拿酒一灌刘二混。刘二混本来心里又烦，酒吃多了。吃的酩酊大醉，不能转动，人事不知，李禄由酒店把他背出来。天有二更以后，张福跟着，走到高家钱铺门口。见众铺户都关门，四外无人。李禄素常跟高家钱铺有仇。皆因换银子，钱铺给他钱，他老说合的少，常常口角相争。李禄一想：“就把刘二混杀在他铺子门口，叫他打一场无头案的官司。”想罢，立刻将刘二混放在地下。刘二混醉的人事不知。李禄拿出刀来，一刀竟将刘二混结果了性命。杀完了，同张福各自回家。两个人从此更亲近了。自打算这件事人不知，鬼不觉，就算完了。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张福一想：“打死和尚，李禄往我身上推干净。”心中一恨，这才回禀老爷：“和尚是我打死的。高家钱铺门口，一刀杀死刘二混，那可是李禄杀的。”张福就把从前已往之事，如此这般一回禀。老

爷听明白了。这才问李禄怎么杀的。李禄张口结舌说：“是张福的主意。他帮我杀的。”老爷说：“你这两个东西混账之极。来人先把他两个人押起来，本县先验尸。”

刚要吩咐件作验尸，忽然想起济公那件字柬：“和尚就叫我从东门外回头，轿子一落平，就看字柬。我倒看看和尚的字柬写的是什么东西？”想罢掏出来字柬。拆开一看，上写是：“贫僧今日必死，老爷前来验尸。吩咐件作莫相移，休叫贫僧露体。”知县一看，暗为点头。果然济公有先见之明。立刻吩咐件作：“不准脱和尚的衣裳移动死尸。就验脑袋上的伤就是了。”件作答应，过来看明白说：“回禀老爷，和尚后脑海有二寸多长、三寸多宽的伤。伤了致命处，花红脑浆迸流。”老爷点了点头。叫招房先生把尸格写了。吩咐先用席将和尚盖上，派地方官人看着，老爷这才叫官人押张福、李禄回龙游县衙门。

老爷走后，地方本面的官人，拿席把和尚的死尸盖上。众官人来到二龙居说：“掌柜的这件事更不举、官不究。我们要一回老爷，由你这铺子里打的架，你就得跟着打官司。”掌柜的说：“众位，没这个事，来到我这里喝酒，我也没含糊，何况乎有事？将来这件事完了，我必有一分人心。”叫伙计来给众位打酒，炒几样菜。众人坐下，地方说：“刘头你瞧和尚脑袋，怎么只一拳就会打碎了？”刘头说：“我想着也怪。”掌柜的说：“可惜这位和尚死了，是我们的财神爷。平常我这屋里没上过座，今天都是他招接来的座。和尚要不死，我每天管他两顿饭吃。”地方说：“你别胡闹了。我瞧和尚伤是怎么样死的？”说着话，就跑出来一掀席，只见和尚朝他龇牙一动，吓了往里就跑。官人忙问：“怎么了？”地方说：“死尸朝我一笑！”官人说：“你别胡说了。已然死

了，还能朝你笑？必是你眼迷离了。我瞧去。”这个官人过来。刚一掀席，和尚一翻身坐起来了，拿手一摸脑袋说“哎呦”，站起来往南就跑。地方官人就追。叫喊：“截住走尸呀！”众人一听，走了尸，谁不躲远的。都怕死尸碰着就要死。

和尚一直出了南门，往东。刚到东南城门边，往北一拐，见眼前一个人，身高不满五尺，五短的身材。头戴紫金帽，身穿紫箭袖袍，腰系丝绦，薄底靴子。面皮微紫，凶眉恶目，押耳两绺黑毫。手中拿着包袱。和尚一看，心里说：“要办龙游县这两条命案，就在此人身上。”和尚自言自语说：“这个龙游县的地方，可不比外乡村镇。要是外乡人来到这儿吃东西，恐怕都不懂的。准叫人家耻笑。”和尚说着话，赶在这个人头里走。这个矮子一听和尚的话，心中一想：“这龙游县的地方，与别处不同。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是处不到永不知。我何不跟着和尚？他要进酒馆要什么，我也要什么。准不露怯了。”想罢，跟着和尚走。

来到东门关乡，见和尚进了路北一座酒馆。这矮子也进了酒馆。见和尚脚一蹬板凳说：“来呀，小子拿壶酒来！”这个矮子一想：“这地方许是这个规矩。”他也脚一蹬板凳说：“来呀，小子拿壶酒来。”跑堂的一瞧：“这倒不错。”他不敢说这个矮子，跑堂的说：“大师傅，别这么叫小子。”和尚说：“算我错了。你给我来一壶，要有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伙计心说：“和尚连馅饼都不懂。”伙计刚要走，这个矮子也说：“小子，给我来一壶好酒，要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伙计一想：“这两个人倒是一样排场来的。”赶紧给和尚拿了一壶酒、一碟一个馅饼。也给矮子一壶酒、一个馅饼。和尚拿一根筷子当中一扎说：“吃这个东西，不会吃，叫人家笑话。”和尚拿筷子一批，一口就咬了半个。这个矮子也

拿一根筷子一批，刚一咬，连热气带油，把嘴烫了。和尚一连要了十壶酒、十碟馅饼。这个人也照样要了十壶酒、十碟馅饼。和尚吃完，把十个碟子拿手一举。这个矮子也一举。和尚望下一落，仿佛要摔；这个人也往下一撒手，把十个碟子也摔了。和尚没撒手。见那人摔了，和尚哈哈一笑说：“冤家小子。”这个一听，说：“好和尚，你冤我那可不行。”和尚拿这十个碟子照那人脸上就砍，把脑袋也砍破了。这人当时气往上撞，要跟和尚一死相拚。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济公饭馆打贼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话说济公拿碟子照这人一砍，这人真急了，要跟和尚动手。和尚往外就跑，这人随后就追。伙计一瞧，这是活局。这两个人吃完了，把碟子摔了，装打架，成心不给钱。伙计随后也追出来。后面就喊：“二位别走，给了酒钱。二十壶酒、二十碟馅饼。不给钱可不行。”和尚也不回头，一直进了东门。这矮子随后紧紧追赶说：“好和尚，无缘无故你拿碟子砍我，我焉能跟你干休！你上天，我赶到你灵霄殿。你入地，我赶到你水晶宫，好死把你赶上。”和尚一边往前跑一边嚷：“了不得了，咱们两人是一场官司。”

和尚说着话，跑到十字街，正碰见杨国栋、尹士雄由正南而来。这两个头儿也是追和尚。直追到五里碑，也没有追着。杨头说：“咱们回去罢。”二人复返往回走。刚走到南门，地方官人一瞧说：“尹头、杨头瞧见死尸没有？”尹士雄说：“哪有死尸？”地方说：“在我段上死了个穷和尚。”尹士雄说：“在你的地面上，我们还没走到十字街，怎么会瞧见呢？”地方说：“不是。这个死尸走了尸，跑出了南门。”尹士雄就问：“死的是什么人？”地方就把抓天鹅鹰张福、过街老鼠李禄怎样打死穷和尚，老爷验了尸怎么派人看着，和尚走尸跑的话，从头至尾一说。杨国栋一听说：“了不得了，济公被人打死了。”尹士雄说：“你们不知道，济公神通广大，死不了。咱们一同回去罢。”地方官人这才同尹士雄、

杨国栋一同回来。

刚走到十字街，见和尚由正东跑来。地方一瞧说：“死尸来了！”尹士雄、杨国栋赶紧就问：“师父怎么回事？”和尚说：“了不得了，我们两人是一场官司，别叫追我的那矮子跑了。”尹士雄、杨国栋过去，就把那矮子截住。尹士雄说：“朋友别走了。你跟和尚打一场官司罢。”那人说：“好。我们是得打官司。”尹士雄过去，“哗啦”一抖铁链，就把这矮子锁住。这矮子说道：“和尚打官司，也不能锁我。”尹士雄说：“我们老爷有吩咐，在家人要跟出家人打官司，先锁在家人，不锁和尚。你走罢。”

拉着这人刚要走，后面酒店伙计赶到说：“别走。”杨国栋一瞧认识。说：“刘伙计什么事？”伙计说：“这位吃了十碟馅饼、十壶酒。和尚吃了十碟馅饼、十壶酒。两人一打架，把二十碟都给摔了，酒钱也没给，两个人就跑出来了。”杨国栋说：“伙计你且回去罢。写我的账，该多少钱我给。”伙计一听，说：“既是杨大爷这么说，我就回去了。”伙计转身走了。和尚说：“咱们上衙门去打官司去。”地方官人过来说：“杨头，你替我回回老爷罢，大师父又活了。我就不上衙门去了。”杨头说：“就是罢。”尹士雄拉着这个矮子。大众往北走。

走了不远，路西酒铺内孙掌柜跑来说：“杨大爷你烦恼了。”杨头一愣，说：“我什么事烦恼？”孙掌柜说：“不是杨大奶奶死了么？”杨头说：“这话是谁说的？”孙掌柜用手一指，说：“就是这位大师父给送的信。”杨头说：“师父怎给我报丧来着？”和尚说：“我跟他闹着玩。因他给人家写花账。”孙掌柜一听说：“好和尚，你无故诓我。我把礼物都买了，还没送去。你就赔我！”杨头说：“得了，孙贤弟你今受点委屈罢。这位和尚也不是外人，

瞧着我罢。”尹士雄说：“师父你怎么说人家死了，本来已经病着。”和尚说：“一咒十年旺，就死不了啦。”杨国栋说：“师父慈悲慈悲，给我一块药。”和尚点头，掏了一块药，给了杨国栋。这矮子就问：“这个和尚，是哪庙里的？”尹士雄说：“你要问和尚？我告诉你，跟和尚打官司，算你露了脸，增了光。这是灵隐寺济颠和尚。”这矮子一听，呵了一声说：“他是济颠哪！官司我不打了。”说着话，冷不防一抖铁链，拧身蹿上房去。和尚说：“别叫他走了，龙游县这两条命案，都在他一人身上。”

书中交代，这个人姓徐名沛，名号叫小神飞，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龙游县的两条命案，怎么会在他身上呢？这其中有一段隐情。南门外高宅捉妖的那个老道叶秋霜，当初也是绿林人。后来在南门外三清观出了家。他得了一部邪书，名叫《阴魔宝篆》，上面有炼邪术的法子，能炼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五行变化、点石成金、捉妖的法子，拘五鬼的法子，擒妖捉鬼各种的法子。这天老道正在庙里炼功夫，来了一个僧人，乃是西川路五鬼之内的，姓李叫李兆明，外号人称开风鬼，跟老道系故旧之交，来望着老道。两个人一见面，各叙寒温。叶秋霜就问：“李贤弟打哪来？”李兆明说：“由西川来。西川的绿林窝子给人家挑了，我也无处投奔。”老道就留下李兆明在庙里住着。老道早晚炼功夫。李兆明就问：“炼的是什么功夫？”老道就说：“得了一部天书，能炼各种法术。”李兆明说：“道兄，你教给我炼炼。”老道说：“你炼不了。要练一天得磕一千个头。”李兆明一想：“他这是不教给我。”心中暗恨着老道。这天高折桂请老道捉妖。李兆明知道这件事，他暗中跟着老道在法台捉妖。李兆明就后一刀，把老道杀了，把这本书得在手内。他也没回家，他就住在德

兴杨家店，没事在店里瞧书，早晚炼功夫。

这天开风鬼李兆明在店门口站着，只见由东面来了一个人，乃是小神飞徐沛。一见和尚，赶紧过来行礼。李兆明就问：“徐贤弟打哪来？”徐沛说：“我要到临安逛去。西川绿林的朋友都散了，我也无地可投。”李兆明把徐沛让到店里。一谈话，徐沛就问李兆明在这住着做什么呢？李兆明说：“我得了一部天书，炼功夫呢。”徐沛说：“你教给我炼炼。”李兆明说：“你要炼也行。你得找一个幼女天灵盖来。”徐沛说：“找天灵盖炼什么？”李兆明说：“能炼千晨眼、顺风耳。”徐沛本是浑人，他就出来找幼女天灵盖。遇见看坟的，他就问：“这坟里埋的什么人？”看坟的只当是他要偷坟掘墓，也不肯告诉，说：“不知道。”徐沛连问了好几个，都不告诉他。他也问烦了。正在树林发愣歇着，由对面来了一个僧人。架着拐，是个瘸子。一见徐沛说：“徐贤弟，你在这做什么呢？”徐沛一瞧，认识这个和尚，叫昼瘸僧冯元志，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怎么叫昼瘸僧呢？皆因白天架着拐装瘸子，晚上上房飞檐走壁更灵便。他为是遮盖，叫人家知道他是瘸子，不能做贼。今天一见徐沛，问徐沛做什么呢？徐沛把李兆明叫他找女儿天灵盖、功夫的话说了一遍。冯元志说：“徐贤弟，你真实心眼。李兆明他是冤你。今天晚上我同你到店里，把李兆明杀了。你就把天书得过来，好不好？”徐沛说：“好。”冯元志他原本跟李兆明有仇，这叫借刀杀人。

两个人商量好了。一同到酒馆，吃完了饭。天有二鼓，来到德兴店。冯元志巡风徐沛下去，进了上房一瞧，李兆明正趴在桌上睡了。徐沛手起刀落，把李兆明杀了，把书得在手内。刚要往外走，就听上房：“杀了人了！”吓了徐沛一跳。济公嚷杀了人，

那就上房杀了人。后来听和尚说出恭去，上了茅厕。冯元志他巡风，听屋里说公文湿了。他也不知什么公文。见柴头同杜头出去找和尚，冯元志由房上下来。进屋中一瞧，是宪批柴元禄、杜振英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的公文。冯元志就把公文揣在怀里，由屋中出来上房。柴头、杜头已瞧见，当时要追也没把冯元志追上。

贼人盗了公文，等徐沛出来，冯元志就问：“怎么样了？”徐沛说：“我已把天书得来。咱们上哪去？”冯元志说：“咱们上开化县去。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姜大哥，撒绿林帖、传绿林箭。有西川路绿林朋友好几十位，在他庙里。他要修夹壁墙地窖子。所为绿林人有了案，可以在他那里躲避，是个扎足之地，咱们上开化县去。”徐沛说：“也好。”

二人顺大路望前走。走到一座树林，见对面来了一个人。二人抬头一看，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飞夜刺开风鬼 济禅师要笑捉飞贼

话说昼癩僧冯元志、小神飞徐沛二人正往前走，只见对面来了一个人，正是乾坤盗华云龙。冯元志、徐沛二人赶紧上前行礼说：“华二哥由哪里来？”华云龙说：“我由蓬莱观来。好险，好险！几被陆通把我摔死。”冯元志就问：“怎么回事？”华云龙就把已往从前之事，细说了一遍。冯元志说：“华二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叫你放心。我把拿你的海捕公文盗了来。”华云龙说：“真的么？”冯元志就把杀李兆明、徐沛得天书，巧遇两个班头，在店里把文书怎么盗来的话，对华云龙一说。华云龙这才明白，说：“你们二位上哪里去？”冯元志说：“上开化县。你我一同走罢。现在铁佛寺金眼佛姜天瑞，撒绿林帖，请了多少朋友，要一同修夹壁墙地窖子呢！咱们三个人，一同去罢。”华云龙说：“也好。”三个人这才一同走。

这天来到开化县铁佛寺。一瞧庙里庙外，人烟稠密。三个人一打听，问什么事？有人说：“庙里铁佛显圣，口吐人言。”三个人一直进庙，直奔后面。一瞧，就是金眼佛姜天瑞一个在庙里。三个人给姜天瑞一行礼。冯元志说：“姜大哥。众位朋友哪里去了？”姜天瑞说：“众位朋友都出去，分路去做买卖。这里还有几位，叫他出来，给你三人引见引见。”大家彼此行礼。姜天瑞说：“三位由哪里来？”华云龙就把自己的事一说。徐沛也把自己之事一说。姜天瑞说：“徐贤弟，你得的什么书？给我瞧瞧。”徐沛就

把书拿出来，交姜天瑞。姜天瑞一瞧说：“徐贤弟，这书你也用不着。我留下了。”徐沛心中大大不悦。自己一想：“我的东西，我还没爱够。我又没说给他，他竟留下，实实可气。”心里大不愿意，又不可说不给。惹不起姜天瑞，自己默默无言。华云龙这时说：“我要走。”姜天瑞说：“怎么？”华云龙说：“我心里不安。怕济颠和尚一来，一个跑不了，那时连累了你们众位。”姜天瑞一听说：“众位朋友，哪位到龙游县去，把这济颠和尚杀了，把人头带来。谁有这个胆量，替华二弟充光棍？”徐沛说：“我去。”徐沛心里有自己的心思：“我到龙游县不犯事便罢，犯了事，我先把他们拉出来，一个跑不了。”他是暗恨姜天瑞，故此他说“我去”。姜天瑞说：“好。徐贤弟你辛苦一趟罢。”徐沛这才由开化起身。

这天到龙游县东南城极角，碰见济公。和尚一念道说：“龙游县这地方，不比别处，吃饭馆不知这里规矩的，花多了钱，还要被人耻笑。”徐沛一听，他原是个浑人，他这才跟和尚到酒铺去喝酒。和尚故意要跟他打起来，跑到十字街，叫尹士雄把徐沛锁上。徐沛先还要跟和尚打官司，只一听是济公，徐沛一拧身蹿上房去说：“官司我不打了。”和尚说：“别叫他走，龙游县两条命案，都在他身上。”杨国栋、尹士雄一听和尚这话，赶紧拧身上房。徐沛打算要跑，焉想到和尚一指手说：“俺敕令赫。”贼人要跑跑不了了。被尹士雄、杨国栋把贼人揪住，揪下房来。众人一齐同奔龙游县衙门。

来到衙门，杨国栋进去一回话，说：“济公没死，现在拿了一个贼人，听候老爷审讯。”老爷正审问张福、李禄的口供。一听济公没死，老爷赶紧吩咐有请。立刻，济公叫尹士雄带领贼人

上堂。老爷一瞧说：“圣僧请坐！下面贼人姓甚名谁？”徐沛也不隐瞒说：“回禀老爷，我叫小神飞徐沛。东门外杨家店脱头和尚，叫开风鬼李兆明，是我杀的。南门外老道叶秋霜，是李兆明杀的。我把他杀了，算他给叶秋霜抵命，没我的事。”老爷说：“你满嘴胡说。店里和尚是你杀的，公文可是你盗了去？”徐沛说：“公文不是我盗的，是昼癩僧冯元志盗的。他同华云龙都在开化县铁佛寺住着。铁佛寺还有许多绿林人在那里。”老爷一听，也不再往下问，就吩咐将徐沛钉镣入狱。老爷说：“圣僧，还求你老人家辛苦一趟，带着我的班头去办案，将贼人拿来。”和尚说：“可以。老爷办一套文书，我和尚带杨国栋、尹士雄、柴元禄、杜振英四个人去。”知县立刻把文书办好，交与杨国栋。

和尚带领四位班头，出了衙门，一直顺大路往前行走。和尚一面往前走，口唱狂歌，说道是：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土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官也空，职也空，数尽孽障恨无穷。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和尚说：“哎呀，阿弥陀佛。”和尚刚才将歌唱完，只听后面一声“无量佛”。大众回头一看，来了一位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穿一件古铜色的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年过古稀。发似三冬雪，鬓似九秋霜。海下一部银髯，洒满胸前。真是仙风道骨。跟着两个童子，都在十五六岁上下，都是眉清目

秀。发挽双丫髻，身穿蓝布道袍，青色护领相衬。腰系丝绦，白袜云鞋。一个童子抗着宝剑，挂着一个轧轧葫芦。一个童子抗着雨盖，挂着一个包裹。老道一面往前走，口中念道：

玉殿琼楼，金锁银钩，总不如山谷清幽。蒲团纸帐，瓦钵磁瓯，却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万事俱休，名利都勾。高官骏马，永绝追求。溪山作伴，云月为俦。但乐清闲、乐自在、乐优游。

老道口念：“无量寿佛。”和尚回头瞧了一瞧，老道走了不远。和尚说：“哎呀，了不得了，我腰疼、腿疼、肚子疼、脑袋疼，走不了啦。”杨头说：“师父怎么了？”和尚说：“我要死，不能走了。”尹士雄也不知道和尚的脾气，也过来问说：“师父怎么了？”和尚说：“我心里发堵，嘴里发苦，眼睛发努。”柴头说：“对，说话都乱了。”这两个人也不理和尚，在一边蹲着生气。和尚躺在地下，“哎呦，哎呦”直嚷。那老道来到近前，说：“无量佛。这位和尚是一个走路，还是有同伴的？”尹士雄说：“我们是一处的。”老道说：“和尚的病体沉重，我山人这里有药。”柴头说：“道爷，你趁早别管，你走罢。你要一给药吃，准一吃就死。”老道一听说：“我这药好，人吃一粒，能延寿一年。吃两粒，能多活二年。吃三粒，能活六年。要死的人，吃我九药，名为九转还魂丹，能多活十二年。和尚要吃死了，我给抵偿。”柴头说：“我拦你不听，你就给他吃。”老道吩咐把葫芦拿来，倒出一粒药来。其形似樱桃，色红似火，清香扑鼻。老道给和尚吃了一粒。和尚吃下去，嚷：“肠子烧断了！”柴头说：“是不是？”老道又给和尚吃了两粒，和尚嚷：“肚子破了！”老道又给和尚吃了三粒，和尚说：“了不得了，心里着火，肺肝全烂了！”老道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

下去，和尚说：“不好，要死！”这句话说完了，和尚一张嘴，话说不出来了。只见和尚蹬蹬腿，咧咧嘴，咕噜一声，气绝身亡。不知济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陈玄亮捉妖铁佛寺 马玄通路遇济禅师

话说济公吃下九粒药，气绝身亡。柴头说：“道爷，你瞧死了没有？我说不叫你给他吃，你说吃死你给抵偿。”老道吓的惊慌失色，说：“无量佛，无量佛！怪哉，怪哉！”柴头说：“你也不用念无量佛。你给治死，我能给治活了。”尹士雄说：“柴头你怎么给治活呢？”柴头说：“杜头，你把酒都喝了罢，不用给和尚留着。”杜头说：“快喝。”这句话没说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哪有酒？拿来我喝点。”柴头说：“你们瞧好了没有？”和尚翻身站起来说：“好老道，你给我要命丹吃，你别跑。”过去一把竟把老道脖领揪住。

书中交代，这个老道乃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的徒弟。在开化县北门外，有一座北兴观，庙里有一个老道叫陈玄亮，也是老仙翁的门徒。陈玄亮也是修道的。这天陈玄亮在庙中一看，正北上有一股妖气冲天。陈玄亮一想：“我在这一方，岂能容妖魔作怪？我去找找妖精在哪里，我把他除了，省得扰乱世界。”想罢带了宝剑，往正北一找，找到铁佛寺。一瞧，正是铁佛在那里口吐人言，说：“善男信女前来求药，吾佛在此搭救众生。每人给留下一吊钱，共成善举，可以修盖大殿。拿包药去，可保汝一家平安。”陈玄亮一瞧，这股妖气由铁佛像里出来。众烧香人传言说：本地臆症流行，一求佛爷就好。陈玄亮一想：“这是妖精洒的灾，我何不把他斩了。”想罢，拉出宝剑，照定铁

佛这股妖气一砍。焉想到由铁佛嘴里出来一股黑气，竟将陈玄亮喷倒在地，当时浑身紫肿，不能转动。早有人报与金眼佛姜天瑞。姜天瑞一想：“陈玄亮无缘无故来坏我的事，莫若我把他搭到后面来，将他结果了性命，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复起。”想罢，刚要派人去搭，有人来回禀说：“本处知县郑元龙来烧香，瞧见陈玄亮。老爷吩咐把老道带到衙门发落。”姜天瑞说：“也好，让知县带了去发落他罢。”

郑老爷把陈玄亮带回衙门。知县平素知道老道是好人，一问陈玄亮怎么回事。老道也还醒过来，说：“铁佛寺乃是妖精作怪。我打算把妖精除了，没想到妖精道行大，把我喷了。我不定活得了活不了。”知县说：“你准知道是妖精？怎么办呢？”陈玄亮说：“只要把我师傅请来，就可以把妖精捉住。”知县说：“也好。”立刻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老道一想：“浑身疼痛难挨，请师父东方太悦老仙翁，恐其道路太远来不及。”这才派童子去到龙游县三清观去请大师兄马玄通。告诉两个童子：“叫你师大爷带着师父的九转还魂丹，急速快来。”两个童子到龙游县，请了马玄通，够奔北兴观。走在半路上，遇见济公作歌，马玄通没瞧得起济公，老道心说：“这个穷和尚，他也会说这修道的話。”见和尚一病不能走，老道是一番好心，把九转还魂丹都给和尚吃了。和尚倒死了，柴头把济公诓起来。和尚一揪老道，尹士雄说：“师傅，方才多亏这位道爷给你药吃，你才好了。”和尚这才撒手说：“这位道爷给我药吃？”老道说：“不错。和尚贵宝刹在哪里？”和尚说：“西湖灵隐寺。上一字道，下一字济，讹言传说济颠就是我。马道爷贵姓呀？”老道说：“你知道我姓马，还问我贵姓？”和尚说：“你名字不叫玄通吗？”老道说：“是叫玄通。”和尚说：“你上哪

去？”老道说：“开化县北兴观。”和尚说：“我也上北兴观。一同走罢。”老道说：“好。”和尚说：“我听说你们老道会驾趁脚风，你带着我走两步行不行？”老道说：“行。你闭上眼，可别睁开。”和尚就把眼一闭。老道一架和尚的胳膊，只听耳轮中呼呼风响。走在半路上，和尚一睁眼说：“了不得了，漏了风了，道爷你站站罢。”老道惦念着师弟，赶路要紧。也不管和尚落下，架着趁脚风，直奔开化县。

刚来到北兴观庙门口，老道一瞧，门口有一人躺着睡觉。老道近前一看，是济公和尚。一翻身起来，说：“才来呀。”老道说：“我驾趁脚风没歇着呀。”老道心中暗想：“怪道这个和尚有些来历。怎么他倒先来了？”和尚说：“道爷，你走后，我出恭来着，把你的九粒丸药都拉出来，你瞧瞧，还给你罢。”老道一瞧，药还是原来一样，并没改了颜色。自己暗想“好怪”，把药接过来，放在腰中，这才叩打庙门。时候不多，出来一个小道童，把门一开说：“师大爷来了。我两个师兄呢？”马玄通说：“他两个在后面走着就来。和尚请里面坐！”

济公跟着进去一瞧，这庙中正北是大殿。东西各有配房三间。小道童一打东配房鹤轩的帘子，老道同和尚进来。屋中是两暗一明，正当中有张八仙桌。两旁有椅子。靠东墙有一张床，床上躺着陈玄亮，正是陈玄亮在那里哼声不止。一见马玄通，说：“师兄来了，这位和尚是谁？”玄通说：“这是灵隐寺济公。”陈玄亮说：“师兄可把九转还魂丹带来了？我被妖精喷了。”马玄通说：“我带了九粒丸药，都给这位和尚吃了，他可又拉出来。”陈玄亮说：“好脏。”马玄通说：“你瞧颜色可没变。”陈玄亮说：“我不吃。”和尚说：“我这里有药，叫伸腿瞪眼丸。你吃点，一伸腿一

瞪眼就好。”和尚掏出一块来，给了陈玄亮吃下去。工夫不大，就听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响，要走动。陈玄亮叫道童搀着出去，走动了两次，立刻浑身肿消疼止，复旧如初。陈玄亮说：“好药，好药。真是好药。多蒙圣僧搭救弟子，实深感激！”立刻向济公行礼，连马玄通都给和尚道谢。和尚说：“这倒不要紧。你这屋里有味，熏鼻子。”陈玄亮说：“什么味呀？”和尚说：“有贼味。”两个老道一听这话，都觉诧异。

书中交代，这屋里床底下真有两个贼人，在这里藏着，两个老道可不知道。皆因开化县知县郑元龙由铁佛寺庙里把陈玄亮带到衙门去，金眼佛姜天瑞只打算是知县把老道带到衙门去，说他搅闹庙场，把老道治罪。焉想老爷派人把老道抬回庙去。早有人得了信，告诉姜天瑞。姜天瑞一想，知道陈玄亮的师傅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姜天瑞怕陈玄亮捉妖没捉成，必然要请他师傅前来捉妖，坏了我庙中的大事。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想罢，姜天瑞叫两个朋友来。一个叫铜头罗汉项永，一个叫乌云豹陈清。这两个人都是绿林中的江洋大盗，在姜天瑞庙里住着。姜天瑞今天把这两个人叫来说：“二位贤弟，我有一件事，求你二位辛苦一趟。”项永、陈清说：“兄长何出此言。有用我等之处，万死不辞。”姜天瑞说：“你二人带上钢刀，晚间够奔北兴观去，把老道陈玄亮杀了，人头给我带来。”项永、陈清点头答应，说：“这有何难。”候至天有掌灯之时，二人收拾好了，带上钢刀，出了铁佛寺，施展陆地飞腾，来到北兴观。跳墙进去，暗中探访。见陈玄亮出来，二人进了屋子，在床下一藏，打算等老道睡了，晚上行刺。焉想到马玄通同济公来了。济公一说有贼味，项永低声就问陈清说：“你身上有味么？”陈清说：“没有。”

济公在外面答了话说：“你两个人没人味了，滚出来罢。”项永、陈清实藏不住了，由床下往外一窜，伸手拉刀，把两个老道吓了一跳。不知罗汉爷怎样施佛法捉拿贼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显神通捉拿盗贼 施妙术法斗铁佛

话说项永、陈清两个贼人，由床下往外一窜，伸手拉刀，意欲跟和尚动手。和尚用手一指，把贼人用定身法定住。这时帘板一起，由外蹿进四个人来，正是柴元禄、杜振英、杨国栋、尹士雄。书中交代，四位班头，两个小道童，走在道路上。马玄通带着和尚，一施展趁脚风，把四个班头两个道童落下。柴头就问：“道童，是哪里庙的？”小道童说：“我们是开化县北兴观的。”柴头说：“方才那位道爷，是你们师父吗？”道童说：“不是，是我们师大爷。”柴头说：“我们那位和尚，跟你们师大爷上你们庙里去，咱们一同走罢。”道童说：“要一同走，怕你们四位跟不上我们，我们会趁脚风。”柴头说：“我们四个人会陆地飞腾法。你们二人慢着点，我们四人快着点，咱们一同走罢。”道童说：“就是。”六个人这才一同顺着大路来到北兴观。到了庙门口，道童说：“到了，等我叫门。”柴头说：“不用叫门，我进去给你开。”说着话，柴元禄、杜振英一拧身蹿上墙去。这两个人心里有心思，为是叫杨国栋、尹士雄瞧瞧，我两个人是办华云龙的原差，不是无能之辈。焉想到杨国栋、尹士雄这两个人也跟着蹿上墙去。这两个人也有心思，是要叫柴元禄、杜振英瞧瞧，我们虽是外县的官人，也不是无能之辈。这四个人彼此意见相同，这叫斗心不斗口。

四个人蹿到里面，把门开了。两个小道童进去，把门关上。众人够奔东配房。四位班头一进来，正赶上和尚把两个贼人定

住。柴头、杜头就问说：“师傅，哪个是华云龙？”和尚说：“没有华云龙。”杨头、尹头说：“师傅，哪个是盗公文的贼？”和尚说：“也没有盗公文的贼。先把这两个贼捆上。虽然都不是，也别放走了。”柴头众人就把两个贼人捆上。陈玄亮吩咐道童摆酒。四位班头见过老道，彼此行礼。大众落座吃酒。和尚说：“二位道友，天亮把这两个贼人解到知县衙门。告诉知县，就提我和尚来了，要在铁佛寺捉妖，替这一方除害。二位道友，可别明着把贼人送衙门。要明着解了走，这开化县遍地是贼，不但把贼抢了走，还跟你们二位道友结了仇，就与你们二位有性命之忧。”陈玄亮说：“师父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和尚说：“你把两个贼人拿被包上，雇抗肩的搭着。以送供尖为名，就说庙里给老爷送供文。”老道答应。

喝着酒，天已大亮。四个卖力气的人进来，一瞧两个绵被包，直动不止。贼人闷的很，焉有不动之理？抗肩的人就问：“什么东西？”老道还答话不出。和尚说：“变蛋。”抗肩的说：“我们真没听说过这个名目。”和尚说：“你们就不用管了。”当时两个老道跟着叫人抬着，奔知县衙门。和尚说：“柴头，你们四个人先到铁佛镇巡检司，先去投文，就说我和尚随后就到。”四位班头够奔巡检司来。到挂号房一投文，巡检司的老爷刘国绅，立时请四位班头进去。四个人给刘老爷行礼。刘老爷一问，柴头说：“同济公来到铁佛寺办案。”把底里根由一说。刘老爷说：“原来是圣僧前来办案。怎么还没来呢？”柴头说：“就来。”少时济公来到巡检司挂号房。和尚说：“辛苦，掌柜的。”官人一听，说：“大师傅，这里没有掌柜的，这是衙门。”和尚说：“衙门没掌柜的，有什么？”官人说：“有老爷。”和尚说：“有舅舅没有？”官

人说：“你这是找打。”和尚说：“你告诉你们老爷，说我老人家来了。”官人一听，说：“和尚你是谁呀？”和尚说：“我是灵隐寺济颠，找你们老爷。”立刻叫人进去回禀。少时刘国绅迎接出来，赶奔上前说：“圣僧来了，请里面坐！”和尚说：“刘老爷请。”一同到了书房。四位班头也在这里。

和尚来到屋中落座，有人进上茶来。和尚说：“刘老爷，你拿你的名片到铁佛寺去，请那庙的和尚，就说有本处的绅董富户要给他修庙，把和尚请来问问，得多少银子。你先把盗公文贼人诳来，我和尚在里面屋藏着，等他来了，我先把 he 拿住，然后再到铁佛寺捉妖。”刘国绅点头答应，立刻派手下人拿名片到铁佛寺去，交给家人一番话，家人到铁佛寺去请和尚。

且说金眼佛姜天瑞，自从徐沛上龙游县走后，未见回来。他手下众绿林的朋友，都出去做买卖，就留下乾坤盗鼠华云龙、昼癩僧冯元志、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这四个人跟他看庙。今天华云龙、姜天瑞没在庙里。只因小西村众绅士富户，内中有明白人说：“这开化县八百多村，家家闹臃胀病，勿论什么名医，都瞧不好，非得到铁佛寺去求铁佛才能好。这其中定有缘故。求铁佛，贫家讨药，要一吊钱，富家讨药，要银一两。莫如把庙里和尚找来，跟他商量，大家凑钱给他修庙，叫他给求求铁佛，就许能除了灾。”大家商量好了，派人去请和尚。姜天瑞同着华云龙，够奔小西村去。

他二人刚走，巡检司的家人来请，说：“现在众绅士富户，向我们老爷商量，要给修庙。请和尚商量用多少银子。”昼癩僧说：“我去。”立时他架着拐，同着家人来到巡检司，让到书房。刘老爷说：“和尚来了。”冯元志向刘老爷打一问讯。济公此时在东里

间屋中躲着。四位班头在西间屋子躲着。刘老爷让冯元志坐下，说：“和尚贵姓？”昼癩僧说：“我在家姓冯，僧名叫元志。”刘老爷说：“你出家几年了？”冯元志说：“我是半路出家的。皆因腿子受了残疾，就算是残人。”刘国绅说：“现在有人要修庙。你那庙里要重修，得用多少银子呢？”昼癩僧他本是个贼，哪里懂得修庙用多大工程？当时也说不出多少来。刘国绅说：“你说不出来，我倒约了一位行家和尚，给你见见。圣僧请出来。”济公一掀帘子出来，道：“好东西，冯元志，你敢把我们公文盗去。我看你哪里走！”冯元志一听这句话，大吃一惊。打算站起身来，往外要走。济公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贼人定住。济公伸手，由贼人兜囊之内，把拿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掏出来，交柴头说：“柴头，把公文拿去罢。”柴头接过来一瞧，果然不错。和尚说：“刘老爷你先叫官人把这个贼人锁起来，暂把他押在你衙门里。我和尚要上铁佛寺前去捉妖，四位班头跟我走。”刘国绅立刻叫人把冯元志锁上，押到班房去。

且说柴元禄、杜振英、杨国栋、尹士雄四个人跟着和尚出了巡检司衙门，来到铁佛寺。见庙门口真是拥挤不动，也有卖吃的，来赶庙会的，也有卖耍货的。庙里庙外，人烟稠密，来来往往。这些善男信女，来烧香求药治病的人无数。这一座庙是三座山门，全都大开。庙门口有两根旗杆，庙里面也有两根旗杆。正山门上有一块匾，上写“敕建护国铁佛寺”。和尚带领四位班头进了东角门一看，正北是大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五间。大殿的东边，是四扇绿屏风，开着两扇，关着两扇。套着是第二层院子。这庙里是五层殿，连东西跨院共有一百余间房子。头一大殿中间，就是供的那尊铁佛。济公抬头一看，由正殿里一股妖气直冲

斗牛之间。和尚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罗汉爷这才要施佛法，大展神通，要在大殿捉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华清风古天山见妖 金眼佛一怒杀和尚

话说济公带领四位班头，来到铁佛寺，见大殿里一股妖气冲天。和尚一瞧，大殿头里东边一张桌，有人管帐，专收银子。西边一张帐桌，专管收钱。只见有一个妇人在那里烧香，约有二十以外的年纪，光梳油头，发亮如镜，一脸的脂粉，打扮的不像好人。在那祷告说：“佛爷在上，小妇人姚氏，只因我一个小亲家得了臃症，求佛爷慈悲慈悲，赏点药罢。只要我亲家好了，我给佛爷烧香上供。”铁佛口吐人言说：“姚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一吊钱来？”姚氏说：“带来了。”铁佛说：“既带了钱文，交在帐桌上。佛爷给你一包好药，拿回去保你一家都好了。”姚氏说：“谢谢佛爷！”拿着药，竟自去了。

这姚氏刚走，只见外面又来了一个少妇人。由外面一步一个头，磕着进来。书中交代，这个妇人姓刘，娘家姓李，在开化县正南刘家庄住家，丈夫在外贸易，有数年不通音信。刘李氏有个婆母，家中寒苦，就靠着做针黹糊口。刘李氏贤孝无比。只因她婆母身得臃症，有二年之久。刘李氏听说铁佛寺佛爷显圣，专治臃症。刘李氏一片虔心，由家中一步一个头，走了一天一夜，才来到这里。刘李氏一烧香说：“佛爷慈悲。小妇人刘门李氏，家有婆母，臃症二年之久。求佛爷赏点药，只要我婆母好了，等我丈夫贸易回来，必给佛烧香上供。”妖精一瞧，这臃症不是他洒的，他也治不了，说：“刘李氏你可曾给佛爷带了钱来？”刘李氏

说：“我家中太寒，没有钱，求佛爷慈悲慈悲罢。”铁佛说：“不行。佛爷这里是一概不赊，没钱不给药，你去罢。”刘李氏叹了一口气，心说：“不怪人间势利，连佛爷都爱财，可惜我这一片虔心。”自己无法，转身往外走。济公一瞧，知道这是一位贤良孝妇。和尚说：“这位小娘子不用着急，我这里拈了一块药，你拿回去，给婆母吃了就好。”刘李氏把药接过去，说：“谢谢大师父！”竟自去了。

济公迈步来到大殿。一瞧这铁佛，是坐像，一丈二尺的金身，五尺高的莲花座。头前摆着得炉蜡扦，许多的仙果供素菜。和尚这去，伸手拿了一个苹果，一个桃，拿过来就吃。旁边打磬的一瞧说：“和尚你是哪里来的，抢果子吃？”和尚说：“庙里有东西就应当吃。你们这些东西，指佛吃饭，赖佛穿衣，算是和尚的儿子，算是和尚的孙子？”这个打磬的一听这话，气往上冲，过来就要打和尚。和尚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这人定住。和尚跳上莲花座说：“好东西，你敢在这里兴妖作怪，要害众民。我和尚正要找你，结果你的性命。”说着话，和尚照定铁佛就两个嘴巴。众烧香的大家一乱，说：“来了个疯和尚，打佛爷的嘴巴呢。”四个班头也站在外头瞧着。就听铁佛肚子里咕噜咕噜一阵响，其声似雷鸣。忽然山崩地裂一声响。四位班头瞧着铁佛，一丈二的金身连莲花座往前一倒，竟把和尚压在底下。柴元禄、杜振英一跺脚，放声痛哭，说：“师父你老人家没想到死在这里，死的好苦。”杨国栋、尹士雄也深为叹息，说：“可惜济公是个好人，这一砸准砸在地里去，肉泥烂酱。”杨国栋说：“柴头，你也不用哭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这也无法。咱们走罢。”

四个人正要走，只见和尚彳亍彳亍由庙外头进来了。和尚

说：“柴头，你们报丧呢。”柴元禄也不哭了，说：“师父你没死呢。”和尚说：“没有。好妖精，他打算要暗害我和尚。我非得要找他去，跟他誓不两立。”柴元禄说：“我们眼瞧着把师父压在地上，怎么你又打外来了？”和尚说：“没砸着我。我一害怕，一踹腿蹿出去了。”正说话，和尚就嚷：“了不得了，快救人哪，妖精来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一阵狂风大作。真是：

嗖嗖云雾卷，唿唿过树林。海翻波浪起，山滚石头沉。尘沙迷宇宙，昏暗惊鬼神。这风真浩大，刮遍锦乾坤。

一阵狂风大作，由半空落下一个妖精，竟把和尚围住。书中交代，是什么妖精呢？这内中有一段缘故。凡事无根不生。金眼佛姜天瑞的师父，姓华双名清风，人称九宫真人。专习左道旁门，乃是华云龙的叔父，他在古天山凌霄观参修。当初凌霄观有一位老道姓黄，乃是正务参修之人，被华清风杀了，他就占了凌霄观。这庙里甚是殷富。庙后有座塔，名叫烟云塔。每逢下雨过去，由塔底砖缝冒出烟来，起在半空不散，犹如浮云一般，乃是庙中的古迹。常有贵官长者，富豪人家，去到庙里住着，所为瞧这个烟云塔的古迹。焉想到自华清风接过庙来，这座塔也永不冒烟了。华清风心中暗想怪道。时常瞧这座塔，就见鸟儿在半空一飞，就飞到塔里，只见进去，不飞出来。围着塔四面地下，净是鸟毛。华清风心中纳闷，也不知塔里有什么东西。这天华清风无事，又去瞧塔。正在发愣，忽听后面一声“无量佛”，说：“华道友，你做什么呢？”华清风回头一看，见一人身穿亚青色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面似青泥，两道朱砂眉，一双金睛，满脸的红胡须。华清风一瞧不认识，赶紧说：“道友从哪里来的？”老道说：“华道友，你不认识我呀，你是我的房东。我在你庙里住了半年

了。”华清风说：“是是，道友请前面坐。”二人来到前面鹤轩落座。这老道说：“华道友，你真不认识我？”华清风说：“我实在不认得，未领教道友贵姓？”那道人说：“我姓常，我跟你有一段仙缘。”华清风说：“道友在哪座名山洞府参修？”常老道说：“我在盘古山。”华清风道：“常道友参修多少年了？”常老道说：“我告诉你说罢，文王出虎关，收雷震子，我亲眼得见。姜太公斩将封神之时，我去晚了没赶上。你不用问多少年了。”华清风心中有点明白，猜着大概必是妖精。两人一盘道，果然常老道德德深远，呼风唤雨，拘神遣鬼，样样皆通。华清风让他吃就吃，让他喝就喝，两个人很是亲近。日子长了，两个人真是知己。

这天华清风说：“常道友，你我彼此至近，我瞧瞧你的法身行不行？”常老道说：“什么？”华清风说：“我要瞧瞧你的本相。”常老道说：“可以。你要瞧，须得星斗落尽，太阳未出之时，我可以叫你瞧。咱们修道的人，最避三光。要被日月星三光一照，就怕要遭雷劫。你明天星斗一落，天似亮不亮，你开开后庙门往正北看。我在北山头等你。”华清风说：“就是罢。”当时吩咐童子摆酒。童子点头答应，立刻擦抹桌案，杯盘连落，把酒摆上。两个人吃酒谈心，开怀畅饮，直吃到日落黄昏。常老道说：“我要告辞。明天天亮见。”华清风送到外面，拱手作别。华清风自己回来，心中暗想：“可知道，这个常老道是个妖精，可不知是什么妖精，打算倒要瞧瞧，可以明白。”常老道走后，华清风告诉童子：“到三更天就叫我，早点来，恐怕误了。”童子答应。华清风躺在床上，合衣而卧。童子等到三更以后，就把华清风唤起。他来到外面瞧瞧，满天的星斗。华清风复返到屋中喝茶，等候到东方发白，出来一看，斗转星移，那才来到后面。开开庙后门，

往正北一瞧。华清风不瞧则可，一瞧吓得叽伶伶打一寒战。有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济公斗法金眼佛 云龙二次伤三友

话说九宫真人华清风抬头往北山坡一瞧，原来是一条大蟒，头在东山头，尾在西山头，真有几百丈长，有大缸粗细。华清风瞧着，倒抽一口凉气。只见那蟒在山岫里抽来抽去，抽到一尺来长，一溜烟起在半悬空。华清风看的目瞪口呆，正在发愣，后面一声“无量佛”，说：“华道友，你可曾看见了？”华清风回头一看，乃是常老道。华清风说：“看见了，道友请庙里坐罢。真是法力无边。”常老道说：“华老道友，你我道义相投，要有用我之处，我万死不辞。”华清风说：“甚好。”两个老道，朝夕在一处讲道。

这天姜天瑞来到凌霄观。一见华清风，华清风说：“你做什么来了？”姜天瑞说：“我住的铁佛寺，日久失修。我打算重修，奈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我求师父给我想个主意。”华清风尚未答言，常老道答了话，说：“不要紧，你得用多少银子？”姜天瑞说：“总得一万两银。”常老道说：“你回去罢。我明天在开化县洒三天灾。你贴上报单，就说铁佛显圣治病，不出十天，我能给你个十万八万的。”华清风说：“好。你谢过你师伯。”姜天瑞就给常老道磕了头，自己先回庙贴报单。常老道就在河里井里一喷毒气，谁一吃水，立刻就得臃症。蟒精就来到铁佛寺，充铁佛说话治病。有钱人家求药，要一两银子，寒苦人家要一吊钱。这开化县所属八百多村庄，无数人都得一样的病。

妖精正然给聚钱，哪想今天济公来了。一打铁佛的嘴巴，妖精已害怕，惊走了。自己一想：“这穷和尚把我赶走，我有何面目去见华道友？莫若我把和尚吃了。”想罢一阵风回来，显出原形，由半空中往下一落，是一条大蟒，有三四丈长。把和尚盘住，抬头要咬。和尚拿手一捏蟒的脖子，蟒妖不能动，睁着眼瞧着和尚。和尚瞧着蟒。吓得庙里作买作卖的、烧香的善男信女，连四位班头，全都跑出庙去。

正在这般光景，外面一声“无量佛”，金眼佛姜天瑞来了。书中交代，姜天瑞带领华云龙够奔小西村，一见众绅士大众，彼此行礼，问：“道爷贵姓？”姜天瑞通了名姓，说：“找我什么事？”众绅士大家说道：“现在我们这村里，家家人人得了臊症。大概是这佛爷显圣，所为修庙。只要道爷给求求佛爷，大发慈悲，我们村里人都好了，我等情愿凑钱修庙。省得我们自己求佛爷去，道爷给代代劳，不知道爷意下若何？”姜天瑞说：“好办。只要众位肯施舍银钱修庙，我可以求求佛爷。”正说着话，外面有人进来回禀说：“外面有铁佛庙两位和尚，一个叫皂托头彭振，一个叫万花僧徐恒，来找道爷，有要紧事。”姜天瑞一听一愣，赶紧告辞。带华云龙出来一瞧，见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二人，惊惶失色。姜天瑞就问：“什么事？”彭振说：“了不得了！现在济颠和尚来到庙里搅闹，你快去瞧瞧罢。”华云龙一听就要跑，姜天瑞说：“二弟不要担惊，待我去结果济颠的性命。我将济颠拿住，给你杀他报仇。”华云龙知道姜天瑞有能为，自己跟着一同来到铁佛寺。

姜天瑞一瞧济颠和尚被大蟒缠住，姜天瑞伸手拉出宝剑说：“好和尚，你无缘无故来搅我。”恶狠狠照定和尚脖颈就是一剑。

和尚口中念：“唵敕令赫。”这一剑正落在蟒的脖颈上。扑吃一响，鲜血直流，蟒头流落在地。一溜黑烟，妖蟒竟自逃走。这一剑打去了百年的道行。济公见蟒妖走了，说：“道友我谢谢你，劳你的驾。”姜天瑞说：“好济颠，你无缘无故坏我的大事，我焉能容你！”和尚说：“咱们二人到山后去，有话再说好不好？”姜天瑞说：“好。三位贤弟跟我来。”华云龙、彭振、徐恒也跟着，一同出了庙后门。

来到无人之处，和尚说：“姜天瑞，你说怎么样？”姜天瑞说：“济颠，你要知时达务，跪倒给祖师磕三个头，叫我三声祖师爷。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饶你不死。如若不然，山人当时要结果你的性命。”和尚说：“好东西！姜天瑞你这厮，出家人不知奉公守分，窝藏江洋大盗。你还敢妖言惑众，叫妖精扰害黎民。你所为贪财，贻害众人。所作所为，伤天害理，上干天怒，下招人怨。见了我和尚，还敢这样无礼。就是你给我磕头，叫我三声祖宗，我和尚也不能饶你。”姜天瑞一听，气往上冲，举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剁。和尚滴溜一闪身躲开转在姜天瑞身后，和尚拧了姜天瑞一把。姜天瑞回头用宝剑照和尚分心就扎，和尚一闪身躲开，滴溜溜围姜天瑞转弯，拧一把，掐一把，摸一把，拉一把。

姜天瑞真急了，拧身跳出圈外说：“好和尚，我跟你誓不两立！你这是自来找死，休怨山人。待山人拿法宝取你。”说着话，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宝，口中念念有词，祭在空中。和尚一看，原来是一块混元如意石，随风而长，能大能小。随风而落，就如泰山一般，照和尚头顶压下来。和尚哈哈大笑，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这石子一溜，现了原形。有鸡子大一块石子，坠落在地。姜天瑞一看，气往上冲说：“好

和尚，你敢破山人的法宝！待山人再拿法宝取你。”老道又由兜中掏出一宗物件，往空中一抛，口中念念有词。和尚一看，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摇头摆尾，直爽和尚而来。和尚用手一指说：“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这老虎一道黄光，掉在地下，是一个纸老虎。姜天瑞见和尚连破了他两宗法宝，当时姜天瑞站在那里，口中一念咒，用宝剑一指，把脚一跺，只见半空中无数的石子，打将下来。和尚用手一指，把僧帽拿下来一接，这石子全都掉在僧帽里。和尚说：“我今天不叫你知道知道也不行。”一招手，那帽子内石子，全倒出来，堆了一座山。和尚又用手照姜天瑞一指，说：“唵敕令赫。”姜天瑞一打寒战，自己用手就打自己的嘴巴。和尚说：“对，真得打，使劲打，再打几下。”姜天瑞自己打的满嘴流血。和尚说：“该打，把胡子揪下来。”姜天瑞真听话，自己就把胡子揪下来。和尚说：“姜天瑞，你自己所作所为，从今以后改不改？如不悔过自新，我和尚此时就要结果你的性命。”姜天瑞自己也明白过来，疼痛难挨。知道和尚厉害，这才说：“师父，慈悲罢。我从此改过，决不敢了。”和尚说：“恐你口不应心，你得起个誓，我才放你。”姜天瑞说：“我再不改，叫我遭雷劫，打破天灵，头破身死。”和尚说：“你去罢。华云龙你往哪里走？”华云龙站着瞧愣了。一听和尚这句话，吓得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二人就往南跑。华云龙就往西跑，和尚就往西追。

华云龙真是急如丧家之犬，慌似漏网之鱼，尽命逃跑，连头也不敢回，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呱哒响了，自己这才站住。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一瞧眼前有一座庙，华云龙打算到庙里去躲避，刚来到庙的界墙，就听庙里有妇人喊嚷：“救人哪！好，贼和尚，你抢夺良家妇女，你快把我放了！”华云龙一听，心说：

“这庙里和尚必不是好人，我进去瞧瞧。”想罢，拧身蹿进庙中，一看，是北房三间，南房三间，西房三间，北房屋中有妇女喊嚷。华云龙在窗缝中往里一看，是一个和尚。脸向里，披下发髻，打着一道金箍。有一个妇人，二十多岁，长的几分姿色。和尚意欲霸占妇人，妇人直嚷。华云龙一想：“我冷不防由后面把和尚杀了，我把这妇人留下，就在庙里一住，也倒不错。”想罢拉出刀来，慢慢进去，冷不防蹿进去一刀，竟将和尚杀死，人头滚落在地。华云龙一细瞧，和尚不是外人，贼人呀了一声。不知和尚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度华云龙 见美色淫贼生邪念

话说华云龙由后面一刀，把和尚杀了。一瞧和尚不是外人，乃是自己的拜兄，西川路五鬼之内的云中鬼郑天福。华云龙自己一瞧，愣了半天。已然杀了，也无法了，人死不能复生。书中交代，这个贼人，一世也是没做好事。这套《济公传》，济公为渡世而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必然遇难成祥。赃官佞党，淫贼恶霸，终久必有报应。做书人笔法，使看书人改恶行善，劝醒世人。比如忠臣义士遇着难，听书看书的人，恨不能一时有救。为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此乃人心公平之处，自古至今一理。郑天福也是报应临头，临死糊糊涂涂的就死了。华云龙也没瞧明白是谁，一刀将贼人杀死。那妇人只当华云龙是好人，赶紧说：“多亏了好汉爷搭救小妇人。我姓李，娘家姓刘。只因我住娘家，我兄弟刘四送我回婆家。骑着一条驴，走在这庙门口，不想遇见这贼和尚。他把我兄弟捆上，搁到西厢房。他把小妇人抢进来，意欲强奸小妇人。多亏你老人家，把这贼人杀了。小妇人回到家去，一家感念恩公的好处。”华云龙微微一笑说：“小娘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杀的这个和尚，也不是外人。他叫云中鬼郑天福，是我的拜兄弟。我没见明白，错把他杀了。他也已经死了，你也不用走，咱们两个人成其夫妇。把你兄弟一杀，咱们两个人就在这庙里住着就得了。”这妇人听了这话，也知不是好人，妇人就嚷：“快救人哪！要霸占人哪！”华云龙说：“你要嚷，我就把你杀了。”

这妇人说：“你把我杀了罢，杀了倒好。”华云龙看这妇人有几分姿色，贼人淫心大动，舍不得说杀就杀。

正在这般光景，只咱窗外哈哈一笑，说：“好华云龙，你这厮做出这样事来！可惜杨大哥撒绿林帖，传绿林箭，给你庆贺守正戒淫花。你这厮人面兽心，我先结果你的性命。”华云龙一听，拉刀窜出来一瞧，外面站定三个人。头前这人身高八尺，膀阔三停。头戴宝蓝缎扎巾，身穿蓝色缎箭袖袍，腰系丝带，薄底靴子，外罩一件宝蓝缎大氅。面如赤炭，两道重眉，一双环眼，押耳两络黑毫，三络黑胡须，飘洒在胸前。这个叫飞天火祖秦元亮。第二个也是身高八尺，紫扎巾，紫箭袖袍，闪披豆青色英雄大氅。面似青呢，青中透亮，两道朱砂眉，一双圆眼，押耳红毫，满部红胡子。这位叫立地瘟神马兆熊。第三位穿白带，白脸膛，俊品人物。此人姓杨名顺，绰号人称千里腿，乃是威镇八方杨明的伯叔兄弟。这三个人由曲州府回来，在道路本听说华云龙在临安采花做案。三个人想着：“这事也许以讹传讹。想着杨大哥给华云龙庆贺守正戒淫花，他焉能做不遵王法之事呢。”今天这三人正走在这古佛院墙外，听庙里有妇人喊嚷救人，要强奸人哪！三个人止住脚步，都是侠义英雄，专好管路见不平之事。杨顺说：“二位兄长，听里面有妇人喊嚷，救人哪，要奸占人，这必是庙里僧人不法，咱们到里面瞧瞧。”三个人拧身蹿入里面，暗中一探，原来是华云龙要做伤天害理之事。秦元亮这才哈哈一笑说：“好华云龙，你做出这样事来。”华云龙拉刀出来一看，羞恼变成怒，说：“你三个小辈，敢管我二太爷的事！今天二太爷全把你们杀了。”这三个人拉刀蹿过去，就奔华云龙。华云龙心一想：“他们倚仗人多，我非下毒手不可。”想罢将刀一摆，拧身蹿出庙

来。这三个人哪里肯舍，随着往外就追。焉想到华云龙就掏出两支镖来，见秦元亮往外一蹿，脚没落地，贼人抖手一镖，正打在膀背之上。马兆熊也往外一蹿，贼人又一抖手打在左肩头。两个人俱皆翻身栽倒。杨顺一瞧，眼就红了，说：“好华云龙，你拿镖打了我两个兄长，我这条命不要了，跟你一死相拼。”一摆刀照定华云龙搂头就剁。华云龙用手中刀海底捞月往上一迎。杨顺把刀往回一撤，照定华云龙分心就扎。华云龙一闪身躲开，用刀照定杨顺的脉门就点。杨顺把刀往回一撤，一偏腕子，照定华云龙脖颈就砍。杨顺是真急了，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华云龙拨头就跑。杨顺哪里肯舍，说：“好华云龙哪里走！”刚往前走，华云龙一抖手，说：“照镖。”杨顺赶紧一闪身。见华云龙一扬手并未打出镖来。杨顺刚一愣，华云龙又一抖手说：“照镖。”这支镖来，杨顺未躲开，正中在华盖穴上。杨顺哎哟一声，翻身栽倒。华云龙哈哈一阵狂笑说：“你这三个小辈，还敢跟二太爷动手。你们就这样能为，也敢称英雄。今天这是你三个人，放着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休怨二太爷意狠心毒，结果你等的性命。”

说着话，华云龙刚要摆刀过去，只听对面一声喊嚷：“好东西，华云龙你在这哪。我和尚找你半天没找到，你这可跑不了啦。”华云龙一看，来者正是济公。贼人吓得魂不附体，拨头就跑。急如闪电，慌如流星一般。和尚随后就追，𠄎𠄎𠄎，草鞋呱哒直响。华云龙拼命逃走。到天黑，好不容易听不见后面草鞋响了，这才止住脚步。回头看了看，和尚不见了。自己擗得力尽筋乏，浑身热汗直流。见眼前一座树林，华云龙进了树林子。靠着树往地下一坐，叹了一口气，心中展转：“要不是自己胡作胡为，何

必闹得如此。遍地官人捉拿，坐不安，睡不宁，没有站足立步之所。”自己心中一烦，靠着树一阵心血来潮。双眼一闭，渺渺茫茫、迷迷离离，似睡非睡。忽然往对面一看，见路北一座大门，挂着门灯，是一家财主的样子。自己一想：“我已越过了镇店，又饥又渴，何妨到这家借宿一宵，求一顿饭吃。”自己想罢，来到大门前。方要叫门，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老丈，头戴四楞逍遥员外巾，身穿宝蓝缎员外氅，腰系丝绦，白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年过花甲，花白胡须，洒满胸前，一表非俗。华云龙赶紧深施一礼说：“老丈请了。我乃行路之人，错过店道，求老庄主方便，借宿一宵，赏我一顿饭吃，明日早行。”那老丈抬头一看说：“客人贵姓？同路有几位？”华云龙说：“我姓华，就是我自己。”老丈说：“客人请里面坐。”华云龙跟着进来，到了客厅。这客厅朝南三间，屋中倒很幽雅。老丈说：“客人请坐。”华云龙说：“未领教庄主贵姓？”老丈说：“我姓胡。”说着话，有人进上茶来。老丈款待甚恭。忽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说：“老员外，二员外生日，有许多亲友都等员外去喝酒呢。”老员外说道：“客人，我可不能奉陪，少时再谈。”吩咐家人：“给客人预备酒饭，务要小心伺候。”家人说：“是。”华云龙说：“老丈有事请罢。”老丈去后，立刻家人给华云龙把酒菜摆上。华云龙一瞧，各式蔬菜，都是他素常爱吃的。自己甚是喜悦，吃了个酒足饭饱。自己一想：“这位庄主，与我素未会面，这样厚待。”心中甚感激。

正在思想之际，听外面有脚步声音。外面说：“呦，老员外在屋里没有？”华云龙一听，声音婉转，分明女子声音，也不好答话。忽见帘子一起，华云龙睁眼一看，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女子。头梳盘云髻，耳坠竹叶环子，银红色女衫，银红色的汗巾，葱心

绿绉绸中衣，窄小的宫鞋。真是蛾眉皓齿，杏脸桃腮，真比十成人材强出百倍。华云龙一瞧，眼就直了，心说：“我出生以来，也没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只见这女子一掀帘子，呦了一声说：“是谁让进来的野男子，也不先说一声。”把帘子一摔，拨头就走。华云龙本是采花的淫贼，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人。淫心一动，站起来说跟着。这女子直到后院，进了北上房，华云龙也跟着来到上房。一掀帘子，那女子一瞧，把面目一沉说：“华云龙，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想想你做的事，有脑袋的没有？你来瞧！”用手一指墙上，华云龙一瞧，墙上写的是他在秦相府题的那首诗。华云龙心上暗想：“怪呀，这女子怎么知道我是华云龙？”方要打算问，女子用手一指说：“你瞧济颠来了。”华云龙一回头，只见和尚脚步踉跄来到。贼人吓的魂不附体。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遇张荣二人谈心事 买铁镖淫贼见公差

话说华云龙追到姑娘屋中。姑娘用手一指说：“济公来了。”华云龙一回头，果见和尚来到。贼人吓得打一寒战，心中一明白，睁睛一看，还在树林子坐着。原来是南柯一梦。书中交代，这乃是济公的点化狐仙，要暗渡华云龙。试探试探贼人的心地，到这般狼狈，能改不能。济公原本是一位修道的人，出家人以慈悲为门，善念为本，有一番好生之德，不肯当时把贼人拿住，呈送当官。但能渡贼人改过自新，济公就不拿他。焉想到贼人在梦中，仍然恶习不改。华云龙一惊醒，吓了一身大汗，方知是梦。只见满天星斗，大约有二鼓以后。自己站起身来，往前行走。正往前走，只见前面一晃身，有一个人。贼人心虚，赶紧把刀拉出来。二人来至切近，那人说：“华二哥吗？”华云龙一细看，不是外人，乃是黑风鬼张荣。华云龙说：“张贤弟，你上哪去？”张荣过来行礼说：“二哥久违。”

书中交代，张荣自从前者由杨明家里逃出来，自己也是无地可投，他就到古天山凌霄观去找华清风。华清风知道张荣跟华云龙是拜弟兄，也不拿张荣当外人，就留他在庙里住着。这天金眼佛姜天瑞由铁佛寺逃走，就逃到凌霄观去。一见他师父华清风，华清风就问姜天瑞：“为何这样狼狈，怎么胡子没有了？”姜天瑞就把济公在铁佛寺捉妖之故，从头至尾述说一遍。华清风一听，气往上冲，说：“好济颠，这样无礼，我非得找他去报仇不可。”

从此记恨在心。姜天瑞把得着的这部《阴魔宝箓》孝敬给华清风。华清风细细把《阴魔宝箓》一瞧，他就决意去炼五鬼阴风剑。炼好了可以找济颠给姜天瑞、常道友报仇。要炼五鬼阴风剑，须得把五个人开膛摘心，用五个阴魂，才能炼得了。华清风就派黑风鬼张荣下山，诓五个人上山，可以炼五鬼阴风剑。张荣这才下了古天山，出来诓人。今天碰见华云龙，二人彼此行礼。华云龙说：“张贤弟，你在哪住着？”张荣说：“前者我找你，到凤凰岭如意村去住了几天。不想到这个杨明实不是朋友。我在他家住着，他慢不为礼，还说了许多不在礼的话。二哥，你知道我的脾气，我如何受的了？我由他家出来，就在古天山凌霄观住着。现在你叔父派我下山办事。二哥你上哪去？”华云龙说：“现在我是无地可容。灵隐寺济颠和尚拿我甚紧。”张荣说：“二哥，你我一同上古天山去。有你叔父九宫真人，也可以护庇你。也可以劝劝济公和尚。僧赞僧，佛法兴，道中道，玄中妙。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归到一家人。他也是出家人，一不在官，二不应役，你犯了国家的王法，与他僧人何干？你同我去见真人，倒可以有个安身之处。”华云龙说：“去是可去，我先得买镖去，我囊中一枝镖都没有了，我全凭毒药镖护身。”张荣说：“你要买镖，到前面兴隆镇买去。”

二人慢慢往前走，天光也亮了。来到兴隆镇，太阳高高的。张荣说：“我就在村口等你。你去就来。”华云龙说：“也好。”进了村口，来到十字街，往东一拐，只见路南里一座大大铁铺子，字号“舞岳斋”。三间门面。西边是栏柜，东边是八卦炉。华云龙抬头一看，见铺子门口，站着一位老者。头戴蓝缎四楞巾，身穿蓝缎袍，面如重枣，粗眉大眼，花白胡子，精神百倍。华云龙

一想，这必是掌柜的。赶紧上前说：“掌柜的，你们这铺子卖镖么？”这老者上下瞧了瞧华云龙，是穿白带素，壮士打扮。老者说：“不错，卖镖。尊驾买什么镖？”华云龙说：“我要出风轧亮的镖，有没有？”老者说：“有倒有，没有出风轧亮的。壮士你里面坐，你瞧瞧使的使不的，可以叫伙计现收拾。”华云龙点头，跟着来到柜房落座。老者说：“华壮士你买几枝镖，要多大分量？”华云龙说：“八枝为一槽，六枝为半槽，十二枝为全槽。我买全槽十二枝，还要一枝为镇囊。要三两三一枝。”老者说：“是。我这里还有现成的，或许分量大点。你要一槽镖是六两银子。要出风轧亮，伙计现做，得加二两银子酒钱。”华云龙一想：“几两银子不算什么。”说：“价钱依你，我等着使。”老者说：“可以。”拿了一枝镖来。华云龙一瞧说：“分量大。”老者说：“华壮士你等等，少时就有。”一面叫小伙计：“去外面打壶茶去。咱们铺子火没着，你外头打水去。”附在小伙计耳边说如此如此。小伙计点头走了。

老头陪着华云龙说话。老者说：“华壮士素常作何生理？”华云龙说：“保镖。”老者说：“尊驾既是保镖，我跟你打听几个人，你可认识？”华云龙说：“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者说：“有一位南路镖头追云燕子黄云，你可认得？”华云龙说：“认得。”老者说：“北路镖头美髯公陈孝、病符神杨猛，你可认得？”华云龙说：“那是我自己弟兄。”老者说：“东路镖头铁棍无敌陈声远，西路镖头铁头太岁周坤，神刀将李恒，尊驾可知道？”华云龙说：“知道。”老者说：“中路镖头威镇八方大义士杨明，你可认得？”华云龙说：“那更不是外人。”老者说：“这就是了。”

说着话，小伙计拿了茶来，给华云龙斟了一杯。少时镖打好

了，老者拿进来，给华云龙一瞧，华云龙说：“镖尖微沉一点，恐其打出去摆头。”老者说：“华壮士你试一试，我这后院里有地方。要不合手，再叫伙计锉锉。”华云龙说：“好。”

老者手里拿了这枝镖，带领华云龙把后门一开。华云龙一瞧，这个后院地方甚宽阔。西南有五六丈一段长墙。靠南边一个后门。周围是院墙，也没房子。地下都是三合土筑的土基，是个练把式场子的样式。华云龙一瞧说：“掌柜的也能练罢，这个地方很好。”老者说：“我也爱练。”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四外哗啦啦有兵刃响。华云龙一看，只见后门磕一响，把门踹了。进来两个人，手中拿着铁尺。头前个人，身高八尺。头戴缨翎帽，青布鹦脑窄腰快靴。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两道英雄眉，斜飞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得分。准头端正，四字口，海下无须，正在少年。后面跟定一人，也是官人打扮。面如赤炭吹灰，红中透紫，粗眉大眼。后面带领无数官人，将门堵住。这两个班头一声喊嚷：“好华云龙，你往哪里走？你敢明火打劫，劫牢反狱，今天你休想逃走。”

书中交代，华云龙可并未在此地作案，这内中有一段缘故。兴隆镇归常山县管。只因常山知县到任未久，出了几件逆案。南门当铺明火执仗刀伤事主。东门外路劫，杀死事主少妇车夫，抢去银两首饰衣服。一无凶手，二无对证。老爷立刻把马快班头叫上来。两位都头，一位姓周名瑞，绰号人称小玄坛。一位叫赤面虎罗镛。这两个人都是飞檐走壁之能。老爷堂谕：“派两位班头，急速办案，给十天限。如将贼人拿获，赏一百两。如逾限不获，定要重责。”周瑞、罗镛二人，领堂谕下来，每人带了十数个伙计出来访缉。这天正走在恶虎山，就听山下一片声喧。原来是常

山县马家湖白脸专诸马俊同铁面天王郑雄，由临安回来，打着骆驼子，正走在这里。只见对面跑来一人说：“二位救命，那边有劫路的了。”马俊说：“你且跟我来。”催马向前。忽见对面蹿出一人。身高九尺，膀阔三停。头上青扎巾，身穿青绑身小袄，腰系钞包，薄底靴子。手擎鬼头刀。面如刃铁，一脸的白斑。押耳黑毛，短茸茸一部刚髯。这人把手中刀一顺说：“此地我为尊，专劫过路人。若要从此走，须留买路钱。若无钱买路，叫你命归阴。对面的绵羊孤雁，趁此留下买路金银，饶尔不死。如要不然，要想逃命，势比登天还难。”不知郑雄、马俊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蓬头鬼劫径遇英雄 华云龙逃走逢故旧

话说铁面天王郑雄见贼人一顺刀，要买路金银。郑雄一看，这个人身躯高大，是个英雄的样子。郑雄很喜欢，心说：“这个人必是被穷所迫，我可以周济周济他，叫他改邪归正。”想罢，郑雄赶奔上前说：“朋友，我看你是个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轰轰豪杰，必是被穷所迫，在此劫路。我周济你二十两银子，你可以做个小本经营，千万不可做贼为寇，你或是投亲访友，盘费不敷，你只管说，我还可以多给你。”贼人哈哈一笑，说：“你休要跟我动舌箭唇枪，给我二十两银子！今天大老爷既遇见你，你非把驴驼子东西都给我留下不可。”郑雄一听，气往上冲，说：“你这厮太不知事务，你打算我怕你不成。今天我管教管教你。”说罢，郑雄伸手拉出竹节鞭，照定贼人搂头就打。贼人一闪身，摆刀照郑雄就剁。郑雄往回一撤鞭，手急眼快，使了百草寻蛇，往上一迎。呛啷一响，把贼人的刀磕飞了。趁势打一鞭，竟将贼人打倒，郑雄吩咐家人将贼人捆上。郑雄打算打贼几下，把他放了，叫他知道知道，不肯送他当官治罪。焉想到贼人破口大骂说：“你们既把大太爷拿住，你两个人敢把自己名姓告诉我不敢？”马俊说：“好贼人，你家大太爷怎么不敢把名姓告诉你！我是马家湖的，姓马名俊，绰号叫白脸专诸。告诉你，你便怎么样？你不服，你叫人找我去罢。”贼人说：“好。姓马的，你看着罢。”书中交代，有一群贼，夜入马家湖，马俊几乎一家被害，那就是报今日之仇。

这是后话。

今天把贼人拿住，正说着话，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镡，带领官人赶到。二位都头一瞧，认得是马俊。说：“原来是马大官人。拿住贼人甚好。现在南门外当铺明火执仗，抢去衣服首饰无数，已呈报到官。东门外劫路杀人案，老爷要这两案，要的甚紧，派我等出来。你把贼人交给我们罢。”马俊说：“也好，交给你们罢。”又把那逃难之人叫过来，问丢了什么。那人说：“我叫胡德元，并未丢什么。若非老爷，我命休矣。”谢了马俊等，自己去了。马俊等也各自去。

周瑞、罗镡叫伙计带着贼回到衙门。往里面一回话，老爷立刻升堂，吩咐：“把贼人带上来。”两旁答应，立刻将贼人带上堂来。贼人怒目横眉，立而不跪。老爷在上面问道：“下面贼人姓什么？”贼人说：“我姓恽名芳，外号人称蓬头鬼。”老爷说：“好恽芳，南门外当铺劫案，你们共有多少人？趁此实说，免得皮肉受苦。”贼人说：“我不知道。”老爷说：“东门外劫路杀人，你等几个人办的？”恽芳说：“我也不知道，不是我。”老爷说：“你在绿林几年，做了多少案？”恽芳说：“我没做过案，这是头一回。”老爷一听，勃然大怒，把惊堂木一拍，说：“你这厮必是贼呀！见本县竟敢言语支吾。大概抄手不肯应，来人给我拉下去，重打八十大板！”皂班答应，将贼人打了八十大板。打完了，贼人并不哼哈，复又带上堂去。老爷说：“恽芳你趁此说了实话，本县可从轻办理。你如不说，本县三推六问，那时你也得招认。”恽芳说：“我实是不知，你便把我怎样？”老爷一听，气往上冲，吩咐：“看夹棍伺候。”三根棒为五刑之祖，往大堂上一捺，老爷吩咐：“把他夹起来再问。”官人立刻把贼人夹起来。老爷一伸手，用了

五成刑，贼人并不言语。老爷一伸手，用八成刑，贼人睡着了。用十成刑，滑了杠。贼人终是不言。老爷无法，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连过了两堂，贼人没口供。焉想到第三天夜内，三更时，来了一二百飞檐走壁的江洋大强盗，来到常山县劫牢反狱，把恽芳救走，拐走了七股差事。来到东门，杀死门军，持刀押颈，要钥匙开城逃走。知县衙门就乱了。

次日，知县把周瑞、罗镛叫上去，标下堂谕：“限三天要这案。如拿获着，赏银二百两。三天如拿不着，必要重办。”马快小玄坛周瑞跟罗镛一商量，这件案真不好办。周瑞、罗镛这两个人原本是师兄弟，罗镛是周瑞的父亲徒弟。这两个人一商量，周瑞说：“咱们两个人到家去问问老爷，这个恽芳是哪一路的贼。他老人家也许知道，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出个主意。”罗镛说：“好。”两个人领着二十多个伙计。各带兵刃，出了衙门，够奔兴隆镇。

周瑞他住家在兴隆镇的东村头路北。他父亲名叫周熊，绰号人称燕南飞。当年老英雄在镇江住家，同一轮明月赵九州、铁棍无敌满得公在外面保镖，因闲事打了一场官司，打输了，老英雄赌气，离开镇江府，就在这兴隆镇落户，在十字街开了一座舞岳斋铁铺。跟前就是一子。周熊教了一个徒弟罗镛。这两个人在常山县当红差事。周瑞是三班都头，罗镛是班总。今天这两个人带着伙计，回到家中，一见老英雄周熊，周熊诘问：“儿呀，你二人带着伙计，来到家中什么事？”周瑞说：“爹爹有所不知，常山县出了逆案了。”周熊说：“什么逆案？”周瑞说：“这位老爷新官到任，交代尚未办理清楚，南门外面兴当内，夜闹明火执仗，刀伤事主，抢去银两首饰，贼人逃窜，当铺呈报到县。东门外路动

杀人，一无凶手，二无对证，人头不见。老爷派我二人出来办案。我带着伙计下道，走到恶虎山，正遇贼人路劫。给常山县马家湖的白脸专诸马俊把贼人拿住。我二人把贼带到衙门。老爷一问，这个贼没有口供，老爷把贼人入了狱。焉想到昨天夜内，来了几百个江洋大盗。大反常山县，劫牢反狱，把贼人救走，还拐走了七股差事，到东门砍死门军，持刀押颈，要钥匙开城逃走。老爷为这事，纱帽都保不住了。堂谕给我二人三天限，拿不着贼人，必要重办我等。要拿了这案，不但有赏，还成名。此不知是哪路的贼。你老人家可有什么耳信没有？”周熊说：“救走的这个贼叫什么？”罗镛说：“叫蓬头鬼恠芳。”周熊一听，说：“这个贼我知道，这是西川路的贼。西川有五鬼一条龙：蓬头鬼恠芳，云中鬼郑天福，开风鬼李兆明，鸡鸣鬼全得亮，黑风鬼张荣。一条龙是乾坤盗鼠华云龙。你两个人不用着急，在家等着，我出去采访采访。”周瑞、罗镛点头答应。

老英雄燕南飞周熊这才由家中出来，刚来到铺子门口，正赶上华云龙买镖，周熊就心中一动。华云龙要出风轧亮的镖，周熊心中暗想：“使出风轧亮的镖，是装毒药用的。天下没几个人，就是千里独行马元章，他传授了徒弟威镇八方杨明。杨明传了个拜弟西川路的华云龙。除此这几个人之外，没有要出风轧亮镖的。”老丈这才一问：“壮士贵姓？”华云龙说：“姓华。”周熊就知道是乾坤盗鼠华云龙。周熊一想：“大概劫牢反狱，必有他在内。就把他拿住，这案就破了。”故此把华云龙稳住了，叫小伙计去倒茶，向小伙计耳边说：“你赶到家里送信，就提乾坤盗鼠华云龙在铺子里买镖。叫周瑞、罗镛带众伙计来，把铺子围上，赶紧快来。”小伙计听的明白，点头答应，把茶壶搁在水铺里，赶紧到

家中去送信。周瑞、罗镛正为这案着急。一听这个信，立刻带人来，就把铺子围了。华云龙也没想到有人拿他。周熊把华云龙诓在后院，因地方平坦，就好拿他。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镛，每人手擎一把铁尺，重有二十四斤，把门踹了，蹿到院中。周瑞一声：“好华云龙，明火路劫，杀伤人命，劫牢反狱，杀死门军，持刀押颈，要钥匙开城。你真是胆大包天。我看你今天哪里去！”华云龙吓得魂惊千里，也不知是哪的事。二位班头各摆铁尺，往前够奔。华云龙看人多势众，自己不敢动手，急忙拧身往墙上就蹿。老英雄周熊抖手就是一镖。华云龙没躲开，正中在贼人的幽门。终日贼人采花，今天叫他尝尝铁家伙，这也是报应。小玄坛周瑞见贼人要逃走，赶紧喊嚷：“外面伙计们，别叫贼跑了！”众官人各摆兵刃，阻住大路。大约华云龙难逃活命。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恶妖道自炼阴风剑

话说众官人各摆兵刃一截华云龙，这些人如何截的住？华云龙说：“挡我者死，闪我者生，尔等让路！”摆刀往下一蹿，手中刀乱砍官人。杀开一条大路，贼人闯出来往正北就跑。后面周瑞叫喊：“千万莫放走了他！众人追拿！”众人随后紧紧追赶。华云龙跑的紧，后面追得紧。周瑞、罗镛带领众人飞追，去华云龙不多远。华云龙跑的热汗直流，腿也发了酸，实在跑不动了。后面仍自是追，华云龙又不敢站住，追上就没了命，自己尽命往前跑。眼前一道沙土冈，约有一丈多高。华云龙心里说道：“这土冈我要两腿一发软上不去，一跌下可就没命了。”自己来到土冈，用力往上跑。焉想到土冈北边有五个人在那里站着。乃是威镇八方杨明，同风里云烟雷鸣、圣手白猿陈亮、矮脚真人孔贵、万里飞来陆通。

书中交代，这五个人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原本这五个人在蓬莱观庙里住着，济公叫他五个人，一个月之内不准出庙，要一出庙，就有性命之忧。别人都能行，惟有陆通，他在庙里不出来，急得了不得。没事他就拿着棍在院里练棍，以为解闷。分为三十六手左门棍，四十八手右门棍，庄家六棍，他自己就要开了。这天他正在耍着，一失手把花盆砸了。道童说：“陆爷你别练了，要练到庙门口练去。”陆通说：“对，我上庙门口练去。”雷鸣说：“我陪你去咱们两个人练去。”杨明说：“陆通别出去！济公说，一

个月不叫出去，出去有性命之忧，不可不信。”孔贵说：“庙门口又没人在山上头，有什么要紧？叫他出去瞧瞧，免得他发躁。”陆通就同雷鸣来到庙门口。一个练棍，一个耍刀。正练得高兴之际，就见山上跑过一只野猫来。陆通一瞧，拿棍就打。野猫往山下一跑，陆通同雷鸣两个人，随后就追。道童瞧见，去告诉杨明，说：“陆通同雷鸣追野猫下山去了。”杨明、孔贵、陈亮不放心，赶紧带上兵刃，追下山来。焉想到陆通、雷鸣追这只野猫，一直追下去有五十里之遥。只见野猫钻进一座坟窟窿里。陆通追到这里一看说：“好球攘的，你快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的窝拆了！”拿着棍就要拆坟。这个时节，杨明、陈亮、孔贵赶到。杨明说：“陆通你还不躲开，要叫人看见，说你偷坟掘墓，就把你拿住。快跟我走罢。”

正说着话，只听正南上人声喊嚷，说：“别叫贼人走了！”雷鸣往土岗一瞧，是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雷鸣说：“杨大哥，你瞧华云龙被官人追下来。咱们帮着官人将他拿住，好不好？”陈亮说：“不用，咱们趁早躲开，依我说，不用多管闲事。”杨明说：“不要紧，我有主意，咱们不用明着过去拿他，跟他为仇。咱们暗中拿石子打他，把他打躺下，官人就将他拿了。咱们也不必见面。”雷鸣说：“对，杨大哥会打暗器，你打的准，你打罢。”杨明就拿一块石子，在沙岗后，见华云龙刚要上岗，杨明一抖手说：“云龙照打！”这石子照云龙打去。焉想到华云龙身往旁边一闪，这石子正打在小玄坛周瑞的华盖穴。周瑞呀哟一声，翻身栽倒，立刻哇了一口血吐出来。华云龙趁着周瑞一躺下，贼人连蹿带跳，越过土岗。抬头一看，是陈亮、雷鸣、杨明这五个人。华云龙只当是杨明暗中救他，拿石子打官人。华云龙赶紧过来，给杨

明磕头，说：“多蒙兄长搭救，要不然，小弟今遭不测。”杨明也不好说我不是救你的，要帮官人拿你。只好随口应承说：“我救你倒是小事，你快逃命罢。”华云龙说：“兄长，你救人救到底，我要上古天山凌霄观，找我叔父九宫真人华清风去。求兄长把我送了去罢。”杨明说：“你上你叔叔庙里去，何必我送？”华云龙说：“兄长有所不知。我叔叔脾气太厉害，要见了我，知道我外面做的这些事，必要杀我。求兄长送了我，给我讲讲情。我给兄长磕头。”杨明本是个热心肠的人，见华云龙苦苦哀求，杨明说：“就是罢，我送了你去。”雷鸣、陈亮众人都不愿意，又不好不跟着。无奈，大众一直够奔古天山而来。

相隔此地不过数十里之遥，众人来到古天山下。陆通就说：“杨大哥，你们去，我在这里等着。我不去见华清风。见了，还得给牛鼻子老道行礼，我不愿意。我在这里等着，你一天不来，我等一天。两天不来，我等两天。总等杨大哥来了，咱们一同回去。”杨明说：“也好，你等着罢。”四个人这才同华云龙上山。来到庙门口，一叫门，道童出来。一开门说：“华二哥来了，你好呀。”华云龙说：“好，承问承问。师弟，祖师爷在家没有？”道童说：“在家。”众人这才一同进去。见庙中栽松种竹，清幽之极。正北是大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道童带领众人，越过头层殿，由第二层院子出东角门，来到东跨院。这院中是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房三间。道童用手一指北上房说：“祖师爷在上房鹤轩里。”众人隔着帘子，往里一瞧，见里面有一张云床。上面有黄云缎子坐褥，在当中坐定一个老道，盘膝打坐，闭目垂睛。头戴青缎九梁道冠。身穿紫缎色道袍，上绣金八卦，按着乾三边，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当中太极图。腰系杏黄丝绦，白袜云鞋。

背后背着宝剑，绿沙鱼皮鞘。捡铜什件，黄绒穗头。面如生羊肝，押耳黑毫，海下一部黑胡子，微有几根白的。杨明、陈亮、雷鸣、孔贵四个人在外站着，华云龙先进去，跪倒行礼说：“叔父在上，小侄男给叔父叩头。”华清风一翻二目说：“你这逆子，在外面胡作非为！华氏门中，乃根本人家，出了你这现眼的逆子。你还有何面目前来见我！”说着话，伸手把宝剑拉出来。杨明一瞧，生怕老道杀他，杨明赶紧迈步进去说：“祖师爷暂且息怒，饶恕他罢。”华清风抬头一看说：“你是什么人？”杨明说：“我姓杨，叫杨明。”华云龙说：“叔父，这是小侄男的恩兄，威镇八杨明。”雷鸣、陈亮、孔贵也都进来。华云龙说：“叔父，这都是我的恩兄义弟。”华清风一听，说“你这孽障，这就该打，既是你的恩兄义弟，为何不早禀我？众位请坐。这位道友贵姓？”孔贵说：“无量佛，弟子叫孔贵。”华清风说：“这二位贵姓？”陈亮说：“我姓陈。”雷鸣说：“我姓雷。”华清风说：“众位来此何干？”杨明说：“祖师爷要问，只因我义弟华云龙，他在临安闯下大祸，现在灵隐寺济颠和尚到处拿他，他无地可躲，我等把他送到祖师爷这里。求祖师爷大发慈悲，将他收下。济颠和尚也许不能来拿他。就使来了，祖师爷可以劝劝济公。僧赞僧，佛法兴，道中道，玄中妙，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归一家人。祖师爷可以庇护他。”华清风一听，说：“你等来把他送到我庙里来，是怕济颠和尚拿他是不是？”杨明说：“是。”华清风说：“你等敢是真心要救他，还是假心呢？”杨明听这话一愣，说：“祖师爷这话从何说起？我等要不是真心，为何我等跟着送上山来？”华清风说：“好，你们既是真心救他，我跟你们几位借点东西，肯借不肯借呢？”杨明说：“看是什么东西，除非是脑袋，在脖子上长着不能借。别的

东西都可以借。”华清风说：“我倒不借脑袋。我要炼五鬼阴风剑，炼好了，能斩济颠罗汉的金光。要不炼好法宝，济公来拿他，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你们打算救他，把你们几位的人心，借给我炼五鬼阴风剑，可以斩济颠和尚。”

雷鸣一听，他先恼了，张嘴就骂：“好杂毛老道，满口胡说。给脸不要脸，爷爷走了。杨大哥跟我走。”杨明也是气得颜色更变，说：“你们是叔侄，爱管不管。”站起来就要走。华清风哈哈一笑，说：“你几个小辈要走，焉能由得了你？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找进来。姜天瑞出来，把他等给我拿住。”一句话说出，金眼佛姜天瑞，由屋中出来。用袍袖一点指，口念敕令，竟把这四位英雄，用定身法定住，要想逃走，比登天也难。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黑风鬼害人终害己 金眼佛杀人被人杀

话说姜天瑞用定身法把四位英雄定住。华清风吩咐：去到西跨院，栽上五根柏木桩。把香烛桌案应用东西预备好了，山人要炼五鬼阴风剑。华云龙立在一旁，竟自不言。杨明说：“好，姓华的，我们可是为你来的。你瞧我等死，这倒不错。”华云龙听杨明这话，他这才说：“祖师爷，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罢。这都是我的朋友，你看在我的面上，别杀他们。”华清风说：“华云龙，你还给他等求？你打算他等是你的朋友？你可知在沙土岗，姓雷的他要帮着官人拿你。姓杨的说，他会找暗器，拿石头原是打你，错打了官人。你还在睡里梦里。”杨明一听，心说：“奇怪，我们说的话，老道怎么会知道？真是神仙，未卜先知！”雷鸣只破口大骂。华清风立刻吩咐，把众人捆着搭着，来到西跨院。见那里栽着五根柏木桩，放着八仙桌。有得炉蜡扦，香烛纸马，五谷粮食，菜根，无根水，黄毛边纸，朱砂白芨笔砚等，一应的东西都预备好了。就把四个人往木桩上一捆。陈亮说：“罢了，没想到今天死要这里。哎呀，应了济公的话了。他老人家说，一个月不可出蓬莱观，要不听话，有性命之忧，他救不了咱们。这都是陆通不听话，连累了咱们几个人。”杨明说：“事已至此，也就不必说了。”雷鸣、陈亮说：“我们两个人死了倒不要紧。上无父母的牵缠，下无妻子的挂碍。孔二哥已然是出了家，死了万事皆休。就是杨大哥死不得，家有白发老娘，绿鬓妻子，未成丁幼儿。你

要一死，是母老妻单子幼，无人照顾。”这一句话，勾起杨明心中一阵难过，叹了一口气说：“二位贤弟，倒不便提这个了。一则生有处、死有地，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二则你我弟兄，倒是一件乐事。”陈亮说：“怎么要死倒是乐事呢？”杨明说：“你没瞧见闲书，想当初三国志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刘关张结义之时说，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尚且不能。现今你我弟兄岂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么？”

正说着话，华清风吩咐：“给我拿过一个瓶来，我可以把他等的阴魂拘来，收在瓶内。”姜天瑞说：“师傅，你炼五鬼阴风剑，这是四个人，尚少一个人呢。”华清风一听，豁然大悟，说：“有理有理。山人一时懵懂住了。还少一个人，这不能炼。”姜天瑞说：“今可下山，再找一个人去。”华清风说：“何必找去，你把厨房吃饭那人添上就得了。”书中交代，谁在厨房吃饭呢？乃是黑风鬼张荣。原是张荣在树林子等着华云龙去买镖。等到工夫大了，不见华云龙回来。正在心中焦躁，只见杨明、雷鸣、陈亮、孔贵、陆通这五个人，由正北往南跑。张荣大吃一惊，赶紧隐藏起来。生怕杨明瞧见他，必要他的命。自己正在暗中观看，见正南上官人追下华云龙来。雷鸣说，要帮着官人把华云龙拿住，杨明要拿石子打华云龙，张荣在暗中听的明明白白。这小子怕被杨明众人瞧见，他先回到古天山来。一见华清风，提说华云龙之事。要不然，华清风怎么会知道杨明拿石子打华云龙？他又不是神仙，焉能未卜先知？都是张荣说的。

此刻张荣正在厨房吃饭，姜天瑞来到厨房说：“张荣，现在祖师爷要炼五鬼阴风剑，少一个人。”张荣说：“我给下山遁去。”

姜天瑞说：“你也不用诳去。祖师爷说了，把你添上就够了。你少活几年罢。”张荣一听，吓的颜色更变，说：“别把我添上呀。”姜天瑞说：“由不了你。”用袍袖一指，张荣不能动转，当时也把张荣搭到西跨院来。张荣口中直央求说：“祖师爷饶命。”杨明一瞧，见是张荣，心中咬牙忿恨。自己一想：“要不是出来找张荣，焉能离家在外，遇见这样的事。”杨明破口大骂，说：“张荣，你这厮人面兽心，我姓杨的出来，原为找你这小辈报仇。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会见你。”张荣只顾央求老道饶命，也不顾杨明骂不骂。张荣直说：“祖师爷爷饶命！”华清风本是个恶人，并不理他。吩咐姜天瑞：“你看我用宝剑挑起来符一烧，抖起来符落到谁头上，你先取谁的人心。”姜天瑞点头答应。

华清风把符画好了，往宝剑尖上一粘。口中念念有词，把符点着，用宝剑一挥。这道符正落在黑风鬼张荣的头上。杨明一看，说：“罢了。我只要见着张荣一死，先死在我眼前，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只听华清风那里吩咐行刑，姜天瑞拿宝剑，照定张荣胸前就是一剑。只听噗呲一响，张荣胸中冒出五股气来，是阴毒损坏狠。冒完了这五股气，血才往外流。姜天瑞用凉水一浇，伸手把人心取出来。一瞧，心中净是小窟窿，都烂了，没有一个好的心眼。把人心递给华清风。老道用宝剑将人心一穿，口中念念有词。宝剑一晃，就把张荣的阴魂招了，去装在磁瓶之内。老道说：“急急如律令敕。”用手一指，张荣的阴魂不能出来。华清风就把第二道符点着。口中一念咒，用宝剑一抖，这道符落在杨明的头上。杨明说：“三位贤弟，愚兄头里走了。你我弟兄在枉死城见罢。”雷鸣、陈亮瞧着难过，如乱箭穿心一般。华清风吩咐姜天瑞行刑。杨明把眼睛一闭，牙关一咬。姜天瑞伸手一

解杨明的衣服，用宝剑照定杨明胸前就刺，只听噗呲一响，红光崩溅，鲜血直流，姜天瑞的死尸，栽倒在地。

书中交代，姜天瑞拿宝剑杀杨明，怎么他倒被杀死了？书有明笔、暗笔、伏笔、记笔、倒岔笔、惊人笔。这乃是惊人笔。姜天瑞拿宝剑正要刺杨明，焉想到由墙外蹿进一人，正是万里飞来陆通。人到棍到，竟把姜天瑞脑袋打碎了。陆通原本是在山下等候杨明。工夫大了，不见杨明回来，傻人也有傻心眼，陆通一想说：“我等杨大哥，回头饿了怎么办？没地方吃饭。”正在思想之际，由那里来了个卖馒头的。一瞧陆通身高九尺以外，犹如半截黑塔一般，旁边格着一条铁棍。卖馒头的只打算陆通是打杠子的，吓的颜色更变，说：“大太爷要什么？”陆通把英雄笔往地下一铺说：“爷爷要馒头。”卖馒头的赶紧就数，一五一十全数完了，一百零五个。把馒头搁下，挑起担子就走。陆通说：“回来。”卖馒头人说：“大爷，你还要剥我的衣裳么？”陆通说：“爷爷给你银子。”掏出一锭有五两，递给卖馒头的。他这才知道陆通是好人。卖馒头的说：“这些馒头用不着这许多银子。”陆通说：“你滚罢。”他才挑起担子走了。陆通瞧着馒头，给风一吹，皮一干裂了口。陆通说：“你乐了，先吃你。”拿起来就吃。再一瞧又裂一个，他说：“你也乐了，该吃你。”自己自言自语说：“他们来了，就够吃的了。”

陆通正在说这话，一瞧和尚来了，还同着一个人。济公说：“陆通，你还不瞧瞧去，你杨大哥给人害了，要开膛摘心哪。”陆通说：“真的吗？”和尚说：“真的。”陆通拿起铁棍大笔就往山上跑，馒头抖了一地，也不要了。来到庙界墙，往里一看，墙有八尺高，他身材九尺，探头往里一瞧，果然把杨明捆上。陆通真急

了，蹿进去，手起棍落，竟把姜天瑞打的脑袋崩裂。华清风一看，眼就红了。说：“好一个胆大的囚徒，竟敢把我徒儿打死。”陆通摆棍就跟华清风动手。华清风用手一指，把陆通定住。老道拉出宝剑，照陆通脖颈就是一剑。砍了白印一条。陆通哈哈一笑说：“爷爷身上有金钟罩，就是不告诉你，就把火烧、活埋、开水煮这三样不告诉你。你不知道。”他本是浑人，说不告诉，全说出来。老道一听，吩咐童子：“把两捆干柴，将他烧死，给我徒儿报仇。”童子立刻搬了干柴，陆通一瞧，说：“这着真不好了，谁告诉你的？”杨明瞧着，深为太息，说：“陆通是个浑人，肉眼佛心。一世不懂奸滑，怎么会遭这样惨报，可见上天不睁眼。”陆通也是真急了，口中直嚷：“师傅快来救命！”只听外面答话：“来了。好东西，要烧我徒弟，徒弟不必害怕。”大众睁眼一看，乃是济公，说来搭救众人。不知罗汉爷从何处而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华清风炼剑 铁佛寺济禅师救人

话说华清风正要火烧陆通，济公赶到。书中交代，济公由古佛寺追走了华云龙，和尚复返回去。掏了三块药，把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兆熊、千里腿杨顺三个人的镖伤治好。这三个人给济公行礼说：“多蒙师傅救命之恩，未领教圣僧尊姓大名。”济公通了名姓。这三个人说：“师父搭救我等再生，我等铭感五中。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我等必要报答。”济公说：“你三个人去罢，我和尚还有事呢。”三个人千恩万谢，告辞去了。和尚复又到庙内，把刘四放开，叫李刘氏跟他兄弟回家。姊弟二人谢了济公去了。和尚叫本地官人报官，将古佛寺入官，另招住持僧人。济公这才回铁佛寺。来到寺里一看，众人正在埋怨和尚：“要不是和尚把大蟒赶走，大众虽花些钱，可以把臃症治好。这一来，病人多的很，没人治了。”济公在铁佛寺一听这话，说：“众位不必埋怨，我可以在这庙内舍圣水，有病的只管来吃，吃了包好。”立刻派人挑了几十担水，倒了十大缸。和尚掏了十块药，放在水缸里。大众闻这水，有一阵清香。大众传出去，和尚舍圣水。果然有臃症的，来此喝口水就好。不但治臃症，百病都得好。开化县的黎民没有不感激济公的。

次日和尚说：“我可不能看着舍水，我还有事呢。”这才回到巡检司，叫四位班头把冯元志送到开化县。和尚未到开化县，知县郑元龙立刻迎接济公。进到书房，知县说：“多蒙圣僧给我地

面除害，搭救黎民，本县实深感激。”和尚说：“那倒是小事。”知县说：“圣僧这是由哪里来，这个贼人是怎么一段事？”和尚说：“这个贼人是盗公文的，现在龙游县还有一个贼，叫小神飞徐沛，跟那个贼是一案。我带着这两个班头杨国栋、尹士雄，就是龙游县的原办。求老爷办一角文书，派几个官人，把这个贼人解到龙游县去完案。”知县郑元龙点头应允。旁边贼人冯元志一听这话，心中一动。心说：“只要把我解了走，遍地是绿林的朋友，只要碰见，定可以把我救了。”他是心中的话，和尚答应了，说：“好东西，你心里倒想的不错，只要把你解了走，路上就有人夺了你去。我和尚更有主意。老爷，你叫人把黄土用水合了泥，把贼人的脑袋脸上都抹了，就给他留着眼睛、鼻子、嘴出气，省得有人认得他。”知县立刻办了一角文书，派了四个解差，同尹士雄、杨国栋把贼人解走。尹士雄、杨国栋谢了知县，又谢了济公，这才押解起来。和尚领柴、杜二位班头也告辞。知县送出衙门，和尚拱手作别。柴头说：“师傅，你老人家由临安带我二人出来拿华云龙。今天也拿他，明天也拿他，到如今也没拿住。我们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指着这份差事度日子。这些日子，披霜带露出来，倒是拿他拿不了！”和尚说：“你两个人不用着急，跟我走，准把华云龙拿住。”二位班头无奈，跟了和尚往前走。

和尚说：“了不得了，我这身上的虱子太多了，咬的我实在难受。”说着话，和尚用手一掏，掏出一把虱子来。由前头掏出一把来，放在后身。由后掏出一把来，搁在前面。柴头说：“师傅，还不把虱子捺了！还往身上放着，这有多脏！”和尚说：“你不知道，我给虱子搬搬家，它一不服水土就死了。”柴头说：“师傅，别胡闹了，一个人身上的虱子，还不服水土？依我说，快捺

了罢。”和尚说：“这虱子还得拿水饮饮它。”说着话，眼前有一道河，和尚噗咚跳下河去。柴头就知道和尚又要走，说：“师父又要走啦？咱们哪里见？”和尚说：“咱们常山县见。”说完了，和尚一使验法，柴、杜二人瞧不见和尚了。两个人抱着怨恨，往前走了。

和尚见他二人走了，由水内上来，一直够奔古天山来。正往前走，见眼前一个乞丐，抗着一个钱叉子。上写：“日吃千家饭，夜住古庙堂。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和尚说：“你上哪里去要饭吃？”乞丐说：“我去给人家念喜。”和尚说：“咱两个人一同走罢。”乞丐说：“和尚，你去做什么？”和尚说：“我也给人家念喜歌去。”这乞丐一听，说：“人家办喜事，你是个和尚，一去人家准不愿意。”和尚说：“不要紧。和尚安口锅，也比在家差不多。”说着话，二人一同往前走。刚到古天山下，一瞧陆通正然瞧着馒头自言自语。和尚说：“陆通，你还不瞧瞧去，你杨大哥在庙里被人害了。”陆通说：“真的吗？”和尚说：“真的。”陆通拿起英雄笔就跑，馒头滚了一场。和尚说：“朋友，你把馒头捡了去罢。”乞丐一看说：“和尚你不要么？”和尚说：“我不要，你拿了吃去罢。”和尚叫这个要吃的来，所为怕是这些馒头糟踏了。在山下捺着，没人捡，所以叫要饭的把馒头捡了走。

和尚上山，刚到凌霄观，就听陆通那里嚷：“师傅快来救我！”和尚说：“来了。”立刻用手一摸天灵盖，把佛光、灵光、金光三光闭住。和尚跳进去一看，华清风正要点火烧陆通。和尚说：“好杂毛老道，你无缘无故害人，待我来拿你。”华清风气得哇呀呀直嚷，说：“你是何人？”和尚说：“我乃西湖灵隐寺济颠是也。你既是出家人，三清教的门徒，就该戒杀、盗、淫、妄、酒。你

无故要杀害性命，我和尚焉能容你。”华清风一听是济颠，老道眼睛一看，见和尚身量不高，体瘦不大，一脸的油泥，短头发有一寸多长。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褴褛不堪，原是一丐僧。华清风心里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听说济颠乃是罗汉。要是罗汉，头上必有金光。要是带路金仙，头上必有白光。要是妖精，必有黑气。看他头上一无金光，二无白光，乃是凡夫俗子。”他焉知道和尚把三光按住。

老道说：“济颠气死我也。”和尚说：“我气死你，你死罢。”老道说：“济颠，你这厮好大胆量，屡次欺我太甚。我徒弟张妙兴，在五仙山祥云观被你给烧死。你又无故搅闹铁佛寺，常道友给我托梦，说你打去他五百年道行。你又把我徒弟姜天瑞的胡子给揪了去，羞臊他的脸面。你还要捉拿我侄儿华云龙。今天你还敢来管我的事。你岂不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你要知事务，你跪下给山人磕头，叫我三声祖师爷，山人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和尚哈哈一笑说：“好老道，满口胡道。你跪下给我和尚磕头，叫我三声祖宗爷，我也不能饶你。”华清风一听，不由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举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剁。和尚一闪身，滴溜绕在老道身后，拧了老道一把。老道回头，用宝剑照和尚分心就扎。和尚闪身躲开，左手一晃，右手照定老道就是一个嘴巴。老道气得哇呀呀直嚷。和尚身体灵便，拧一把，摸一把，拉一把。老道的宝剑终到不了和尚的身上。老道真急了，身子往圈外一跳，说：“好济颠，你真是找死！休怨山人，待山人拿法宝取你，叫你知道祖师爷的厉害。”说着话，由兜囊掏出法宝，就往地下一洒，老道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指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展眼之际，只见平地忽起一阵怪风。怎见的？有赞为证：

无影又无踪，卷扬花，西复东。江湖常把扁舟送，飘黄叶舞空，推白云过山峰。园林乱摆，花枝片子，送你堂帘入户，银烛影摇红。

一阵狂风大作。和尚一看，有许多獐猫野鹿兔鹤狐群，直奔和尚而来。和尚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这群野兽一道黄光，显出原形，都是纸的。老道一看，说：“好和尚，胆敢破我法宝。”老道口中一念咒，用手捏剑诀一指，只见来了许多毒蛇怪蟒，要咬和尚。和尚哈哈一笑，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这毒蛇怪蟒，一道黄光全化没了。老道见和尚连破了两种法宝，老道真急了，要下毒手。当时把柴火点着。老道用咒语一催，展眼烈焰飞腾，三昧真火把和尚围上。不知济公如何破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僧道斗法凌霄观 弟兄送信马家湖

话说九宫真人华清风，点着火，用咒语一催，要烧济公。焉想到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用手一指，这团火就奔老道去，立刻老道衣裳着了。华清风一瞧，势头不好，赶紧拧身蹿进烟云塔去。和尚一念咒，这火越烧越旺，就把烟云塔围了。华清风胡子也烧了，头发也烧了，衣裳也着了，火往塔里直扑。老道直嚷：“圣僧慈悲饶命，弟子再不敢了。”济公本是佛心人，一听华清风央求，和尚赶紧用手一指，火就灭了。华清风由塔里出来，架起趁脚风，竟自逃走。和尚并不追他，这才把杨明众人放开。再一找，华云龙早已逃走。庙里就剩下四个小道童，吓的战战兢兢。和尚不忍伤害，说：“你等不必害怕，我且问你，庙里还有什么人？”道童说：“还有我二师兄刘妙通，他病着呢。”和尚说：“好。少时我给他治病。”杨明众人过来行礼，齐说：“多谢济公救命之恩！你老人家要是不来，我等性命休矣。”和尚说：“杨明、雷鸣、陈亮，你三个人给我办事去。我这里有一信，你三个人送到常山县马家湖，找白脸专诸马俊，交给马大官人。明天可务必掌灯以前送到，别等落太阳送到才好。此关重大之事。你三个人勿论有什么要紧的事，可别办，先给我送信要紧。”杨明说：“是了。这点小事，我三人决不会办错了。”济公把书信交给杨明带好。和尚说：“你们这就起身罢。在道路上千万别管闲事。”杨明说：“师傅不必嘱咐，我们必给送到。”

立刻三位英雄告辞，由凌霄观出来，顺着山坡下了古天山，往前紧走。大约走了有数十里之遥，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朗朗红日在天，顷刻雾锁云漫，霹雷交加，震动蛟龙，沧海何安。白云童子拥出，霎时雨落人间。闪电雷鸣缠绵，天地连连染染。展眼之际，狂风暴雨。这三人紧跑。见眼前有一座小村庄，人家不多。三个人来至切近一瞧，路北一座大门。三位英雄无法，来到大门洞避雨，打算等雨住了再走。那想到越下越大，沟满河平，平地水深数尺，山水响的可怕。展眼之际，天又黑了。

三个人正在着急，由里面出来一个庄客，说：“三位快走罢，我们要关门了。”杨明见外面雨尚未住，说：“借光，请问这方有店么？”这个人说：“没有。过了这个小村庄，金家庄那里有店。”杨明说：“有庙没有？”这人说：“也没有。”杨明说：“我等是远方行路之人。此刻下雨，又无客店，望求庄主，这里可以方便方便，我等借宿一宵罢。”这人说：“那可不行。倒不是别的，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眼。前者有一位，走在这里央求要投宿，我们庄主还给他一份铺盖，次日天没亮，他连铺盖都拐了走，还偷了好些东西。这不是烧纸倒引鬼了？看你们三位，也不是歹人，可就怕我们庄主不敢留了。”杨明看了实不能走，无奈说：“尊驾说的这话，可也是难怪，不得不留神。我三个原是江西保镖的，谁想到今天赶上雨了，求庄主方便方便，我等必有一份人心。天下人交遍天下友，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人说：“你几位且候一候，我去回禀庄主。我也不能作主。”说着话回身进去。

少时出来说：“三位，我家庄主有请。”三个人立刻跟着过去。一瞧，是北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一打北上房的帘子，三人进来一看，有一位老庄主，年过古稀。一部银髯，头戴宝蓝缎员

外巾，身穿宝蓝缎团花大氅。见三人进来，老员外举手抱拳说：“三位壮士请坐。方才我听我的庄客说，三位是保镖的，未领教三位贵姓？”杨明三个人各通了名姓。说：“未领教老庄主尊姓，我等今天来此吵扰。”老丈说：“三位说哪里话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小老儿姓金，名叫钱荣。三位请坐！”杨明瞧了一瞧，这屋里很讲究，都是花梨紫檀、楠木雕刻的椅桌。墙上名人字画，条山对联，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摆着都是商彝周鼎，秦环汉玉，上谱古玩。家里是个财主的样子。有人送上茶来。金老丈立刻吩咐摆酒。当时家人擦抹桌案，杯盘连落，摆上酒菜。金员外说：“三位吃酒罢，老汉这里可没有什么好的，三位今天多受委屈罢。”杨明说：“老员外说哪里话来。我三个人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话，大众落座吃酒，菜蔬也俱可口。

众人吃着酒，只见老员外面带忧像，愁眉不展。雷鸣是个口快心直的，说：“老丈，你这就不对了。你既让我们吃，你就别心疼。你要舍不得，就别叫我们吃。”老员外一听说：“雷壮士，你这话从何而来？我要舍不得，早就不让你们三位进来了。”雷鸣说：“我见你脸上带着不愿意，为什么呢？”金员外说：“三位有所不知。我面带愁，并非心疼这饭，我实有忧心之事。老汉今年六十八岁，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名叫巧娘，今年一十九岁，尚未许配人家，老汉爱如掌上明珠。现在我女被妖精迷住了，病的不成样子。听我女儿说，这个妖精是女妖。我贴告白，打算请能人把妖捉了，情愿谢银五百两。但是总请不到人，故我时刻为此事发愁。”雷鸣一听，说：“这件事不要紧，我师傅会捉妖的。”金老丈说：“尊驾的师父是哪一位？”雷鸣说：“我师父是灵隐寺济公。我也会捉妖。”老丈说：“尊驾捉妖，是跟谁学的？”雷鸣

说：“我跟江西信州龙虎山铁冠老道张天师学的。”老员外一听，心中甚为喜悦，说：“雷法官既会捉妖，回头求你老人家辛苦辛苦罢。只要把我女儿救了，我老汉必有一份人心。”雷鸣说：“不要紧，回头我们上后面给你捉妖怪去。”老丈立刻吩咐家人送信，叫姑娘搬出去，让三位到姑娘屋中去捉妖。

家人答应，少时来回说，姑娘搬出去了。老丈这才让着三个人来至后面，是北房三间。三人来到屋中一瞧，东里间屋中，是姑娘的卧室，屋中有一阵香粉扑鼻。老丈退回前面去。杨明说：“雷二弟，你疯了。”雷鸣说：“没疯了。”杨明说：“你没疯，你怎说会捉妖？”雷鸣说：“不要紧，我见这个老丈太吝啬，我一说会捉妖，你瞧他又添出许多鸡鸭鱼肉。先且饱餐一顿再说。妖精来了，你我上房再走。”杨明说：“那如何便得。”雷鸣说：“不要紧，我在屋里等着。妖精不来便罢，他要来了，就拿刀砍他，管他什么妖精。”杨明说：“也好，只要胆子正正的。凡事人心一正，百邪远离，邪不能侵正。圣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许你我的正气，把邪赶走。”雷鸣说：“对。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陈亮说：“对。我在门后头拿刀等着。”雷鸣说：“我在帐子里一躺，装作姑娘。”杨明说：“我总担心，我就在外首屋里坐着罢。”雷鸣说：“杨大哥，你上西里间睡去罢，你不用管。”杨明就在西里间坐着，也不敢睡。三个人等来等去，天有二鼓以后，就听一阵风响。再一听，外面有脚步声音，似乎木头的响，说：“贤妹，你睡了，我特意来找你谈话。”妖精进了屋说：“呦，生人味。什么人敢在这屋里？”雷鸣一听，要伸手拉刀捉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庄 猛豪杰正气惊妖女

话说雷鸣、陈亮听外面说生人味，雷鸣也不答话，拉出刀来。只见帘子一起，是一个女子，刚要往里进去，雷鸣说：“什么东西！”抡刀就是一刀。只见一道火光，妖精竟自逃走。这一刀当真砍着了。只见地下有血，有黄毛，也瞧不出是狼毛是狐狸毛。雷鸣这里一嚷，老员外早有预备。同家人点了灯，过来一瞧，见地下有血有黄毛，也不知是什么妖精。书中交代，这个妖精，乃是黄鼠狼，有一千二百年的道行。前济公传有济公九渡黄鼠女，就是这个黄鼠。它仍然不改，今天被雷鸣砍了一刀。这一逃走，逃到立空山，去拜立空和尚为师。到下文书里，有五云老祖摆群妖五云阵，它也在其内，以报今天一刀之仇，跟济公作对。这三个人总算是济公的徒弟。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金老员外见雷鸣把妖精赶走，果然地下有血迹，当时谢过雷鸣。大众说着话，天光大亮。金员外拿出二百银子送给雷鸣，雷鸣不肯要。老丈执意相送，不收不行。这三个人无法，把银子收了。三个人分着，各带六十余两。这才告辞，出了金家庄。雷鸣说：“大哥，三弟，你瞧这倒不错，白吃白喝，一个人白得六十多两银子。”杨明说：“往后你再别办这宗险事。倘若妖精青脸红发，就许把你吃了。你有什么能为，这也是济公他老人家暗中保护的。”说着话往前走。

相离常山县不远，眼前道旁有一道土岗，有几棵树，陈亮说：

“大哥、二哥，头里慢走，我要出恭。”杨明、雷鸣点头答应。陈亮来到土岗下，蹲下出恭。焉想到后面来了一人，身高八尺，黑脸膛，头挽牛心发髻，穿着青布单砍肩，青中衣，靽鞋。手提钢刀，由陈亮身背后照定陈亮就是一刀。陈亮正在出恭，瞧见了，又不能站起来。身子往前一趴，抬腿照贼人就是一腿，把贼人踢了一溜滚。陈亮这才赶过去，把贼人按住，陈亮说：“你这厮好生大胆，这幸亏是我，你真不睁眼。”这贼人口中直央求说：“大太爷饶命！”陈亮说：“你大概久惯为贼，必有案，你姓什么？哪里人？老实话，我便饶你不死。”贼人说：“我是镇江府丹阳县人。”陈亮一听，他说是丹阳县人。这音也像。陈亮一想是乡亲，可就有意不杀他。陈亮说：“你是丹阳县人，姓什么？在什么村住？”贼人说：“我在陈家堡住。”陈亮一听，心说：“他在陈家堡住，我怎么不认识？”又问贼人姓什么，在陈家堡哪边住，贼人说：“我在陈家堡十字街路北，我姓陈，叫陈亮，外号叫圣手白猿。”陈亮一听，气往上冲，照定贼人，就是一个嘴巴。

杨明、雷鸣尚未走远，也跑回来。杨明说：“老三，怎么回事？”陈亮说：“我蹲着出恭，他由背后把刀砍我，被我拿住。这还不算，大哥问问他姓什么？”杨明说：“你姓什么？”贼人说：“我姓陈，叫陈亮，外号叫圣手白猿。”雷鸣噗哧一笑说：“你小子冒充名姓，当着陈亮，你还叫陈亮。”贼人呀了一声说：“我可是瞎了眼。我可是丹阳人，我不姓陈，我姓宋，叫宋八仙。只因我知道有一位陈三爷是英雄，我故此充他老人家的名姓。你们二位贵姓？”杨明说：“我叫杨明，他叫雷鸣。”贼人一听，说：“你就是威镇八方杨大爷，你就是风里云烟雷二爷么，我可是瞎了眼了。三位饶了我罢。”杨明说：“我给你几两银子，你做个小

本经营，别做贼了。”陈亮说：“大哥，别胡闹了，亮清字把瓢给摘了就得了。”贼人说：“求求三位爷饶命罢。三位上哪去？”杨明说：“上马家湖。”贼人说：“是了本会，风字万水多鱼旺，鞑天汪钻越马肘局密，急付流扯活，对不对？”他说的这是江湖黑话。本会是本村，风字万是姓马，水多鱼旺是银子多。劳天汪钻越马肘局密，是晚上跳墙偷银子。他只当这三个人上马家湖做买卖去。雷鸣一听，说：“这是谁教给你的这些话？”踢了贼人一脚说：“你滚罢。”贼人立起来，竟自逃走。只今天雷鸣、陈亮跟那贼人一为仇，下文书大闹丹阳县，陈家堡双雄搭救陈玉梅，几乎雷鸣、陈亮死在宋八仙之手，那就是贼人报今日之仇。这话休提。

且说三位英雄放走了贼人，这才够奔马家湖来。到马家湖天光尚早。一打听马大官人，是人人皆知，说在十字街路北大门，门口有“孝廉正义重乡里”的匾。三个人问明白，来到十字街一瞧，果然不错。上前叩门，由里面出来一位管家。有三十多岁，很透和气，说：“三位找谁？”杨明说：“我等奉济公之命，前来送信。找马大官人马俊面交。”管家说：“是。三位在此少候，我到里面通禀一声。”转身往里就奔。

马俊正同铁面天王郑雄在书房里谈话，听家人到常山县买东西回来说，常山县狱里收着一个贼，叫蓬头鬼恽芳。夜晚去了有几百个江洋大盗，劫牢反狱，把贼人救走，砍死门军，持刀押颈，要钥匙出东门逃走。马俊说：“郑大哥，你我晚上把兵刃须备好，恐其贼人记恨前仇，来找你我报仇。”郑雄说：“不要紧，你我夜里留神就是了。”正说着话，家人进来回话，说：“回大官人，现在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灵隐寺济公派来投书信于大官人，要面交的。”马俊说：“你到外面问问，是济公特派哪三位来

送信，还是顺便带来的，还是济公花钱雇他们来呢？问明白进来禀我知道。”管家点头答应。马俊为什么这样问呢？原来马俊乃是世路通达的人。要是济公花钱雇的人，必须多给赏钱。要是托人顺便带来的，也另有一番的恭敬。要是济公特地派来的，必须亲自迎接。故此叫家人问明白了。

管家到外面说：“我家大官人叫我问问三位，是顺便带来的信，还是济公特叫三位为此事而来，还是济公花钱雇三位来的？”杨明说：“是济公特派我三人前来下书，有紧要事情。”管家立刻回到里面说：“回禀大官人，这三位是济公特派来的。”马俊同郑雄赶紧往外相迎。

来到外面一看，见杨明头戴宝蓝缎壮士巾，宝蓝缎大氅，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梁柱，四字方海口，一部黑胡须，飘洒胸前，一表非俗。见雷鸣是红胡的蓝靛脸，壮士打扮，精神百倍。陈亮是穿白爱素，也是壮士打扮，俊品人物。管家用手一指，说：“我家大官人迎出来了。”杨明一看，见马俊头戴粉绫缎武生巾，双垂灯龙走穗，垂头珠在两肩头飘摆，双飘绣带上绣三蓝花朵。身穿翠蓝色窄领瘦袖箭袖袍，周身走金线，掏金边，腰系丝鸾带，套玉环，佩玉珮，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三十以外的年岁，淡黄的脸膛，两道粗眉，一双虎目，准头丰满，未长髭须。后面跟着一人，身高八尺，穿黑褂，皂黑脸膛，粗眉大眼，虎背熊腰。马俊先举手抱拳说：“三位虎驾光临，有失远迎，望乞恕罪。”杨明三个人，也答礼相还。马俊指手往里让，三个人往里够奔。进了二道门内一瞧，是北房明三暗五，东西各有配房。家人一打北上房帘子，众人来到里面。马俊让杨明上座，雷鸣、陈亮也落座，马俊主位相陪。家人进来

上茶，马俊说：“未领教三位尊姓。”杨明说：“我姓杨，名明。”雷鸣、陈亮也各通名姓。马俊说：“久仰，久仰！三位由哪里来？”杨明说：“我等在古天山凌霄观遇见济公禅师，特派我三个人来给马兄台送信。”说着话，把书信掏出来。一看，上面画着一个酒坛子，钉着七个锯子，这是济公的花样。马俊打开书信一看，立时吓的颜色改变。不知上写何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奉师命投书马家湖 赛专诸见字防贼盗

话说白脸专诸马俊打开书信一看，立刻颜色改变。铁面大王郑雄就问：“贤弟什么事？缘何这般景况？”马俊说：“了不得了。兄长你看看，这是八句偈语。”郑雄接过一看，上写的是：

为救行人秉义侠，惹起是非乱如麻。群贼大众齐聚会，各逞强霸入官衙。前来劫牢反过狱，今夜难免到汝家。马俊若不速防备，全家老幼被贼杀。

郑雄看罢说：“济公他老人家未卜先知，贤弟你打算怎么样呢？”马俊说：“这件事可不大好办。”郑雄说：“杨兄长，素常你们三位做何生理？”杨明说：“我们在外面保镖为业。未领教专驾贵姓？”马俊说：“真是，我也忘了，这是我拜兄，他姓郑名雄，外号人称铁面天王。”杨明说：“久仰久仰！”马俊说：“杨兄长，你们三位既是保镖，我今天有一事奉求。”杨明说：“什么事？”马俊说：“你看济公这封信，我前者得罪绿林的贼人。今天贼人要来杀我满门家眷。我这里人单势孤，求三位可以拔刀相助，不知意下如何？”杨明接信一看，心中明白。自己忖度了半天，说：“马大官人，这件事我可不敢从命，又不知是哪路的贼人。要是玉山县的一路人，我要出头，许我一拦就完了。倘若西川路的贼人，不但我管不了，他等认准了我，且要跟我为仇。”马俊一听，说：“我久闻杨兄长是慷慨人，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在外面行侠仗义，剪恶安良，故此今天才敢直言奉恳。不然，你我今天才

算初会，也不敢求兄长分神。”杨明说：“在下也不敢侠义自居，无非是常常爱管闲事。你我彼此一见如故，既是马大官人不嫌，我可从命。但有一节，晚上你叫人预备锅烟子，我等把本来面目遮住，倘有认得的人，丢不下脸来动手。”马俊说：“是，那倒好办。你我商量商量，怎么预备。”杨明说：“你家里可有多少家人？”马俊说：“我家里连长工佃户打杂到更夫都算在内，共有百余人。”杨明说：“好。你都把他们叫来，我有话说。”

当时马俊叫家人去把家众齐集。杨明一见，汰去幼弱，除去老者，选得六十人，都是年少力壮的。杨明向众人说：“你们大官人得罪了绿林人，今天晚上有群贼来明火执仗，你等可愿意齐心协力努力，护庇你家主人？”众家人同声一口说：“我等情愿跟贼人一死相拼！”杨明一听，知道马俊平日待人宽厚，才能大众同心。杨明说：“你等把内宅收拾出来，叫夫人、老太太、小姐俱搬出空房去，不要点灯。后院有多少房？”马俊说：“后院也是四合房。”杨明说：“既然如此，你等各执兵刃，在南屋里藏着，点上灯，把门扣上，听外面我一喊嚷，你等各执兵刃齐出。不用你等拿贼，只仗你等助威。”家人各自点头答应。杨明说：“马大官人，你同郑爷在北上房收拾好了，把兵刃预备在手底下等候。我三个人在东配房屋里，西配房锁上。”马俊一听杨明调度有方，心中甚是佩服，立刻叫家人安置。当时吩咐摆酒，大众吃喝完毕，天已掌灯。马俊这才带领杨明众人，来到内宅。众家人皆在南屋里，马俊同郑雄在北屋里，收拾落坐，把兵刃放在手底下。杨明、雷鸣、陈亮都用锅烟子把脸抹了，在东配房屋中一坐，开着门，往外瞧着。

等有二更以后，忽见由房上蹿下一个人来。头上是透风马

尾，身上穿三叉通口寸帕夜行衣，周身骨钮寸绊，胸前罗汉股丝绦，双拉蝴蝶扣。皂缎子兜裆裤，蓝缎袜子，打花绷腿。倒衲千层底，鱼鳞鞞鞋，手中拿着一口刀，跳下来东张西望。见东配房开着门，贼人迈步就要上台阶。杨明抖手一镖，正打在贼人嘴里。雷鸣赶出来一刀，就把贼人杀了，也不知贼人是谁。刚把这个贼一杀，就听见北房上有人说话：“了不得，咱们合字给人把瓢摘了！”贼人说：“好马俊，你敢跟我们绿林中作对，今天将你家中刀刀斩尽，剑剑诛绝。合字上！”只一句话，北房上也是人，南房上也是人，东西房上也是人。众贼人往下就跳。有一个贼人，叫双刀无敌李泰，过来就奔东房。东房杨明看见，这才一声喊嚷：“好贼，竟敢明火执仗！”跳出房外。到院内一看，四角房上贼人不少。雷鸣、陈亮二人，也出来站在院中。只见过来一个人，名叫李泰，一摆双刀，照杨明一剁。杨明、雷鸣、陈亮三个人香炉脚脊背。杨明见李泰把刀一剁，杨明一闪身，使了个拨草寻蛇，竟把贼人杀死。旁边又过来一个贼人，叫铜臂猿李祥。这个贼很有名的，看见李泰一死，摆刀照杨明劈头就砍。杨明真是手急眼快，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迎。贼人把刀刚往回一撤，杨明一偏腕子，照贼人脖颈就砍。贼人缩颈藏头，大闪身刚一躲开，杨明跟进身一腿，踢在贼人腰上，贼人翻身栽倒。杨明赶过来一刀，将贼人结果了性命。

杨明一连杀了三个。忽从对面又来了一个，也是一身夜行衣。杨明一看，黑脸膛，是夜行鬼郭顺。杨明一想：“是郭贤弟，不可跟他动手。既有他在内，我赶紧把他调出去，问他为什么跟群贼来打群架，我可以给说说合。”想罢，杨明一捏嘴，一声胡哨，这是凤凰岭如意村的暗号。果然贼人也一捏嘴，一声胡哨。

杨明头里走，贼人跟着也出来，来到村外。杨明说：“对面是夜行鬼郭贤弟么？现在愚兄杨明在此。”书中交代，杨明错认了人，这个贼不是郭顺，乃是白莲秀士恽飞。他拿锅烟子抹的脸，故此是黑脸膛。恽飞一听是杨明叫郭贤弟，贼人一想：“了不得，这是杨明，我要动手，不是他的对手。我要一跑，他必拿刀砍我。莫若我先下手的为强。”想罢，掏出囊沙迷魂袋，照定杨明一擦。杨明闻见一股异香，说：“恽飞。”这句话也没说完，翻身栽倒。贼人哈哈一笑说：“杨明，你就是这等的英雄，待我结果你性命。”忽听后面有人嚷：“合字，这个交给我杀。”恽飞说：“何必你。”赶上去提刀就刹，只听噗哧一响，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个时节，就听树林内有人说话：“哎呀，好快呀，给杀了。阿弥陀佛。”来者乃是济公禅师。

书中交代，济公从何处而来？只因和尚跳下河去洗虱子，说常山县见。柴、杜二位班头又恨又气，连夜够奔常山县而来。天有已正，二班头到了十字街，只见路西酒铺门口，站了一个人，身高八尺，黑脸膛，头戴鹦翎帽，青布靠衫，皮挺带，青布快靴，有两个扶着。柴头说：“杜贤弟，你看这个班头好样子。”这位班头是小玄坛周瑞。前者追拿华云龙，被杨明打了一石子，当时就吐了口血。罗镡忙把周瑞扶到家去。燕南飞周熊一瞧就急了，说：“我这大的年纪，只有一子。罗镡你到衙门去给他告假。”罗镡去后，焉想到老爷不信，说：“我这地方，丢了这样大案，他要告假，我要瞧瞧他是真是假。”罗镡无法，到家里叫家人扶着周瑞，来到衙门。周瑞一见老爷，叩头说：“下役追贼，被贼党拿石子打了，现在大口吐血。”老爷一验，果真被了伤。周瑞一连又吐了几口血，老爷这才赏了二十两银子，赏了十天假，叫他调理。

有人扶周瑞出了衙门。走在十字街酒店门口，周瑞要歇。有许多朋友同他说话。忽见酒店内出来一人，头上粉绫缎六瓣壮士帽，粉绫缎箭袖袍，手中拿着包裹。三十多岁，白脸膛。周瑞一看是华云龙，赶忙说：“伙计们快拿，他是华云龙！”这人微然一笑说：“你拿谁呀，你养病罢。”贼人往北就走，柴元禄、杜振英听的明白，一看果然是华云龙。当时二位班头拉出铁尺，要捉拿华云龙。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杨明助友战群贼 恇飞智捉镇八方

话说小玄坛周瑞正在小酒店门口站着歇歇，有许多的朋友都问他怎么病了。周瑞说：“我只因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被贼人的余党用石子暗中伤了我，打的吐了血。”众朋友一个个都说：“慢慢养着，别受累了。”周瑞这人最好交友，平素的朋友最多，常山县认得周瑞的不少。正在说话，忽见酒店内出来一人，正是华云龙。周瑞赶忙说：“伙计快拿，别叫华云龙跑了。”柴元禄、杜振英一看，果然是华云龙。二位班头过去截住说：“朋友，你别走了，这场官司你打了罢。我叫柴元禄，他叫杜振英，我二人由临安出来，披霜带露，所为拿你。你在临安，做了多少案。”杜振英说：“华云龙，你还叫我们费事么？你跟我们走罢。”贼人一瞧二班头，微然一笑说：“你二位是奉命拿华云龙的原办？”柴头说：“不错。”贼人说：“我可是华云龙。你们二位，就这么一说要拿我，我倒愿意跟你走，我有一个朋友，他不答应。”柴元禄说：“你的朋友在哪里？”贼人说：“远在千里，近在目前。”说着话，把刀拉出来。柴元禄说：“好贼人，你敢拒捕么？”贼人说：“我看看你两个人有什么能为。你要赢得我手中这口刀，我就跟你去打官司。”柴、杜二人说：“好。你我比并比并。”伸手拉出铁尺，照贼人搂头就打。贼人摆刀相迎。柴、杜见贼人这口刀上下翻飞，门路精通，只二人拿不了。柴头心说：“这贼人果然武艺高强，怪不得在临安做案杀人，盗了玉镯凤冠。今天要不是我

两个人，就死在贼人之手。”柴元禄心中暗恨和尚，早也不分手，偏巧这个时候分了手，就遇见华云龙动了手。柴元禄说：“杜头，你瞧和尚可恨不可恨，这时节他也不来了。”杜振英说：“济公此时来了可不好。”

这两人话未说完，只听半空中说：“我来了。我下不去，要摔死。”柴头一瞧，见济公在药铺的冲天招牌上站着，也不知道怎么上去的。大众都抬头说：“了不得，和尚要摔死。”书中交代，济公打哪里来？原来济公在五仙山凌霄观，给陆通、孔贵医了病，叫这两人走了，然后来找华云龙。到了东跨院，见屋中病了一个老道刘妙通。济公给他把病治好，叫刘妙通看庙，和尚这才来到常山县。一到十字街，见柴、杜二班头，正跟贼人动手。和尚一使验法，上了冲天招牌。柴头说：“师傅快下来拿贼。”和尚在上面说：“我也不要命了，我就往下跳。”大众都说：“和尚定要摔死了！”焉想到和尚往下一落，脚离地还有二尺。大众说：“这个和尚真怪。”柴头一瞧说：“师傅快念咒拿贼。”和尚说：“我把咒脑袋忘了。”贼人此时一摆兵刃，打算要逃命，正往房上一蹿。和尚说：“我的咒又想起来了。唵敕令赫。”贼人脚刚落到房檐上，仿佛有人揪住贼人脊背，把贼人按住，扔下房来，正掉在小玄坛周瑞的面前。周瑞过去，将贼按住。

柴、杜一瞧，暗恨和尚：“这样的好差事，单叫病人拿住。”有心过去就锁，又怕人家不答应。二位班头这才上前说：“朋友辛苦，我叫柴元禄，他叫杜振英，我二人是临安太守衙门的马快，奉堂谕捉拿华云龙，你把贼人赏我锁了罢。”小玄坛周瑞真是宽宏大量，并不争竞。说：“二位，你们锁罢。”柴元禄这才抖铁链，把贼人锁上。和尚说：“你们两个人大喜呀，拿了华云龙，回去

一销差，得一千二百银赏格。”柴头说：“师父不喜吗？”和尚说：“你们二位大喜，这一拿着华云龙，回去得一千二百银子赏。”柴头说：“师父你不喜吗？”和尚说：“你们二位大喜呀。”和尚一连说了五遍。柴头说：“师父走罢，别说了。”和尚说：“你们先到衙门去，我还要出恭。”二班头押解贼人，来到常山县衙门。往里一回禀，知县立刻坐堂。柴、杜二人带贼人来到公堂，柴头给知县请安说：“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行礼。”杜头也报名请安。柴元禄说：“回禀老爷，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充马快，现奉太守谕，出来捉拿临安盗玉镯、凤冠之贼乾坤盗鼠华云龙。今在本地面已把贼人拿住，前来回禀老爷。”知县冯老爷说：“你可有海捕公文？”柴头说：“有。”立刻把公文递上去。知县一看不错，这才问道：“下面贼人可是华云龙？”贼人说：“我姓华，叫华云龙。”老爷问：“你叫什么外号？”贼人说：“我叫乾坤盗鼠。”知县说：“你在临安做的什么案？”贼人说：“我在尼姑庵因奸不允，杀死少妇，砍伤老尼。在泰山楼因口角，伤人命。在秦相府盗玉镯、凤冠，粉壁墙题诗。都是我做。”知县说：“你题的什么诗？”贼人说：“题的是藏头诗，头一个字是乾坤盗华云龙偷。”知县说：“你在我地面南门外抢当铺，明火执仗。东门外路劫，杀伤人命。在我衙门劫牢反狱，抢去蓬头鬼恽芳，拐去七股差事，这大概有你呀。”贼人说：“我并没有在这本地做案。这些事，我一概不知。”老爷一听，勃然大怒，说：“大概抄手问事，你不肯应。拉下去，给我打。”贼人说：“老爷，我一个人有几条命案，已然把临江城所做的事情，都招出来，我也是死罪。这本地我并没做案，你要叫我承认，那可不行。老爷，你打算叫我一个人承认起来，省得你地面上背案，你打算保住你的纱帽，对不对？你要叫我给你打一妥

案，你说明白，那也可行。”老爷一听，气得须眉皆竖，说：“你这厮，必是个惯贼。我不打你，你是不肯直招的。”

老爷正要打贼人。这时节，只见由外面脚步踉跄，济公禅师赶到。柴元禄一瞧说：“回禀老爷，济公来了。”知县站起身来迎接。一瞧，和尚后面带了一个人，两眼发直，直奔公堂而来。书中交代，济公由十字街跟二位班头分手之后，和尚随后也够奔常山县而来。正走到门口，和尚抬头一看，有一股怨气，直冲霄汉。和尚一掀帘子进去，见柜里坐着一人，有四十多岁，一脸的横肉，长得凶眉恶眼。和尚说：“掌柜的，借枝笔墨使使。”掌柜的说：“做什么？”和尚说：“我喝酒，借笔写字。”掌柜的把笔递给和尚。和尚在手心写了几个字。写完了旁边坐下，要好酒两壶，一碟菜。旁边有人说：“今天济公长老在十字街拿贼，你没瞧见么？”那人说：“没瞧见。”这个说：“我瞧见了。和尚身高一丈，头如麦斗，赤红脸，穿着黄袍，手拿一百零八颗念珠，真是罗汉的样子。”他人又说：“你别胡说了，济颠僧是酒醉疯癫，一脸油泥。破僧衣，短袖缺领，头发很长才是呢。”用手一指，说：“就跟这位和尚仿佛。”那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个说：“我跟济颠有交情。”和尚答了话说：“你认识他？何时认识的？”那人说：“去年春天，我在临安见过，一同吃过饭。”和尚说：“去年春天，你不是在镇江府做买卖吗？”这人一想：“怪呀，他怎么知道我在镇江府做买卖？”问他说：“和尚，你怎么知道我在镇江府呢？”和尚说：“我在镇江见过你。”

正说着话，外面有人吆喝：“好肥狗，谁要买？”和尚一看说：“卖狗的，你这条狗要多少钱？”那人叹了一口气说：“大师父要留下甚好。我们家里三个人，我母亲病的甚利害。家内实在当也当

尽了，卖也卖完了，就剩这一条狗了。你要留下甚好，实给一吊钱罢，你只当行好。”和尚说：“不要。”这人说：“九百罢。”和尚说：“不要。”这人说：“八百你留下罢。”和尚说：“不要。”卖狗的想：“好容易有个主顾了，也罢，算七百罢。”和尚说：“不要。”这个人没法，说：“六百罢。”和尚说：“不要。”旁边有人瞧不过，说：“大师父，你到底多少钱才要？”和尚说：“我还一个价，你可别恼。”那人说：“不恼。”和尚说：“给你五吊钱。”旁有人说：“和尚是个疯子。”那卖狗的说：“卖了。”和尚说：“你既卖了，掌柜的给五吊钱罢。”掌柜的说：“我凭什么给五吊钱？”和尚一扬手说：“你瞧，就凭这个。”掌柜的一瞧，吓的连忙说：“我给五吊。”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董士元欺心求圣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

话说济公一扬手说：“就凭这个要五吊钱。”掌柜的一瞧和尚的手心，吓的颜色改变，忙说：“我给五吊钱。”立即拿出五吊钱来，交给和尚。大众也不知是怎么样事。和尚说：“卖狗的，你把狗放开，我听它叫唤一声，就把五吊钱给你。”卖狗的说：“一放开就跑了，它还是跑回我家去。”和尚说：“不要紧，跑了算我的。”那人就把狗放开，狗竟自跑去了。和尚就把银子给了卖狗的，卖狗的拿了走了。

掌柜的说：“大师傅，我这件事，你可别说。咱们两个人尽在不言中，我给你买菜去。”和尚说：“你买去罢。”掌柜的立刻买了许多菜来，给和尚喝酒。和尚说：“这场官司我要不跟你打，屈死的冤魂，也不答应。”和尚手一指往外走。掌柜的两眼发直，就跟着和尚出了“一条龙”酒馆，一直来到常山县大堂。知县站起来说：“圣僧佛驾光临，弟子失迎，望乞恕罪。圣僧请坐。圣僧带来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和尚说：“老爷派人先把这个人看起来，少时再问。”老爷立刻吩咐：“把这人看起来。”手下官人答应。和尚说：“老柴、老杜，二位大喜呀，拿住华云龙，只一到临安，得一千二百银子赏。大喜，大喜！”柴元禄、杜振英说：“师傅不喜吗？”和尚说：“贼人你姓什么？”贼人说：“我叫华云龙。”和尚大笑说：“你姓华，有什么便宜？”

说着话，和尚过去把贼人的衣裳一剥，和尚说：“你们来看，

这就是他的外号。”柴、杜二人一瞧，贼人背脊上，有洋钱大小九个疤痕。和尚这一做，贼人说：“罢了，和尚你既认得我，我不姓华了。”老爷说：“你到底姓什么？”贼人说：“我姓孙，叫孙伯虎，外号叫九朵梅花。我在恶虎山玉皇庙里住着。我是西川人。玉皇庙里，有西川绿林人在那里啸聚。南门外抢万兴当，明火执仗，是蓬头鬼恽芳率领，有桃花浪子韩秀，有白莲秀士恽飞，双手分云吴多少，低头看物有得横，恨地无环李猛，低头看塔陈清，造月蓬程智远，西路虎贺东风，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连我一共三十一个人。那天抢的东门外路劫，是我同无形太岁马金川我二人做的。前者只因蓬头鬼恽芳被官人拿来，他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撒绿林帖，传绿林箭，请了绿林的朋友，来劫牢反狱，共七十三个人，来把恽芳救走。拐走了七股差事，砍死门军。大众一同出的东门，把恽芳救回去。他的腿被夹棍夹坏了，他说：常山县的老爷是他的仇人，马家湖的白脸专诸是他的仇人。今天众绿林的朋友到马俊家去，杀他的满门家眷。我跟恽芳是拜兄弟，他派我来杀官盗印。没想到被官人拿住。华云龙他也没在玉皇庙跟这些人在一处，我可认识他。我打算替华云龙打一妥案，没想到和尚认识他。这是以往真情实话。”老爷吩咐把贼人钉镣入狱，官人答应，将贼人带下去。

柴头、杜头此时气大了。和尚说：“你两个不必着急，早晚我必给你二人把贼捉住。”知县这才问道：“圣僧，方才带来那个人，是怎么一段事故？”和尚一扬手说：“老爷你看。”知县一看，方才明白，立刻吩咐把那人带过来。书中交代，这个酒铺掌柜的，姓董名叫士元。当初这座“一条龙”酒店的东家，姓孔，行四，跟董士元乃是拜兄弟，患难相交的朋友。董士元就是孤身一人。

孔氏家中，有妻子周氏，跟前有一儿一女。董士元帮着孔四照料买卖。后来孔四身染重病，病至垂危之际，就把董士元叫了家去。孔四说：“董贤弟，你我弟兄如手如足。现在我不久于人世了。我一死，你嫂嫂带着侄男侄女度日，无倚无靠。我这酒店，就交给你照管。我死了之后，要别叫你嫂子冻饿着。能把孩子养大成人，接了我孔氏门中的香火，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董士元说：“兄长，你养病罢，不必担忧。倘兄长要有不测，嫂子侄男侄女我必然照应。”说话之后，果然孔四呜呼哀哉了。董士元帮着办理丧事，将孔四埋葬。“一条龙”酒铺，就归董士元承管。他时常给周氏家中去送钱。周氏的女儿名叫小鸾，年长十七岁，尚未许配人家，长得十分美貌。

董士元本是酒色之徒，自孔四死后，他就打算要占姑娘，时刻惦念在心。这天周氏带着孩儿上姥姥家去，家内留下姑娘看家。董士元知道，买了许多的东西，到周氏家去。见家中就是姑娘一个人。董士元说出无理之话，伸手拉姑娘，意欲求奸。焉想到姑娘乃是贞烈女，见董士元一拉，姑娘急了，往后院就跑。后院有一口井，是浇花井，姑娘就跳下井去。董士元跑回铺子，故作不知。周氏晚上回到家中，不见了女儿。各处找寻，并无踪迹。直到三天，见井里姑娘死尸漂上。周氏想着，必是姑娘浇花打水，失脚坠落井内，并不知是董士元因奸不允，逼死姑娘。立刻把尸捞起，给董士元送信。董士元帮着买棺材，把姑娘埋了。他以为这件事人不知、鬼不觉。焉想到今天跟他要五吊钱的和尚，手中写的是“强奸逼死孔小鸾”。故此董士元忙给五吊钱。他打算给和尚几个钱，就把这件事瞒过。焉想到和尚用验法把他带到衙门。

老爷一瞧和尚的手心，方才明白。立刻把惊堂一拍，老爷说：“你这厮好大胆量，因何强奸逼死孔小鸾？快实说来。不然，本县要重办你。”董士元这时明白过来，一瞧到了公堂。自己一想：“我这件事没人知道，这可怪了。”想罢，说：“老爷在上，小人叫董士元。我是买卖人，并不认识谁叫孔小鸾。”和尚说：“这厮好大胆量，你还不肯承认！屈死的冤魂，已然在我眼前告了你。老爷用大刑拷打，他就认了。”老爷立刻吩咐：“用夹棍夹起来问。”官人就把董士元夹起来。董士元实在疼痛难禁，这才说：“老爷不必动刑，小人愿招。”老爷说：“你招。”董士元就把同孔四交友，孔四托妻寄子，因姑娘美貌，他谋奸不从，跳井自尽，从头至尾一说。老爷说：“你这东西，真是无伦无礼，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立刻吩咐：“先将他钉镣入狱，候把尸亲传来对质，再照例定罪。”

老爷退堂说：“请圣僧书房里坐，本县还有事相商。来人摆酒伺候。”手下人答应，知县说：“圣僧，今天晚上有群贼夜入马家湖。倘若杀伤人命在我地上，本县也要担忧。圣僧可有什么高见？”和尚说：“这倒小事，喝酒是大事。”柴头、杜头此时气得傻了。和尚说：“二位大喜。”柴头说：“不是华云龙，喜什么？”和尚说：“你二人不必着急，回头我带别人去拿华云龙，把贼拿来交给你两个人，论功受赏，好不好？你二人在这衙门等着，我和尚绝不说瞎话。老爷，你派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镰选二十名快手伺候，少时叫他等跟我和尚到马家湖拿贼。”知县点头，立刻传谕。小玄坛周瑞一听派差上来，回禀说：“下役已然蒙老爷赏假，现在大口吐血，不能跟济公出去办案，求老爷派罗镰一人去罢。”和尚说：“周瑞，你吐血愿意好还是愿意死？”周瑞说：

“愿意好。谁肯愿意死？”和尚说：“我给你一块药吃，试试看。”周瑞说：“好。”和尚立时给了一块药。周瑞吃下去，少时间气血化开，当时觉着好了。连说：“好药，好药！”和尚说：“你好了，同罗镡带二十名快手，在书房外伺候。每人要一根白鹅翎，听我说走就走。”周瑞答应。家人说：“酒菜齐了。”知县请和尚来到书房，和尚说：“老爷，这个酒我不喝。”知县说：“圣僧要喝什么酒？可以吩咐。”和尚说：“先把菜都拿下去。上一样菜，叫手下人叫嚷：‘老爷同圣僧在书房喝酒，大众答话，伺候端菜。’我和尚要听热热闹闹的。”老爷说：“是。”来人先把菜撤下去。上一个菜，大众说一遍，家人又把菜撤下去。往里端一样，说：“老爷同圣僧在书房喝酒，你等端菜上来。”大众答应说：“是。”和尚这才落座喝酒。

酒过三巡，和尚说：“老爷，我变个戏法你瞧瞧。我要做玉女临凡。”用手一指，下来几个美女，弹唱歌舞。和尚又说：“我要变平地抓鬼。”说着话，和尚伸手往桌底下一抓，抓出一个贼人来，倒把老爷吓的目瞪口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常山县柴杜拿贼犯 马家湖济公救杨明

话说济公变戏法，平地抓鬼，一伸手，抓出一个贼人来。和尚说：“老爷你瞧，抓出鬼来了。”老爷立刻吩咐手下人，将贼人捆上。老爷一问，贼人说：“我叫无形太岁马金川，前来杀官盗印。”原是蓬头鬼恽芳派九朵梅花孙怕虎、无形太岁马金川两个人，一个杀官，一个盗印。马金川受过异人的传授，他有十二道隐身符。按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贴在脑袋上，谁也看不见他。今天贼人来，听家人说，老爷同济公在书房喝酒，贼人就奔书房来了。又听见济公说要变玉女临凡，贼人要瞧着学学戏法，他迈步进了书房。别人都瞧不见有人进来，和尚可瞧见了。贼人刚往桌底下要钻，和尚一伸手，把他那道符揭下来。大众这才瞧见，把贼人捆上。老爷问明白，把贼人钉镣入狱。

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站起身来说：“周瑞、罗镡你等跟我走。”众班头跟着出了衙门，一直奔马家湖。和尚叫周瑞附耳说，如此如此。周瑞点头。来到马家湖村口，正听见说现在杨明在此，白莲秀士恽飞用囊沙迷魂袋把杨明打倒。后面有人说：“合字，这个交给我。”恽飞说：“何必你，我杀罢。”赶上前噗哧一声，红光崩见，鲜血直流，人头落地。和尚说：“好快。杀了么？”可是杨明并没有杀死，乃是白莲秀士恽飞被小玄坛周瑞杀了。恽飞听后面说：“合字，这个交给我。”恽飞回头瞧了一瞧，见周瑞鬓边

有白鹅翎，故此贼人没留神。今天来的这一群贼，都是白鹅翎为记。焉想到济公也叫周瑞等插上白鹅翎，这叫鱼目混珠。有这么两句话：浑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才见两股鱼。小玄坛周瑞把恁飞杀了。

和尚过来一瞧，杨明躺着，人事不知。和尚叫周瑞找了一碗水来，捏了一块药，给杨明灌下去。当时杨明醒过来。爬起来一瞧，说：“原来师傅来了。可了不得了，群贼来到马家湖，明火执仗，这个乱大了。”和尚说：“你到马俊家去瞧瞧，乱子还大。”杨明赶紧复返回来，蹿房越脊，来到里面一瞧，只见群贼升殿，雷鸣、陈亮、郑雄、马俊俱被贼人捆上。

书中交代，杨明走后，马俊等四个人跟贼人动手。群贼之中也有能人。内中有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这两个人在暗中瞧着，先没下来。要瞧着马俊家内有能人，这两个就不下来了。要没有能人，再下来动手。暗中一瞧，就是这四个人来往动手。众贼人拿刀把南屋里堵住，众家人都没敢出来。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瞧明白，二人下来一施展邪术，把四个人拿住。群贼把北上房屋中点上灯，群贼大家落座。桃花浪子韩秀一瞧，说：“这两个人，拿烟锅子抹着脸，必是熟人，拿水来给洗洗。”

正说着话，外面杨明一声叫喊：“好贼人，真乃大胆。今有威镇八方杨明在此。”众贼人一听大乱。本来杨明的名头高大，故此群贼一乱，皂托头彭振说：“众位别乱，都有我呢。看我略施小术，保管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两个。”这句话尚未说完，群贼出来一瞧，见济公一溜歪斜，脚步仓皇，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也不吹牛了。他两个人先自逃生。群贼都知道济公在铁佛寺法斗铁佛，神通广大，大

众焉敢动手，群贼全往房上蹿。济公用手一指，口念“唵敕令赫”。用定身法定住了十六个贼人，杨明这才同济公到屋中把马俊、郑雄、雷鸣、陈亮放开。马俊立刻给济公行礼。和尚说：“不用行礼，你们先把这些贼人杀了，不杀也是后患。留几个别杀，我是带着常山县的班头，留几个活口，交到常山县去完案。”杨明众人这才拿刀把贼人杀了十三名，留下三个贼人没有杀。一问这三个人，叫桃花浪子韩秀、粉蝴蝶杨志、燕尾子张七。问明白了，把三个贼人捆上。和尚说：“马俊，你给我找一条好扁担，拿两根绳子。”马俊说：“做什么呀？”和尚说：“我去办案去。把这三个贼人交给常山县两位班头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镡，天亮解到常山县去。”马俊立时叫家人找了一条山榆木的扁担，两条绳子，交给济公。

和尚拿着，出了马家湖村口一直往北。离马家湖八里地，有个镇店，叫八里铺。和尚扛着扁担，来到八里铺，天刚太阳出来。八里铺这里有个闹市口。怎么叫闹市口呢？皆因早晨有几个卖力气的，都在这里会齐。可不许外人来卖力气，都是本地的自己人，在这里担着肩着。和尚来到闹市口，把扁担一放，往地就一蹲，也不言语。旁边这些卖力气的就问：“大师傅，你是做什么？”和尚说：“我是卖力气担肩的。”这人说：“你要挑担上别处去，我们这里不许外人在这里卖力气。”和尚说：“你们在这里卖气，司里有帖，府里有牌，县里有告示？”这人说：“没有。”和尚说：“既没有，许你们卖力气，不许我卖力气？我偏在这里定了！”那人就说：“你们不用理他，大概这和尚是半疯。”这个说：“和尚，你在这里罢，我不管好不好！”和尚说：“你叫我在这里，我偏不在这，我走了。”那人说：“你瞧，是半疯不是？”

和尚往前走了不远，一瞧路西有一座大酒馆，和尚迈步进去，就跑到后堂。走堂的心里说：“这个穷和尚，他也到这个大饭馆里来。一个菜三百二、二百四，一顿饭总共好几吊钱，自己换换衣服岂不好？”见和尚坐下，把扁担一放。跑堂的一瞧，这条扁担倒不错，山榆木的，值二两银子。心里说：“和尚吃完了饭要没钱，留他这条扁担也好。”想罢，跑堂的说：“大师傅来了，要什么酒菜？”和尚说：“你瞧着办罢。”跑堂的说：“你吃东西，怎么我瞧着办？”和尚说：“你不是要留我这条扁担么？你瞧值多少钱，给我多少钱的酒菜，好不好？”伙计说：“没有，我不要扁担。”和尚说：“你别瞧我穿的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好主顾不赊不欠，给现钱，是你们的财神爷。”跑堂的说：“是是。大师父要菜罢。”和尚说：“你煎炒烹炸，给我配四个菜来。两壶人参露。”跑堂的说：“人参露可卖一吊二百钱一壶！”和尚说：“不多。我们那地方，都卖两吊四一壶，这还便宜一半呢，我今天得多喝两壶。”跑堂的说：“是是。”立刻给和尚把酒菜拿来。

和尚正在自斟自饮，忽听外面一声“阿弥陀佛”，声音洪亮，帘板一起，进来两个脱头和和尚，乃是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这两个贼人由马家湖逃走，先往北跑，一走山弯走迷了，又往南跑。跑走半夜，天亮来到八里铺，两个人要喝酒息歇。刚一进来，瞧见济公，吓的惊魂失措，就要跑。济公用手一指，把两个贼人定住。济公过去，就打彭振嘴巴，说：“好东西，我两座庙，二十顷地的银子，叫你二人拐走了。今天咱们是一场官司。”济公给每人打了十个嘴巴，众人瞧着说：“这两个和尚，怎么这个穷和尚打他，也不言语？”那人说：“想必他们是没理。”和尚由彭振兜囊里，掏出有十几两银子，由徐恒兜中，掏出有四十余两。

和尚说：“这是偷的我的银子，还没花完呢。”

和尚拿银子给了酒饭账。把这两个人一捆，用扁担一挑，大家也没人敢问。和尚挑着出了酒店，街市上瞧着都觉新闻。说：“一个穷和尚，挑着两个和尚，这是怎么回事？”济公说：“你们不开眼，这是我庙里搬家。”和尚挑着到了闹市口。众卖力气的说：“你们瞧，和尚揽了买卖。”正说着，和尚来至切近。众人瞧着，挑了两个和尚，大众纳闷。济公伸手把银子掏出来说：“你们瞧，他雇我挑到马家湖，给了五十两。你们谁去，一个人我给一两银子，挑到马家湖。”大众一听说：“去，我们八个人，四个人倒换，两人抬一个。”和尚说：“就是。”大众抬起来往前走。刚到马家湖村口，就听那边有人喊：“好老道，你敢把我们差事杀了，济公快来。”和尚抬头一看，是一个老道，手执宝剑。罗汉爷这才赶奔上前，要跟老道斗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济公火烧孟清元 贼道智激灵猿化

话说济公雇人搭着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刚来到马家湖村口，只听对面有人嚷：“好，老道，你敢劫杀差事。济公快来。”和尚一看，乃是一个老道，截住小玄坛周瑞一千众人。书中交代，济公夜内由马家湖走后，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镡带领二十个伙计，一见马俊，马俊说：“二位班头，现有济公的吩咐，这里有三个贼，叫你们二位等候天亮，把贼人押回衙门，请老爷前来验尸。还叫你们等他老人家回来你们再走。”周瑞、罗镡点头答应。等到天亮，有常山县衙门的二爷，骑着马，来到马俊家来打听。原来知县不放心，一夜未见周瑞等回衙门，又不知出了多少人命，总算是常山县的地面，故此老爷派管家到马俊家来打听。管家一见周瑞，周瑞就把夜内杀贼的话一说。管家说：“周头，你们快回去罢。老爷甚不放心，叫我来访问。你等回去，老爷就放了心了。”周瑞说：“也好，我先押解贼人回去。”马俊说：“周头，你赶紧请老爷来验尸。”周瑞说：“是。”立刻雇了一辆车，把三个贼人搁在车上。大众班头衙役，押解着出了马俊家中。

正走到马家湖村口，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披散着发，身穿蓝缎道袍，白袜云鞋，手中提着宝剑，长得凶眉恶目，一部刚髯。老道口念无量佛，把车辆截住，说：“你们是做什么的？”周瑞说：“我们是常山县的官人，在马家湖拿着的明火贼犯，往衙门解。”老道说：“我瞧瞧拿住的贼。”周瑞说：“老道，你瞧什么？”

你是哪的？”老道说：“山人姓孟，叫清元。”这个老道，原是华清风的二师弟，他在二狼山三清观修行。只因前者，有古天山凌霄观内的两个小道童逃到二狼山去，提说他师傅被济颠和尚烧跑，不知生死存亡。孟清元一听，说：“好，那时我见着济颠和尚，我有周天烈火剑，活活要把济颠烧死，必要给我兄报仇。”今天他上山砍木头，有几个做活的，是马家湖的居民，到二狼山去做活，丢开闲话，说道：“老道，昨天晚上，我们马家湖热闹了，白脸专诸马俊马大官人家中，闹明火执仗，闹的甚凶，听说都是济公和尚杀了。”这个说是无心，老道却是有心。孟清元一听济颠和尚到马家湖来了，“我去找他，给我师兄报仇。”老道把发髻披散，带了宝剑下山。

老道走到马家湖村口，碰见周瑞众人，押解差事。老道说：“我要瞧瞧。”这三个贼人，都认得老道。桃花浪子韩秀说：“孟道爷救我罢。”杨志说：“孟道爷救我罢。”张七说：“孟道爷救我罢。”孟清元一听，说：“你三个人待我有什么好处，我救你们？”老道跟杨志素常不对，孟清元说：“杨志，你也有今日。”杨志一听说：“老道，你少称雄，我大老爷不怕死。打受了国法王章，再有二十年，我又二十多岁。你少说便宜话，趁此滚开，不然，我可骂你。”老道一听，气往上冲，拉出宝剑竟将杨志杀了。周瑞一瞧说：“老道你好大胆量！这是明火执仗的要犯，你敢给杀了。伙计们，把他锁上。”众人正奔老道，老道手一指说：“前来送死。”用定身法把众人全都定住。

周瑞正在着急叫喊，只见济公来了，周瑞喊道：“济公来了！”和尚说：“来了。”和尚用手一指，把众人的定身法撤了。叫周瑞把彭振、徐恒搁在车上，一并解到衙门去。给了挑担的八两银子。

和尚过来说：“孟老道，你认得我不认得？”老道说：“你是谁？”济公说：“我是灵隐寺济颠。”孟清元一听说：“我想是怎么个济颠！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原来是一个丐僧。今天你休想逃命。”和尚说：“孟老道，你不服，咱们两个人到无人之处去说。”老道说：“好。”立刻同着和尚，来到山口以外。和尚说：“杂毛老道，你打算怎么样？”孟清元说：“好济颠，你把我师侄张妙兴烧死，你又把我师侄姜天瑞置死，你把我师兄华清风烧走，不知生死。我特要找你报仇。今天你要认罪服输，跪倒给我磕头，叫我三声祖师爷，我烧你不死。如要不然，当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和尚哈哈大笑说：“杂毛老道，你这厮不知奉公守分，无故前来找我，你跪倒给我磕头，叫我祖宗爷，我也不能饶你。”老道一听，气往上撞，摆宝剑照定和尚劈头就剁。和尚滴溜走到老道身后，拧了老道一把。老道一转身，和尚又捏了老道一把。和尚围着老道直转，掏一把，拧一把，掏一把，抓一把。老道真急了。往旁一跳，口中念念有词。当时三昧真火，平地一起，连山坡柴草都着了，一片火扑奔和尚而来。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口迷吽，唵敕令赫。”用手一指，这片火光直奔老道，立刻胡子也着了，头发也烧了，衣裳也着了。老道急忙驾趁脚风逃走。眨眼衣衫都烧没了，赤身露体。

老道见前面一个石洞，打算要躲避躲避。刚来到石洞口，只见里面有一个赤身露体的老道，正是华清风。孟清元一瞧说：“师兄，你怎么这个样子？”华清风说：“我被济颠和尚烧的。师弟你打哪来，为何这个样子？”孟清元说：“也是被那济颠烧的。”华清风说：“好济颠和尚，我跟他誓不两立。”孟清元说：“你我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老道，还有比你我强的，咱们三清教要算

谁？”华清风说：“头一位就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第二就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悦老仙翁昆仑子，第三就是八卦山坎离真人鲁修真，第四就是梅花山梅花岭梅花真人灵猿化。”孟清元说：“咱们找梅花真人去，求他老人家给我们报仇。”华清风说：“赤身露体，怎么去得？”

正说着话，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个老道。挑着扁担，上面有两个包裹，青布道冠，蓝布道袍，白袜云鞋，面如古月，三绺黑胡须。华清风一看，不是外人，正是他三师弟尚清云。这个老道可不像他们，乃是正务参修，到处访道学仙。华清风连忙说：“师弟快来！”尚清云一看，说：“二位师兄，因何这般光景？”华清风说：“我二人被济颠和尚烧了，跟我二人为仇做对。”尚清云一听说：“济颠和尚他乃是好人，普救众生，大概必是二位师兄的不是。”华清风一听，勃然大怒说：“你是我师弟，你不说给我报仇，反倒说我不好。我非得跟济公一死相拚，找他报仇不可。”尚清云说：“二位师兄找济颠，我也不管，不找我也不管。我给二位师兄留两身衣裳就是了。”说着话，打开包裹，留了两身衣服，立刻告辞。尚清云挑起扁担往前就走。信口说道：

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

休将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过失扬。

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作事好商量。

从来硬弩弦先断，未见钢刀身已伤。

惹事尽从闲口舌，招殃多为热心肠。

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

吃些亏处原无害，让几分时也不妨。

春日才逢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
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
人为贪财身先死，蚕因夺食命早亡。
一副养生平胃散，三分顺气太和汤。
休斗胜来莫逞强，百年溷事戏文场。
离合悲欢朝朝乐，好丑媿妍日日忙。
行客戏房花鼓懈，不知何处是家乡。

尚清云唱着山歌，竟自去了。他唱这段歌，所为劝解华清风二人。焉知道他二人恶习不改，痴迷不悟，当时穿上衣衫，驾起趁脚风，要到梅花山梅花岭找梅花真人灵猿化，跟济公为仇。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

话说华清风、孟清元见尚清云走后，两个人把衣裳穿好，立刻驾起趁脚风，够奔梅花山而来。来到洞外一看，有两个童子在那里把守洞门。华清风说：“童子，祖师爷可在洞内？”童子说：“现在洞内。”华清风二人立刻往里走。一瞧里面有一云床，梅花真人灵猿化在上面打坐。头戴鹅黄道冠，赤红脸，一部白髯。华清风、孟清元跪倒行礼。说：“祖师爷在上，弟子华清风、孟清元给祖师爷叩头。”梅花真人一翻二目，口念：“无量佛，你两个人来此何干？”华清风说：“我二人来求祖师大发慈悲，替三清教报仇。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和尚，兴三宝，灭三清。他跟我二人为仇，无故把我徒弟张妙兴烧死，又把我徒弟姜天瑞逼死。把我二人用火烧的这个样子。他说咱们三清教里没人，都是披毛带角，脊背朝天，横骨叉心，不是四造所生，要灭三清教。实在可恶已极。求祖师爷大发慈悲，一来替我二人报仇，二则把济颠除了，也给三清教转转脸。”灵猿化一听说：“你两个孽障，必是前来搬弄是非，无故济颠焉能跟你等做对？必是你二人招惹了济颠。”华清风说：“祖师爷，你老人家倒不信，实是济颠和尚无故欺辱三清教的人。”灵猿化说：“既然如此，你两个人下山，见了济颠，你们跟他说，不用跟我们做对。叫他来见我，我将他结果了性命。我不能下山去找他去。”华清风说：“就是。师弟，你我去找济颠去。”说着话，二人出来。

刚一出洞门，只见济公彳亍彳亍，脚步仓皇，直奔梅花洞而来。和尚说：“我来找你们的老道来了，叫他出来我瞧瞧。”华清风一见，赶紧就喊：“祖师爷快出来，济颠来了！”灵猿化立刻由洞里出来。抬头一看，见和尚头上并无金光白气，褴褛不堪，原来是一乞丐。老道说：“济颠僧，我且问你，你为何烧死张妙兴，逼死姜天瑞。跟华清风二人为仇？”和尚：“你也不必说，皆因他等行凶作恶，早就该刮之有余。你怎么样的老道，要跟我老人家怎么样？”灵猿化说：“看你有多大能为。”立时老道一撒肚子，一张嘴，喷出一道黄光。和尚哎呀一声，翻身栽倒，当时气绝身亡。灵猿化一瞧，叹了一口气说：“华清风，你二人无故搬弄是非，他乃是凡夫俗子，叫我作这个孽。这一来不要紧，万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陵、九松山灵空长老长眉罗汉来查山，必不答应我。”老道颇为后悔。

原来这个老道不是人，乃是猿猴。在山中修炼多年，化去横骨，口吐人言。李涵陵同灵空长老，是十年一查山，他必要预备鲜桃美酒，给李涵陵、灵空长老喝。他是一片恭敬之心。后来他要认李涵陵为师，李涵陵说：“不行，我们老道修行都是人，焉能收你猿猴？”他苦苦哀求。李涵陵无法，说：“我赐你一姓，姓灵罢。”灵空长老说：“我赐你一个名字，叫猿化。”故此他才叫灵猿化。平时他永不下山，在山中采草配成丹药，出去普救四方。倒是正务参修，打算要成其正果。也跟李涵陵炼了些能为。今天把济公喷倒，自己倒也懊悔起来，怕将来李涵陵不答应。

华清风见和尚躺下，他乐了，说：“祖师爷把宝剑给我，我杀他。”孟清元说：“我杀他。”灵猿化说：“不能叫你等杀他，我这就作了孽了。我将他置倒，非我给他丹药吃，不能起来。一天

不给他药吃躺一天，两天不给他药吃躺两天，永不给药他吃，他就得在这里躺死。”这句话还未说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了。灵猿化大吃一惊，说：“和尚，我没给你药吃，你怎么起来了？”和尚说：“我再躺下，等你给我药吃。我倒有心给你做个脸，等你给我药吃再起来。无奈地下太凉。你也不认得我和尚是谁，我给你瞧瞧。”说着话，和尚用手一摸天灵盖，口念：“唵敕令赫。”灵猿化再一瞧，和尚身高丈六，头如巴斗，面如蟹壳，身穿直裰，赤着两条腿，光着两只脚，穿的草鞋，是一位活知觉罗汉。吓得猿化跑进洞去，将洞门一闭，不敢出来。和尚也不去赶他。那华清风、孟清元吓的掉头就跑。和尚也不追他，一直往东够奔恶虎山。

和尚来到玉皇庙内，蓬头鬼恽芳正在盼想无形太岁马金川、九朵梅花孙伯虎杀官盗印，还不回来。众人到马家湖去，杀马俊的满门家眷，也不见回来。天光不早了，自己正在着急之际，和尚由外进来说：“合字。”恽芳一瞧，是个穷和尚，不认识。恽芳说：“什么叫合字？”和尚说：“我也是线上的人。”恽芳说：“我不懂。”和尚说：“你这可不对。你不认得我了？你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撒绿林帖，传绿林箭，请我们来的。那一天劫牢反狱，有我由常山县把你救出来，我还背了你二里多路，你怎么忘了？”恽芳一听说：“我可实在眼钝。那天黑夜景况，人也太多，我实没瞧出来。你叫什么呀。”和尚说：“我叫要命鬼呀。”恽芳说：“你是要命鬼？你是哪路的？”和尚说：“我是东路的。”恽芳说：“我怎么没听见说过，你们头儿是谁？”和尚说：“我头儿们是阎王爷。”恽芳说：“我也不认得。”和尚说：“你不认得，我领你去见见。昨日晚上，无形太岁马金川把印也盗了，九朵梅花孙伯虎把

知县也杀了。我们大众到马家湖把马俊全家老幼都杀了。大众都得了金银细软，大众商量着要回西川。你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想起来说，庙里还有我们大爷等着我们，谁去背他来？大家都不愿意来。你兄弟就叫我说，要命鬼，你去到恶虎山玉皇庙内，把我哥哥背来，咱们一同回西川，故此我这才来。他们大众都在半路等着呢，你快跟我走罢。”恽芳信以为真，就说：“要命鬼，你背的动我么？”和尚说：“背的动。你别瞧我身材矮小，我有气力。”立刻和尚背起恽芳，下了恶虎山，一直够奔常山县。恽芳说：“要命鬼，你往哪里走？那是常山县。要碰见官兵，你我二人就没命。”和尚说：“不是，你错认了。”

说着话，来到常山县衙门口。恽芳说：“要命鬼，你怎么背我上常山县衙门哪？”和尚说：“不背你上衙门上哪去？你舍了命罢。”恽芳一听说：“好，你是我的要命鬼呀！”和尚说：“对了。”说着话，来到公堂。老爷正审问桃花浪子韩秀、燕尾子张七、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老爷见济公来了，赶紧说：“圣僧请坐。”和尚把恽芳放下落座。周瑞说：“圣僧方才同那老道上哪里去了？”和尚就把方才之事述说一遍。老爷这才说：“恽芳你也有今日。你们劫牢反狱，共多少人？”恽芳说：“老爷要问，我也不知道。劫牢反狱，也不是我要他们劫的。”老爷又问韩秀众人，到马家湖去明火执仗共多少人？韩秀众人俱皆招认。

老爷吩咐将他等全行钉镣收牢。一面给济公道谢行礼。这时，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老道，两眼发直，直奔公堂。周瑞一瞧说：“回老爷，这个老道，方才劫差杀杨志就是他。”老爷吩咐：“把他锁上带过来。”老爷一拍惊堂木说：“你这道人叫什么？”孟清元此时明白过来，已然到了公堂。方才由梅花山逃走，心中一

迷，也不知怎么来到衙门。老道一齐俱皆招认。老爷也吩咐一并入狱。柴头过来说：“圣僧，临安太守行礼求你，秦相作揖打恭求你，你老人家带我们出来拿华云龙。今天也拿，明天也拿。龙游县那个样的为难案，你伸手就办。这常山县这么大事也办了，倒是华云龙还拿不着。”和尚说：“你二人不必着急，跟我走，去拿去。要拿不着，你二人就拿我，好不好？”柴头说：“拿你做什么？”和尚立刻告辞。知县说：“圣僧，住几天再走。”和尚说：“不用。省得他二人着急。我带他们拿华云龙去。”这才带领二位班头，出了常山县。往前正走，刚走到山里，只见眼前树林子中，杨明、雷鸣、陈亮在地上躺着。华清风正要拿宝剑杀这三个人，和尚赶到。不知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

话说济公带领二位班头，正走到山内，只见华清风手举宝剑，要杀杨明、雷鸣、陈亮。书中交代，华清风由梅花山逃走，自己一想，非要把济公杀了不可。他打算要炼子母阴魂剑，能斩罗汉的金光。要炼子母阴魂剑，须得把怀男胎的妇人开膛取子母血，抹在宝剑上，用符咒一催，就可以炼成了。华清风自己想罢，一施展妖术，弄了点银子，买了个药箱，买了些丸散膏丹，打算到各乡村庄里以治病显名，好找怀男胎的妇人。华清风拿着药箱，走在一座村庄。只见有两个老太太在那里说话。这位说：“刘大娘，吃了饭了？”这位说：“吃了。陈大姑，你吃了？”这位说：“吃了。”两位老太太，一位姓刘，一位姓陈。这位刘太太说：“大姑你瞧，方才过去的，那不是王二的媳妇么？”陈老太太说：“是呀。”刘老太太说：“不是王二他们两口子不和美呀，怎么他媳妇又给他送饭去？”陈老太太说：“刘大娘你不知道，现在王二的媳妇有了身孕了，快生养了，王二也喜欢了。他自己种两顷稻田，他媳妇给送饭去。现在和美了。”华清风一听那妇人怀着孕，赶紧往前走。追到村头一瞧，那妇人果然怀的是男胎。

书中交代，怎么瞧的出来是男是女呢？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是怀孕的妇人印堂发亮，走路先迈左脚，必是男胎。要是印堂发暗，走路先迈右脚，必是女胎。华清风看明白了，赶过去一打稽首，口念：“无量佛。这位大娘子，我看你脸上气色

发暗，主于家宅夫妇不和。”娘子们最信服这个，立刻站住说：“道爷你会相面么？真瞧的对，可不是我们夫妇不和么。道爷你瞧，有什么破解没有？你要能给破解好了，我必谢你。”华清风说：“你把你的生日八字告诉我，我给你破解。”这妇人说：“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人。”华清风听得明白，照定妇人头顶就是一掌，妇人就迷糊了。老道一架妇人的胳膊，带着就走。村庄里有人瞧见说：“可了不的，老道不是好人，要把王二的妻子拐去了。咱们赶紧聚人把老道拿住，活埋了。”一聚人，老道驾着趁脚风，早不见了。

华清风来到山内找了一棵树，把这妇人缚上，由兜囊把应用的东西拿出来。刚要炼剑，把妇人开膛，只见由那边来了三个，正是威镇八方杨明同雷鸣、陈亮。这三个人在马俊家见事情已完，杨明说：“我该回家了，恐老娘不放心。我出来为找张荣，张荣已死在古天山，我该回去了。”雷鸣、陈亮说：“大哥咱们一同走。”马俊给三个人道谢，拿出几十两银子，给三个人做盘川。三个人也不好收，回送了银子，告辞出了马家湖。马俊送到外面说：“你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彼此拱手而别。

这三个人正往前走，只见老道要谋害妇人。雷鸣是侠肝义胆，口快心直的人，立刻一声喊嚷：“好杂毛老道，你在这里要害人，待我拿你。”华清风一看说：“好雷鸣，前者饶你不死，今又来多管闲事。这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要找寻，待山人来结果你的性命。”雷鸣刚一摆刀刹，老道用手一指点，就把雷鸣定住。杨明一想：“罢了，今天当我三人死在老道之手。”立刻过去一动手，老道又把杨明定住。老道哈哈一笑，刚要动手

杀人，就听济公一声叫嚷：“好东西，杂毛老道，你敢要杀我徒弟。”华清风一瞧，吓的魂也没有了，立刻驾起趁脚风，竟自逃走。和尚不再追他，过来救了杨明三人，叫柴头把那妇人放下来。和尚用手一指点，那妇人也明白过来。大众复出了山口。只见来了许多的乡人，来追老道。和尚说：“老道已被我们打跑了，你们把这妇人送回去罢。”众乡人把妇人带了走。和尚说：“杨明你回家罢。”杨明立刻告辞，竟自去了。

和尚说：“雷鸣、陈亮跟我来。”二人点头，跟着和尚，来到十里庄。这里有一座茶馆，搭着天棚茶座。和尚说：“咱们进去歇息歇息。”众人点头。和尚进了茶馆，不在天棚底下坐，一直来到屋内落座。陈亮说：“师傅你看天气甚热，怎么不在外头凉快？在屋里有多热。”和尚说：“你瞧外头人多，少时都得进来，屋里就坐不下。”陈亮说：“怎么？”和尚说：“你瞧着。”说完了话，和尚来到后院，恭恭敬敬朝西北磕了三个头。陈亮心里说：“我自从认济公为师，也未见他磕过头，他在庙里也永没烧过香，拜过佛。这是怎么了？”只见和尚磕完了头进来，伙计拿了一壶茶过来。刚吃了两三碗，见云生西北，展眼之际，暴雨下起来了。外面吃茶的人，全跑进屋子里来避雨。只见狂风暴雨，霹雳雷电，闪一个电，跟着一个雷，电光围着屋子不住。内中就有人说：“咱们这里头人谁有亏心事，可趁早说。莫连累了别人！”和尚也自言自语说：“这个年头，真是现世现报，还不劈他，等什么！”旁有一个人吓的颜色更改，赶紧过来给和尚磕头说：“圣僧，你老人家给求求罢，原来我父亲有个疯癫，我那天吃醉了，是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圣僧给我求求，我从此改过自新。”和尚说：“你准改了，我给你求求，不定行不行。”说着话，和尚一抬头，

仿佛望空说话：“我给你求，要不改还要劈你。”这人说：“改。”和尚说：“不但要劈一个人，还有一个，谋夺家产的，他把他兄弟撵出去，祖上的遗产，他一个人占住。心地不公，也要劈他。”旁有一人听了这句话，也过来给和尚磕头说：“圣僧你老人家给我求求罢。我倒不是霸占家产。只因有一个兄弟是傻子，我把他撵出去。只要圣僧给我求求，我把兄弟找回来。”和尚说：“我给你求着，可说不定雷公你答应不答应。”说着话，和尚望空祷告了半天。和尚说：“我给你求明白了，给你三天限，你要不把你兄弟找回去，还是要劈你。”这人说：“我准把我兄弟找回来。”和尚说：“随你罢。”大众一听，真是报应循环，了不得，纷纷议论。陈亮说：“师父，像华清风这样为非作恶，怎么这上天就不报应他么？”和尚说：“少时他就现事现报，叫你瞧瞧。”正说着话，只见由远远来一老道，大约要到茶馆来避雨的样子。正走到茶馆门口，瞧见一道电光，照在老道脸上，跟着一道火光，山崩地裂一声响，老道面朝北跪，竟被雷击了。大众一乱说：“劈了老道了！”一个霹雳，雨过天晴，露出一轮红日，将要西沉。陈亮出来一瞧，认识是华清风，被雷打了，雨也住了。

和尚说：“雷鸣、陈亮，我这里有一封信，一块药。你两个人顺着常山县大道，够奔曲州府。离曲州府五里地，在五里碑东村口外有座庙，庙门口躺着一条大汉。你把我这药给他吃了，把这信给他，叫他照我书信行事。你两个人在道路上可别多管闲事。要一管闲事，可就有大祸。”陈亮说：“咱们在哪见呀？”和尚说：“大概曲州府见。你们到了曲州府，瞧见什么事，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可别伸手管是管非。要伸手管，可就找不自在。”雷鸣、陈亮听和尚说话半吞半吐，也测不透。两个人拿着书信，

别了济公，顺大路行走。

来到常山县北门外，天色已晚。陈亮说：“咱们住店罢。”雷鸣说：“好。”立刻见眼前有一座德源店。二人进去，住的是北上房三间。喝吃完毕，陈亮睡了。觉天气太热，雷鸣出来到院中乘凉。店中都睡了，院里还没凉风。雷鸣一想，高处必有风，立刻蹿上房去，果然凉快。雷鸣正打算要在房上躺躺，忽听有人叫喊：“杀人了！杀人了！”雷鸣一想，必是路劫。立刻带了刀，蹿房越脊，顺着声音找去。找到一所院落，是四合房。见北上房东里间有灯光，在屋中喊叫：“杀人了！”雷鸣蹿下去，湿破纸窗一瞧，气的须发皆竖，伸手拉刀，要多管闲事，焉想到惹出一场横祸非灾。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

话说雷鸣扒窗户一看，只见屋里是顺北墙的一张床，靠东墙是衣箱立柜，地下有八仙桌、椅子、梳头桌，屋中很是齐整。床上躺着一个妇人，有二十多岁，脸上未搽脂粉，穿着蓝布褂裤，窄小官鞋，长得倒是蛾眉杏眼，俊俏无比。地下站定一个二十多岁男子，头挽牛心发髻，赤着背，穿着单坎肩月白中衣，长得一脸横肉，凶眉恶眼。左手按着妇人的华盖穴，右手拿着一把钢刀，口中说：“你就是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把你杀了，那便宜你，我一刀一刀把你刮了。”就听那妇人直嚷说：“好二虎，你要欺负我，我这是烧纸引了鬼。我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敢来持刀威吓。”雷鸣一听，气往上冲，有心要进去，自己一想：“我别粗鲁。老三常说我要眼尖。我去跟他商量商量，可管则管，不可管别管。”想罢，拧身上房，仍蹿到店内，来到屋中，一推陈亮。雷鸣说：“老三醒来。”陈亮说：“二哥叫我什么事？”雷鸣说：“我瞧见一件新鲜事。因为天热，我在院中乘凉。院中甚热，我就上房去，可以得风。我刚要躺躺，就听有人叫喊：杀人了，杀人哪！我只打算是路劫，顺着声音找去，找到一所院落。见一个男子拿着刀，按着一个妇人，直叫妇人说。我也不知什么事。我有心进去，怕你说我粗莽。我跟你商量商量，是管好，不管好？”陈亮一听，说：“二哥，你这就不对。无故上房，叫店里人看见，这算什么事？再说这件事，要不知道，眼不见，心不烦。既知道要

不管，心里便不痛快。你我去瞧瞧罢。”

说着话，两个人穿好衣服，一同出来。仍不去惊动店家，拧身上房，蹿房越脊，来到这院中。一听，屋里还喊救人，二人下去。陈亮扒窗户一看，就听有人说：“好二虎，你要欺负死我。我这是烧纸引鬼，你还不撒开我，快救人哪！”那男子说：“你嚷，我就杀了你。”拿刀背照定妇人脸上就砍，一连几下，砍的妇人脸上都血晕了。妇人放声大哭，还嚷救人。陈亮一瞧，不由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当时说：“二哥跟我来。”二人来到外间屋门一瞧，门开着。二人迈步进去，一掀里间帘子，陈亮说：“朋友请了。为什么半夜三更拿刀动仗？”这男子一回头，吓了一跳。见陈亮是俊品人物，见雷鸣是红胡子蓝靛脸，相貌凶恶。男子立刻把刀放下说：“二位贵姓？”陈亮说：“姓陈。”雷鸣说：“姓雷。”这男子一听说话，俱都是声音洪亮。陈亮说：“我二人原是镇江府人，以保镖为业。由此路去，今天住在德源店。在院中纳凉，听见叫喊杀人救人，我二人只打算是路劫。出来一听，在院中喊叫。我二人自幼练过武艺故此跳墙进来。朋友，为什么这里拿刀行凶？”这男子说：“原来是二位保镖的达官。要问，我姓孙，叫孙二虎。我们这村庄叫孙家堡。小村庄倒有八十多家姓孙的，外姓人少。她是我嫂嫂。我兄长在日常开药店。我兄长死了三年，她守寡。你们瞧她这大肚子，我就要问问她，这大肚子是哪里来的。因为这个，她嚷喊起来，惊动了二位达官。”陈亮一听，人家是家务事，这怎么管。陈亮说：“我有两句话奉劝。天子至大，犹不能保其宗族，何况你我平民百姓？尊驾不必这样。依我劝，算了罢。”孙二虎一听说：“好。既是你不叫管，我走了。你二位在这里罢。”雷鸣一听，这小子说的不像人话。雷鸣说：“你别走，

为什么你走，我们在这里？这不像话！”孙二虎看这两人的样子，他也不敢惹。赶紧说：“你我一同走。”

雷鸣、陈亮正要往外走，那妇人说：“二位恩公别走，方才他说的话一字也不对。”陈亮一听诧异，说：“怎么不对？”这妇人说：“小妇人的丈夫可是姓孙，在世开药铺生理，今年已故世三载。我娘家姓康，我过门时就不认的他。后来才听见说，就是这么一个当家的兄弟，已然出了五服。平素我丈夫在日，他也不常来，只因我烧纸引鬼。我那一日在门前买线，瞧见他，十月的天气，尚未穿棉衣。我就说，孙二虎，你怎么连衣裳都没了？他说，嫂嫂，我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分文的进项没有，哪里能置衣裳？我见他说的苦，我是一分恻隐之心，把他叫进来。有我丈夫留下的旧衣裳，给了他一包袱，还给他两吊钱，我说叫他做个小本营生。焉想到他后来没钱，就来找我借钱，我也时常周济他。焉想到慈心惹祸，善门难开。一次是人情，两次是例，后来习以为常。他就来劝我改嫁，我把他骂出。今天我的仆妇告了假，他无故拿刀来欺负我，问我肚子大是哪里来的。我对二位大恩公说，我的肚子大，实在是病，他竟敢胡说。他又不是我亲族兄弟，今天我家里没人，只有一个傻子丫头。我这里嚷，她都不来管。”外面听得有人答话说：“大奶奶，你叫我怎么管？”说着话进来。陈亮一看，是个丑丫头，一脑袋黄头发，一脸的麻子。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雷公嘴，一嘴黄板牙，其脏无比。陈亮说：“孙二兄，你自己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我一同走罢。”孙二虎说：“走。”立刻三个人出来，丫头关门。

三个人走到德源店门首，陈亮说：“孙二兄，你进来坐坐。”

孙二虎说：“你们二位在这店住，我走了。劳驾，改日道谢。”陈亮说：“不必道谢，你回家罢。”孙二虎说：“我还要进城。”陈亮说：“半夜怎么进城？”孙二虎说：“城墙有塌了的地方，可以能走。”说着话竟自去了。雷鸣、陈亮二人仍不叫门，蹿到里面，到了屋中。陈亮说：“这件事总算救了一个人。明天你我可得早走，恐怕有后患。”雷鸣说：“没事，睡罢。”二人安歇。

次日起来，陈亮说：“伙计，我们上曲州府，这是大道不是？”伙计说：“是。”陈亮说：“你赶紧快给我们要酒菜，吃完了，我们还要赶路。”伙计答应。立刻要了酒菜。雷鸣、陈亮吃喝完毕，算还店账。刚要走，外面来了两个头儿，带着八个伙计，是常山县的官人。来到柜房说：“辛苦。你们这店里，住着姓雷的姓陈的，在哪屋里？”掌柜的说：“在北上房。”官人说：“你们言语一声。”掌柜的说：“雷爷、陈爷，有人找。”雷鸣、陈亮出来，说“谁找？”官人说：“你们二位姓雷姓陈呀？”陈亮说：“是。”官人说：“你们二位，这场官司打了罢。”陈亮说：“谁把我们告下来？”官人说：“你也不用问，现在老爷有签票，叫我们来传你，有什么话，衙门说去罢。”掌柜的过来说：“众位头爷什么事，跟我说说，都有我呢。这二位现住在我店里，他们有什么事，如同我的事，众位头儿先别带走。”官人说：“那可不行。现在老爷有签票，我们不能做主意。先叫他们二位去过一堂，该了的事，必归你了，你候信罢。雷爷、陈爷跟我们走罢。”雷鸣、陈亮也不知什么事。这两个人，本是英雄，岂肯畏刀避刑，怕死贪生。勿论什么事，也不能难买难卖。陈亮说：“掌柜的，你倒不必担心。我二人又不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各处有案。这个连我二人也不知那儿的事，必是旁人邪火。你只管放心，无论天大的事也不能

连累你店家。”掌柜的说：“我倒不是怕连累。能管的了，焉能袖手旁观？既是二位要去，众位头儿多照应罢。”官人说：“是了。”雷鸣、陈亮立刻跟着来到衙门。偏巧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鐏告了假没在衙门里。官人将雷鸣、陈亮带到，往里一回禀，老爷立刻升堂。这两个上去给老爷行礼，老爷勃然大怒，说出一席话，把雷鸣、陈亮气得颜色改变。不知这场官司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闹公堂

话说雷鸣、陈亮来到公堂，二人给老爷行礼。老爷说：“你两个人姓什么？哪个姓陈？”二个各自通名。知县说：“雷鸣、陈亮，你两个人跟孙康氏通奸有染，来往有多少日子？现在有孙二虎把你二人告下来。”雷鸣、陈亮一听，气得面色更改。书中交代，孙二虎由夜间分手，这小子连夜进城。有人串唆他，用茶碗自己把脑袋拍了，天亮到常山县喊冤，说雷鸣、陈亮跟他嫂子通奸被他撞见。雷鸣、陈亮持刀行凶，拿茶碗把他脑袋砍了，现有伤痕。他在衙门一喊冤，故此老爷出签票，把雷鸣、陈亮传来。老爷一问跟孙康氏通奸有多少日子，陈亮说：“回老爷，小人我是镇江府人，雷鸣是我拜兄。我二人初次来到常山县，昨天才到德源店。只因晚上天热，在院中纳凉。听见有人喊嚷杀了人，救人哪！我二人原在镖行生理，自幼练过飞檐走壁，只当是有路劫，顺着声音找去。声由一所院落出来，我二人蹿进院中一看，是一个男子拿着刀要砍妇人。我二人进去一劝解，方知是孙二虎要谋害他嫂嫂。我等平日并不认识他，把孙二虎劝了出来。不想他记恨在心。他说我二人同孙康氏有奸，老爷想情，我二人昨天才住到德源店。老爷不信，传店家再说。我等与孙康氏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并不认识。老爷可把孙康氏传来讯问。再说我们是外乡人，离此地千八百里，昨天才来，怎么能跟孙康氏通奸？要在这里住过十天半月，就算有了别情。”

正说着话，老爷早派人把孙康氏传到。原来今天早晨，孙康氏正在啼哭，仆妇回来一问缘由，仆妇说：“大奶奶哭了，何必跟孙二虎一般见识，他乃无知的人。”正在劝解，外面打门，仆妇出来一看，是两个官媒，两个官人。仆妇问：“找谁？”官媒说：“孙二虎把孙康氏告下了。老爷叫传孙康氏去过堂。”孙康氏一听说：“好，孙二虎他把我告下来了，我正要想告他去。”当时雇了一乘小轿，带了一个仆妇，来到衙门下了轿，仆妇搀着上堂。知县一看，见孙康氏脸上青黄，就知道她必是男人久不在家，或者寡妇。做官的讲究聆音察理，鉴貌辨色。孙康氏在堂上一跪，老爷问道：“你姓什么？”孙康氏说：“小妇人姓孙，娘家姓康，我丈夫故世三年，小妇人居寡。”老爷说：“现在孙二虎把你告下来，说你私通雷鸣、陈亮，你被他撞见。要说实话。”孙康氏说：“我并不认得姓雷姓陈的。孙二虎他是一个出五服的本家，也是我烧纸引鬼。”就把已往从前之事，如此如此一说。老爷吩咐，暂把孙二虎、雷鸣、陈亮带下去。老爷说：“现在没有外人，这都是我的公差，你这肚子是怎么一段情节，你要说实话。本县我要存一分功德，我必定要救你，你到底是胎还是病？”孙康氏说：“回禀老爷，小妇人实在是病。”老爷吩咐立刻把官医找来。

当时手下的官人立把官医找来。老爷吩咐当堂给孙康氏看脉，看看是胎是病。这个官医，本是个二五眼的先生。当时一瞧脉，他回禀老爷：“吾看她是个喜脉。”孙康氏一听，照定官医“呸”啐了一口，说：“你满口胡说。我丈夫已然死了三年，我居孀守寡，哪里来的胎？你满嘴放屁！”官医一听：“混帐，我说你是胎，必定是胎。”老爷说：“孙康氏，我且问你，你跟孙二虎在家辩嘴，为何雷鸣、陈亮来给你们劝架呢？”孙康氏说：“小妇人

我也并不认识姓雷姓陈的。皆因孙二虎要杀我，我叫喊救人，姓雷的姓陈的来了。我并不认识。”老爷吩咐把雷鸣、陈亮带上来。这两个人上来，老爷说：“雷鸣、陈亮，你二人为何无故半夜三更跳在人家院中去多管闲事？”雷鸣说：“我二人是为好，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孙康氏说：“可恨。”老爷：“你恨什么？”孙康氏说：“可恨这里没有刀。要有刀，我开开膛，叫老爷瞧瞧是胎是病。”雷鸣一听说：“那一妇人，你真有这个胆量开膛，我这里有刀给你开开膛。要是病，必有人给你来报仇。要是胎，那可是你自己明白跟谁通奸有的。”说着话，伸手把刀拉出来，往地下一捺。孙康氏就要拈刀。幸旁边官人手急眼快，把刀抢过去。老爷一见，勃然大怒，立刻把惊堂木一拍说：“好雷鸣，你真是胆大亡为，竟敢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在本县公案之前，竟敢亮刀行凶。来人，给我打。”说着话，老爷一抽签。方把签抽出来，只见签上拴着一个纸包。老爷打开一看，勃然变色，呵了一声。立刻点头发笑说：“雷鸣，老爷看你倒是一个直人，极其爽快。来人，快摆一桌酒，本县赏给你二人去吃，少时本县定要替你二人作主。”雷鸣、陈亮谢过老爷，立时下堂，来到配房。有人伺候，把酒席摆上。陈亮说：“二哥，你瞧，了不得，老爷赏你我这席酒，必定有缘故，大概必是稳军计。要拿你我，怕当时拿不了。”雷鸣说：“我全不懂，吃饱了再说。”书中交代：陈亮真猜到了。老爷抽出签来看上面字柬，写的是：

雷鸣陈亮恶贼人，广结天下众绿林。前者劫牢反过狱，原与恁芳系至亲。

老爷看了这个字柬，心中暗想：“好怪，这字柬是哪里来的？”当时要拿雷鸣、陈亮，看看手下官兵，没有一个有能为的。故此

以怒变喜，赏二人一桌酒席，用稳军计稳住，暗派官人看着两个人。一面赶紧遣人去把小玄坛周瑞、赤面虎罗鐏找来，可以拿雷鸣、陈亮。老爷越想这四句话来的怪异。又一看雷鸣这口刀，跟马家湖明火执仗贼人使的刀是一样，更觉生疑。知县一想：“把蓬头鬼恽芳提出，叫他认识。他要不认得雷鸣、陈亮，这其中必有缘故。他要认得，必是雷鸣、陈亮跟他等是一党。前者劫牢反狱必有他二人。”其实这件事要真把恽芳提出来，恽芳跟玉山县的有仇，他必说认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雷鸣、陈亮跳在黄河也洗不清。

凡事该因，老爷正要标监牌，就听外面叫喊：“阴天大老爷，晴天大老爷，我冤枉，冤苦了我了！”老爷正要问外面什么事喧哗，只见济公由外面走进来，拉着一位文生，直奔公堂。书中交代，济公由哪里来呢？和尚由十里庄打发雷鸣、陈亮走后，带领柴、杜二位班头正往前走，只见眼前来了一乘小轿，走的至急。和尚一瞧，说：“哎呀，阿弥陀佛，你说这个事，焉能不管。”说着话，和尚带着二位班头，跟着小轿，进了一座村庄。只见路北大门，小轿抬进去。和尚说：“老柴、老杜，你们两个人在外面等等。”和尚来到大门里说：“辛苦，辛苦。”由房门出来一位管家，说：“大师父，你要化缘别处去罢，你来的不巧。你要头三天来，我们员外还施舍呢。此时我们员外心里烦着呢，僧道无缘，一概不施舍了。”和尚说：“你们员外为什么事情，烦你跟我说说。”管家说：“你是出家人，跟你说也无用。你既要问，我告诉你。我们三少奶要临盆，现在三天没生养下来，请了多少收生婆都不行。有说保孩子不保大人的，有说保大人不保孩子的。方才刚用轿子把刘妈妈接来，我员外烦的了不得。”和尚说：“不要紧，

你回禀你们员外，就说我和尚专会催生。”管家说：“和尚你找打了！谁家叫和尚进产房催生。”和尚说：“你不明白，我有催生的灵药，吃下去立刻生下。”管家说：“这就是了。我给你回禀一声。”立刻管家进去，一回禀，老员外正在病急乱投医，赶紧吩咐把和尚请进来。管家出去说：“我们员外有请。”和尚跟着来到书房。老员外一瞧，是个穷和尚，立时让坐，说：“圣僧，可能给催生的药。”和尚点了点头，罗汉爷施佛法要搭救第一善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赵德芳

话说济公来到书房，老员外说：“大师父宝刹在哪里？”和尚说：“西湖灵隐寺。上一字道，下一字济，讹言传说济颠僧，就是我。老员外怎么称呼？”老员外说：“我姓赵，名叫德芳。方才听家人说，圣僧有妙药，能治催生即下。圣僧要能给催生下来，我必当重谢。”和尚说：“我这里有一块药，你拿进去，用阴阳水化开，给产妇喝下去，包管立见功效。”赵德芳把药交给家人拿进去，告诉明白，这里陪着和尚说话。少时，仆妇出来说：“老员外大喜，药吃下去，立刻生产，你得了孙子。”赵德芳一听甚为喜悦，说：“圣僧真是神仙也。”立刻吩咐摆酒。和尚说：“我外面还带有两个跟班的，在门口站着。”老员外一听，赶紧叫家人把柴、杜二位班头让到里面。家人把酒摆上，众人入座吃酒。赵德芳说：“我有一事不明，要在圣僧跟前请教。”和尚说：“什么事？”赵德芳说：“我实不瞒圣僧，当初我是指身为业，耍人出身。瞒心昧己，白手成家，我挣了个家业。去年我六十寿做生日，我有三个儿子、三房儿媳妇，我就把我儿叫到跟前。我说，儿呀，老夫成立家业，就是一根空心秤，买人家的，能买二十两算一斤，卖给人家十四两算一斤，秤杆里面有水银。前者我买了几千斤棉花，每一斤多得四两，那卖棉花的客人赔了本钱，加气伤寒死了，我就心中抱愧。现在我儿女满堂，从此不做亏心事了。当时把这秤杆砸了，我打算改恶向善。焉想到上天无眼，把秤砸了，没有

一个月，我大儿子死了，大儿媳妇改嫁他人。事情刚办完，我二儿子也死了，二儿媳也往前走了。过了没两个月，我三儿子也死了。我三媳妇怀胎有孕，尚未改嫁。圣僧你看，这不是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怎么行善倒遭恶报呢？”和尚哈哈一笑说：“你不必乱想。我告诉你说，你大儿子原是当初一个卖药材的客人，你算计他死了，他投生你大儿子，来找你算账。你二儿子是给你败家来的。你三儿子要给你闯下塌天大祸，你到年老该得饿死。皆因你改恶向善，上天有眼，把你三个败家子收了去。你这是算第一善人。比如寡妇失节，不如老妓从良。”赵德芳一听，如梦方醒，说：“多蒙圣僧指教。现在我得了个孙男，可能成立否？”和尚说：“你这个孙子，将来能给你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赵德芳说：“这就是了，圣僧喝酒罢。”喝完了酒，天色已晚。和尚同柴、杜就住在这里。

次日天光一亮，和尚起来说：“出恭。”由赵宅来到了常山县城内十字街。见路北里有一座门楼，门口站着二十多人，吵吵嚷嚷。和尚说：“众位都在这里做什么呢？”大众说：“我们等着瞧病的。这里许先生是名医，一天就瞧二十个门诊，多了不瞧。来早了才赶得上呢。我们都早来等着上号。先生还没起来。”和尚说：“是了，我去叫他去。”说着话，迈步来到门洞里，和尚就嚷：“瞧病的掌柜没起来！”管家由门房出来说：“和尚你别胡说，瞧病的哪有掌柜的？”和尚说：“有伙计？”管家说：“也没伙计，这里有先生。”和尚说：“把先生叫出来，我要瞧病。”正说着话，先生由里面出来。和尚一瞧，这位先生头戴蓝色文生巾，身穿翠蓝色文生氅，腰系丝绦，厚底竹履鞋。这位先生乃是本地的医生，名叫许景魁。今天才起来，听外面喊叫瞧病的掌柜的，故此赶出

来。一瞧是个穷和尚，许景魁说：“和尚什么事？”和尚说：“要瞧病。”许先生一想：“给他瞧瞧就完了。”这才走到门房来瞧。来到门房，和尚说：“我浑身酸懒，大腿膀硬。”先生说：“给你诊诊脉。”和尚一伸大腿。许先生说：“伸过手来。”和尚说：“我只打算着脉在腿上呢。”这才一伸手。先生说：“诊手腕。”和尚说：“不诊脑袋？你诊罢。”许先生诊了半天，说：“和尚你没有病呀。”和尚说：“有病。”许先生说：“我看你六脉平和，没有病。”和尚说：“我有病。不但我有病，你也有病。你这病，非我治不行。”许先生说：“我有什么病？”和尚说：“你一肚子阴胎鬼胎。”许先生说：“和尚你满口胡说。”和尚说：“胡说？咱们两个人是一场官司。”说着话，和尚一把把许先生丝绦揪住，就往外拉。

大众拦着说：“什么事打官司？”和尚说：“你们别管。”拉了就走，谁也拉不住。和尚力气大，一直拉到常山县。和尚就喊：“阴天大老爷，晴天大老爷，冤苦了我。”官人正要拦阻，老爷一看是济公。赶紧吩咐把孙康氏等带下去。说：“圣僧请坐。”知县也认识许景魁，他到衙门看过病。知县说：“圣僧跟许先生什么事？”和尚说：“老爷要问，今天我住在赵德芳家，我病了。赵员外见我病了，提说请名医许景魁给我瞧。就是他的马钱太贵，一出门要六吊，一到关乡就是十二吊，一过五里地就要二十四吊。我说，我瞧不起，我自己去罢。今天早晨，赵员外给了我五十两银子。我由赵家庄自己走了二十里路，才进城到许先生家里去瞧门诊。他就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有银子，我把五十两银子掏出来放在桌上。他把银子揣在怀里，他说我是有银子折受的，把银子给他就没病了。他叫我走。我要银子，他不给我。因此我揪他来打官司。”知县一听，这也太奇了，说：“许景魁你为何瞞昧圣僧

的银子？”许景魁说：“回禀老爷，医生也不致这样无礼。我原本因家务缠绵，起得晚些。刚起来，听外面有人喊。我出来一瞧，是这个和尚。他叫我瞧病，我瞧他没有病。他说我有病，有一肚子阴胎鬼胎。他就说我来跟他打官司。我并没见他的银子。”和尚说：“你可别亏心。你在怀里揣着呢。老爷不信，叫他解下丝绦抖抖。”老爷说：“许景魁你怀里有银子？”许景魁说：“没有。”老爷说：“既没有，你抖抖。”许景魁果然把丝绦解下，一抖，掉在地下一个纸团。许景魁正要拈，和尚一伸手拈起来说：“老爷看。”老爷把这纸才打开一看，是个草底子，勾点涂抹，上写是：

雷鸣陈亮恶贼人，广结天下众绿林。前者劫牢反过狱，
原与恁芳系至亲。

老爷一看说：“许景魁，你这东西哪里来的？”许景魁说：“我拈的。”老爷说：“你早晨才起来，哪里拈的！”许景魁说：“院里拈的。”老爷说：“怎么这样巧？”和尚说：“老爷把孙康氏带上来。”立刻知县叫人带孙康氏。孙康氏一瞧说：“许贤弟，你来了。”许景魁说：“嫂嫂你因何在此？”老爷说：“孙康氏，你怎么认得许先生？”孙康氏说：“回老爷，我丈夫在日开药铺，跟他是拜兄弟。我丈夫病着，也是他瞧的。我丈夫死，有他帮着办理丧事。出殡之后，小妇人向他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有事去请你，你不必到我家来。他从此就没来。故此认识。”和尚又说：“把孙二虎带上来。”孙二虎一上堂说：“许大叔，你来了。”老爷说：“孙二虎，他跟你哥哥是拜兄弟，你何以叫他大叔？”孙二虎说：“不错，先前我同许先生论弟兄。只因我常找许先生借钱，借十吊给十吊，借八千给八千，我不敢同他论兄弟，我叫大叔。”和尚说：“把他们都带下去。”立刻都把众人带下去。和尚说：“单

把孙二虎带上来。”孙二虎又上来。和尚说：“孙二虎，方才许景魁可都说了，你还不说？老爷把他夹起来！”知县一想：“这倒好，和尚替坐堂。”立刻吩咐把孙二虎一夹。孙二虎说：“老爷不必动刑，许景魁既说了，我也说。”老爷说：“你从实说来！”孙二虎这才从头至尾述了一遍。老爷一听，这才明白。不知说出何等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遇救星

话说孙二虎听说许景魁已然招了，他这才说：“老爷不必动刑，我招了。原本我时常去找许先生借钱。他那一天就说，孙二虎，你是财主。我说，我怎么是财主？他说，你叔伯哥哥死了，你劝你嫂子改嫁，他家里有三万银子家当。他带一万走，分给各族一万，你还得一万呢。你岂不是财主？凡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就向我嫂子一说，我嫂子骂了我一顿。从此不准我再说这话。后来许先生常问我说了未说。我一想，他媳妇死了，他必是要我嫂子，我就冤他。我说，我给你说说。他说是为我发财，他倒不打算要我嫂子。我再说，他怕我嫂子不愿意。我说，我给你说着瞧。他就答应了。我仗着这件事，常去向他借钱。这天他说，二虎你常跟我借钱，你倒是跟你嫂子说了没有？我说，你死了心罢，我嫂子不嫁人。他说他瞧见我嫂子门前买线肚子大，其中必有缘故。他又说，二虎，我给你一口刀，你去问你嫂子，他这肚子大是怎么一段情节？你嫂子要说私通了人，你把他撵出去，家私岂不是你的？我一想也对。我这才拿刀到我嫂子家去，偏巧仆妇都没在家。我正在问我嫂子，雷鸣、陈亮把我劝出来。我跟许先生一提，他说不要紧。他跟刑房杜先生相好，他叫我把脑袋拍了来喊告。他暗中给托，准管保我官司打赢了，把雷鸣、陈亮治了罪。这是已往从前真情实话。”老爷叫招房先生把供写了，立刻连孙康氏、许景魁一并带上堂来。叫招房先生当了大众

一念供，许景魁吓得颜色改变。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说：“许景魁，你是念书的人，竟敢谋夺孀妇，调唆人家的家务，你知法犯法，你是认打认罚？”许景魁：“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老爷说：“认打我要重重的办你。认罚我打你一百戒尺，给你留脸，罚你三千银子，给孙康氏修贞节牌坊。”许景魁说：“医生情愿认罚。”老爷吩咐，立刻打了许景魁一百戒尺，当堂具结，派官人押着去取银子。老爷说：“孙二虎，你这厮无故妄告，持刀行凶，欺辱寡妇，图谋家产。来人！拉下去打四十大板。”照宋朝例，枷号一百日释放。

知县这才说：“圣僧，你看孙康氏这肚子怎么办？”和尚说：“他这肚子是胎。”知县说：“圣僧不要取笑，他是三年的寡妇，哪里有胎？”和尚说：“老爷不信，叫他当堂分娩。此胎有些不同。”老爷说：“别在大堂分娩。”和尚给了一块药，派官媒带到空房去生产。官媒带下去，来到空房，把药吃下去，立刻生下了一个血胎，有西瓜大小，血蛋一个。官媒拿到大堂，给老爷瞧。和尚一掩面说：“拿下去。”知县说：“这是什么？”和尚说：“此是血胎，乃是气裹血而成。妇人以经血为主，一个月不来为疾经，二个月不来为病经，三个月不来为经闭，七个月不来为干血癆。这宗血胎，也是一个月一长。”老爷这才明白。吩咐把孙康氏送回家去。知县又问：“圣僧，现在雷鸣、陈亮这二人又怎么办？方才在大堂之前，雷鸣咆哮公堂，亮刀行凶，我正要提恁芳，正值圣僧来了。”和尚说：“那一天我走时，在签筒底下留了一张字柬，老爷一看就明白了。”知县挪开签筒一瞧，果然有一张字柬。老爷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四句话：

字后太爷细思寻，莫把良民当贼人。马家湖内诛群寇，

多亏徒儿杨雷陈。

老爷一看，心中明白，说：“原来是圣僧的门徒，本县不知。”立刻先出革条，把刑房杜芳假公济私、贪残受贿、捏写假字、以害公事，把他革了。这才派人叫雷鸣、陈亮上来。老爷把刀还给雷鸣，赏给二人十两银子。雷鸣、陈亮给师傅行礼。和尚说：“我叫你们两个人去办事，你二人要多管闲事。”陈亮说：“要不是师傅前来搭救，我二人冤枉何以得伸。”和尚说：“你两个人快走罢。”雷、陈谢过了老爷，辞别和尚，出了衙门。

二人顺着大路往前直走。走到日落西沉，见自前有一座村庄。东西的街道，南北有店有铺户。二人进了一座店，字号“三益”。伙计把两个人让到北上房，打过洗脸水，倒过茶来。二人要酒要菜，吃喝完毕。因日间走路劳乏，宽衣解带安歇了。次日早晨起来，雷鸣一看，别的东西不短，就是裤子没了。陈亮说：“老三，你把我的裤子藏起来。”陈亮说：“没有。”陈亮一瞧，裤子也没有了。雷鸣说：“怪呀，我的裤子也没了。”二人起来，围着英雄凳坐着。心中一想，有心叫伙计，又不好说把裤子丢了。陈亮说：“二哥，不用找了。叫伙计给买两条裤子，不拘多少钱。”伙计说：“好，要买裤子倒巧了。早起东跨院有一个客人，拿出两条裤子，叫我给当也可，卖也可，要二十两银子。我没地方卖去，我瞧他有点疯了。”陈亮说：“你拿来我们瞧瞧。”伙计出去，少时拿了两条裤子来。陈亮一瞧，原是他二人的裤子。两个人拿起来就穿上。伙计一瞧，心说：“这两位怎么没裤子？”雷鸣说：“伙计，这个卖裤子的在哪屋里？你带我们瞧瞧去。”伙计点头，带着雷鸣、陈亮来到东跨院。正到院中，就听屋里有人说话，是南边人的口音，说：“唔呀，混账东西，拿裤子给哪里卖去，还

不回来。”伙计说：“就是这屋里。”二人迈步进去一看，见外间屋靠北墙，一张条桌，头前一张八仙桌，旁边有椅子，上首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头戴翠蓝色武生公子巾，双垂烛笼走穗。身穿翠蓝色铜氅，腰系浅绿丝鸾带，薄底靴子。白脸膛，俊品人物，粗眉大眼。雷鸣一看说：“你这东西，跟我们两个人玩笑！”

书中交代，这个人姓柳名瑞，字春华，绰号人称踏雪无痕。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跟雷鸣、陈亮是拜兄弟。这个人虽系儒雅的相貌，最好诙谐。柳瑞是由如意村出来，奉杨明的母亲之命找杨明。他来到这北新庄，住了有几天了。皆因风闻此地有一个恶棍，叫追魂太岁吴坤。柳瑞要访查访查这个恶棍的行为，要是恶棍，他要给这一方除害。在这店住了好几天，也没访出有什么事。昨天雷鸣、陈亮来，他瞧见，故意果跟雷、陈耍笑。今天雷、陈二人过来，柳瑞这才说：“雷二哥，陈三哥，一向可好？”上前行礼。陈亮说：“柳贤弟，为何在这里住着？”柳瑞说：“我奉杨伯母之命，出来找杨大哥。”陈亮说：“现在杨大哥回去了。我们前天由常山县分手，大概一两天就许到家了。”柳瑞说：“你们三位怎么会遇见？”陈亮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就把华云龙为非作恶，镖伤三友的事，如此如此一说。说毕，柳瑞一听，咬牙忿恨，说：“好华云龙，真是忘恩负义。杨大哥撒绿林帖，成全他，待他甚厚，他施展这样狠毒之心！我那时见了，我必要结果他的性命。”陈亮说：“不必提他了。你这上哪去？”柳瑞说：“我听见说此地有个恶霸，我要访访。”陈亮说：“我二人一同出去访去。”

三个人一同来到上房，吃了早饭，一同出去。出了村口，往前走不远，只见眼前有一人要上吊。口中说：“苍天，苍天，不

睁眼的神佛！无耳目的天地！罢了罢了。”陈亮三个人一瞧，见一人头戴蓝绸四楞巾，蓝绸子铜簪，不到四十岁。三个人赶过去，陈亮说：“朋友，为何上吊？看尊驾并非浊人，所因何故？你说说。”那人叹了一口气，说：“我生不如死。”三位要问，从头至尾一说。三位英雄一听，气往上冲，要多管闲事。焉想到又勾出一场是非。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人

话说雷鸣、陈亮、柳瑞三个人一问这人为何上吊，这人说：“我姓阎，名叫文华。我乃是丹徒县人。我自幼学而未成，学会了丹青画。只因年岁荒乱，我领妻子曹氏、女儿瑞姐，来到这北新庄店中居住，我出去到人家画画度日。那一日走到吴家堡，有一位庄主，叫追魂太岁吴坤，他把我叫进去，问我能画什么。我说，会画山水人物，花木翎毛。他问我会画避火图不会。我说也行。他叫我给他画了几张。他一瞧愿意，问我要多少钱一工，我要一吊钱。他说我明天到店里找你去，次日他就骑着马来了。我店中就是一间房，也无处躲避。他进来就瞧见我妻子女儿。我女儿今年一十七岁，长的有几分姿色。焉想到他这一见，暗怀不良之心。他向我说，叫我开一座画儿铺，他借我二百银子。我一想很好，就在这村里路北，开了一间门面的画铺，字号古芳阁，后面带住家。我就给他画了许多画儿。开张有两个多月，昨天他骑马出来，到我铺子，拿着一匣金首饰，一对金镯子，说寄存在我铺子，回头拿。我想这有何妨？他昨天晚上也没有拿，我把东西锁在柜内。今天早晨，他来取东西，我开柜一瞧，东西没了，钥匙并未动。他立刻反了面，说我昧起来，叫手下人打了我几下，把我妻子女儿抢了去，他说做押账，拿东西去赎回，不然不给我。我实不是瞒心昧己，我又惹不起他，故此我一回想，死了就罢了。陈亮说：“你别死。你同我们到你家去。我们自有道理。”

阎文华点头，同了三个人来到古芳阁。陈亮说：“你把应带的东西，收拾好了。今天夜里，我去把你妻子女儿抢回来。给你点金银，你逃走行不行？”阎文华说：“三位要能把我家口找回来，我情愿离开此地。”柳瑞说：“你等着三更天见。”三个人复又出来。到吴家堡一看，这所庄院甚大，四面占四亩地，墙上有鸡爪钉，周围有护庄濠岸，上栽着垂杨柳。南庄门大开，里面有几个恶奴。头前有吊桥，后面有角门。三个人探明白了道路，这才回店。

到店里要酒菜，吃完了夜饭，候到天有二鼓，店中都睡了，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把白昼的衣服，用包裹包好，斜插式系在腰间，由屋中出来，将门倒带，画了记号，拧身蹿房越脊，出了北新庄三里路，来到吴家堡。到了庄墙下，由兜囊掏出百链套锁扔上去，抓住墙头，揪绳上去。摘了百链套锁，带在兜囊。三个人抬头一看，见这所庄院，真是楼台亭阁，甚是齐整。三个人蹿房越脊，各处哨探。到一所院落，是四合房，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北上房西里间灯影闪闪，人影摇摇。三个人来到北房，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一看，顺前檐的炕，炕有小桌，点着蜡灯。炕上搁着两包袱衣裳，桌上有金首饰、银首饰、珍珠翡翠首饰。炕上坐着一位妇人，有四十来往的年岁。旁有一个女子，不过十七八岁，长得十分美色。地下有四个仆妇，正然说：“你不要想不开，在你们家里，吃些个粗茶淡饭，穿些个粗布破衣。只要跟我们庄主，岂不享荣华富贵？我们劝你为好，你叫你女儿别哭了，抹点粉，我们庄主为你们不是一天的心机，你要把我们太岁爷招恼了，一阵乱棍，把你母女打死，谁来给你们报仇？莫说你们，就是这本地人，谁家姑娘媳妇长的好，太岁

爷说抢就抢。本家找来，好情好理，还许给几十两银子。要不答应，就是一顿乱棍打死，往后花园子一埋。”这女子说：“我情愿死。活着跟我娘为人，死了一处做鬼。”

雷鸣、陈亮听的明白，一拉柳瑞说：“跟我来。”三个人跳下去，亮出刀冲进屋中。吓得四个仆妇战战兢兢。柳瑞说：“你们谁要嚷，先杀谁。”仆妇说：“大太爷饶命不嚷。”柳瑞把这些细软金银，打了一个包袱，把两个仆妇的嘴堵上，叫这两个坚壮的仆妇背起他母女来跟了走，“你们要一嚷就杀！”仆妇只得点头答应。柳瑞说：“二位兄长，在此暗中少候。我先把他们母女送回去，少时就来。”雷、陈点头。叫仆妇背了这母女，柳瑞拿着包裹后面跟着。开了后花园子角门，一直来到古芳阁。柳瑞上前叫门，阎文华正在心中盼想，听外面打门，出来一瞧，是柳瑞。柳瑞叫仆妇背进去放下。柳瑞说：“本来要把你们杀了。你两个人已背了一趟，就不杀你了。先把你两个捆上，口堵上，等我回头再放你们。”这才说：“阎文华，你赶紧带你妻子女儿逃命罢。这一包袱是细软金银，我再给你三十两银子，你们快走。我还要回去杀恶霸。”阎文华千恩万谢。柳瑞说：“你也不用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阎文华立刻带领家眷逃走。

柳瑞复返回到吴家堡，找着雷鸣、陈亮。三个人复又哨探，来到一所院落，见北大厅五间，屋中灯光明亮，有八仙椅子，上手坐定一人，头戴青绸四楞巾，身穿大红缎箭袖袍，周身乡三蓝牡丹花，面如油粉，两道黑剑眉，一双环眼，押耳黑毫，一部钢髯，长得凶恶无比，手里拿着一把折扇。这个正是恶棍追魂太岁吴坤。他原先也是西川绿林人，因为发了一件邪财，自己来到这里隐避，仍然恶习不改。在外面交结官长，走动衙门，杀男掠女，

无所不为。雷鸣、陈亮、柳瑞，今天在暗中一看，就知是恶棍。就听恶棍那里说：“孩子们，天有什么时光？”家人说：“不到三鼓。”正说着话，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恶奴说：“回禀太岁，外面来了你的一位故友。西川路的乾坤盗鼠华云龙来拜你老人家。”吴坤一听说：“哎呀，华二弟来了！我正在想念他。孩子们，开庄门，待我前去迎接。”雷鸣等在房上听的明白。少时就见把华云龙让进来了。

书中交代，华云龙自从古天山逃走，自己一想无地可投，有心回西川，西川没有窝子了。有心回玉山县，又怕杨明不能留他。自己悔恨当初做事不该狠毒，到如今只落得遍地仇人。华云龙此时坐如痴，立如呆，如同雷轰顶上时。饥不知，饱不知，如热锅上蚂蚁。自己信步往前走，忽然想起吴坤，听说在吴家堡很有声气。他打算来躲避，可以安身。白天不敢来，怕有人瞧见，故此晚上来找吴坤。叫家人往里一回禀，吴坤把他迎接进去。雷鸣、陈亮在房上一瞧，华云龙又黄又瘦，不似从前。吴坤把华云龙迎到屋中落座。吴坤说：“华二弟，从哪里来？”华云龙说：“一言难尽。你我兄弟自西川分手，倏经几载。我在玉山县，有威镇八方杨明的引荐，交了几个朋友。现在皆因我逛临安，惹了祸，闹得无地可投。”吴坤说：“什么祸事？”华云龙就把秦相府偷盗玉镯凤冠，泰山楼杀人，乌竹庵强奸，如此如此一说。吴坤说：“你在我这里住着罢。就即使有人来拿你，都有我呢。现在你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发了财，你知道不知道？”华云龙说：“哪位？”吴坤说：“在西川坐地分赃的镇山豹田国本，现在曲州府大发财源。结交官长，走动衙门，手下人也多，财也厚，听说跟秦相府还结了亲。我知道跟你知己。”华云龙一听说：“我要找田大哥去。兄

长可别多心，我到他那里住烦了，再到兄长这里来。现在我盘费缺乏。”吴坤说：“不要紧，孩儿们开库拿银子。”这个时节，雷鸣在房上一想：“趁此机会，可以拿华云龙。一则给众朋友报仇，二则交给济公，以完公事。”想罢才要伸手拿刀，捉拿淫贼。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设奸谋

话说雷鸣、陈亮一见华云龙，气往上冲，伸手拉刀，要下去捉拿淫贼。柳瑞一手把把雷鸣揪住，说：“二哥、三哥，打算怎么样？”雷鸣说：“你我下去，将华云龙拿住。”柳瑞说：“二位兄长且慢。依我相劝，不必这样。一则你我人力不多，他这里余党甚众。二则你我又不在于官应役，就即便把华云龙拿住，往哪里送？再说咱们总跟他当初神前一股香。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只可叫他不仁，你我不可不义。他为非做恶，自有济公拿他。你我何必他为仇？况且也未必拿的了他。”陈亮一听也有理。说：“二哥，不用管他，由他去罢。”雷鸣也只可点头。三位英雄在暗中观看，就听华云龙说：“吴大哥，你给我点盘费，我先到田大哥那里住些日子，我再来到兄长家里住着。只要有你们二位，我就不怕了。”吴坤说：“也好，孩儿们开库拿银子去。”管家吴豹，点上了灯笼，寻着钥匙，出了大厅。三位英雄在暗中一听，恶棍家里还有库，三个人一商量，在暗中跟随。只见吴豹打着灯笼，由大厅的东箭道往后够奔。来到第二层院子，往东有一个角门，一进角门，这时有间更房，里面有几个打更的。吴豹说：“辛苦众位。”打更的一瞧说：“管家什么事？”吴豹说：“我奉庄主之命，来开库拿银子。庄主爷来了朋友了。”打更的王二说：“什么人来了？”吴豹说：“西川路的乾坤盗鼠华云龙二太爷来了。”王二说：“管家去罢。”吴豹来到北房台阶，把灯笼搁在地上，拿钥匙开门，把

门开开了，回头一瞧，灯笼没了。吴豹一想：“这必是打更的王二跟我耍笑。”自己复反回到更房门口。一瞧灯笼在更房门口地上搁着，也灭了。吴豹说：“王二你们谁把灯笼给我偷来？”众打更的说：“没有。我们大众都没出屋子，谁拿你的灯笼。”吴豹说：“你们不要不认，没拿，灯笼怎么会跑到这来？”说着话，又把灯笼点上，复反够奔北房。焉想到这个时节，雷鸣、陈亮、柳瑞早进了屋子。

三个人来到屋中一瞧，都是大柜躺箱。三个人正要開箱子拿银子，见吴豹来了。三个人赶紧藏到东里间屋中柜底下。吴豹进来开柜，拿了两封银子。转身出去，把门带上锁了。三位英雄也在柜里，每人拿了两封银子，想要出去，一瞧门已锁住。用手一摸，窗都是铁条，墙前都是用铁叶子包的闸板。雷鸣、陈亮一摸，说：“这可糟了，出不去了！”柳瑞急中生巧说：“不要紧。”立刻柳瑞一装猫叫。打更的听见，说：“管家回来，你把猫关在屋里了。”吴豹一听，复反回来，说：“这个狸花猫真可恨，它是老跟脚。”说着话，用钥匙又把门开开。在外间屋用灯笼一照，没有，吴豹进了西里间。三位英雄由东里间早溜出去，上了房。柳瑞又一学猫叫。打更的说：“猫出来上了房了。”吴豹这才出来，把门锁上，够奔前面。

三位英雄在暗中观看，家人把银子拿到大厅，交给华云龙，贼人立刻告辞。吴坤一直送到大门以外说：“华二弟，你过几天来。愚兄这里恭候。”华云龙告辞去了。吴坤迈步回家，刚一进大门，焉想到柳瑞早在门后藏着，冷不防照贼人一刀，竟把吴坤结果了性命。家人一阵大乱。柳瑞早拧身蹿出来。家人次日报官相验，再拿凶手，哪里拿去？柳瑞把恶棍除了，三位英雄就回了

店中安息。次日早晨起来，柳瑞说：“二位兄长上哪去？”雷鸣、陈亮说：“我们上曲州府给济公办事。”柳瑞说：“我还要访几位朋友，你我兄弟分手，改日再见。”三个人算还店帐，由店中出来。

不表柳瑞，单说雷鸣、陈亮，顺大路够奔曲州府。刚来到五里碑东村口外，只见路北有一座庙，庙门口站着一条大汉。穿青皂褂，形色枯槁，站立不稳。口中喊叫：“苍天苍天！不睁眼的神佛，无耳目的天地，没想到我落在这般景况。”雷鸣一瞧认识，说：“原来是他。”二位英雄赶奔上前，说：“二哥，为何这般景况？”这大汉一瞧说：“你两个是牛头马面，前来拿我？”雷鸣说：“你是疯了？我二人是雷鸣、陈亮。”这大汉说：“你二人不是牛头马面，是黄幡童子，接我上西天。”陈亮说：“二哥，你不认识人了，我二人是雷鸣、陈亮。”这大汉心中一明白说：“原来是雷鸣、陈亮二位贤弟，痛死我也。”说完了话，翻身栽倒，不能动转。陈亮赶紧到村口里有一家门首叫门。由里面出来一位老者说：“尊驾找谁？”陈亮说：“老丈，借我一个碗，给我一口开水，那庙门口有我一个朋友，病的甚重，我给他化点药吃。”老丈说：“原来如是，那大汉是尊驾的朋友。他在我们这村口外，病了好几天了。头两天我还给他送点粥吃，这两天见他病体甚重，我们也不敢给了。尊驾在此少候，我去拿水去。”说着话，回身进去。端出一碗水来，递给陈亮。陈亮拿了来，把济公那块药化开，给那人灌下去，少时就听他肚腹一响，气引血走，血引气行，当时五脏六腑觉得清爽，去了火病。当时翻起身来，说：“陈、雷二位贤弟，由哪来？”陈亮说：“郭二哥好了。”

书中交代：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姓郭名顺，外号人称小昆仑，

又叫夜行鬼。当年也在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自己看破了绿林，拜东方太悦老仙翁为师，出家当了老道。在外面云游四方，要赎一身之冤孽。焉想到来到这五里碑病了。自己在外化缘，手中又无钱住店，就在这庙门口躺着。头两天，村口还有人给点吃的，这两天病的沉重，都不敢给了，怕他死了担不是。今天雷鸣、陈亮来给他把病治好。郭顺这才问二位贤弟从哪来。陈亮说：“由常山县，济公特派我二人来救你。现在济公一封信，交给你。叫你照信行事。”郭顺接过书信一看，这才明白。当时向北叩头，谢济公救命之恩。说：“二位贤弟，盘费富余不富余？”陈亮说：“有。”郭顺说：“我到临安去给济公办事。”陈亮、雷鸣给郭顺一封银子。郭顺说：“二位贤弟受累，改日再谢。”告辞竟自去了。

且说雷鸣、陈亮够奔曲州府来，到城内十字街，往北一拐，见路西有一座酒店。二人掀帘子进去，一瞧有楼，二人这才上楼。见楼上很清洁，二个人找了一张桌坐下。跑堂的过来说：“二位大爷喝酒么？”陈亮说：“喝酒。”跑堂的说：“二位要喝酒，楼下去喝罢。”陈亮说：“怎么今天楼上不卖座呢？”跑堂的说：“今天这楼上，有我们本地三太爷包下了。二位请下面去喝罢。”雷鸣一听这话，把眼一瞪说：“任凭那个三太爷，今天二大爷要在这楼上喝定了！”跑堂的说：“大爷别生气，凡事有个先来后到。比如你老人家要先来定下座，我们就不能再卖给别人。”陈亮说：“二哥不要粗鲁，你我楼下喝也是一样。”雷鸣这才同陈亮复反下了楼。来到后堂，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伙计赶紧过来揩抹桌案。说：“二位大爷要什么酒菜？”陈亮说：“你们这里卖什么？”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应时小卖，煎烹烧烤，大碟小碟中碟，南北碗菜，午用果酌，上等高摆海味席，一应俱全，要什么都有。二位

大爷，随便要罢。”陈亮说：“你给煎炒烹炸配四个菜来，两壶女贞陈绍。菜只要好吃，不怕多花钱。”伙计说：“是。”立刻给要了。少时把酒菜端上来，陈亮就问：“伙计贵姓？”跑堂的说：“我姓刘。二位大爷多照应点。”陈亮说：“我跟你打听一件事。这楼上三太爷请客，是你们安西县知县的兄弟，称呼三太爷，是吗？”伙计说：“不是。”陈亮说：“要不然，必是一位年高有德，是一位好人，大家以三太爷呼之。”伙计说：“不是。”陈亮说：“怎么叫三太爷呢？”伙计说：“二位大爷不是我们本地人，不知道详细。我看看要没来，我告诉二位大爷。”说罢，他往外一看没来，刘二过来说：“我跟你讲。”陈亮说：“你说罢。”伙计低言对陈亮如此如此一说。二位英雄一听，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金翅雕

话说雷鸣、陈亮一问跑堂的这个三太爷是何许人，跑堂的说：“二位大爷要问，这三太爷是我们本地的恶霸。在本地结交官长，走动衙门，本地没人敢惹。家里打手有一百八十个。”陈亮说：“这个三太爷姓什么？”伙计说：“姓杨名庆，外号人称金翅雕。”陈亮说：“他们必是亲哥三个。还有大太爷，二太爷吗？”伙计说：“不是亲哥们，听说是异姓兄弟。大爷叫镇山豹田国本，二爷叫鹞子眼邱成。”雷鸣、陈亮听明白。

正喝着酒，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管家。歪戴着帽子，闪披大氅。进来说：“掌柜的，菜齐了没有？三太爷少时就来。”掌柜的说：“齐了。请三太爷来罢。”雷鸣、陈亮往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恶奴的样子。少时，外面又进来一个恶奴，说：“三太爷来了。”跑堂的赶紧接着告诉桌上：“众酒座站起来，三太爷来了。”伙计一说，众酒座全都站起来。伙计一告诉雷鸣、陈亮，也叫这二位英雄站起来，三太爷来了。陈亮说：“三太爷来，我们怎么站起来，三太爷替我给饭帐么？”伙计说：“不给。”陈亮说：“既不给，我们不能站起来。”伙计说：“我可是为你们好，你们二位要不站起来，可了不得。”雷鸣说：“我自有生人以来，老没找着了不得，今天我倒要瞧瞧了不得怎么样。”伙计怕惹事，叫众客人在头里站着，挡着他们。雷鸣、陈亮又要瞧瞧恶霸什么样，不站起来，头时挡着瞧不见，二位也只好站起来。见外面进来三

个人。头二位都是蓝绸四楞巾，蓝绸子铜簪，篆底官靴。都是拱肩梭背。这两个本是本县的刀笔先生，一位姓曹，一位姓卢。后头跟着这位三太爷，是身高七尺，头戴宝蓝逍遥员外巾，身穿宝蓝缎宽领阔袖袍，周身绣团花，足下薄底靴子。打扮的文不文，武不武。三十多岁，黄尖尖的脸膛，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明露着精明强壮，暗隐着鬼计多端，不是好人的样子。雷鸣一看说：“老三，原来是这小子。当初他也是西川路的贼，怎么此时会这么大势利。”陈亮见恶霸众人上了楼，把伙计叫过来。陈亮说：“这个三太爷来，为什么都站起来，莫非全都怕他？”伙计说：“告诉你罢，他跟秦丞相是亲戚。慢说乡民，就是本地知府，也不敢得罪他。他要稍不愿意，给秦丞相一封信，就能把知府撤调了。”陈亮一听，这还了得。又问伙计：“你这三太爷在哪里住？”伙计说：“由我们这铺子往北走，到北头往东，一进东胡同路北大门，门口八字影壁，就是他住处，房子很高大。”陈亮打听明白。吃喝完毕，给了酒饭帐。出了酒铺往北，到北头往东一拐，果见路北大门。二位英雄探明白了道路，就在城内大街找了一座店，字号是“亿魁老店”，坐西朝东。二人来到店中，找了北院西房。伙计打洗脸水倒茶。陈亮说：“二哥，你看这恶霸，大概必是无所不为。今天晚上，咱们去哨探哨探。”雷鸣点头答应。

二人直候到天交二鼓，店中俱各安息，二位英雄这才把夜行衣换好，收拾停当，由屋中出来，将门倒带，画了记号，当时拧身蹿房越脊，展眼之际，二人来到恶霸的宅院。蹿房越脊，在暗中暗探。来到一所院落，是北房五间，南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五间。北上房廊檐下，挂着四个纱灯，屋中灯光闪烁。雷鸣、陈亮在东房后房坡往下瞧，见屋中有两个家人，正然擦抹桌案。这

个家人说道：“咱们庄主爷来了朋友了。”那个家人说：“谁来了？”这个家人说：“乾坤盗鼠华云龙华二太爷来了。少时咱们庄主陪着华二太爷，在这屋里吃饭。”雷鸣、陈亮在暗中听的明白。

工夫不大，只见上房西边角门，灯光一闪，有两个家人头前打着灯笼，后面跟着四个人。头一个就是华云龙。第二个这人，身高九尺，膀阔三停，头戴鹅黄色六瓣壮士巾，上按六颗明镜，绣云罗伞盖花贯鱼长，身穿翠缎窄领瘦袖箭袖袍。腰系五彩丝鸾带。蛋青衬衫，薄底靴子，披一件鹅黄色英雄大氅，上绣三蓝富贵花。再往脸上看，面如白粉，两道剑眉，一双环眼，裂腮，押耳黑毫，颌下一部钢髯。这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第三个穿白爱素，黑脸膛，乃是鹞子眼邱成。第四个穿蓝挂翠，就是金翅雕杨庆。四个人一同来到北上房屋中落座。就听田国本说：“华二弟，自从你我分手，倏经四载。愚兄念你非是一天。你在临安做的那点小事，你要早到我这里来，给临安秦相写一封信，把海捕公文追回去，把和尚追回去，早就完了案。你不来，我哪里知道你的事？”华云龙说：“兄长在这里，我哪里知道。我新近听见追魂太岁吴坤吴大哥说，我才知道兄长在这里住着。我这有两件东西，送给兄长留着罢。”田国本说：“什么呀？”华云龙说：“我在秦相府得的奇幻玲珑透体白玉镯，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这两件东西，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可就是没处卖去。”田国本说：“贤弟，你先带着，等我生日那时，还有旧日绿林的几位朋友来，你当了众人，你再给我，也叫他等开开眼。你我弟兄认识多年，也不枉我常夸奖你。我常跟朋友提你武艺超群，做这样惊天动地之事。你在我这里住着，我给秦相一封信，管保叫官司完了。”华云龙说：“兄长怎么跟秦相有往来？”田国本说：“贤弟，你不知道，我

跟秦相是亲戚。慢说你这点小事，告诉你说，前任知府不合我的意，我给秦相写了一封信，就把知府调了任。现在这个知府姓张，自他到任，我去拜他，他不但不见我，反说了些不情由的话，我又给秦相写了一封信。我们是亲戚，给我写了回信来，叫我查他的劣迹，再给秦相写信，好参他。我前者报了一回盗案。实对贤弟说罢，我这家里谁敢来？盗案原本我自己做的。那几个绿林的朋友，晚上来虚张声势。我写了一张大失单，交到知府衙门。叫他地面出这个案，他一个拿不着。我就可以叫他挪窝。我还想起一件事来：后面看花园的那老头，也是无用的人，邱二弟，你摘他的瓢，给知府送礼去。”鹞子眼邱成点头出去。

这个时节，有家人来回禀：“现有造月篷程智远、西路虎贺东风回来了。”田国本吩咐有请。家人出去，工夫不大，带进两个人来。一个穿白爱素，一个穿蓝挂翠。来到大厅，彼此见礼。田国本说：“程贤弟、贺贤弟，二人回来了。劣兄烦你二人到临安西湖灵隐寺去，把庙里方丈、知客、临寺等，全都杀了回来，行不行？”程志远、贺东风说：“这乃小事，我二人立刻起身。”田国本说：“好，带上盘费，你二人去罢。”

这两个刚走，鹞子眼邱成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一人头，到大厅说：“兄长，你看杀了。”田国本说：“你拿包裹包上，给知府送礼去罢。”雷鸣、陈亮在暗中瞧着，不知他怎么给知府送礼去。陈亮说：“二哥，咱们跟着。”雷鸣点头。只见邱成用包将人头包裹好，施展飞檐走壁，来到知府衙门的三堂。把人头包袱挂在房檐上，竟自去了。雷鸣、陈亮看的明白。一数由西往东，第十七根房椽子。雷鸣说：“老三，咱们把人头拿回去，挂在田国本家去。”陈亮说：“不用。师爷说过，叫咱们记在心里，看在眼里，

不可多管闲事。你我回去罢。”二人这才回店。

次日知府一起来，看见房檐上挂着包袱。叫人一数，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拿下来。打开一看，是一个男子的人头。知府吓的惊慌失色。不知太守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拿人

话说知府张有德叫人打开包裹，一看是人头，知府勃然大怒。立刻派人把安西知县曾大老爷请来。知县一见太守行礼说：“大人呼唤卑职，有何吩咐？”太守说：“昨天衙内，竟有贼人在我这三堂房檐下，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椽子上，挂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竟有贼人这样大胆。贵县赶紧派人，给我捉拿凶手。访查系何人被杀，尸身究落在何处。”知县一听，连说：“是。大人不便动怒，候卑职赶紧派人缉拿。”太守说：“贵县要急速办去。本府也派人缉捕。”知县点头回衙。立刻把手下快班刘春泰、李从福叫上来。老爷吩咐：“尔可即速给我拿贼。拿着我赏银五十两。拿不着，我要重重责罚你们。”刘春泰、李从福点头答应。立刻下来，聚集手下眼明手快的伙计，同府衙的班头，在十字街路西酒店会齐，大众商量办案。众官人都来到酒店后堂，众伙计就问：“什么案？”刘春泰说：“在知府衙门三堂，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挂着一个人头。老爷说了，办着赏五十两银子，办不着要重重责罚。”众伙计官人一听，一个个紧皱眉头，都说：“这案子不大好办。”

众人正在议论之际，就听酒铺门口有人说话，说：“都是你把包裹挂在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又有人说：“不是你叫我挂的么？”众官人一听，刚才一愣。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同着两个人，都是月白的裤褂，骨头钮子，左大襟，四只

鞋四样：一只开口僧，一只山东皂，一只踢死牛，一只搬尖鞮。众班头瞧着这一僧两俗，语音不对，面生可疑，说话有因。书中交代，来者非是别人，正是济公带领柴杜二位班头。和尚由常山县叫雷鸣、陈亮走后，和尚告辞，回到赵员外家中。柴、杜二位班头正等急了。见和尚回来，赵员外就问：“圣僧哪去了？”和尚说：“我在外面蹲着出恭，瞧见一个人，拿着钱褡裢直往外漏钱。我就后面跟着捡，直跟了有八里地。”赵员外说：“大概圣僧捡了钱不少罢？”和尚说：“我随着捡，随往怀里揣，捡完了，我一摸，怀腰里没系着带子，随着又都掉了，一个钱也没落着。”赵员外一听也乐了，立刻吩咐摆酒，又留和尚住了一天。次日和尚要告辞，赵员外还要留，说：“圣僧何妨多住几天。”和尚道：“我实在有事。”员外拿出五十两银子来说：“圣僧带着路上喝酒。”和尚说：“不要不要，拿着银子怪重的。”柴头说：“师傅不拿着，回头咱们吃饭住店，又没钱。依我说，拿着罢。”和尚说：“拿着你拿着，用包袱包起。”柴头就用包裹包好。和尚说：“你们要拿华云龙，你们两个有什么能为？”柴头说：“我有飞檐走壁之能。”和尚说：“你们把这个银子包袱，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你要能给挂上了，我就带你们拿华云龙去。”柴头说：“那算什么。”当时拿着包袱，一纵身，一只手扒住房檐，一只手把包袱挂上。柴头说：“师父，你瞧是第十七根不是。”和尚说：“走罢。”柴头说：“把包裹拿下来呀。”和尚说：“别不害臊了。真拿人家的银子，跟人家有什么交情？走罢。”柴头一想：“你不怕饿着，我们岂怕饿？”赌气也不言语。和尚告辞，赵员外送到外面。

和尚带领二位班头，出了赵员外的庄，一直来到曲州府。走到酒店门口，和尚说：“咱们进去喝酒。”柴头说：“进店喝酒，有

钱么？”和尚说：“把包袱挂在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你又问我。”柴头说：“不是你叫我挂的么？”和尚说：“我叫你挂的？这是冤魂不散，神差鬼使，叫你挂的。”柴头说：“什么神差鬼使？”和尚说：“走罢。”说着话，进了酒铺，坐下要菜。这时，安西县与府里的众官人，都看上了和尚。和尚吃的有八成饱了。和尚又说：“你把包袱给挂在第十七根房椽子上，这回头走不了。”柴头说：“不是你叫我挂的么！”刘春泰越听越是。这才过来说：“朋友，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的包袱，是你挂的？”柴头说：“是我挂的。”刘春泰说：“好。这场官司你打了罢。”柴头刚要分辩，和尚说：“不用说了，官司打了，我们可没有饭钱。”刘头说：“饭钱我给。”柴头也不言语，就知道和尚不安好心，要吃人家一顿饭。直至吃喝完毕，一算账，和尚吃了十两零三钱。刘头说：“我给了，三位跟我们走罢。”和尚说：“好！”

大众一同出了酒馆，来到知府衙门。刘头说：“朋友，你说说罢，在三堂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挂的人头，是杀的什么人？尸身现在哪里？你可说罢。”柴头一听说：“什么人头不人头？我不知道。”刘春泰说：“方才在酒馆，不是你说的，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挂的包裹，是你挂的么？”柴头说：“不错。我告诉你，我姓柴，叫柴元禄。他叫杜振英，我二人是临安的马快。这个和尚是济公，奉秦丞相赵太守谕，出来办案，拿乾坤盗鼠华云龙。昨天我们住在赵家庄，今天早晨，济公问我们有什么能为，要办华云龙，我说会飞檐走壁，济公叫我把五十两银子的包袱，挂在由西往东数第十七根房椽子上，看看我的能为，我挂的上挂不上。包袱是我挂的，可是银子包袱。你要不信，我这里有海捕公文。”刘春泰一听，心说：“这顿酒钱白花了。”往里一回票，知

府在京中见过济公，知道济公是得道高僧。赶紧吩咐，把圣僧请到书房。

和尚一见太守，彼此各叙寒温。太守说：“圣僧从哪里来？”和尚说：“我奉秦相所托，带着两个班头，出来办案，捉拿乾坤盗鼠华云龙。这个贼人，盗了秦相府的玉镯凤冠，在泰山楼杀死人命，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少妇。这个贼人，现在老爷的地面窝藏。”知府说：“在哪里？”和尚说：“在镇山豹田国本家。”知府一听说：“原来如是。我自到任，上任官就跟我说，本地有一个势棍田国本，他跟秦相是亲戚，上任知府就是他蛊惑秦相给他调任。我自到任，他来拜过我一次。我一问是什么人，说是本地的民人。我说，他是黎民百姓，无官职，不应无故拜官，我也没见他。后来他家里报明火执仗，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昨天晚上，无故在我这三堂房椽子上挂了一个人头，我想其中必有缘故。”和尚说：“不要紧，老爷只要把田国本拿住，这案就都破了。可有一节，老爷要派官人去拿，可拿不了。田国本房子也多，外面一有信，打草惊蛇，贼就跑走了。老爷你坐轿子去拜他，我和尚扮作老爷的跟班，把贼人稳住，我可以拿他。”老爷说：“圣僧扮跟班行得么？”和尚说道：“行得。老爷把跟班的衣服，给我拿一身来。”立时给和尚打了洗脸水。和尚一洗脸，本来济公五官清秀，无非是脸上太黑。把僧帽揣在怀内，戴上皂缎色软帕包巾，穿上一件皂缎色大氅，把草鞋脱了，换上薄底靴子，打扮好了，知府一看很像。老爷自己换好了官服，吩咐外面打轿。柴元禄、杜振英、刘春泰、李从福，还有许多官人，一并跟随。

老爷上了轿，鞭牌锁棍，及旗锣伞扇，铜锣开道，一直来到田国本家门口拜会。家人进去一回。田国本正在大厅同邱成、杨

庆、华云龙说话。家人回禀说：“现有知府来拜。”田国本一听一愣，说：“众位贤弟，前者我拜知府，他不见我。今无故他来拜我，恐是其中有诈。”邱成说：“兄长不必多疑，大概知府他知道兄长跟秦相是亲戚。他前者不见兄长，他这是来陪不是。”田国本一听也有理。说：“二位贤弟，在东西配房去躲着。要有动作，你二人再出来动手。华二弟你到花园子，摆桌酒，你喝酒去。待我见他。”众人点头。田国本这才出来迎接知府。不知济公如何捉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

话说镇山豹田国本听说知府来拜，立刻由里面出来迎接。到了大门外一瞧，见许多的官人跟随，知府坐着大轿。田国本来到轿前，说：“公祖大人驾到，草民田国本接待来迟，望乞大人恕罪！”知府张有德立刻吩咐轿子撤抬杆，去扶手，当时下轿。知府说：“久仰田员外大名，今幸得会，员外何必太谦。”田国本说：“大人请。”知府往里走。济公贴身随后跟。从众班头，都在二门外站住。济公与知府来到大厅。田国本说：“大人请坐。”知府坐下。田国本并不谦让，也坐下相陪，吩咐手下人献茶。田国本说：“今天大人驾临，有何贵干？”知府说：“本府久闻员外大名，特来拜访，藉此畅谈。”说着话，济公站在知府身后，身上往榻扇上一靠，二目一闭，好似要睡。田国本一瞧说：“大人尊管家必是熬了夜，身体困倦，何妨到外面歇歇去。”济公借他这句话，一睁眼往外就走，知府也并不拦。

和尚出了大厅，直奔花园。来到花园角门，探头往里一看，见花园齐整，暖阁凉亭，楼台小榭。正北是三间花厅。乾坤盗鼠华云龙站在花厅门首，正往角门这边看。贼人原本在花厅里摆了一桌酒，自己也喝不下去。终然贼人胆虚，心中盘算：“知府无故来拜，其中必有隐情。”自己一想：“莫非前来拿我？”心中实属不安。站起身出了花厅，往外探头，瞧见济公是跟班的打扮，又洗了脸，华云龙认不出来，点首叫济公，华云龙要问问知府带

多少人，做什么来了。华云龙直叫：“二爷，这里来。”济公也不言语。华云龙一想，这个跟班的，不是聋子，定是哑子，赌气也不叫了，进了花厅。济公随着来到花厅门首，用两手把门一揸，说：“华云龙，你这可跑不了了。”华云龙一听，是济公的口音，贼人吓的亡魂皆冒。华云龙说：“师傅，你老人家为什么拿我？”和尚说：“我倒不打算拿你。我要拿你，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也把你拿了。再不然，蓬莱观陆通攥住你腿的，我也就拿住你了。”华云龙一想：“是呀，这为什么拿我呢？”和尚说：“田国本到知府衙门去送信，叫我拿你来。”华云龙一听说：“好，田国本狗娘养的，真是人面兽心。”和尚说：“你就认了命罢。”即用手一指，已把华云龙用定身法定住。

和尚转身出来，来到二门，把柴元禄、杜振英叫进去，来到花园，和尚说：“这是华云龙，就拿住了。你们去锁罢。”柴、杜二人喜出望外，来到花厅一瞧，果然不错。这才抖铁链把淫贼锁上。和尚一伸手，由华云龙兜囊把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掏出来交给柴元禄。和尚说：“带着走，拿田国本去。”

书中交代，田国本原本是西川坐地分赃的大贼头。他自己因为金银也存足了，手下绿林人，在外面做的案也多了，田国本恐怕一人犯案，牵连大众，自己携眷逃至在曲州府。手里有银钱，就在这里买房落户，同邱成、杨庆三个人在这里隐遁。先前倒是循规蹈矩。后来皆因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来到曲州府取租钱，在曲州府打了公馆。田国本去拜王胜仙，打算要走王胜仙的门子，看王胜仙喜爱什么。见王胜仙古玩字画金珠一概不爱，就是喜爱美女，除爱美女，别无所好。田国本一想，定了一个美

女胭脂计。他花了三千银子，买了一个歌妓，长得十分美貌，名叫玉兰。田国本就把玉兰叫到跟前。说：“玉兰，我打算拿你走个门子，把你给秦丞相的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玉兰说：“员外有什么话只管吩咐。”田国本说：“我明天请王胜仙来吃饭，你打扮淡妆素服，故意到厅房去，作为找我，叫王胜仙看见你，他要问我，我就说你是我妹子，在家守寡。他要愿意，我把你聘给他。你也可以享荣华，受富贵，比跟我胜强百倍。我得一门好亲戚。”玉兰点头。

次日田国本就把王胜仙请来吃饭。正厅房喝酒谈话，玉兰打扮好了，来到厅房门首说：“员外在屋里没有？”说着话，一掀帘子，故意说：“呦，这婆子丫环真可恨，这屋里有生客坐着，也不告诉我。”说罢，斜瞟杏眼，瞧了王胜仙两眼，放下帘子回归后面。王胜仙瞧的眼都直了。这才问：“田员外，这是你什么人？”田国本故意叹了一口气说：“这是我的小妹。她出阁不到一个月，丈夫死了，现在就在我家住着，倒是我一块病。”王胜仙说：“员外何不再给找个人家另聘呢？”田国本说：“没有合适的主，我也不肯给。”王胜仙也没肯再往下说。吃完了饭告辞，自己回了公馆。王胜仙就对众家人说：“我自生人以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女，就是田国本他的个妹子，实在貌比西施。”旁边有家人王怀忠说：“太岁爷，我去跟田员外说去，就提你老人家续弦，大概他也愿意给。”王胜仙说：“好，你若能给我说妥了，我给你二百两银子。”王怀忠说：“就是罢。”立刻到田国本家，一见田国本，提说王胜仙求亲之事。田国本正愿意，就把玉兰给了王胜仙。过门之后，田国本从此倚仗跟秦相的兄弟结了亲，在本地无所不为，结交官长，走动衙门，包揽词讼。前任知府是清官，不合他的式，他给

王胜仙一封信，王胜仙一见秦相，秦相奏折子，把知府调开。这个知府张有德，又不合他的心，又给王胜仙一封信，王胜仙又一见秦丞相，秦丞相就问：“你怎么个亲戚，皇上家的命官，都不合他的式？焉能由他调遣。”王胜仙碰了秦丞相的钉子，就给田国本写回信，命他查知府的劣迹，再参他。

田国本前次捏报盗劫，这又派邱成送人头，打算要把知府毁了。焉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贼人也是恶贯满盈，今天正在厅房陪知府谈话，见柴、杜二位班头，锁着华云龙，同济公来到厅房。田国本一见，勃然大怒，说：“什么人胆大，敢在我这里办案！”贼人站起身，意欲动手。济公手一指，把田国本定住，刘春泰赶进来一抖铁链，把贼人锁上。鹞子眼邱成、金翅雕杨庆听见一乱，蹿出来拉刀要拒捕，也被济公用定身法定住，一并锁上。知府吩咐打道回衙，立刻押解贼人，一同回到衙门。老爷升堂，吩咐将放告牌搭出去，少时就有二十多人皆来告田国本。也有告他霸占房产的，也有告他抢夺妇女的，也有告他因账目折算田地的，种种不一。这个时节，安西县曾大老爷派人来请济公，到衙门去喝酒。和尚去后，知府讯问了众贼的口供，暂为看押起来，候济公回来，再解了走。这曲州府街市上吵嚷动了，都知道灵隐寺济公拿了华云龙、田国本、二太爷、三太爷。

这一吵嚷不要紧，惊动了江洋大盗，一个叫追云燕子姚殿光，一个叫过度流星雷天化。这两个贼人，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正在曲州府这里住着，听说华云龙被济颠和尚拿到知府衙门去，姚殿光说：“雷贤弟，咱们跟华云龙金兰之好，不知道便罢，既知道，你我不能不管。咱们或是劫牢反狱，或是把济颠和尚杀了，给华二弟报仇，总得设法把华云龙救出来。”雷天化

说：“兄长言之有理，你我到外面探访探访去。”两个人由店里出来，在街市闲游，天光已然点灯，只见由对面两个从人，搀着一个穷和尚。从人说：“师傅。你是喝醉了罢？”和尚说：“没醉。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公和尚，有不服的，只管来对我。”姚殿光一听是济颠和尚，贼人要伸手拉刀，替华云龙报仇。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

话说济公由知县衙门吃完了酒饭出来，两个人搀着，正遇见两个贼人。和尚自言自语说：“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颠。”姚殿光一听，意欲拉刀过去动手，自己又一回思：“先别莽撞。华云龙既被和尚拿住，和尚必然能为不小，我二人明过去，未必是和尚的对手。莫如暗中瞧和尚住在哪里，晚上去行刺，叫他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贼人这是心里的话。和尚嘴里就说：“对，瞧准了我和尚，我今天住府衙门西跨院内，要不服就去找我去。”两个贼人一想：“真怪，我们心里的事，和尚给说出来，这个和尚许有点来历。”暗中跟着，见和尚进了府署。

姚殿光、雷天化探明道路，二人回店。到店中吃喝完毕，候有二鼓以后，把夜行衣换好，由店中蹊房越脊，来到衙门。找到西院一瞧，屋中有灯光，两个人一看，和尚躺在床上睡了。姚殿光说：“你巡风，我进去杀他。”雷天化点头，姚殿光刚要掀帘子进去，和尚一翻身爬起来。说：“好东西，你往哪里走！”贼人吓的拨头就跑，和尚随后就追。这两个人跑出府衙门，和尚追出府衙门。这两个人直跑了半夜，和尚追了半夜。天光亮了。两个人跑出了城，好容易瞧后面没人追了。眼前一个树林子，靠左山坡，两个人要歇息歇息。刚一到树林子，和尚说：“才来。”吓的两个贼人就要跑。和尚用手一指，把两个人定住。和尚说：“我也不打你们，我也不骂你们，我拘蝎子把你们咬死。”

正说着话，只听山坡一声无量佛。和尚一看，来了一个老道。头戴如意道冠，身穿蓝缎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肋下佩着宝剑，面如童子一般。书中交代：这个老道，乃是铁牛岭避修观的，姓褚名道缘，外号人称神童子。他师傅叫广法真人沈妙亮，乃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的徒弟，褚道缘是李涵陵的徒孙。他在避修观出家，每逢早晨起来，他要在外闲游，借天地之正气，能精神倍长。今日闲游来至此地，姚殿光、雷天化一瞧，赶紧就嚷：“道爷救人。”褚道缘抬头一看说：“我为什么救你们，你们是哪的？”姚殿光说：“我二人玉山县的人。因为我们有个拜弟兄被这个和尚拿了，我二人要替朋友报仇，没想到被和尚把我们制住，要拘蝎子咬我们。道爷救命罢。”褚道缘一听说：“你二人即是玉山县的人，有一个夜行鬼小昆仑郭顺，你们可认识？”姚殿光说：“那不是外人，郭顺我们是拜兄弟。”褚道缘一听：“既然如此，这和尚是谁？”姚殿光说：“是济颠。”褚道缘一听，呵了一声，说：“原来是济颠僧！我山人找他，如同钻木取火，正要拿他，这倒巧了。我风闻济颠和尚在常山县捉拿孟清元，雷击华清风，火烧张妙兴，害死姜天瑞，屡次跟三清教为仇。我正要拿济颠给三清教报仇，今天颠僧你可来了！”和尚说：“杂毛老道，你打算怎么样？”褚道缘说：“好济颠，你若知道祖师爷的利害，跪倒叫我三声祖师爷，我饶恕你不死。”和尚说：“好老道，你跪倒给我磕头，叫我三声祖宗爷，我也不能饶你。”老道一听，气往上撞，拉宝剑照和尚劈头就砍。和尚一闪身，滴溜转在老道身后，拧了老道一把。老道回头摆宝剑，照和尚就扎，和尚围着老道直转，拧一把、捏一把、掏一把、捅一把，老道真急了，说：“好颠僧，真乃大胆，待山人用法宝取你。”伸手由兜囊掏出一个

扣仙钟。这宗法宝，是他师傅给他的，勿论什么妖精扣上，就得显原形。老道往空中一祭，口中念念有词，钟能大能小，往下一落，眼瞧把和尚扣在底下。

褚道缘一看，说：“我打算济颠有多大能为，原来是一个凡夫俗子。”过去要救姚殿光、雷天化。就听身后有人说：“老道，你敢多管闲事。”老道回头一看，是和尚。老道暗说：“好颠僧，我把他扣在钟下，怎么会出来了！”老道立刻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绳来，说：“和尚，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和尚一瞧说：“可了不得了，褚道爷，你饶了我罢。”褚道缘说：“和尚你无故欺负三清教，我焉能饶你！”说着话把捆仙绳一抖，和尚没躲开，竟把和尚捆上了。这个捆仙绳，也是勿论什么妖精捆上，就现了原形。褚道缘见把和尚捆上，老道哈哈一笑说：“和尚，你叫我三声祖师爷，我放你逃走。如其不然，我当时把你捺到山涧里。”和尚说：“我叫你三声孙子。”老道一听，气往上撞，当时夹起和尚，往山涧一捺。和尚一把揪住老道的大领，喇叹一下，竟把蓝缎道袍撕下一半去，和尚落在万丈深山涧之内。

老道见和尚掉下去，自己叹了一口气说：“我师傅叫我不无故害人，今天我作了孽了。”自己愣了半天，大概和尚掉下去已死，不能复生，老道这才过来，把姚殿光、雷天化救了。老道说：“我已把和尚捺在山涧摔死，你两个人去罢。”姚殿光二人谢过老道，竟自去了。老道一想：“不必回庙去吃饭，我就在眼前镇店上找个酒铺，要一壶酒，要一个溜丸子，要半斤饼，一碗木樨汤，就得了。”想罢进了村口，只见路西是酒铺，酒铺门口，站着伙计，冲老道一指说：“来了。”老道回头，瞧后面没人。老道也不知伙计说谁呢。自己来到酒铺，找一张桌子坐下。伙计说：

“道爷来了。”褚道缘说：“来了。”伙计也并不问老道要什么菜，擦抹桌案，拿过一壶酒来，一碟溜丸子，一碗木樨汤，半斤饼。老道一想：“怪呀，真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老道说：“伙计，你怎么知道我要吃这个？”伙计说：“那是知道。”老道说：“罢了，你们这买卖要发财。”少时吃喝完了，伙计一算账，三吊二百八。老道说：“溜丸子卖多少钱？”伙计说：“二百四。”老道说：“怎么算三吊二百八呢？”伙计说：“吃了四百八，你师老爷吃两吊八，叫你给算一处。”老道说：“谁是我师老爷？在哪里？”伙计说：“是个穷和尚，走了，吃两吊八。不然，我们也不能叫他走，他给留下半件蓝缎道袍，还有一根丝绦。他说，教你给钱，把缎子丝绦给你。”老道气得瞪着眼说：“你满口胡说。他是和尚，我是老道，他怎么是我师老爷！”伙计说：“方才和尚说，你当老道当烦了，要当和尚，认他做师爷爷。他教你赶紧追，晚了他就不要了。你要不认两吊八百钱，我们留这丝绦合缎子，也可以卖出钱来。”老道有心不要，又怕配去颜色不对，还得多花钱。老道无奈，把三吊二百八饭钱给了，出来要追上和尚一死相拚。

老道正往前追，对面来了一个走路的，说：“道爷姓褚不是？”老道说：“是呀。”这人说：“方才我碰见一个和尚，他说是你师爷爷，叫我给你带信，叫你快去追。晚了他就不要你了。”老道说：“你满嘴放屁！是你师爷爷！”这人说：“老道你真不讲理，和尚叫我给你带信，我好意告诉你，你又怎么骂我呢。”老道也不还言，气得两眼发赤，就追和尚。追来追去，见眼前有井，有几个人在井台上打水。老道也渴了，要喝点水。刚来到近前，老道说：“辛苦，赏我点水喝。”打水的人说：“道爷叫褚道缘么？”老道说：“不错。”这人说：“方才你师爷爷说了，留下话叫你少喝

罢，怕你闹肚子。”老道说：“谁是我师爷？”这人说：“穷和尚。”老道说：“那是你师爷。”这人说：“老道你怎么出口伤人？你别喝了！”老道说：“不喝就不喝。”气得老道要疯，出门就跑。刚来到一个村头，老道正往前走，只见由村口里出来二十多人，一个个拧着眉毛，瞪着眼睛。老道也不留神，焉想到这些人过来，把老道围住，揪住就打，不容分说。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

话说神童子褚道缘正往前追赶和尚，由村里出来二十多人，揪住老道就打。老道也不知所因何故。书中交代，济公跑到这个村里，有一个茶馆子，喝茶的人不少。和尚来到这里，说：“众位快救我！”大众说：“怎么了？”和尚说：“村外有一个老道，他在村外拿宝剑，要给村里下阵雾，他说，叫这村里都生病，非他治不好，他好讹化三千银子。我一劝他，他恼了。他道我坏他的事，拿宝剑要杀我。”大众一听说：“这还了得，咱们把老道拿住活埋了。”众人这才跑出村来，一瞧果有一个老道，手拿宝剑，两眼发直。大众过来，揪住就打。褚道缘直嚷：“众位为什么打我？”众人说：“你来下阵雾，要害我们村里人，不打你等什么！”老道说：“谁说的？”众人说：“和尚说的。”老道说：“好。我跟和尚有仇，众位别听他的话。我是铁牛岭避修观的，我叫神童子褚道缘，我正要找和尚。他在那里，咱们对对。”大众一同来到茶铺，一瞧和尚没了。众人说：“和尚哪去了？”内中有人说：“和尚到隔壁给田二爷瞧疯病去了。”老道一听，恨不得把和尚拿住千刀万剐，方出胸中之气。赶紧来到田宅门首喊叫：“济颠僧快出来，山人跟你一死相拚！”

话说和尚原本在茶铺子坐着，众人去打老道，和尚说：“我和和尚指着瞧病为生，勿论什么病症，我专能治。”旁边就过来一个人，说：“大师傅，我们田二爷疯了不是一天，见人就打，现

在在后面空房锁着，你能治么？”和尚说：“我一治就好。”这人说：“既然如此，你跟我来。”带着和尚来到院内。和尚说：“疯子在哪里？”这人说：“在后院锁着。”和尚叫把钥匙拿来，和尚来到后面，把锁一开，疯子由里面跑出来，来到门首老道正叫和尚，疯子出来揪住老道要打，把老道按捺下，又踢又打，打完了，撒了老道脖子上一泡尿，好容易大众把疯子拉回去。和尚说：“我这里有一块药，回头给他吃了就好。”和尚拿了点东西，由院中出来，只见大众正劝老道：“回去罢，他是个疯子，这有什么法。”老道猛一抬头，见和尚在那边站着直乐。老道一瞧，气冲肺腑，说：“好和尚，你往哪走！”和尚拨头就跑，老道随后就追。追出村口，一瞧和尚没了。见眼前有三间土地庙，老道听庙后有脚步的声音，褚道缘绕到庙后一看，是一位老道。头戴鹅黄道冠，身穿鹅黄道袍，水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一部银髯，背后背着分光剑。褚道缘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师傅广法真人沈妙亮。褚道缘赶紧跪倒磕头，说：“师傅在上，弟子有礼。”他师傅不言语。褚道缘又磕头说：“师傅在上，弟子有礼。”越磕头越不言语。褚道缘也不知他师傅因何瞪着眼不理他。磕了无数的头，正在纳闷，和尚由那边过来说：“褚道缘，你就是这样道行，一个鸡蛋窝，你就磕一百多头，明天给你个鸭蛋窝，叫你磕二百头。”褚道缘听和尚一说，再一瞧，是一根苇子挑着一个鸡蛋窝。褚道缘气得颜色更变，伸手拉宝剑，和尚没有了。褚道缘愣了半天，见天色已晚，自己够奔三清观他师叔李妙清的庙。

褚道缘来到庙内，李妙清说：“道缘从哪来？”褚道缘一一背诉前情。李妙清一听说：“不要紧，明天我同你找济颠去。”褚道缘坐着生气，也不言语。李妙清叫他吃饭，他也不吃，自己赌气

睡了。次日李妙清尚未起来，褚道缘由庙中就出来，要找和尚一死相拚。

出庙走来不远，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头戴鹅黄道冠，身穿鹅黄道袍，背着分光剑。褚道缘一看，只当是和尚又是用鸭蛋窝耍笑他。焉想到这真是沈妙亮。原本沈妙亮自己化缘，化了一千银子修庙。自己立过誓：化缘的银子，自己要妄用，必遭天雷之报。现在他使了二百多银子，他恐怕应了誓，故要来找李妙清借银子，补这项亏空。今天驾着趁脚风来见李妙清来了。

沈妙亮正要问徒弟上哪去，见褚道缘把眼一瞪，说：“好鸭蛋窝，你打算我不认得你。”沈妙亮一瞧说：“褚道缘不是疯了么！”褚道缘拉出宝剑就砍。沈妙亮用手一指，把褚道缘定住说：“你这孽障，真是无故找死。”伸手拉出分光剑，要杀褚道缘。褚道缘这才明白，知道不是鸭蛋窝，真是师傅到了，赶紧说：“师傅先别杀我。我有下情。”沈妙亮说：“好孽障，你为什么叫我鸭蛋窝？趁此快说！”褚道缘当时把根本缘由，一诉前情。沈妙亮这才明白说：“这就是了。你先跟我到你师叔庙里，少时有什么事再办。”褚道缘这才跟随沈妙亮，一同来到三清观。一见李妙清，沈妙亮说：“贤弟，你师侄跟济颠和尚为仇做对，受这样的欺辱，你既知道，你为何不解劝道缘，知之不闻？”李妙清说：“昨天他住在我这里，我今天早晨没起来，他就走了，没等我劝他，这也怨不上我来。”

正说话间，就听外面喊嚷，说：“沈妙亮，李妙清，快出来。”沈妙亮一听，只当是济颠和尚来了，一同来到外面。一看，见庙门首站定一人，头挽牛心发髻，身穿蓝布裤袄。沈妙亮正要问找谁，这人把眼一瞪，用手一指，说：“好胆大沈妙亮！你化缘修

庙，你对天发誓，不使这里的银子，今胆敢用二百余两，吾神特意请雷来击你。”沈妙亮一想：“我的事，别无二人知晓。”一听这话，吓的连忙跪倒说：“祖师爷大发慈悲，弟子赶紧赔补。”李妙清也当是神灵显圣，赶紧跪倒说：“你老人家是哪位祖师爷？”这人噗哧一笑说：“李道爷，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本村卖豆腐的老吴。”李妙清方才明白说：“老吴，你为何来装神仙。”老吴说：“我不是自己要来的，是有一个穷和尚，他花五百钱雇我来的。他教给我的话，叫我这样说。”

正说着话，猛抬头一看，见和尚来了。”老吴说：“这不是和尚来了？”沈妙亮一看，原来是一个丐僧，褴褛不堪。说：“这就是济颠和尚么？”褚道缘说：“不错。”沈妙亮说：“待我问他。”和尚来到近前，沈妙亮说：“颠僧，你为何这样欺我徒弟？着实可恼！你要说出情由来，我山人饶你不死。你要说不出理来，今天定然结果你的性命。”和尚哈哈一笑说：“沈妙亮，你这厮好说大话。你也不知和尚老爷的利害。”沈妙亮一听说：“颠僧，好生无礼，我先拿住你。”当时拉出分光剑，照定和尚就砍。和尚滴溜就躲开。真是身体灵便，围着老道乱转，拧一把、捏一把、掏一把、捅一把。老道真急了，口中念念有词，就见平地起了一阵旋风，变出两个沈妙亮来了，都是一样打扮。这个照和尚就砍，那个照和尚就扎。和尚说：“好东西，没搭窝就下了一个。”老道还是宝剑砍不着和尚。老道又一念咒，当时化出四个沈妙亮来，把和尚一围。和尚乱跑，围不住。老道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十六个化三十二个，俱是手拿宝剑。和尚一瞧说：“我可真急了。”当时就地抓了一把土，和尚就跑。沈妙亮收住验法，随后就追。

和尚转眼跑远了，进了一座村镇。路西有酒楼，和尚进了酒

馆，上了楼。一看，楼上坐着一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蓝缎子道袍，青护领相衬，白袜云靴，面如紫玉，粗眉大眼，花白胡须，洒满胸前。桌上搁着一个包裹，很规矩的样子，也是刚才来。这个老道，乃是戴家堡玄真观的，姓郑名叫玄修，今天由此路过，要在这里吃饭。和尚一上楼，瞧见老道，和尚说：“道爷才来。”老道说：“是，大师傅才来。”和尚说：“道爷，这边一处吃罢。”老道说：“请请。”和尚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过来擦抹桌案。罗汉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要在酒馆戏耍郑玄修。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

话说济公来到酒楼，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给摆上杯筷。老道就问：“伙计，你们这里有素菜么，我是吃素。”伙计说：“有。”和尚说：“我是吃荤。”伙计说：“荤素都有。”和尚说：“你先给道爷要一个炸面片，我敬的。”老道一想：“我又不认的和尚，人家敬我菜，我也得回敬。”赶紧叫伙计：“给大师傅要一个炸丸子，我敬的。”伙计答应，少时把菜给端来。和尚要了酒，又叫：“伙计，给老道要一个醋炒豆芽菜，我敬的。”老道又给和尚要一碗川丸子。和尚又给老道要一个炒豆腐，老道又给和尚要了一个炒肉丝。两个人换着吃。和尚就叫伙计过来。和尚说：“回头道爷吃了多少钱，我给就是。”伙计说：“是了。”老道听见，老道吃完了，就叫伙计算账：“和尚吃多少钱我给。”和尚赶紧说：“道爷别让了，我给。”老道说着话，就要解包袱，包袱里有二百两银子。和尚说：“我给。”一把手把老道的包袱抢过来，和尚拿着下了楼。老道只当是和尚热心肠，下楼到柜上去把钱给了，再把包袱拿回来。老道左等不来，右等和尚也不来，叫伙计下楼瞧瞧，伙计回来说：“和尚早走了。”老道一想：“和尚是骗子，把我二百两银子也拐了去，也没给饭钱。”还幸亏老道兜囊有散碎银子，赶紧把饭钱给了，下了楼就追和尚。刚追到村口，一瞧，和尚正在村口地下，把包袱打开，瞧银子的成色。和尚自言自语说：“这是高白，这块是有成色，这块太潮，不定好不好。”老道郑玄

修一瞧，说：“好和尚，你拐了我的银子，你还瞧成色。”过来按住和尚就打。和尚就数着：“一下了，两下了。”老道打了和尚五拳，和尚说：“该我打你了。”一拧老道的拐子，把老道翻在底下，和尚打了老道五拳。和尚就往下一躺说：“该你打我了。”老道又打了和尚五拳。和尚一拧老道的拐子，又把老道翻下去。瞧热闹的人，也都不劝说。这两人打架打不错，一个人打五拳。那个说：“和尚公道，打老道五拳，和尚自己就躺下，叫老道打。老道不公道，非等和尚把他翻下去。”老道一听说：“我还不公道，他吃了我一顿饭，把我二百两银子拐出来，我还不公道！”

众人正要劝解，沈妙亮、李妙清、褚道缘赶到。沈妙亮说：“和尚，我正然找你，你在这哪！我倒问问你，为什么欺负我徒弟？”和尚说：“他自己找的，无故多管闲事。我告诉你，沈妙亮连你也不行，我和尚是谦让着你。”沈妙亮说：“和尚你有多大来历！”和尚说：“我有几句话你听听：

昔日英名四海闻，杀妻访道入玄门。涵陵赐汝分光剑，
方入三清古道门。”

沈妙亮一听和尚这几句话，自己一阵发愣。书中交代：沈妙亮当初原本是江西人，以保镖为生，名叫沈国栋，在外面威名远震。长年出外保镖，家中妻子曹氏，两口人过日子。这天沈国栋歇工在家，出去正在茶铺子喝茶，旁边有一个人谈闲话，这个人说：“世界上的事难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肖。如沈国栋在外面保镖，是个英雄，家中妻做出那些鲜廉寡耻之事。可惜沈国栋那样的英雄，叫妻子给毁了。”这个说：“你怎的知道？”那个说：“我有个亲戚，跟沈国栋是近邻，我常到我的亲戚家里去。听见说沈国栋的妻子太无廉耻，这件事要叫沈国栋知道了，准得出人

命。”那人说：“也许不能知道，谁敢说这个话。”沈国栋旁边听见，故作未闻，也不认识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并不认识沈国栋，闻其名未见其面。沈国栋听到心里，回了家，也并不提。这天沈国栋就说要出外，曹氏就问，得多少日子回来。沈国栋说，得两个多月，有要紧的事。沈国栋由家中出来，就在附近有个小镇店，离他家三里地，找了一座店住下。晚上有起更以后，自己带上刀，由店中出来，暗中找到家里一探，并没有动作。自己仍回店睡了。

次日晚上有二更天，他又到家里来一探，就听他妻子屋中，有男女欢笑之声。沈国栋把窗户捅了一个窟窿，往屋中一瞧，见他妻子浓装艳抹，打扮的鲜明。床上摆着床桌，桌上有酒菜，在旁坐着一个文生公子，长的俊品人物。沈国栋一瞧，认识是隔壁的孙公子，名叫祖义，号叫秀峰。还是一个宦家，上辈做过教官，也是祖上无德，出这样浮浪子弟，跟曹氏通奸。就听他妻子说：“这两天他在家里，我恐怕你来，叫他撞上，多有不便。好容易他可走了，这趟得去两个多月呢。”这公子说：“娘子，这两天我诗书懒念，茶思饭想，恨不能你我朝夕在一处欢乐，才合我的心。”曹氏说：“你愿意做长久夫妻不愿意？”孙公子说：“怎么做长久夫妻？”曹氏说：“你给我买一包毒药来，等他回来，我给他接风洗尘，把毒药下在酒里，把他毒死，你我岂不是长久夫妻么？”沈国栋听到这里，心中一阵难过。自己一想，至亲者莫若父子，至近者莫过夫妻。真是夫妻同床，心隔千里。自己无明火往上一撞，闯进屋中，竟将两个人结果了性命。自己打算投案官司，三五天官司完了。自己一想，人生在世上，犹如大梦一场，功名富贵妻财子禄，一概是假，尽皆是空，莫若出家倒好。这才拜紫霞真人李涵陵为师，赐名妙亮。给他一口分光剑护身。现在

沈妙亮已九十多岁，他自己的事，并无人知晓，今天和尚一说这四句话，乃是他的根本。沈妙亮见和尚也无非二十多岁，怎么会知道这数十年的事？自己愣了半天说：“和尚，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和尚把二百银子给了郑玄修。和尚说：“我叫你瞧瞧我的来历。”用手一摸天灵盖，露出佛光灵光三光。沈妙亮一看，原本是位知觉罗汉。老道连连打稽首，口念无量佛。和尚哈哈一笑，回头便走，信口做歌说道：

人生七十古来少，先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用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诸君细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和尚唱着山歌，来到曲州府。知府张有德一瞧说：“圣僧哪里去了？我正派人各处去寻找圣僧。”和尚说：“我碰了朋友喝酒来着。老爷找我和尚什么事？”知府说：“我已然把华云龙、田国本等二人的口供问了，贼人俱皆招认。等圣僧来，我派人一同将贼人解到临安去。”和尚说：“好。”知府派两个头目，带十个兵，用差船走水路，把贼人木橧囚车搭上船上。”和尚带柴、杜二班头告辞。知府送到河坝。和尚上了船，立刻开船。和尚说：“二位班头，这可大喜。把贼人解到临安，上衙门领一千二百银子赏，每人六百两。”柴头、杜头也喜欢了说：“我二人多蒙师傅成全。”大家谈着阔话，船往下走着。一天走到小龙口地面，焉想到由水内来了四个江洋大盗，要抢劫木橧囚车。不知济公如何挡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

话说济公同柴、杜二位班头，押解四个贼人船只，正往前走。这天走到小龙口，济公忽然灵机一动，就知道水里来了贼人。和尚说：“我在船上闷的很。我出个主意，钓公道鱼罢。”大众说：“怎么叫公道鱼？”和尚说：“我钓鱼，也不用网，也不用钩子。你们给我找一根大绳子，我拴一个活套。往水里一捺，我一念咒，叫鱼自己上套里去。我要钓一个百十多斤的鱼，咱们大家吃好不好？”大众说：“好。”就给和尚找了一根大绳。和尚拴了一个来回套，坠上石块，捺在水内。和尚就说：“进去进去。”大众都不信服。和尚说：“拿住了，你们帮着往上揪。”众人往上一揪，果然很沉重。揪出水来，一瞧不是鱼，原来是一个人。头戴分水鱼皮帽，水衣水靠，鱼皮岔油绸子连脚裤，黄脸膛，三十多岁。和尚叫人把他捆上。和尚说：“还有。”又把绳子捺下去。果然功夫不大，又揪上一个来，是白脸膛，也是水衣水靠。

书中交代，这是怎么回事呢？只因前者把姚殿光、雷天化放走，这两个人到陆阳山去约人，约了四个人。一个叫金毛海马孙得亮，一个叫火腿江猪孙得明，一个叫水夜叉韩龙，一个浪里钻韩庆。知道押解华云龙，众官人必由水路走，叫这几个贼人，在小龙口等候抢劫。探听明白，船来到了，孙得亮、孙得明先来奔船底。自己身不由己，就钻在套里，被和尚拉上去捆上。

和尚说：“你们这些东西，胆子真不小。姓什么？叫什么？做

什么来了？”孙得亮、孙得明各通了姓名。说：“我二人一时懵懂，被朋友所使来的，师傅慈悲慈悲罢，我二人情愿认你老人家为师。”和尚说：“我要把你两个人放了，还来不来？”孙得亮说：“再不敢来了。”和尚说：“我要有事，用你二人行不行？”孙得亮说：“师傅要有用我二人之处，万死不辞。”和尚说：“既然如此，我把你两人放了。你叫你们那两个伙计也别来了，我也不拿他了。”这两人放开，起来给和尚磕头。和尚附耳说：“如此如此。”二人点头跳下水去，竟自去了。柴元禄、杜振英一看说：“要不是师傅，我二人哪里知道水里有人。”和尚说：“你二人放心罢，这就没事了。”

这天往前走，相隔临安不远，和尚说：“我要头里走了。”柴、杜说：“师傅别走。倘师傅走后，出了差错，那还了得。”和尚说：“不要紧，没有差错。我说没有，你二人只管放心。有了差错，那算我和尚的差错。”和尚说着话，下了船，施展验法，来到钱塘门。

和尚刚一进门，只见钱塘县知县坐着轿子，鸣锣开道，后面众多官人，锁着一个罪人，带着手铐脚镣。和尚抬头一看。口念：“阿弥陀佛！这样事，我和尚焉能不管。要不管，这个样的好人，屈打成招，就得死在云阳市口，残害生命，我和尚焉能瞧着。”说着话，和尚过去说：“众位都头。带着什么案呀？”官人一瞧，有认识和尚的官人说：“济师傅，告诉你，他是图财害命的路劫。”和尚说：“有点冤枉，把他放了罢。”众人说：“谁的主意？”和尚说：“我的主意。”官人说：“你的主意不行。”说着话，就见这个罪人的爹娘妻子孩儿，一个个哭哭啼啼，甚为可惨。

书中交代，这个罪人原本姓冯，双名元庆，住家在临安城东

二条胡同，家有父母妻子孩儿。他本是锤金匠的手艺人，极其精明诚实。他有个师弟姓刘，叫文玉，在镇江府开锤金作。只因买卖赔累，用人不当，写信把冯元庆请去，给他照料买卖。冯元庆实心任事，不辞劳苦，帮着他师弟经理买卖，四五年的景况，把所赔的钱找回来，反倒赚了钱。刘文玉就拿冯元庆当做亲弟兄，深为感激冯元庆的这份劳苦，要把买卖给冯元庆一半股分。每年冯元庆回家一次。不想冯元庆日久积劳，常常染病，实不能支持。跟刘文玉说：“我要回家歇工，把病养好了再来。”刘文玉见师兄病体甚重，也不能阻，给了五十两银子，叫他回家养病。冯元庆自己还有二十两银子，也带着，雇了一只船回临安。这天到了临安，天已掌灯。管船不叫冯元庆下船，说：“天晚了，明天再下船。”冯元庆是恨不能一时到家，自己拿了铺盖褥套，下了船，走到东城城下。自己本来带着病，走不动了，离家尚有二里地，自己打算歇歇走。焉想到往地下一坐，就睡着了。天有二鼓，打更的过来瞧见，把冯元庆叫醒了。打更的说：“你怎么在这里睡着，这里常闹路劫！”冯元庆说：“我是二条胡同住家，我由镇江府病了回来，刚下船，我走到这里走不动歇歇，没想到睡着了。”打更的说：“你快回去罢。”冯元庆刚要走，打更的拿灯笼来照，眼前一个男子死尸，脖颈有一刀伤，是刚杀的。打更的把冯元庆揪住。说：“你胆敢杀了人装睡呢，你别走了。”冯元庆说：“我不知道。”打更的说：“那可不行，你走不了。”当时揪着冯元庆，找本地面官人，立刻把冯元庆送到县衙门。

新升这位钱塘县姓段，叫段不清。一听官人回禀，即刻升堂，把冯元庆带上。老爷一问，冯元庆说：“回老爷，小人姓冯，叫冯元庆，我在东城根二条胡同住家，我是锤金的手艺，由镇江府

做买卖，因病坐船回家，下船晚了，走到树林子走不动，歇息睡着了。打更的把我叫醒，眼前就有一个死尸，我并不知道谁人杀的。”知县说：“你这话全不对。拉下去打。”打完了又问，冯元庆仍说不知，立刻把冯元庆押起来。

次日知县一到尸厂验尸，有人认尸说：“被杀人是钱塘县大街天和钱掌柜的，姓韩。昨天到济通门外粮店取了七十两银子，一夜没回铺子，不知被谁杀了，银子也没了。”知县验尸回来，一搜冯元庆的被套内，有七十两银子。知县一想，更不是别人了，必是他谋财害命，用严刑苦拷。冯元庆受刑不过，一想：“情屈命不屈，必是前世的冤家对头。”自己说：“老爷不必用刑，是我杀的。”知县问：“哪里的刀？”冯元庆说：“随身带的刀。”知县教他画了供，就把案定了。往府里一详文书，知府赵凤山是个精明官，一瞧口供恍惚，言语支离，这个案办不下去，把知县的详文驳了。赵凤山府批提案，要府讯，亲自审问。知县今天提出这案，坐轿叫官人押解上知府衙门。冯元庆的父母妻子都赶了来，他娘说：“儿呀，你怎么做出这样事来？”冯元庆叹了一声说：“爹娘，二老双亲呀，白生养孩儿一场，孩儿不能够在爹娘跟前养老送终了。孩儿哪里做这样事，这也是我事屈命不屈，有口难分诉，实是难受。我那时出来到云阳市口，家里给我买一口棺材，把尸首领回去就是了。”他爹娘妻子一听这话，心如刀绞，就一个个泪如雨下。众瞧热闹人瞧着都可怜。

这个时节，和尚过来。说：“他冤屈，你们把他放了罢。”官人说：“谁敢把他放了？你见知府去，叫知府放了，我们没有什么大胆子。”旁边有认识和尚的说：“济公你要打算救他，你见知府去。”和尚说：“我就见知府去。”立刻和尚头前来到知府衙门。

一道辛苦，官人问：“找谁？”和尚说：“你回禀你们老爷，就提灵隐寺济颠前来。”官人一听，那敢怠慢，赶紧进去回禀。知府赵凤山，由前者秦相府济公带两个班头出去拿华云龙，直到如今两个月有余，渺无音信，心中甚为悬念。今天听说济公回来，赶紧吩咐：“有请。”官人出来让着，和尚往里够奔，知府降阶相迎，举手抱拳说：“圣僧一路风霜，多有辛苦。”和尚说：“好说好说。”一同来到书房落座。才献上茶，手下官人进去一回禀：“现有钱塘县大老爷，把凶犯冯元庆带到了。”知府说：“叫他少待，我这里会客。”和尚说：“老爷升堂罢，我和尚特为此事而来。”赵凤山说：“我的两个班头呢？师傅可将华云龙拿住？”和尚说：“随后就来，少时再说。这件事老爷先升堂问案，我和尚要瞧瞧问供。”知府立刻传伺候，升坐大堂。

知县上来行礼，说：“卑职将冯元庆带到，候大人讯供。”知府叫人给知县搬了旁座坐下。知县瞧一个穷和尚，也在旁乱坐着，心说：“我是皇上家的命官，民之父母，他一个穷和尚，也配大堂坐着。”知县有些不悦，他也不知济公是秦相爷替僧。这时知府把冯元庆带上来。知府说：“冯元庆，东树林图财害命，可是你杀的？”冯元庆说：“老爷不必问了，我领罪就是了。”知府说：“你说实话，是怎么杀的。”冯元庆说：“小人实在冤屈。县太爷严刑审讯，小人受刑不过。”自己又把前番被屈之事一说。知府一想，现有活佛在此，我何不求他老人家给分辨。想罢，说：“圣僧，你老人家瞧，这件事如何办法？”和尚哈哈一笑，这才搭救良民正曲直，捉拿凶手问根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

话说赵太守审问冯元庆，问济公怎么办。和尚说：“老爷要问，冯元庆是被冤屈。”知府说：“圣僧既说冯元庆是冤枉，杀人凶手倒是谁呢？”和尚说：“凶手好办。我和尚出去就把凶手拿来。”知府说：“圣僧慈悲慈悲罢。”和尚说：“老爷可派两个人，好跟我去。”知府派雷思远、马安杰跟圣僧前去办案。雷头、马头同和尚出了衙门，和尚说：“我叫你们锁谁就锁谁，叫你们拿谁就拿谁。”雷头、马头说：“那是自然。”说着话往前走，对面来了一个人，穿着一身重孝，手里提着菜筐。和尚过去说：“你干什么去？”这人说：“我去买菜去。”和尚说：“你穿谁的孝？”这人说：“我穿我母亲的孝。”和尚说：“雷头过来，把他锁上。”雷头过来，就把这穿孝人锁上。这人说：“你们为什么锁我？”和尚说：“你母亲死了，你为什么不给他放焰口念经呀？”这人说：“我没有钱。”和尚说：“不行，咱们就打场官司罢。雷头，把他带了衙门去。”雷头一听和尚说的这不像话，也不知和尚是什么心思，也不敢违背，当时带领这人就走。马安杰就问：“朋友你贵姓？”这人说：“我姓徐，叫徐忠，在东城根四条胡同住家，我是厨行的手艺。”雷思远又问：“你母亲怎么死的？”徐忠说：“紧痰绝老病复发死的。”和尚说：“你也不说实话。把他的孝衣白鞋脱下来，带到衙门去，叫老爷问他去罢。”

来到衙门，先把他的孝衣脱下来，带着来到里面，一回禀老

爷，老爷立刻升堂，把徐忠带上来。和尚在旁边一坐，老爷说：“你姓什么？”徐忠说：“我姓徐，名忠。”和尚说：“你母亲倒是怎么死的？”徐忠说：“紧痰绝死的。”知府说：“圣僧，他倒是怎么一段情节？”和尚说：“他把他母亲害死的。”知府一听一愣，说：“徐忠你要说实话。”徐忠说：“回老爷，我母亲实在病死的。”和尚说：“老爷去验尸去，就知道了。”知府立刻传刑房仵作，带领衙役人等，一同去验尸。知府坐着轿，押着徐忠，和尚跟随一同来到徐忠家中。本地面官人众街邻，都说：“老爷胡闹，明明徐忠他母亲是病死的，众人帮着入殓的。”知府吩咐将棺材抬出来。徐忠说：“老爷要开棺验不出伤来，该当如何？”知府说：“你这东西混帐！济公活佛既说你母亲有缘故死的，必有缘故。来，开棺给我验。”立刻官人把棺材打开。刑房仵作过来一瞧，见老太太死尸并无缘故，是好死的。连刑房仵作也都愣了。心说：“我们老爷无故要开棺，这一来纱帽要保不住。”

知府问仵作：“死尸有伤没有？”仵作痴呆呆发愣，知府也大吃一惊。和尚微然一笑说：“徐忠你还不说实话？”徐忠说：“我母亲是好死的。老爷无故要开棺相验，我有什么法子。”和尚赶过来，照着棺材堵头一脚，把棺材堵头踹掉了，由棺材里滚出一颗男子的人头来。知府一看，勃然大怒。说：“这人头是哪来的？”和尚说：“请老爷问他。”徐忠吓的颜色更变。说：“老爷要问这个人头，不是外人，是我兄弟，他叫徐二混。我兄弟他在钱塘街钱铺打杂，那一天他晚上回来，拿着七十两银子。我两个人一喝酒，他喝多了，我问他银子哪来的，他说非是亲弟兄，他也不说。他说他们钱铺掌柜的，那天晚上到通济门外粮店取银子，他知道，他拿了一把刀，在东树林等着，他把韩掌柜杀死，他把银子

得回来。我一听怕他犯了事，把我连累上，我把他用酒灌醉了，我把他杀了，我们老太太一着急死了。我就把我兄弟的脑袋搁在我母亲棺材底下，我把他的死尸藏在炕洞里。我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没想到今天老爷查出来。这是已往从前真情实话。”知府说：“圣僧，这件事怎么办？”和尚说：“把天和钱铺少东人传来圆案。告诉他父亲是他们铺子打杂的徐二混杀的。”立刻就把钱铺少东人传到，说明白徐二混已死，叫他当堂具结。知府派官人押着徐忠起赃，又将他母亲埋葬，把徐忠边远充军，老爷同和尚回衙门，将冯元庆提出来。他本是被屈含冤，老爷当堂释放。这件事临安城吵嚷动了。若非济公长老，谁能辨的了这件奇巧案？知府把冯元庆放了，行文上宪，参了钱塘县知县段不清，轻视人命，办事糊涂，不堪委用，奉旨把知县革了职。留下济公喝酒。这才问：“圣僧，怎么拿的华云龙？”和尚把已往从前之事一说。

少时有人回禀，柴元禄、杜振英将差事解到。知府立刻升堂，给曲州府一套回文，赏了曲州府押解官人二十两银子，打发众官人回去。柴元禄、杜振英上来交差，将华云龙拿住。窝主田国本、邱成、杨庆一并解到听审。奇巧玲珑透体白玉镯、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得回呈交。知府一看，并未伤损，就是凤冠短了一颗珠子。立刻吩咐将贼人带上来。手下人把华云龙、田国本、邱成、杨庆带上堂来，知府说：“谁叫华云龙？”四个贼人，各自报名。知府说：“华云龙在临安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少妇，泰山楼白昼杀死秦禄，秦相府盗玉镯凤冠，粉壁墙题诗，俱都是你做的吧？”华云龙说：“是我。”知府说：“田国本、邱成、杨庆，你等窝藏华云龙可是不假？”田国本一想：“我满招认，也不要紧，只要我们亲戚知道，必不杀我。”贼人也都招认。知府吩咐：“暂把贼人

钉镣入狱。”和尚说：“我要告辞回庙瞧瞧，等明天秦相亲审贼人之时我再去。”知府说：“也好，圣僧请罢。”

和尚告辞，出了知府衙门。刚来到冷泉亭，正碰见夜行鬼小昆仑郭顺。郭顺赶紧给济公磕头。和尚说：“郭顺不用行礼。前者我叫雷鸣、陈亮给你一封信，你可看见？”郭顺说：“前者多蒙师傅救命之恩！我见着信，即来到临安。白天住居，晚上天天在灵隐寺大殿房上隐卧。那天来了两个贼，是造月蓬程智远、西路虎贺东风。到庙中行刺，被我将贼人赶走。”济公说：“好。你这上哪去？”郭顺说：“瞧我师傅去。”和尚说：“你见你师傅，给我代问好。”郭顺说：“是。”竟自告辞去了。和尚来到灵隐寺庙门首。门头僧一瞧说：“济师傅回来了。”济公说：“辛苦众位。我到后面瞧瞧老和尚。”说着话来到庙内。见了见老和尚，自己回到自己住的屋内安歇。

次日，有秦相派人到庙中请济公。和尚立刻来到秦府。秦相一见说：“圣僧，这一路风霜，多受辛苦。我特意置酒给圣僧接风。”和尚说：“相爷一向可好？”秦相说：“承问承问。”立刻来到书房，摆上酒筵，落座吃酒。方吃喝完毕，有家人进来，回禀：“相爷，知府押解盗玉镯凤冠贼人，来到相府外听审。”秦相立刻吩咐：“请太守进来。”知府来到书房，给相爷行礼。把玉镯凤冠呈上。秦相一瞧，甚为喜悦。宝贝失而复得，此乃大幸也。当时将贼人带上来。秦相一问华云龙，尽皆招认。秦相说：“粉壁墙题诗是你亲笔？”华云龙说：“是。”秦相还怕错拿了，当面叫华云龙拿笔把诗写出来。秦相看他笔迹相符，秦相这才吩咐知府把众贼人仍带回衙门入狱。秦相拟定，众贼不分首从，一并斩首。连野鸡溜子刘昌、铁腿猿猴王通一并出斩，在钱塘门外高搭监斩

棚。这件事嚷动了全城，这天瞧热闹人拥挤不堪。

焉想到有两个江洋大盗，听说要斩华云龙，这两个人，也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一个叫金面鬼焦亮，一个叫律令鬼何清。这两个人由北省回来，从临安路过，听说华云龙要出斩，焦亮、何清也不知道华云龙犯的何罪，要知道也就不管了。两个人一想：“我们跟华云龙八拜之交。他在临安打了官司，我二人既知道，焉能袖手旁观？”焦亮跟何清一商量，二人各带钢刀一把，当时够奔钱塘门外，要抢劫法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

话说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二人商量好了，来到法场。一看，天光早些，差事还没出来。二人一瞧，对面有一个酒铺。二人掀帘子进去，一看酒饭座不少。跑堂的一看，这两个人都长得不俗。金面鬼焦亮是紫壮帽，紫箭袖袍，系丝鸾带，薄底靴子，闪披宝蓝缎英雄大氅，上绣金牡丹花，面似淡金，粗眉大眼。律令鬼何清是黄白脸膛，穿翠蓝褂，都是一表非俗。跑堂的赶紧腾了一张桌，让两个人坐下，要酒要菜。就听众酒饭座大家纷纷议论，说：“这个华云龙，在临安闹的地动天翻。在尼姑庵杀人，泰山楼杀人，秦相府盗玉镯凤冠。要不是济公和尚给带人出去拿，这个样的江洋大盗，马快焉能办的了？”焦亮、何清一听，是和尚拿的，二人低声一商量：“今天先劫法场，把华二哥救了。然后咱们再找这个和尚，把和尚杀了，给华二哥报仇。”

正说着话，由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大众有认得的就嚷，这个说：“济师傅来了！”那个说：“圣僧来了！”和尚说：“众位别嚷，我就是拿华云龙的和尚，拿华云龙的就是我。有不服的，只管找我。”焦亮、何清一瞧，心里说：“原来就是这么个穷和尚拿的我们华二哥。今天我们先到法场，然后跟这个和尚，看他往哪庙里去，晚上去杀他。”和尚瞧了一瞧，在这两个人的旁边坐下，也要了酒菜。

工夫不大，就听外面瞧热闹人一阵大乱。说：“差事来了！”

由北面一下车，两个官人搀着一个。头一个就是镇山豹田国本。都是绳缚二臂，背着招子。田国本很含糊说：“我在下叫田国本。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生有处，死有地，我乃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轰轰豪杰，死而无惧。虽然身受国法，不算什么。”第二个就是铁腿猿猴王通，口中直骂：“我姓王名通。我也不是杀人凶犯，又非响马的强盗，但我只因替兄报仇，要杀知府杨再田。没杀成他，今天身受国法王章。我虽死也是好朋友，死后我有阴魂，也把杨再田活捉活拿。”第三个是野鸡溜子刘昌。这小子垂头垂气，低着头心想：“无缘无故被华云龙牵连，不分首从，全都斩决，连自己此时魂灵都没有了。”第四个是邱成，第五个是杨庆。都比刘昌还强的。第六个是华云龙。自己谈笑自若，说：“众位瞧热闹人听真，在下我就是乾坤盗鼠华云龙。我自生以来，杀人也过了百了。我吃也吃过，我穿也穿过，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今天身受国法，不过二十余年，又长成这样。头里众朋友都是我的至友，应该活着一处为人，死了一处做鬼。众位比我年长，应当叫他们众位头里走。”众瞧热闹人，一阵大乱。

这时酒铺里有爱贪热闹的，也往外跑。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听差事到了，二人伸手拉刀。吓的伙计往桌底下躲。就喊：“掌柜的救命！”焦亮刚把刀拉出来一举，何清尚未拉出刀来，和尚用手一指，一个“唵敕令赫”，把这两人定住。和尚头里站着，这两人在后面比着不能动转。就听外面喊嚷：“好刀！”华云龙人头落地，瞧热闹人四散。和尚就往外走。说：“掌柜的，给我写上。”掌柜的说：“是了，济师傅请罢。有你徒弟杨猛、陈孝留下话，你勿论钱多少，不跟你要。到三节跟杨太爷去要钱。”和尚

说：“掌柜的，我跟你要点东西，给不给？”掌柜的说：“要什么？”和尚说：“我要你们一个老倭瓜。”掌柜的说：“你拿罢。”和尚扛起一个倭瓜，出了酒铺，信口唱着山歌道：

堪叹人生不误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图劳到底还吾祖，漏尽之时死现功。弄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箭流行。倘然使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仔细思想从头看，便是南柯一梦中。急忙忙，西复东，乱丛丛，辱与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觉化无踪。说什么鸣仪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业，说什么五霸功，说什么苏秦口辩，说什么项羽英雄。我这里站立不宁，坐卧魔生。睁开醉眼运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只等到五运皆空，那时间一性纵横。

和尚唱着山歌往前走。焦亮、何清此时也能动了。自己尚不醒悟，要杀和尚。两个人给了酒饭账，从后面跟出来。和尚一直来到灵隐寺门首。门头僧说：“老济回来了。”和尚说：“辛苦众位。”和尚来到门首不往里走。和尚说：“我在大雄宝殿西跨院西房由北头数头一间，我在那屋里住，谁要打算和尚，勒死和尚，就到那屋里去。”门头僧说：“你这是个半疯，谁跟你有那么大仇。”和尚说：“反正你们两人心里明白。”焦亮、何清一听，暗想这可活该，晚上省的我们找寻。

二人见和尚进了庙，二人找了一座酒馆，吃完了酒，找了一座店。等到天交二鼓，两人把夜行衣换上，皂缎色软帕包巾，身穿三叉通口夜行衣，周身扣好了骨钮寸绊，头前带好了百宝囊，里面有千里火自明灯钥匙，一切应用的东西。皂缎子兜裆裤，

蓝缎子袜子，打花绷腿，倒纳千层底靸鞋，把刀插在软皮鞘内。二人出来，施展飞檐走壁，直奔灵隐寺。来到庙中，找到西跨院一看，各屋里全都睡了，惟有北头那一间西房有灯光。二人来到窗外，把窗纸舔破一看，只见屋中一张床，一张桌子，屋里什么也没有。墙上有一个黄磁碗，半碗油，棉花沾点着。庙里有规矩，每人晚上管油的只给两羹匙油，今天济公要加多，管油的不给。和尚说：“我没在庙里有好几个月，你按天包给我。”管油的没法，多添了两羹匙油。见和尚手拿酒瓶，自言自语说：“生有处，死有地。我昨天晚上就没做好梦。梦见脑袋掉下来，今天就许有贼崽子来杀我。”焦亮、何清还不介意。

少时见和尚枕着倭瓜睡了，焦亮说：“我杀他，你给巡风。”何清点头。焦亮刚要开门，就听和尚说：“好东西，好大胆量。”焦亮吓了一跳。又听和尚说：“你要咬我呀，好大老鼠。”焦亮一听，和尚说老鼠呢。等了半天，听和尚睡着了。焦亮又刚要开门，就听和尚说：“好东西，你可真找死，打算要害我呀。”焦亮吓的心里乱跳。又听和尚说：“好大个蝎子，亏得我睡不着。要睡着了，可了不得。”焦亮一听，心说：“真是这么巧。”无奈又等到天交三鼓，听和尚呼声震耳，焦亮进了屋中。见灯昏昏惨惨。先把灯吹了，把包袱油纸往地下一铺，伸手摸着短头发，手起刀落，竟把脑袋砍下来，搁在包袱包好，同何清这才上房回店。焦亮说：“咱们去找杨明去，跟他讲讲理。华云龙跟三十六友结拜，是杨明撒绿林帖，传绿林箭，他的引见。现在华云龙在临安犯罪，他为何不管？”何清说：“也好。”二人这才起身。

两人在道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来到江西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到了威镇八方杨明的门首，金面鬼焦亮、律令

鬼何清抬头一看，二人呀了一声，忽然想起事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

话说焦亮、何清二人来到杨明门首，见门前悬挂灯彩。焦亮忽然想起来说：“何贤弟，今天你我来巧了，今天是杨老伯母的生日，我还忘了呢，今天正应当来拜寿。”何清说：“对。”二人来到门首，家人一瞧说：“原来是焦大爷，何大爷，你快进去罢。厅房人不少呢，只等你们二位了。”焦亮、何清来里面一看，人真正不少，有追云燕子姚殿光，过度流星雷天化，千里腿杨顺，千里独行杨得瑞，飞天鬼石成瑞，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兆熊，金毛海马孙得亮，火眼江猪孙得明，水夜叉韩龙，浪里钻韩庆，铁面夜叉马静，摘星步斗戴瑞，顺水推舟陶仁，登萍渡水陶芳，踏雪无痕柳瑞，一干众人，都在这里，见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二人进来，大众齐站起来谦让，彼此行礼。杨明说：“二位贤弟来了，我想着怕你两个人来不了，还真没忘了。”焦亮说：“我二人先给老太太拜寿去。”杨明说：“二位贤弟来到就是了，先喝酒，少时我替你二人说到就是了。”焦亮、何清二人坐下。杨明说：“今天我们三十六友，不能齐了。有死的，有出外的，有不知去向的，总得短几位。”众人说：“那是自然。”飞天鬼石成瑞就问焦亮二人从哪来。焦亮说：“由京都。”石成瑞说：“京都可有什么新闻？”焦亮说：“有新闻，杀华云龙。”杨明一听，说：“谢天谢地。”焦亮说：“杨大哥，华云龙是你的引见，跟三十六友结拜，他不好，你应当管他，现在他死在临安，身受国法，

你怎么倒说谢天谢地？”杨明说：“焦贤弟，你知道华云龙所作所为不知道？”焦亮说：“不知。”杨明就把华云龙大闹临安，乌竹庵因奸不允杀死贞节烈妇，泰山楼杀人，秦相府盗玉镯凤冠，赵家楼怎么采花，大柳林怎么镖伤三友，怎么夜入蓬莱观，后又镖伤三友的话，从头至尾一说。秦元亮、马兆熊听见提华云龙，恨不能生食华云龙之肉。焦亮、何清一听，说：“了不得，我二人做错了事了。”杨明说：“你二人做错了什么事？”焦亮说：“大哥可知道济颠僧？”杨明说：“知道。”焦亮说：“我二人不知细情，替华云龙报仇，把和尚杀了。”杨明一听说：“济公那是活佛，你怎么配杀得了？”焦亮说：“你不信，人头在包袱包着带来了。”杨明说：“你打开我瞧瞧。”焦亮立刻打开一看，就愣了，原来是半个老倭瓜，上面有四句字，写的是：

可笑焦亮与何清，误把倭瓜当我僧。二人勉强行此事，
难免当下有灾星。

众人一看，哄堂大笑。马静说：“济公乃是活佛，在我家毗卢寺捉过妖，你们如何杀得了！济公说的话，准得应验，说你二人有灾，你二人还得赶紧躲避。”焦亮说：“我二人回家躲几天，然后到灵隐寺找圣僧，给他老人家赔不是。”大众说：“言之有理。”众人在杨明家热闹了两天，过了寿日，众人告辞，各分南北东西。且说马静同焦亮、何清，一同奔小月屯。这天来到小月屯，有日色西斜之时，见小月屯里家家关门闭户，街上问一个人都没有。素常不是这个样子，马静说：“这是怎么了？莫非有什么缘故？”三个人来到马静家门前一叫，门里面何氏娘子出来问：“谁呀？”马静说：“我。”何氏一听，把门开开道：“你可回来了，小月屯住不得了！可了不得了！”说着话，来到里面。马静就问：“怎么

了？”何氏说：“由你走后，天天到初鼓以后，由西来一阵风，也不知是妖、是怪、是鬼嚷，**噉噉啾啾**，冲谁家门口一笑，第二天准死人。今天第七天，闹了六天，死了六个人了，西边本家马大爷死了，第二天隔壁李大爷死了，故家家吓的到晚半天就不敢出来，连铺户都上店门不敢卖了。”何清一听说：“哪有的事，我就不信。在外面行侠做义，老没遇见过鬼，晚上我等他。”焦亮说：“对。晚上也不管他是什么，咱们拿刀斩他。”马静说：“你二人别要胡闹。”何清说：“不要紧。”三个人说着话，吃完了晚饭。

天有初鼓后，就听由正西来了一阵风，刮的毛骨悚然。何清、焦亮二人拿刀往外就跑。只见由正西来了一团白气，其形有一丈多，也瞧不出是什么来。焦亮、何清一声喊嚷：“好大胆妖怪，待我二人结果你的性命。”说罢，摆刀就剁。这股白气照两个人一扑，两人跑回院中，躺在地下，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这个东西冲马静对门一笑走了。马静见这两个人躺在院中，叫了不应，唤之不语，如死人一般。天光亮了，听对门街坊哭起来，当家人刘二爷死了，门口烧引魂车。马静正在着急，听外面叫门，马静出来一看，是雷鸣、陈亮。马静说：“二位贤弟，从哪来？”雷鸣、陈亮说：“我二人由曲州府上杨大哥家去，济公拿华云龙之时，我二人正在曲州府，我二人到杨大哥家去，听说焦亮、何清得罪了济公。杨大哥叫我二人来陪焦亮、何清，到临安给济公赔不是去。”马静说：“二位贤弟来此甚巧。焦亮、何清被妖怪给扑了。二位贤弟辛苦一趟把济公请来，一则搭救这方人，二则求他老人家慈悲慈悲，救焦亮、何清。”雷鸣说：“怎么回事？”马静把二人让到里面，就把闹**噉噉啾啾**之故，从头至尾一说。雷鸣、陈亮听明白。见焦亮、何清果然死人一般，这才告辞。从马静家出来，

顺大路够奔临安城。

书中交代，和尚自拿了华云龙众贼出斩之后，和尚就在庙里住着，没事出去找本处几个徒弟来吃酒盘桓。这天来了一个老道，到庙里找济公。门头僧一瞧，这个老道，身高八尺，头戴青缎九梁道冠，身穿蓝缎子道袍，腰系杏黄丝绦，白袜云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钢什件黄绒鼻子，手拿蝇拂。面似淡金，长眉朗目，高鼻穗梁，四字口，三绺黑胡须，飘洒胸前。真正是太白李金星降世，一表非俗。这个老道原是四明山玄妙观出家，姓孙叫道全，乃是褚道缘的大师兄。因褚道缘前者回庙病了，加气伤寒，孙道全去瞧他。问：“师弟什么病？”褚道缘说：“是济颠和尚气的。”就把前番事一说。孙道全说：“不要紧，我去找济颠，把他杀了给你报仇。”褚道缘说：“师兄当真敢去，我病就好了。”孙道全说：“这就是。”当时孙道全起身，这天正来到临安，住在钱塘门店里。次日来到灵隐寺，一问门头僧，济颠可在庙内，门头僧说：“你找济颠，不知他出去了没有。他要出去，可不定三天五日，一月半月才回来。要在庙内，少时他必出来。等有人出来问问。”

老道等着，少时，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个穷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领，僧帽在左边腰里掖着。老道说：“你可是济颠？”和尚说：“不是。我们师兄弟四个，胡颠，乱颠，混颠，济颠。我叫胡颠。”老道说：“你把济颠叫出来。”和尚说：“我喝酒你给钱，我就给你叫去。”老道抓给和尚两把钱。和尚进去，等候工夫大了，好不容易只见穷和尚由里面出来。老道说：“你给叫济颠，怎么不出来？”和尚说：“我不知道。你认错了人罢，我叫混颠，你瞧我帽子在那掖着。”老道一瞧，帽子在头前掖着。老道说：“你不是胡

颠？”和尚说：“我不是的，胡颠是我大师兄，他喝了酒就睡。”老道说：“混颠，你把济颠叫来。”和尚说：“我不能白给你跑，你得请我喝酒。”老道又给了两把钱。和尚进去，直等到日色西斜，只见里面出来一个穷和尚。老道也认不准了。说：“你是胡颠是混颠？”和尚说：“我叫乱颠。你找谁？”老道说：“我找济颠。”和尚说：“我给你叫去，你请我喝酒。”老道说：“你不是混颠么？”和尚说：“你不瞧我帽子？”老道一瞧，帽子在后头掖着。又给了两把钱。直等到天黑，也没人出来，老道赌气回了店。今天又来，堵着庙门骂济颠。

正骂着，雷鸣、陈亮来了。雷鸣说：“杂毛，你怎么骂我师傅？”老道一听说：“你是济颠的徒弟。”雷鸣说：“是呀。”老道说：“好，我找不着济颠，就是你罢。”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雷鸣、陈亮定住。老道伸手拉宝剑，要结果二位英雄性命。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

话说孙道全拉宝剑，正要杀雷鸣、陈亮。就听庙里一声喊嚷：“哈哈！好杂毛，休要欺负我徒弟，待我来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老道一瞧，由庙中出来一个穷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绒绦，疙里疙瘩，头发有二寸多长，一脸油泥，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草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老道说：“你是济颠？”和尚说：“正是，然也！你别欺辱我徒弟。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和尚把雷鸣、陈亮定身法撤了。雷鸣、陈亮说：“师傅，我二人由小月屯来找你来了。”和尚说：“你二人不用说，我都知道，你两个人头里走，我跟老道说句话，我随后就到。”和尚说：“老道，咱们两个人，找没人地方说去。”老道说：“甚好。”

和尚头里走，老道随后跟着，展眼之际，和尚没了。老道遍找，找不着了，自己无奈，只好回店罢。老道又一想，盘费用尽了，想法子弄点钱，好吃饭住店，再访查和尚。老道就在街上买了二斤切糕，回到店中，把枣儿豆子都挖了去，把切糕团成丸子，用飞金贴成衣子，用药一熏，把丸子带在兜囊。老道来到钱塘关找地方，赁了一张桌子，他说舍药，桌子用一天一百钱，讲明白了。老道拿着一个木头盒，就在这里一站，口中念道：“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是也。正在洞中打坐，心血来潮，我掐指一算，知道这方有难，贫道脚踏祥云，来至此处，舍药济人。众位要求方，勿论多少钱，搁在我这盒里，我会给把药取来。”老

道一念，就有许多人围上。内中有好事人拿二百钱，往老道这盒子一搁，老道把盒盖一盖，老道用手指一指，口念：“无量佛。”把盒子打开一瞧，钱没有了，一粒药在盒里。老道说：“众位看见了，这药是太上老君赐的，能治诸虚百损，五癆七伤，妇人胎前产后，男人五积六聚，勿论男女大小，诸般杂症百病，一吃就好了。把药拿回去，用阴阳瓦焙了，用红糖冲服。”大众一瞧，钱搁在盒里就没了，药就来了，真是神仙稀奇之事。凡世上人，都是少所见多所怪。老道这是换数，他是搬运法，能把钱换在腰里去，把药换在盒里来。大众瞧着一新鲜，这个也要讨，那个也要讨。老道说：“众位别瞧我这盒子小，能装得三山五岳，大众等不信，拿钱试试。搁一吊也没了，搁八百也没了。”

老道正在诓钱舍药、高兴之际，那边和尚来了。和尚远远一瞧，心里说：“好杂毛老道，又在这里诓人家的资财呢。拿切糕丸换钱。”和尚远远瞧明白，见眼前地下铺着一张毛头纸。上写告白：

四方仁人君子得知：小妇人张门吴氏，丈夫贸易在外，我家中婆母病故，衣衾棺槨抬葬，手无分文，万出无奈，只得叩求四方仁人君子，施恻隐之心，量力帮助。众人扶凑，聚少成多，俾得将婆母可埋葬，以免尸骸暴露。歿存均感大德也。

和尚来到近前一瞧，许多人围着看，并无一人给钱的。和尚说：“你们有钱给几百，也是好事。”旁边有一个人，扛着五百吊，说：“和尚，你别说便宜话，你给他几百，我就给他几百。”和尚说：“我给他，你敢跟我比着给么？”这个人说：“就凭你这么样穷和尚，我不敢跟你比？我给他一吊。”和尚说：“我也给一吊。”和

尚由兜囊一掏，口念：“唵敕令赫！”掏出五把钱，约一吊多，给了那妇人。那人说：“我再给五百。”和尚又一掏兜囊，口念：“唵敕令赫！”掏出三百来，和尚又一掏，掏出二百来。这串钱是大黄铜钱，拿红丝穿着，和尚也掏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瞧见，呦了一声。

旁边这个人，书中交代，姓张，叫张大。他因为手麻木，拿着二百文黄铜钱，今天同着他一个拜弟李二，两个人出来闲游。张大要出恭，把这二百钱交给李二拿着。李二见老道舍药真奇怪，他要讨药，又没有钱，就把这二百钱搁在老道盒里，讨了一粒药。张大出完了恭，一问钱，李二说我给老道了，讨了一粒药，回家我再还你。张大说：“花了花了罢。”二人又来到了这里瞧热闹。见和尚舍钱，一掏把这串钱掏出来。张大他认识这串钱是他的，就问：“李二，怎么这串钱，跑到和尚腰里去？”李二说：“真怪。”这两个人又跑来到老道这里，瞧见有一个人，拿着五百钱讨药，把钱放在盒里，老道一念无量佛，钱没了。这两个人赶到这边来，来瞧神仙传道。见和尚一伸手：“唵敕令赫！”掏出五百来，果是老道方才讨药那五百。这两个人正事不办了，又跑回老道这边来。又见有一个人讨药，八百钱，老道搁在盒里，老道一掀盒没了。这两个人赶紧跑回和尚这边来，又一瞧，和尚一伸手：“唵敕令赫！”果然在腰内又掏出八百来。惟有这些众人，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来回跑什么。

直到天晚，老道一想：“钱也诓的不少了，该回去了。”老道说：“众位明天见罢。我山人今天不施舍了。”大众全散了。老道伸手一摸，钱兜内一个铜钱都没有了。老道一愣，说：“怪呀！”张大、李二两个人一笑说：“没了。”老道说：“好呀，必是你两

个人拿了去。”张大说：“我们又没到你跟前，怎么我们拿了去？”老道说：“你怎么知道没了？”张大、李二说：“我们两个人瞧了半天了。你的钱都给一个穷和尚当了棺材钱。你这里进五百，那边和尚掏出五百来。”老道说：“和尚在哪里？”张大说：“就在那边。”老道一想：“这必是济颠，我找他跟他拚命。”老道刚要走，旁边过来一个人说：“道爷别走，给赁桌子钱。”老道说：“我一个钱都没有了。”那人说：“那可不行。你把蝇刷留下做押账罢，我给你押在对门纸铺里，明天拿一百钱来取蝇刷。”老道无法，把蝇刷留下，气得须眉皆竖，要找和尚一死相拚，急得再找和尚，踪迹已不见。

书中交代，和尚用搬运法，把老道的钱，都搬运完了，都施舍给了这妇人，连别人给的，凑了有二十多吊钱。和尚说：“大娘子，你把钱拿回去买口棺木。先把你婆母成殓起来。你丈夫不过半个月，也就回来了。”张吴氏给和尚磕了一个头，竟自去了。

和尚这才往前走，抬头一看，一股怨气直冲霄汉。和尚口念：“阿弥陀佛！这件事，焉有不管之理？我和尚一事不了，又接上一事。”说着话，和尚抬头一看，见路西里酒铺新开张，字号“双义楼”。门口满挂花红，高搭席棚，都是红呢红绸子，钉着金字，有“财源茂盛，利达三江”，“如日之升，如月之恒。”都是吉庆话，众亲友送的。和尚掀帘子进去一看，酒饭座满了，拥挤不动，一点地方没有。为什么酒饭座会这样多呢？只因贪贱吃穷人。今天新开张，减价一半：一百二的菜，卖六十；二百四的菜，卖一百二。故此都来吃饭。和尚一瞧没地方，有一个胖子刚来，他一个人坐着，把腿搁在板凳上，一人坐两人的地方。和尚过去也不言语，就坐在胖子腿上。这胖子说：“和尚你不省的慌。”和

尚说：“我觉着很柔软，不硌的慌。”跑堂的赶紧过来说：“二位对着坐。”胖子无奈，把腿拿下去，和尚坐下了。伙计说：“大师傅要菜，可得候候，这位胖爷也是刚来，要了一个南煎丸子，还得等着呢。”和尚说：“不忙，我也要一个南煎丸子，你先给我壶酒，我喝着，菜哪时来那时吃。”伙计说：“就是罢。”要了一壶酒，和尚喝着。少时端了丸子来，乃是胖子先要的。伙计刚往桌上一搁，和尚就是一把抓了一个丸子，往嘴里就塞。伙计说：“这是胖爷先说的，不是你的。”和尚说：“他要的给他。”由嘴里吐出来，连痰带吐沫搁在盘子里。胖子一瞧，说：“我不要了。”伙计说：“胖爷不用着急，我再给你要。”少时又给端来，伙计说：“这个丸子才应当是和尚要的哪。”和尚说：“这是我的我吃。”又抓了一把。胖子赌气，躲开和尚，在别的桌上另要去。和尚吃完了两盘丸子，叫伙计算账。罗汉爷施展佛法，大显神通，要戏耍掌柜的。焉想到又勾出一场人命是非。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

话说济公在双义楼吃完了酒饭，叫跑堂的算账。跑堂的一算，说：“一共七百二十文。”和尚说：“不多。外加八十给八百罢。”伙计说：“大师傅，谢谢。”和尚说：“给我写上账。”伙计说：“那可不行。今天新开张，一概不赊，减价一半，俱要现钱。”和尚说：“你敢不写账，咱们是一场官司。”伙计一听这话，自己一想：“我何必跟他费话，我告诉掌柜的，随他意赊不赊。”想罢，伙计来到柜上说：“掌柜的，那位大师傅吃了八百钱，要写账，他说不给他写账，要打官司。”掌柜的抬头一看，见和尚穷苦不堪。掌柜的说：“伙计，你不用跟和尚争竞，他是个穷人。我由困苦间过来，我知道穷人的难处，你告诉他，给他写上。”伙计过去说：“大师傅，我们掌柜说，给你写上了。”和尚说：“要写写两吊，找给我一吊二百钱，我带着零花。我出来没带零钱。”伙计一听，说：“掌柜的，听见没有？”掌柜的叹了一口气说：“昨天我还没饭吃，今天我开了这座铺子，做了好几万银子的买卖，这总算上天有眼。今天我总算大喜庆的日子了。也罢，和尚是个出家人，我给他一吊二百钱。你告诉大师傅说，只当我舍在庙里了。”伙计立刻把一吊二百钱，给和尚拿过来。和尚说：“再给我要一壶酒，要一个菜。”伙计说：“你不是吃完了再找呀。”伙计又给要了酒菜。和尚又喝了。

旁边酒饭座，就有无知的人，见和尚完了找钱，不找要打官

司，掌柜的找给他，必是怕打官司。这两个人吃完了，叫伙计一算，吃了两吊，要找三吊，一共写五吊，掌柜的也给找了。俗语说的不错，善门难开，善门难闭。旁边又有三个人，吃了三吊五，给四吊，要写十吊，找六吊。掌柜的一听可恼了，当时说：“众位，我开这个铺子，我说昨天没饭吃，今天做了几万银子的买卖，我可不是明火路劫，偷来抢来的银子，也不是挖着银矿。方才和尚找钱，我知道穷人的难处，再说他是出家人，我只当施舍了。众位倒跟和尚学，吃两吊找三吊。我想都是老街旧邻，很不好意思，到咱们这个小铺子来，说吃四吊，要找六吊，恐怕别处也不能这么找法吗！我可不是怕打官司，我是穷人出身，在这方也不是一年半年！众位别欺负我，我可不叫人欺负。哪位要找，可趁早说话。”这众人一听，全都愣了。

正在这番光景，一掀帘子，进来一个人，说：“掌柜的，该我二百银子，还不给我吗？”掌柜的一瞧，这个人歪着帽子，闪披着大氅，五十多岁，黄脸膛，两道短眉毛，一双小圆眼，鹰鼻子，裂腮额，微有几根黄胡子，上头七根下八根。这人姓姚名变，字荒山，素常就在外面讹人，无事生非；今天听说双义楼掌柜的怕打官司，吃饭倒找钱，这姚荒山想要来讹掌柜的。一进门就说：“掌柜的，该我二百银子，还不该给我么。”掌柜的一听，气往上撞，过来照定姚荒山，就是一个嘴巴。焉想到这一嘴巴，姚荒山翻身栽倒，绝命身亡。众酒饭座一阵大乱。

书中交代，这位掌柜的，本姓李，名叫李兴，当年在酒饭馆跑堂。人也勤俭，又正在年轻力壮，很安本分，做了几年买卖，手中存有几百吊钱。就有人见他有钱说：“李兴，你为何不说个亲事，也可以生儿养女。”李兴说：“我倒打算安家，没人给说。”

立刻就有人给提亲，是寡妇老太太有个姑娘，一说就说妥了，择日迎娶过门。娶过来，岳母无人照管，也就跟着他。又过了两年，生养了两个孩子，未免他一个人一份手艺，家内四口人吃饭，所进不敷所出。偏巧有一位饭座姓赵，是财主。见李兴很和气，被家所累，赵老头就问：“李兴，你一个人手艺，家里够过的么？”李兴说：“不够，有什么法子？”赵老头说：“我成全成全你。你找一地方，我给你五百银子，你自己开一个小饭馆。好不好？”李兴深为愿意，一想做买卖，比做手艺强的多了。自己就在钱塘门外，开了一座小酒铺，五百银子成本。偏巧时运不济，买卖作赔本了。赵老头一看，买卖不是行了，这天说：“李兴，你倒不必为难。买卖做赔了，我也不要了，我送给你自己支持去罢。再弄好了，我也不要了，你关门我也不管。”李兴也无法，自己把伙友都散了，就剩了一个小伙计，李兴自己掌灶，后院带住家，一天一天对付着。

这天忽然来了几个人，骑着马来到门首下马，就问：“掌柜的，有清净地方没有？”李兴说：“有。”这几个人下马。少时来了几顶轿子，众人下轿进来，都是衣帽鲜明、很阔，当时要酒要菜。带着天平，秤的都是十两一个的马蹄金，这个分三百两，那个分二百两，分完了，也没吃多少东西，说：“借掌柜的光，掌柜的忙了半天，给你五两银子罢。”李兴说：“谢谢众位大爷。”众人走了。李兴一想，正没有钱，有这五两银子，可以多买点货，支持几天。自己一擦抹桌案，一瞧桌上有个银幅子。李兴一瞧，里面有十两一锭，二十锭马蹄金，是方才人家忘下的。李兴拿到里面去。他妻子王氏问：“什么？”李兴说：“饭座落下的二十锭黄金。”王氏一看说：“这可是财神爷叫咱们发财！你快买香祭祭

财神爷。”李兴说：“做什么呀？这算咱们的了？我要留下，准得把我折磨死。谁找来，趁早给谁。”王氏一听说：“你穷的这个样，偷还偷不到手，捡着还给人家，那可不行！”李兴说：“由不了你。叫起来，谁找来给谁。”夫妻为这件事，拌起嘴来。

头一天也没人来找，次日天有正午，由外面进来一个骑马的，是长随的打扮，下马进来问：“掌柜的，昨天我们管家大人在这吃饭，有个银幅子，落在这里没有？我们大人叫我来问问。”李兴说：“谁丢的什么东西，你说我听。”这位二爷说：“昨天在这里吃饭，那是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因为给相爷置坟地，剩了一千二百两黄金。大都管秦安，二都管秦顺，三都管秦志，四都管秦明，每人分二百两。给里头丫头婆子分二百两。大众三爷们分二百两。昨天回去，短了一份，是个蓝绸子银幅子，十两一锭，里面有二十锭黄金。管家大人叫我问问，落在这里没有。”李兴忙到里面，拿出来说：“你瞧对不对？”这二爷一看说：“罢了，你真不爱财。我告诉你，我们管家大人，不准知道丢在你铺子，丢也丢得起。你我每人十锭分了，好不好？你也发了财，我也发了财。”李兴说：“那可不行，我要打算分，我就说没有，我一个人就留下了。”这二爷说：“我是闹着玩。”李兴说：“我跟你给管家大人送了去罢。”当时一同来到秦安家。一见四位大管家，李兴一瞧，是昨天吃饭那几位，把银幅子拿出来，原物交回。秦安说：“你真不瞞昧，给你一锭金子喝酒罢。”李兴说：“贵管家大人，要没这件事，我倒要。有这件事，我不能要。”秦安说：“就是罢，你不要，请回去。”李兴自己两手空空，回到家中一瞧，王氏正哭着。李兴说：“你哭什么。”王氏说：“我跟你这活忘八受罪！得了金子，你没命要给人送回去。”李兴说：“我实告诉你，野草

难肥胎瘦马，横财不富命穷人。我要这金子，倒许我没了命。”两口子为这件事，打了好几天架。

过了有一个多月，就见西边绸缎铺关了，满拆满盖，平地起五五二十五间，一所三屋楼，说是开饭馆子。磨砖对缝，油漆彩画，无一不鲜明，都是大木厂的官木。李兴一想：“更糟了，这大饭馆子一开张，我这小饭馆，更不用卖了。”见饭馆子修齐了，高搭席棚，次日就开张。这天晚上，忽然来了小轿一乘。有一位二爷，拿着包裹，来到李兴的铺子说：“哪位姓李？”李兴说：“我姓李。”这位二爷说：“你换上衣裳上轿罢，我们四位管家大人，叫我来接你。”李兴说：“我不去。”这位二爷说：“不去也得去。”李兴说：“我去，走罢。”这二爷说：“你坐轿吧。”李兴说：“我没坐过轿子。”叫他换衣裳，他也不换，跟着来到双义楼。来到大厅房一瞧，秦安、秦顺、秦志、秦明都在这里。李兴说：“四位管家找我什么事？”秦安说：“我们现在有一位引见官，托我们求相爷的事，给了五万两银子，我们四个人这五万两没分，想你是个朋友，给你开这座双义楼。基地是八千两，修盖使了一万二千两，连这所房子置家伙，连铺子家伙磁器都是江西定烧的，共用一万两。下余二万银，在钱铺存着。我们四个人送给你的，房子、买卖都算你的。我四人喜爱你心好，咱们今天磕头换帖，如久后我们要穷了，你还不管么？”李兴不答应也不行，立时预备三牲祭礼磕了头，一序年齿，就是李兴小，把王氏也接来了。今天新开，所有送礼的，都是四位管家知会的，连本地绅商，大小官员，都来送礼贺喜，都冲着四位管家大人，有求相爷的事，先见管家。楼上满是亲友应酬贺喜来的人，楼下卖座，故此和尚要找钱，李兴说：“昨天没饭吃，今天自本自立，开这大的买卖。”

焉想到冤家路窄，姚荒山来讹诈，被李兴一个嘴巴，他就死了。大众一乱，李兴想：“这是我命小福薄，没有这个造化。”自己一想：“打官司罢。”

这时楼上四位管家，早得了信，把李兴叫上楼一问，李兴说：“皆因他来说我，要二百银子，我打了他一个嘴巴，他就死了。”秦安说：“不要紧。贤弟，你只管放心。决叫你抵不了偿。”当时叫人把雷头请过来。李兴一看，这位雷头好象五十多岁，四方脸，一表非俗。这位雷头，是钱塘县八班班总，今天也来给贺喜。秦安给李兴一引见，二人彼此行礼。秦安说：“雷二哥，这件事你给想法子了罢；勿论多大人情，都有我们哥四个。”雷头说：“是了。”当时下楼，一找本地面官人，本地面官人过来，雷头说：“是刘三兄弟么。”刘三说：“雷头少见哪。”雷头把刘三叫到无人之处，说：“刘三，这件事给他了了罢。你过去就说，你别讹人了。前者你讹钱铺，我给了的，你别装着玩了。你把死尸给架在大道边，一报无名男子，吏不举，官不究，叫掌柜的给你弄三百吊二百吊的，你冲着我给办罢。”刘三一听说：“雷头，你说这话可不对。三百吊钱我移尸，这件事我担不了。要说交朋友都好说，要讲三二百吊钱，我可卖不着。”雷头说：“得了，只当你交朋友了，久后你有用我的时候，我决不能含糊。你冲着我给办罢。”刘三这才来到死尸跟前说：“你别要装死人了，前者你讹钱铺，我给了你的，今天人家新开张，你别搅了，跟我走。”说着话，就往外架。

众酒饭座都知道是死了，正要架，就听见外面有人哭：“舅舅呀，舅舅呵，你死的好苦，我外甥必给你报仇。”众人睁眼一看，来的那人，怎生打扮？有赞为证：

头戴四楞巾，却象从前眼中攒出。身穿青布氅，又好似煤窑内滚来。两道粗眉，明露奸诈，一双刁眼，暗隐祸胎。耳小唇薄非人类，鼻歪项短是奸雄。逢钱急写借帖，天下无不可用之钱，遇饭便充陪客，世上哪有难吃之饭。挑词架讼为生理，坑崩拐骗是经营。

此人姓史名丹，字不得，外号人称铁公鸡，素日专讹人为生。今日来到双义楼，听说打死人了，他一看认识，是他同伴之人姚荒山。他想要讹人，故说是他舅舅，刘三也不敢搀了。雷头过来一拉史丹说：“你跟我来，我有话合你说。”二人进了雅座。外边有人看着尸，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道人，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要找济公斗法。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